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四)

小山勝清 著
李永熾 譯

四季出版公司

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四)

小山勝清著
李永熾譯

四季出版公司

四季書庫㉙

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四)

小山勝清著
李永熾譯

四季出版公司

四季書庫㉙

譯者簡介

李永熾 台灣台中人，一九三九年生，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研究，現任教台灣大學歷史系。著有「日本史」(牧童版)、「日本的近代化與知識份子」(水牛版)、「日本近代思想論集」(牧童版)、「莽蒼集」(牧童版)。譯有「尼采」(水牛版)、「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生活」(水牛版)、「北歐神話」(牧童版)、「新社會」(牧童版)、「愚神禮讚」(志文版)、「讀書隨感」(志文版)等三十餘種。

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

小山勝清著
李永熾譯

第四册

第七十二章　惺惺相惜

一

第二天，武藏從花畑館回來後，攤紙畫畫，他已經很久沒畫了，而且畫的是他以前根本沒想過要畫的花。

畫菊，畫水仙，畫百合，也畫牡丹。逐一瞻視後，自嘲道：「哈，哈……實在不簡單。」

接着把紙揉成一團，突然低聲自語：「且慢！」

手也停下不揉。

吃完晚飯，武藏去拜訪住在新町的矢野三郎兵衞。這是他到熊本後第一次拜望。

「哦，是先生，請進！」矢野很高興地迎出來。

武藏和矢野的關係極深，自他們在豐前首次見面，轉眼已過了二十八年。當時，三十郎是喜歡繪畫的窮少年，但他繪畫的才華爲武藏所賞識，遂與武藏一道上京投入長谷川等伯門下。及長，因武藏之荐，出仕細川家。其母早已過世。三十郎現改名爲三郎兵衞吉重，食秩百五十石，可無憂無慮度日。畫藝已自成一家，也深獲殿下寵信。

矢野邀武藏入宅，惶恐說道：「先生，若事先通知，必預先準備恭候大駕……」

武藏說：「不，三郎兵衞，今天不是來吃飯，是來拜你爲師。」

「哦，是繪畫方面的？」

「當然。」

矢野搖首道：「先生！先生的畫以前曾拜閱過好幾次，技巧熟練卓越，怎說要拜我這鄉間畫匠爲師！」

「不，不是這麼說。」武藏肅容端坐道：「三郎兵衞，兵法上如此，繪畫上也如此，我以前

做夢也沒想到要拜師從學。但是，繪畫無論如何須乞教於你。」

「先生要問的是——？」

矢野也不再客氣。

「以前我眼中所見的畫體全是戰鬪姿勢。我若畫鳥，牠的嘴就成爲劍；畫草木，就成爲槍，成爲矛。若是這些畫，無須從師，但是……」

說着，武藏把帶來的畫紙攤在矢野面前。

「你看怎麼樣？」

「是花。」

「對，是花，我想畫畫看，却畫不好。」

「嗯……」矢野凝注紙上。

二

「不行吧？」

「的確不行……。先生，這不是花，是僵硬，氷冷，手一碰就會斷掉的兵刄集合體……」

一談到畫，矢野三郎的辭鋒頓轉辛辣。武藏點點頭。

「是的，我自己也覺得如此。」

「有黃有白有紅，有艷有清，濃淡各不相同，無論哪種花都須有迎蝶待鳥之風情。就是與風雪作戰的寒梅，也會向春鳥展笑靨。」

「三郎兵衞，我懂了。我以前無視花之情意。不只是花，就是鳥，眼中看來，也非婉囀清啼的鳥，而是捕捉魚蟲的戰鬪姿態。」

「確然如此。就像先生所說，畫也是先生兵法的表現。然而，現在，先生爲何想畫花？」

武藏靜默一會兒，說道：「雖爲時較晚，但我仍想跟有情之物對決看看。三郎兵衞，你看，我還能畫花嗎？」

矢野凝眸注視武藏。

「對先生來說，似乎相當不容易，因爲必須先放下兵法家的架勢。」

「嗯，是放下刀吧！」

「是的。」

「所謂放下，就是有若無，達於自由無碍之心境的意思吧。」

「我想是這樣。不過，像先生這樣嚴修的兵法家，要達到這種境地，豈非不易？」

武藏眼現光芒。

「我的修行只完成了一半。在兵法上雖已開闢自由的天地，但在其他方面却無知而遲鈍。三郎兵衞，我要將世事與兵法共學。要精巧畫出花的風情，從今天起，我就是你的門徒。」

「好的。」矢野儼然承諾。

只喝了一盞茶，武藏就離開矢野家，走訪新太郎。

「師傅，有什麼事？」

太過突然了，新太郎也驚訝不已。

「沒什麼，從矢野家回來，順便來一下。」

武藏笑着解釋，然後問道：

「新太郎，你說，我的風評如何？」

「全藩之人莫不敬畏。沒人說師傅壞話。」

「不，我不是問這個。不錯，敬畏是指害怕與尊敬。這雖難能可貴。但，新太郎，我想做個人人所愛的人。」

三

武藏在新太郎家受新太郎妻子、阿松、求馬助致意後，並不長留，卽踏上歸程。

武藏儘量放低肩膀，露出柔和的表情行走，可是，路上遇見的人，藩裏的武士都讓道施禮。町人則縮肩回覷。

「以前，有人認爲我是明晃晃的刀。但那是我年輕時候的事，現在可不是如此。」武藏自言自語了好幾次。

他走到荒僻的濠溝邊。這時，從暗影中悠然冒出一個浪人般的漢子，向武藏背後逼來。

「武藏，我在等你！」這漢子以所提棍子觸地說道。

「何事？」

「我是從江戶來的，有事找你。」

「什麼，從江戶來的？」

武藏儘量鬆緩臉部，反問。對方是個三十二三歲肌肉結實的紅臉漢子。

「還記得吧！我是為你所殺的夢想權之助的獨子鹽田濱之助。」

「嗯，記得。我三十五歲到江戶時，突然有人闖入寓邸，襲擊我，我以破木迎戰，加以一擊，不幸，所擊之處不當，頓時斃命。他是一個善用棍棒的達人，名叫夢想權之助。那你是權之助的遺腹子囉？」

「不錯，為雪父仇，我傾力修行，來此比試。」

「哦，此志可嘉。」

「就在這兒決鬬吧！」

「什麼，在這裏？」

「其實，今午曾赴你的武壇，門人說你不在。據說，你一旦見對手很硬，便避免比武，以策安全……」

武藏微笑。

「鹽田先生！這樣說實在很遺憾。我現在已跟以前不同，職務在身，午間大多上城供職，不在武壇。明早，到武壇來，定與你決鬬。」

「嗯，不會是假話吧？」

「哈，哈，哈，武藏會說假話！如果你一定要現在的話，就來。」

武藏踏出一步，濱之助猛然後躍，架起棍子。

武藏凝視其架式。武藏又踏出一步，濱之助又往後躍退。

武藏以低沉而重的聲音說：「鹽田先生，明天，來吧！」

於是，反轉脚步，揚長而去。

濱之助吐口氣，解除架勢，兀然而立，目送武藏離去，額上已沁出汗珠。

四

武藏早上的日課跟以前一樣。天未明即起，在井邊漱口，然後站在院子裏揮劍至汗出，旋以清水淨身，端坐屋內，瞑思至全身溢滿精力。接着吃簡單的早餐。

從這時起，門人漸次蝟集武壇。武藏不分彼此加以指點，有時讓他們練武。當時，武藏不用竹刀、面具、護手和護身；所以武壇中的練武只是招式的練習。打鬬也用憑空揮劍來修練。

但是，柳生新陰流早已使用竹刀、面具、護手和護身，所以有一說認為，後來武藏也允許門人使用這些東西。

然而，招式的練習並非僅如今日所見的形式，有時對打的木刀會折斷，有時也會因招架不住而受傷。

這天早上——遇鹽田濱之助後的第二天早上，武藏先以求馬助為對手，向門徒展示招式的範型。結束時，一個門人轉告道：「師傅，大門口有位名叫鹽田濱之助的先生說，依約來求見。」

「請他進來。」

武藏並沒坐上師範的座位，就地等待。門徒都坐在武壇四周。

不久，濱之助提着六尺八寸的紅樫棍，站在入口，向武藏施禮道：「先生，昨晚失禮。今依約來見。」

果如昨夜所見，身長五尺四寸，不算高，但很胖，體態健壯有力，臉上洋溢着奮戰的精神。不過，言行却跟昨夜不同，相當鄭重。

武藏並沒開口說話，凝視着濱之助的軀體。表情上看來似很滿意濱之助。

不久，武藏終於開口說：「不，我才失禮。」

「那就請在此處較量一下。」

濱之助緩緩前進。

「且慢！」武藏說

濱之助不禁心頭火起：

「先生，意下要我等一下？」

「鹽田先生，我們到城裏，在主上御前較量。」

「哦，你是說在細川侯的面前？」

「是的，行嗎？」

濱之助臉上掠過一付迷惘之色，旋卽凛然同答：「行！」

五

武藏和濱之助的比武是在花畑武壇舉行。武藏提議在御前比試，在前在後，僅此一次。也許他認爲濱之助的本領相當優秀吧？

依例，忠利坐在正面高座上，提刀的侍童是求馬助，今天除佐渡和賴母之外，重臣和近侍均環坐武壇四周。

武藏領着濱之助出場，俯伏在忠利面前陳述道：「今日，在御前跟屬下比試者，乃鹽田濱之助。濱之助父親夢想權之助係棍術之達者，曾在江戶與屬下決鬪，不幸殞命，獨子濱之助爲此勤奮修行凡二十年，今日向屬下要求比試。得蒙主上親臨，吾等二人深感隆情厚誼。」

忠利嚴肅地囘道：「嗯，雙方以尋常比鬪，一決勝負。」

二人從御前退下，端衣走至武壇中央，而後向左右分開。濱之助穿木棉習武服，木棉袴子，頭纏白巾，腋下挾着六尺八寸樫棍。武藏穿平常衣裳，身前佩短刀，沒有帶木刀。

「先生，武器呢？」濱之助問。

「這個！」武藏拍拍身前的短刀。

「什麼，用短刀？」濱之助像受辱一般，心頭冒火，反問道。

「濱之助！快進招。」武藏大喝一聲，短刀離鞘。

「哦！」濱之助頓然躍後，架起棍子。

參觀的家臣「哦」地一聲瞪目以視，棍子的

架勢和木刀、槍完全不同，將兩手分成上下，緊握棍子正中間，右手在上段，左手在下段。

當時肥後棍術並不盛行，所以衆人莫不覺得稀奇。武藏兀然直立，將短刀架在正眼上。「濱之助，放膽攻來！」

話未說完，濱之助已舞動身子。

這時，棍子下端發出怒吼聲，躍向武藏。武藏躍開躲過，剎那間，棍子的上端又猛然襲來，武藏躍後使之掄空，而後前趨，「呀」的一聲，刺出短刀。

六

濱之助朝武藏握着短刀刺出的手，猛地擊下。武藏反手壓制棍子前端。

濱之助想用棍子撥開短刀，短刀宛如黏在棍上，撥壓都無法使之撤去。

「唔！」濱之助臉沁汗珠。

「嗯。」武藏見機把短刀撤去，猛往後躍。

「哦。」濱之助縱橫揮動棍子的兩端，往武藏掃去。一根棍子有如兩頭蛇，或如二把刀，看似狂舞，則變爲丈餘之槍，往裏收則爲八寸五分的短劍。

「哦，了不起！」

參觀的家臣一齊爲濱之助的棍法變化發出驚嘆聲，武藏在棍子前後左右閃躲，絲毫未被襲及，可謂玄妙之極。就在這極盡秘術而戰的過程中，突然似有空隙，武藏復躍前，以短刀壓制住濱之助棍子前端。

濱之助急欲引開，却像先前一般，無法震脫短刀，豈止如此，棍端已如千鈞重荷，只能勉力支撐。

「唔。」

濱之助咬緊牙根，汗珠浸透纏頭白巾，臉上失去血色變得蒼白，武藏却神色不變，呼吸不急，一如往常，又踏前一步，「唉」地一聲加重氣勢。這時，濱之助終於力盡，放掉了棍子，却毫

無懊惱之狀。武藏收刀入鞘，大聲說道：

「濱之助！你若能踏進我手所能及的範圍內，你就獲勝了。」

濱之助伸張雙手抓住武藏。武藏紋風不動，伸手碰了一下濱之助的胸部，濱之助的身子像飛起一般倒下。

「濱之助，怎麼啦？」

「是。」濱之助立即起身，雙手伏地，喘息喊道：「輸，輸了！」

七

「眞的嗎？」

忠利與衆家臣都屏息驚視，臉上一片茫然。

武藏兀自站立，並未放鬆架勢，僅加强語氣地問道。

濱之助俯伏稱道：「輸，輸了。」

「父仇呢？」武藏又追問。濱之助淚水潸潸而下。

「在莊肅兵法之前，恨意與志氣全消。同時棄刀……」

「糊塗！」未待濱之助說完，武藏便大聲吆喝。

「聽好，濱之助，以初學之身跟鍛鍊五十年的武藏決鬪，敗乃理之所然。爲了讓你知道自己的本領，才在主上面前跟你比試，你該當滿足才對。爲何不想繼續修練下去？」

「是。」濱之助渾身顫慄，仰視武藏。「先生，在下學藝不精，祈請寬恕。」

「嗯，知道自己本領，亦即對自己的實力要眞正有自信。你雖敗在武藏手下，依然是一流高手……」

武藏說着環視周圍的家臣。

「各位，誰認爲能勝過濱之助，請報上名來。」

沒有一個人回答。

「既如此，比試到此爲止。」

武藏向濱之助示意，一齊走到忠利跟前。

「嗯，你們兩個都非常了不起！」

忠利的眼睛仍然閃耀驚嘆的光芒。武藏緩緩抬起頭，說：「如尊上所見，濱之助雖敗於武藏，却絕非凡者。吾父無二齋擅使鐵尺，吾能創二刀，得益於鐵尺甚多。今見濱之助棍術，兩端之使用手法頗類二刀，獲益良多。鐵尺與棍棒，愚意以爲最適於平時捕盜之用，主上以爲如何？」

忠利深深頷首。「我也有同感。」

武藏端容俯伏。「主上，有事相求。」

「什麼事？」

「武藏由衷推擧，請主上延聘濱之助爲棍術指南。」

「嗯，我也有此意。濱之助，你願出仕嗎？」

「願意！」濱之助臉露感激之情，俯伏答允。

八

鹽田濱之助當日爲細川家延聘，食祿五人份十五石。同時列入武藏門牆。

棍術亦稱「棒捕手」，與鐵尺同爲捕吏之武器。兩端有如兩頭蛇，可自由揮動，與二刀有相通之處，頗引起武藏興趣，乃指導濱之助加意琢磨，令其指導門徒此一棍新術。武藏流的兵法書中亦載有棍術目錄，卽因此故。

此後又過了好幾天，一日，武藏在府邸畫花，年輕武士總兵衛稟告道：「先生！有位名叫永國的先生求見。」

「什麼？」武藏抬起臉。

「他說從河內來。」

「哦，是那個永國。」武藏臉上泛起喜悅之色。「快引他進來。」

「遵命！」總兵衛去後，武藏收起畫紙，端坐以待。

不久，刀匠河內守永國滿臉笑容地走進來。

「永國。」

「先生！」

永國雙目濕潤。

「你來了。」

「是的，聽說先生出仕肥後，便晝夜兼程來訪。」

「嗯，本想寫信告知……妻子可好？」

「去世了。兩年前得了急病……」

「原來如此。」

「爲了想在先生底下過過快樂日子，我勤奮工作。」

「嗯，你的名字在小倉和肥後都聽過，我已把你的傑作獻給小倉的忠眞侯和主公忠利侯了。」

「謝謝。」

「你打算長居此地？」

「先生！確是如此。」

「好，就如前約，我接受了。你休息休息，慢慢說些京都和大阪的事來聽聽。」

武藏下令備酒餚，親切地把盞言歡。

永國談起京阪地區武藏的門人和朋友。過去七年之間，京阪的舊識已有各種變化，如本阿彌光悅即已物故。

幾天後，武藏領着永國到城中奉職，報告永國來訪的經過。

忠利察知武藏的心意，賜永國食祿三十人份，以御用刀匠築居於高田原補町。

第七十三章 士 道

一

忠利與武藏的君臣之情與日俱增，而且越來越親厚。兩人經常遣開近臣，促膝傾談。世人已服德川統治，社會也臻太平。但在德川初期，大名割據各整武備，互相牽制，所以富國强兵自是政道之理想；同時因爲封建的武家政治，士道的更新强化遂爲政道之根幹。

武藏主要即就這類政道根本問題，向忠利獻言。老臣亦未因此而嫉恨武藏。

荻角兵衞的武藏論載稱：

> 武藏沉潛嚴毅，深思熟慮。所謀出諸武藏之口，入乎公（忠利）之耳以前，決不輕易宣洩於外，而武藏亦非持君寵，傲諸老，以遭物忌的淺薄之士。

不僅武藏深謀遠慮，忠利自己也小心謹愼，以免武藏遭羣臣所忌。

武藏曾勸忠利修築千葉城，修復井芹川與坪井川。但忠利未言此爲武藏獻言，逕與老臣相謀，作成藍圖。

有時，忠利亦垂詢人事行政事務。

一天，忠利問道：「武藏，你到肥後之後，有沒有發現傑出人物？世趨太平，顯示實力的機會已不多。或許有些人才隱藏在不易發覺的地方，要找到這些人才，可不簡單。你以爲如何？」

「這個……」武藏想了一下：「確如所言，剛才守候室所見的那位武士，似乎相當不錯。」

「哦，在守候室？」

「大概是微秩的武士，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好，現在就叫來看看。」

忠利把可能是武藏認爲的人一個個叫進來，

武藏搖首說：「我去找找看。」

武藏說完話，親自到守候室，領來了一個家臣。年約三十上下，色黑，頰骨秀麗，却並非引人注目的人物。忠利自己一時之間也想不起他的名字。

「你叫什麼？」

「都甲金平。」

「嗯。」武藏從旁問道：「都甲先生，你平居如何鍛鍊膽識？」

「是……，我天生膽小，故在睡床上懸掛利刄睡覺。」

武藏微笑，仰視忠利。忠利高興地卽席囑咐道：「嗯，都甲金平，任你做督事奉行，監督井芹川修復事宜。」

二

都甲金平身分低微，風采不顯眼，兵法不傑出，亦非才氣橫溢。然而却是志節高邁，默默鍛鍊的篤實武士。

他在睡床上方，從天花板上用細線倒懸利刄，刄鋒直抵自己臉上，起初害怕，非特別小心睡不着覺，後來逐漸習慣，遂能安眠。

不愧是武藏，一眼就看出都甲是經過鍛鍊的武士，把他推薦給忠利，忠利也卽席承認他是人才，選任爲計劃推行的井芹川修復工程的督事奉行。

但遺憾的是，忠利謝世甚早，原先的計劃無法付諸實施，以致失去了考驗金平的機會。不過，十八年後的萬治元年（一六五八年），有件事證明武藏慧眼確實無誤。

明曆三年（一八五七年）正月，江戶遇史所未有的大火災，江戶城火勢高張，本丸等盡皆燒失。翌年萬治元年，幕府決定修復城廓，命令各藩擔任此一工程。細川家負責修繕內正門、中門石牆、二丸門及蓮池門。細川家乃以有吉賴母爲總奉行，擔任此一業務。當時被選任爲石奉行（

負責運輸石塊）的是都甲金平。

金平運輸許多石頭到江戶，順利地完成使命，工程也比各藩提前結束。於是，他藩的人嫉恨，放出不實的謠言說：

「肥後藩盜竊他藩運來的石塊，用在工程上。」

這謠言也傳入老中（幕府將軍之下負責政務的最高長官，名額四人）耳朵，石奉行都甲金平遂爲幕吏所逮，以竊石犯下獄。

本爲不實之罪，故金平極力否認，幕吏不信，日夜拷打詢問，要其自白。

拷問極爲苛酷。用竹鑽在膝蓋穿洞，然後注入沸騰的醬酒，此爲「篠揉法」；用尖三角木頭毆打；讓犯人端坐在板條上，然後在膝上放置大石等等，幕吏就用這一切方法來責問金平。

金平却頑强忍耐。如果金平受不住痛苦，做虛僞的自白，那就變成細川家的罪名，金平這種忍耐性，磐石般的節操，連獄吏也莫可奈何，奉行只得把金平喚到法庭，宣判道：「竊石者都甲金平已無嫌疑，卽時釋放。」

金平已虛弱得無法行走，但聽宣判後卽大聲喊道：「所謂竊石者金平，用辭不當！」

奉行改正這疏失，重行宣判：「都甲金平，竊石嫌疑解消，卽行釋放……」

金平保住了細川家的清譽，以報答忠利侯和武藏的知遇之恩。

三

阿蘇的外輪山，白雪皚皚，映白了天空，已是初冬時分。武藏的門徒已過千人。武藏的兵法合理，他自己也嚴加指導。

但平時，武藏穩重自持，以溫情待人，盡力泯除天生的激越。對門人講述時，强調不誇耀武功，對百姓町人（農工商）尤當以溫情待之。

武藏門人中有名喚道家角左衞門者，兵法超羣，是武藏屬意的門人之一。

一天，角左衞門到西山狩獵，歸途走到島崎附近時，背後突然傳來馬蹄聲。

角左衞門以爲有人騎馬奔來，讓道於旁。突然，馬向角左衞門飛躍過來。角左衞門是練家子，即時躲過未摔倒在地，僅袖口被撕破。

這是農家的脫韁之馬，旋卽奔馳而去。隨後一個農夫追逐而來，欲捕此馬。角左衞門怒火中燒，擋住這農民，道：「止步！」

「呀，是武士！」

「你難道不知道法令禁止在大路上放馬嗎？你這笨瓜！」

角左衞門說着拔刀出鞘，順手砍在農夫肩膀上。

農夫悲喊一聲倒在地上，角左衞門揚長而去。

這地方正在白梅庵附近，聽到悲鳴聲，由利公主和來訪的阿松飛躍出來。

「怎麼啦？」公主抱起農夫，是她認識的。

「是，是……是馬發狂跑掉，碰到武士……所以，我……」

農民只說這一些卽氣絕而死。不久，看到奔馳而回的馬和聳肩步行的武士背影。兩人知道一切的經過了。

「哦，眞過分……。松小姐，你認得那武士？」公主顫抖着問阿松。

「是藩裏的道家角左衞門，武藏先生的門人。」

「什麼，是武藏先生的門人？」

公主雙眉緊縮，以嚴厲的目光望着角左衞門的背影。

第二天，公主寫信給武藏。

——近況諒好，前謂欲贈花卉畫，待其完成，値有一日三秋之感。昨日，見先生門人道家角左衞門，於島崎路上一刀砍殺無罪農民，待花之心不禁日益淡蕩。先生終就又陷爲執刀之人，至爲痛心。

四

武藏看公主之信，有如被擊中要害一般，大吃一驚。

偏巧，道家角左衞門正來習武，立被喚至師範臺前。

「角左衞門！」武藏語氣尖銳得不似往常。角左衞門慄然說：

「是，師傅，什麼事？」

「昨天，在島崎做了什麼？」

原來是這件事，角左衞門放心地回答：「昨天狩獵回來途中，農夫逃逸的馬碰到我，弄壞了衣服的袖子。法令禁止在大路上讓馬脫逃，故罰其無禮。」

當時，武士懲治百姓無禮，濫加斬殺，乃極其平常的事，而且非常合理。

「眞的？」武藏如刺般瞪視角左衞門。「讓馬逸走，該當死罪？」

「不，不該死罪，但對武士……」

「閉嘴！學兵法的人被馬弄壞衣服，不是太差勁了嗎？」

「是，是。」

角左衞門在武藏銳利眼光照射下，不禁變了臉色。

「不怪自己粗心，反而奪人寶貴的性命，這是野强盜的行徑，非身居四民之上的武士所當爲。武藏所傳兵法，是爲一旦有急事，效命君前，防禦外敵，保護百姓町人生命財產爲首要目的。像你這種無道之人，不宜入我門下。今卽從門人簿中刪除，出去！」武藏大聲下令。

「是……惶恐，惶恐。請寬諒……」

角左衞門平身低頭悔過。武藏不准。角左衞門悄然離去。武藏仍然不悅，逕往花畑館，向忠利報告詳情，並進言道：「爲端肅政道，爲更新士風，理當處罰角左衞門。」

席上也有重臣在坐，有謂：「這農民亦非無

罪。武士罰其無禮，乃法之所許。爲武士威嚴計，處罰是否不當？」

但武藏毫不讓步，語氣激越，堅決主張處罰角左衞門。忠利靜聽雙方論駁後，裁斷道：「武藏說得有理，令角左衞門閉門一月。」

五

當晚，武藏走訪由利公主的白梅庵，他已很久沒來了。

庵裏已無孤兒和使女，公主以阿光代作僕婦之事。白天敎藩裏家臣的子女茶道和揷花。

「由利小姐，來函已經接到。那件事已稟告主上，角左衞門被罰閉門，並逐出我的門牆。但我也有責任。這次是來送撫恤金給被殺的百姓家人，望由利小姐爲我轉致。」

武藏說完遞出一包金子。

「哦，如此關照……遺族一定高興。」

公主微笑收下。接着一反往常，目光烱烱，望着武藏。

「花畫好了沒？」

「還沒有。」武藏卽時回答。公主冷冷地低聲說：

「想必如此。畫不好乃理所當然。」

武藏追問道：「由利小姐，其故安在？」

「你是使劍的人，天生與花無緣。」武藏閉了一下眼睛，然後點點頭。

「對。我是執劍而戰的人，兵法卽是一切。不過，現在，我要畫花，只要努力沒有畫不成的……」

「可是，這對你確是勉强，是墮落。」

「你不懂！」武藏搖搖頭。「我已承認相親相愛的有情世界，而且認爲必須在這有情世界之上建立和平的國土。」

「假話！」公主激越地斷言。「你若眞正追求和平，請放下劍。」

「什麼，放下劍？」

「有劍的地方就沒有眞正的和平。武士旣帶刀，就不能不流血。我到現在才了解與市討厭刀的意義。」

武藏挪動膝蓋。「不過，由利小姐，從世上驅逐邪惡，維護正義，防禦外敵以保社會太平，也是劍啊！隨意殺人，未必卽是兵法的目的。」

「武藏先生，這也是虛假。你以前曾爲人、爲社會握過刀嗎？你的兵法只是靠戰鬪來提高自己，除此而外，一無所有。如果這是鍛鍊的器具，不用刀難道就不可以？就像禪僧以坐禪之法悟道那樣。」

「沒辦法。因爲我今日的心境全是用劍開拓的。」

公主莞爾微笑。「武藏先生？放棄畫花，專用劍來探求前人未探求過的世界吧！否則，就請放下刀。我送信給你，並不單單是責備角左衞門一個人，而是對刀表示抗議。」

武藏又閉上眼睛，叉手沉思。不久，赫然張開眼睛，凝視公主的臉。接着挺起腰榦，說：「由利小姐，改日再談……」

六

當晚，武藏坐在居室瞑思。

對於由利公主飛躍的進步，武藏旣驚且惑。

「公主已站在絕對和平的理念上，不只否定兵法，也否定武器的存在。公主所描繪的和平，是單由愛情連繫的無爭世界。可是，沒有自由就沒有和平。爭，難道不是各人爲守護自己生命躍動的自由，並使之發展的不得已手段嗎？單以愛來替代爭，難道眞能贏得和平與自由？」

武藏繼續想下去。「不過，還沒有考慮到沒有愛情的和平世界。我現在正在追求戰鬪與愛情的和諧。兵法確是戰鬪的器具，但是平時可用它來維護四民的生活，建立和平。總之，所謂士道就是使戰鬪器具的凶器跟四民實際狀況相調和的道德律。沒有軍備，連目前的太平也難維持。士

道乃政道之原動力，是無可否認的現實。」

武藏還繼續想。「我以此一目的將多年歷鍊的兵法傳授給藩士；對天下政道已有所貢獻。公主却說，我的兵法和和平不能兩立，不能調和。呵，甚至還說是墮落。」

武藏張開眼睛，出聲說道：「公主！你等着瞧好了。是墮落，還是昇華，端看我的心是否能帶來這種調和！公主！我一定畫花給你寓目。」

於是，武藏一反由利公主的觀念，傾心陶冶門人，並致力維持心靈的平衡，就像學者暫時收斂探求學問的鋒芒，潛心薰陶學生一樣。

支持武藏的熱情朝着這個方向傾洩，主要當然仍是忠利的友情與理解。

以前獨行孤高之途，追求絕對自由，向天上的唯一者挑戰，現在則爲了地上。呵，不，爲了肥後一藩的政道，蘊積自己的鬪志，努力與世俗和解。而且對忠利的知遇之恩甚爲感激……。

一年又過，寬永十八年（一六四一年）正月，忠利一如往常在花畑館跟武藏二人對坐，問道：「武藏，聽說你未把劍法奧義書交給眞傳的人，那是爲什麼？」

武藏卽時回道：「主上，這有兩個理由。兵法難用口和文書傳下，此理由之一。另一理由是，我的兵法無所謂秘密。卽使有人繼承我的兵法，我也不會採取這種形式傳授。」

七

忠利牛領首地問武藏道：「據說，在年輕一輩劍客中，小倉的伊織是天下屈指可數的名人，想來應是你兵法的繼承人了？」

「不錯，他的本領確然不凡。當代能出其右者，尚未一見。但他已非兵法家。所謂兵法家，無論是浪人抑是仕宦者，都須以劍爲生。他出仕小笠原家時，我已令他放棄兵法家之道，因此，伊織不是兵法家武藏的繼承人，而是繼承宮本家門的人。」武藏條理井然地回答。

「原來如此。」忠利感動地說：「這確實是你特有的處置，卽使是禪僧，自祖師以來，也都給予印可，傳心法，以定繼承人。你的兵法無須如此嗎？」

「不然。自隨侍主上，決意定居此地時，我就有這種想法。」

「嗯，找到繼承人了沒？」

「爲日尚淺，現在還沒找到。不過，我想假以時日會有一個人可以繼承我。」

「哦，那是誰？」

「寺尾求馬助。」

「哦，我內心也做如是想。」

忠利露出會心的微笑。武藏也欣喜說道：「他的天性與氣力已具備做兵法家的完美資格。我要指導他成爲一個入世的兵法家。」

忠利不解其意。「武藏，何謂入世？」

武藏表情漸趨嚴肅。

「我的兵法是無主無家，不居一處的孤獨劍法。可是，入世，呵，不，有主的武士就非如此，是出仕奉公的兵法，而且必須是治世的兵法。在劍技刀法上雖然不變，但在鍛鍊與修行方法上却略有不同。在心態上，在目的上更大不相同。」

「誠然。」忠利的表情也轉爲嚴肅。武藏接着說下去：「我是無主的天涯孤獨客，所以只爲自己一人修行。流浪途中，也曾稍微指導過一些人，但只不過是隨興而已。兵法無限……兵法，是求而無極的。說得難聽一點，豈非就是無間的地獄？我走過這種道路，然而，今日，得沐主上知遇之恩，自己也改變了道路，走上出仕奉公的兵法之途。易言之，已將所得的兵法傳給主上，傳給家臣，希冀兵法卽士道之意，有益於政道。」

八

忠利不禁傾耳細聽，感謝的目光投向武藏。

「武藏，眞高興！自你到本藩以來，藩裏的士風已日益提昇。如你所說，不管有多好的計劃，政道能不能順利推展，端看士道如何。貫穿士道中心的是文武二道。你的兵法可說是劍禪，文武一體。不錯，兵法的修行無涯無際，所以你猶感不足，不過從我眼中看來，則是至上的兵法：：」

武藏垂目低頭說：「惶恐之至。」

忠利仍然興奮地說：「武藏，你的兵法是導人入悟的兵法。說實話，我想從你由初步修起。但恐怕仍難企及。武藏，把你的兵法寫成書，怎麼樣？我想以讀佛經的心情熟讀它。」

「遵命。」武藏滿懷謝意，仰視忠利，兩手伏地，答道：「我尚未臻及成熟，離悟道尚遠，不過，在兵法方面，過去所行之路，並不覺得有誤。今日所思，唯在如何將此兵法傳諸人羣。寫書以達意，固然勉强。但主上相信，不只是人，即以文字爲灯火亦可體得意之所在。爲此，武藏願竭盡心神，寫出兵法大綱。」

於是，武藏自第二天起，卽閉居室內，執筆撰寫兵法三十五條。

十三歲離家不斷修行兵法的武藏，什麼時候，從什麼老師學文習字的呢？關於這點，沒有留下任何文獻，也沒有傳說與旁證。他的繪畫與雕刻亦然。

武藏在其後寫成的兵法五輪書卷首寫道：

> 若善將兵法之利推及於諸藝能之道，則萬事皆可成，我平生無師匠。今作此書，不借佛法儒道之古語，不用軍記軍法之古事。

誠如此語，武藏在修行兵法途中，未從任何老師修習，全憑自修而悟。而且在慣用儒佛古語的時代，武藏能勇敢直陳不用古語，由此可知，武藏不僅在兵法上，就是爲人方面，也堪稱能獨立創造的哲人。

雖非字字推敲琢磨，武藏竭盡心神，一月有餘，方完成此書，呈獻給忠利。

九

忠利滿心歡喜，接過此書，畢恭畢敬親自把書放在壁龕上。

「武藏，辛苦了。從今天起，我將盡心閱讀你的兵法。」忠利說着，眉宇間洋溢着兵法家似的氣魄。

兵法三十五條——可說是其後兵法五輪書的摘要。但閱者觀之，並非摘要，而是精華，其價值不減於五輪書。武藏自己在此書前言中也充滿了自信，他說：

「兵法二刀一流，經多年鍛鍊，今始形諸筆墨。雖前後難以盡言，然所悟兵法劍意，悉依所知概略述之。」

第一條述二刀之利，第二條指陳武藏兵法精神，云：

「武士帶刀之精神係以頭爲將領，以手足爲部屬，以胴體爲步卒庶民，渾身一體，從頭至足，不强不弱，滙之於心，不可偏於一方。此體式與治國修己之道同。」

從第三條握刀法開始，依順序毫無遺漏地陳述實際的刀技，而以最後的第三十五條作結：

「萬里一空。此事難言，應自我歷鍊。」

忠利依誓約勤讀此書。在這期間，大淵和尚領春山來奉職，忠利示大淵以此書。

大淵恭敬熟讀後，回道：「主上，這確非單純的兵法書，字字句句皆含禪機，跟我們禪僧的修行過程一樣。若依此如實奉行，定可臻至萬里一空之大悟，所謂劍禪一致之道，也就是眞正的菩薩道。」

「確然如此。」

忠利頷首，却說道：「嗯，大體是如此。不過我却視之爲政劍如一之道。」

「雖說是長年鍛鍊的結果，武藏依然不愧是偉大人物。」

忠利愈發感嘆。大淵亦然，而且雙目輝耀：

「武藏仍未放棄修行。大多數人若臻至此境，都會徹悟而棄劍，武藏却始終握劍不放。而且有意以劍鬪通至佛境。因此，於今看來依然煩惱不已……」說着，莞爾微笑。

「什麼，武藏有煩惱？」忠利訝異地反問。

十

大淵靜靜地回答：「主上，佛語中有『回向』一辭。這是欲將自己修行的功德賜給衆生，以同得佛果的行。浮世多憂，『回向』之行絕非簡單。甚至菩薩，若非降身凡俗，與衆生同苦，本願卽難達成。我看，武藏現在想完成回向之行，才出仕主上以奉公。因而，武藏必須再度與以前視爲修行之敵而加排斥的人類煩惱相對決。」

「不錯。」忠利嚴肅地點頭。大淵又說：「武藏努力地想置身於凡俗中，與他們共同在向上之道中行走。但凡俗中也有女性。武藏再了不起，跟女性一對面，便顯得荒亂無章，簡直像少年人那樣天眞正直……哈，哈，哈。」說罷，哈哈大笑。

忠利想起由利公主和武藏的關係，也莞爾笑出。

「嘻，嘻，嘻……是啊！武藏對女人是日本最小心的。」

「不過，菩薩一旦現身人間世界，女人往往是煩惱之源。其實，這才是眞正的回向。武藏若果是虛假的行者，就不會這麼正直。縱使如此勉力修行，臻及萬里一空之境，却仍有煩惱，其中卽含藏有眞正菩薩的形像。」

「嗯，我懂了。武藏那厮如何解決女性問題呢？」

「那就只有等着看了。主上，武藏現在似乎希冀花卉畫……」

「什麼，花卉畫？」忠利有點吃驚。大淵開玩笑似地連眨眼睛。

「武藏似把女人看做花，爲劍與花的矛盾而

苦惱。花也是通向無爭的和平，所以非常爲難。武藏業已臻及劍政如一之境，現在似乎又想達到劍與花的合一。如果武藏腰插大刀，而能順利把花畫成，就可說是大徹大悟的大士啦。」

大淵斷言說，忠利又回到嚴肅的表情。

「不錯，以前，澤庵禪師曾說，和尚只是和尚，會妨礙大悟；武士只是武士，也會妨礙徹悟。武藏的煩惱大概就是這樣吧？」

「誠然。武士如果僅僅爲武士，就根本不會有出仕奉公之擧。武藏本因主上之恩情而興『回向』之志。而且因此使武藏……」大淵恭敬地說。

第七十四章　鳴　動

一

二月，城中梅花齊放。武藏門人為數越來越多，僅此已够武藏忙碌。不過，晚上，武藏仍常閉居一室畫畫，當然是畫花。

大淵和尚把武藏面對的女性譬喻為花，眞是深得箇中三昧。武藏將所畫的花比做阿通，比做悠姬，比做由利公主，而拿起畫筆。

和尚似乎認為武藏為女性，尤其為由利公主而煩惱，這也一言中的。不過，這並不是說武藏戀慕公主。

武藏已排斥戀慕之情，甚至說已完全加以克服，也不為過。他雖然沒有戀慕之情，却盡力想擁有寬宏之心，以便坦爽體悟女人寄情於他的心思。

不論對阿通或悠姬，武藏似乎都沒有感受到他們的愛情，因而，他雖已達萬里一空之境，但那却是冰寒無人無愛亦無情的世界。

他還沒有窮究這世界，就想下凡，與人共同思考、共同行走。如果無心接受他斥之為修行之敵、愚昧之思的人情與愛欲，武藏第二人生的建設，即大淵所說的「同向」，終究難有所成。

可是，這對武藏却是一大難事。武藏還未完全從無人之境下到凡間。甚至只能說下凡，但身上却仍佩帶以前斬斷情絲的刀劍，小心翼翼注視天空的彼方。就是這刀劍、這眼睛阻碍了喻之為花的情。

武藏攤開紙，握着畫筆，却閉上了眼睛，眼簾上浮現出由利公主的姿容，眞像高貴的白百合。武藏想一口氣把浮現眼簾的白百合畫在紙上。

突然，「轟！」傳來了天地鳴動的聲音，武藏吃了一驚，望着窗外。一道閃光從黑漆的天空像槍尖般朝武藏臉上刺來。

「哦！」武藏躲過，不禁握住身邊的大刀，拔刀出鞘刺之。武藏額上已沁出汗珠。

「啊！天上之敵！」武藏怒吼。當然，這是武藏的幻覺，而其根源則存之武藏心底。他提着大刀躍下庭院。

「來吧！」武藏睨視天空。

二

不久，武藏也發覺這是幻覺，但心已為天空的世界所吸引，不禁認為眼不能見的敵人已盤踞天空彼岸，正欲捕捉自己。

「是這傢伙，這傢伙才是我的敵人！」武藏狂喊。

心已凝結為爭鬪之氣勢，像冰一樣冷明，既無愛花之情，亦無憫人的慈悲。所有的人都已從武藏心眼中消失。

「這傢伙，是誰？」武藏又高叫一聲。是神，是佛，還是魔？無論如何，總之，不是人間世界的人，是統治人，給人生老病死之苦，剝奪人類自由的東西。

「喂。」武藏把大刀刺向天空，前後上下揮動，眼不能見的火箭接連射來。

「老，老爺！」僕人和助從石灯籠的背後，以顫慄的聲音喚道。

「誰？」武藏注視天空，反問。

「是和助。」

「下去！沒事！」

「不，老爺！」

「你這傢伙。」武藏撲過來，往石灯籠砍去，但刹那間突然清醒過來，收住了刀。

「哦，是和助嗎？有什麼事？」

和助頓然跌坐在地，說道：「老，老爺，城裏有使者來。」

「什麼，使者？是誰？」

「阿部先生。」

「哦。」武藏收刀走入客廳，老內侍阿部彌

一右衞門正在等候，年輕武士岡部在招呼。

「阿部先生，辛苦了。有什麼事？」武藏心情煩燥，就坐後卽問。「主上從傍晚時分起，覺得身體不舒服，提早就寢，但突然覺得很痛苦……」

「什麼？」

「立刻延請典醫（卽藩主御醫），痛苦稍減。主上下令召見武藏，所以深夜打擾，敬請上朝。」

「好，馬上就去。」武藏卽時更換衣服，與阿部一起徒步離開城中府邸，這時，又傳來如雷鳴般的轟隆聲……。

「先生！是阿蘇山噴火，已經是第二次了。」

「原來如此。」武藏仰視黑闇的天空，不祥的預感逐漸壓上心頭。

三

躡足走進忠利寢室，枕邊坐着長岡佐渡。兩人互望一眼，表情憂鬱。

「主上，武藏來了。」佐渡輕聲傳達，忠利靜靜張開眼睛說：「到這邊來。」

武藏膝行靠近。凝注着診斷般的目光，忠利臉色蒼白，表情並不痛苦。

「我是武藏。」

忠利把臉轉向武藏，說：「哦，夜半讓你受累了。我想見見你。」說完後，莞爾一笑。

「眞叫我大吃一驚，但看到尊顏就安心了。」

「以前也曾有過，突然呼吸困難，胸部像被勒住般疼痛。現在好多了，這樣躺着休息，實在很輕鬆。」

「不過，別太勉强。」

「是啊，這是我的老毛病，已經很熟悉，不會勉强，幸好不在江戶。」

「主上，請休息。武藏在此守候。」

「沒事的。」

「是……」

「武藏，你不後悔出仕爲官嗎？」

「那裏的話！」

「最近，大淵來，談到你的事。大淵說武藏想畫花哪！」

忠利停了一下，又說：「武藏，我也想要你的畫，能畫嗎？」

武藏起初表情有點惶恐，旋卽淚水潸潸而下。

「主上！我畫畫看。」

「眞的，我等你的畫呵。」忠利望着武藏微笑，旋卽閉上眼睛。武藏也噤口不言。

官邸內悄然無聲。不久，忠利發出沉穩的呼吸睡着了。

之後，過了四個半時辰，佐渡向武藏示意，要他退下。武藏搖搖頭，用眼睛說：「爵爺先退！」

佐渡以目爲禮，再注視一下忠利的睡臉，走出去。

武藏紋風不動地端坐着。

過一會兒，第三次阿蘇火山的鳴動聲又傳來了。忠利動動身體，並沒醒過來。武藏手按匕首柄端，赫然而怒，似欲維護忠利，以防死神潛進……。

燭臺燈光下的武藏，有如生根地底的磐石一般，凝重不動。

四

阿蘇山已經很久沒有冒煙，爆發後開了新的火山口，開始積極活動。火山的鳴動，連熊本也聽得見，天晴的日子可以看到火山口在冒煙。

忠利的病勢從第二天起日有起色，看來可保無慮。但藩裏的人都惴惴不安，彷彿阿蘇的爆發是不祥的預兆。忠利是很有人情味的名君，所以家臣爲忠利的病體都深感痛心。父親三齋還健在，世子光尙已成年，繼承人大可無慮，但暗中爲

落之前途而憂的氣氛却瀰漫着：「如果主上發生萬一之事……」

武藏因忠利逐漸好轉，第三天就回府邸，但他依然不放心。未對門人說一句話，只對慢一步回來的求馬助說：「病勢不輕，若堅持不住，變故難防。」

「師傅，今天不是說想起床看看嗎？」

求馬助嚇得變了臉色。武藏搖搖頭，說：「大意不得！」

「這麼說，很危險啦？師傅！」

求馬助端坐，說道：「剛才還召見我說：你還未行冠禮（江戶時代十二歲到十六歲的男子卽成人，成人儀式主要爲剃前髮，縮短衣袖）吧，我替你取名字（行冠禮時，去乳名取正名），你外祖叫藤兵衞，是位相當豪勇的武士，你可取名藤兵衞信行，以武藏爲乾爹（江戶時代，成人儀式時，都以實力者爲孩子的父親，替孩子加冠帽，當時稱爲「烏帽子親」，此處姑且譯爲「乾爹」）加冠。主上比平時更親切慈祥……」說着淚水滂沱。

「眞的！」武藏也連眨眼睛，交代道：「求馬助，明天就擧行加冠禮吧。當然，我做你的乾爹，快回去告訴父母詳情。」

「是，向師傅叩別。」求馬助急忙起身離去。

之後，武藏閑居室中端坐，微閉雙眼瞑思，旋卽起身走向大門。

「先生，要出去？」年輕武士岡部急忙趕過來。

「嗯，到島崎去。」

「腰間的東西呢？」

「不用。」武藏只帶短刀，不帶大刀，悠然走出大門。

五

天快黑的時候，武藏到了白梅庵。

由利公主覺得很意外，把武藏引到客廳，卽問道：「聽說忠利先生身體違和，病況如何？」

「一度相當痛苦，現在看來相當舒暢了。」

武藏一如往常，以謹嚴的姿態回答，接着，現出和靄的笑容，說：「由利小姐，今天我是來問問你的心意。」

公主訝異地反問：「我的心意？」

「最近，由於你的詰詢，我也接連試着去探查我的心。不錯，不只對女人，就是對男人，我也實在太過任性。而且以兵法修行爲藉口……」

公主還不懂武藏的意思；也不隨聲附和。武藏毫不計較，繼續說下去。

「但是，今沐忠利侯溫情，知人情之美，愈發反省自己的任性。」

公主終於懂得武藏的內裏含義，却冷冷地微笑說：「武藏先生，只此而已？」

「不，不是。」武藏激烈地回答。

「那請問，你覺得悠小姐的事如何？」

「以今思之，當以悠公主爲妻。爲此，必須斬殺對公主抱有邪念的主水。」武藏坦誠回答。

「通小姐呢？」

「跟阿通別離，以當時的心境而言，乃事非得已，但應更親切地體諒她的心。我同情心不足。」

「我懂了。」公主深受感動，俯下了頭。現在該輪到自己的事了。

武藏擊膝說：「由利小姐。總之，對阿通和悠姬，我都沒有由衷嘗試去瞭解她們的愛情。眞抱歉，你的情形也一樣。雖然爲時已遲，但我願仔細體貼你的心意，然後才知道該怎麼做。由利小姐，請莫矜持，坦誠說出你的心中話，好嗎？」說着，凝眸注視公主。

六

由利公主的臉赫然燃燒起來。但立刻變得僵冷而蒼白。接着開口說：「武藏先生，這是眞的

？」

「當然是眞的，到如今，還說什麼假話。」

「好，那我說。」公主直視武藏的臉。「一眼看見你以後，再沒有第二個人是我的夢，我內心的火，我片刻難忘。領養孤兒，與基督徒戰鬪，向權勢挑戰，這些都是爲了要把內心高燃的火焰轉移罷了！武藏先生，懂了沒？」

武藏點點頭。「我非不知。我對你懷着敬意，也懷着骨肉般的情愛。」

「武藏先生，你的冰冷就是這樣！對悠小姐的態度亦然……」

「說的不錯，不過，現在不同了。」

「請你坦誠地由衷接受好嗎？」

「可以。以前，你沒有告訴我。」

「我的勇氣不足。好，現在我告訴你，請你迎我爲妻。」

武藏蠟樣白皙的臉上立時泛起血色。

「主上痊癒後，卽來接你。」

「但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請放下刀劍。這不是要你停下探求的戰鬪。而是希望你放下殺人的刀。」

武藏猛吸一口氣，眼中漾着決然之色。

「好！主上痊癒之後，我要和你一起到田野耕種。」

「今天，立刻就放下刀？」公主追問。

「由利小姐，現在，我正跟潛近主上的死神戰鬪。用這劍……」

武藏拍拍短刀。「所以今天不帶大刀。」

「武藏先生。」公主的臉又燃燒起來。眼睛閃亮地冒着熱氣。

「武藏先生。」公主膝行貼近武藏。武藏全身熱烘烘，眼前逐漸朦朧，但他淸楚看見一朵牡丹花漂向眼前。

「由利小姐，你好美！」武藏喘着說，手却不敢撫摸。

「由利小姐，主上痊癒後，我一定來接！一定來接！」說着長身而起。

七

當晚，阿松到白梅庵來訪。

阿光端出茶水和點心，退下後，由利公主臉上洋溢着平居所無的喜氣，說：「松小姐，我跟武藏先生訂婚了。」

「哇。」阿松嚇得退了一步。公主微笑說：「很意外吧。今天傍晚，武藏先生突然來訪，要聽聽我的心中話。所以我下決心把一切說出來了。」

阿松好不容易才鎭靜下來，「其實，在先生帶阿光母子到這裏來的歸途上，我也曾下決心痛責他對女人的冷酷。他似乎也很煩惱，說要好好想想由利公主的事。想不到……」說着又瞪大了眼睛。

「不錯，松小姐，武藏先生近來已到了這樣的心境，但我認爲他決不會接受我的愛情。總之，依我看來，劍便是武藏先生的妻子；是終生愛戀的妻。他爲什麼能跟這妻子別離，而跟我結合呢？」

阿松點頭說：「是啊。對大多數武士來說，劍只是護身衞妻的工具，先生却相反，爲劍而寧捨女人的情愛，無疑的，劍已替代了妻子。」

公主加强語氣說：「所以啊，松小姐，我討厭刀，進而想從這世上消滅刀。」

阿松似有未解，却點頭說：「由利小姐，以後呢？」

「我正面向武藏先生表明心跡，這還是第一次。但我想，畢竟仍是徒勞，所以談過許多話以後，我無禮地迫他迎我爲妻。於是……」

公主熱切地說：「武藏先生意外地答應娶我。我還不滿足，要他放下刀。武藏卽時答應放下刀。」

「哇！連刀也不要啦！」阿松愈發不解。既

認爲武藏的劍已代替了妻子，放下刀的武藏！阿松簡直無法想像。

這時，公主的臉上突然展現了悲愁。接着露出寂寞的微笑，悄聲說道：「不過，松小姐，武藏先生的允諾附有一個條件，一切須待忠利先生病體痊癒哪！」

八

次晨，武藏上朝奉職時，忠利倚坐棉被上，靠着小茶几。

「哦，主上，氣色好像很不錯……」

「嗯，從昨天起，好多了。叫你掛心啦。」

忠利說着微微一笑。

「千萬別勉强。」

「怎麼會勉强？又不是第一次生病，一切都很熟悉。幸好有佐渡這些能幹的老臣可以倚靠，行政方面的事務不必煩心。」

「不錯。請耐心療養。」

「嗯。武藏，花畫得怎麼樣啦？」忠利說着又微微一笑。

「會畫啦……已經可以清楚把握花姿了。」

「武藏，眞的？」

「主上，痊癒後，一定送一張給主上觀覽。」

「眞的？」

「主上，武藏也決心像一般人一樣娶妻了。」

忠利表情滑稽，說道：「武藏，讓我猜猜新娘是誰，好嗎？」

「哦？」

「是由利！」

「惶恐，惶恐。」武藏滿不在乎地回答。

「由利是傑出的女性，實在是天作之合。以前曾跟佐渡談過這件事，準備做你們的媒人。但生病了，很遺憾，只好請佐渡代理了。」

武藏有點驚慌。

「主上，我想等主上痊癒後再做最後決定。

所以，媒人還是主上。」

「什麼，我痊癒之後？武藏，不必這樣斟酌。我想早日看見你們在一起。儘快擇吉迎娶好了。」

武藏嚴肅地俯伏道：「此事可暫緩。」

「是嗎？」忠利表情寂寞。武藏凝視忠利，道：「主上，武藏還沒有這種餘裕。」

「沒有餘裕？」

「武藏正在拚命。」

忠利側首沉思。武藏挺直上身，重新坐好。

「我正跟煩擾主上的病魔拚命戰鬭，無分秒的餘裕。」

「什麼？」忠利吃了一驚，又望武藏，眼中却潸潸流下淚珠。

「武藏，我知道了。不管多苦，我都覺得你正在我背後，跟病魔不停的作戰。」忠利感動地說。

九

武藏接着說：「今天就依主上的意思舉行求馬助的加冠禮。」

說完，向忠利施禮，旋即從花畑館退下，往寺尾新太郎府邸走去。

寺尾府邸，一切都已準備就緒；以武藏爲乾爹，遵古禮，順利完成加冠。

然後，以武藏爲中心，邀請親友，擧行慶祝酒宴。

武藏先向剃掉前髮，青年模樣的求馬助——藤兵衞信行敬酒，並向在座諸人，以乾爹身分致意：「我要順便說一下，武藏今天決定由信行繼承本流派。今後願各位多加提携。」

武藏以前曾將這事向忠利透露，新太郎也察覺到。但今天却突然在衆人面前宣佈出來，來賓的訝異自不待言，連新太郎也吃了一驚。新太郎慌忙開口說：「師傅，這，這太……還是未成熟

的年輕人。」

武藏明朗地微笑，反問道：「新太郎！你認爲信行還未成熟嗎？」

「是……無論如何，今年只不過十七歲。」

「哈，哈，哈……新太郎，你試他一手看看？」

武藏回答，並環視一座，開口說道：「我走遍六十餘州，因對方要求而加指導的已超過萬人。但能繼承本流派的始終沒有發現。有而且只有這個信行！今已九州無敵，雖年少却天賦異禀。於今卽使不經我指導訓練，亦能自臻名人之境。」

這簡直是異乎尋常的禮讚，在座諸人聽來深覺掃興。

但信行本人却不動聲色，臉露笑容，泰然自若。

武藏拿起酒杯，放在左邊架上，說：「信行，砍砍看！」

武藏的手仍伸着。

「是！」

信行手按短刀，說聲「抱歉！」，隨卽扭腰，「咻」，刺目的銳光！分成兩半的酒杯！短刀早已回鞘。

武藏靜靜把手收回。

坐在末座的阿松，淚水橫溢。

十

忠利的病勢眼看日趨好轉，但到二月底，又再度惡化。

三月是上江戶朝覲的時期，忠利已經無法赴江戶。於是向幕府閣老（當時幕府由四位老中組成內閣，故稱閣老）陳述病情請求延期赴江戶。

三月上旬過後，病勢日漸嚴重，藩士們的憂愁也越來越深切；雖然無人出口作不祥的預測，但暗中朝拜神佛，祈其平安癒痊者，與日俱增。

八代老君侯也遣使探病，自己則到妙見社祈願。

江戶閣老當然接到了延期赴江戶的請求。

——閣下病情已達天聽，敬請寬心。將遣典醫以策兼程前赴貴處，切望愼加休養。

由阿部對馬守、阿部豐後守及松平伊豆守署名發出慰問函，接着，名醫以策也從京都趕赴熊本。

將軍家光似乎相當痛心，特派曾我又左衛門爲上使，西下慰問。

武藏大部份時間都守候在忠利寢室，端坐一隅，如岩石般聳立不動。他正與潛近的死神戰鬪。

「武藏……」忠利病痛時，時喚武藏名字。

「武藏在此守候，切請寬心。」武藏卽時回答。忠利便放心地沉入夢鄉。

忠利的肌肉日漸凹陷，同樣的，武藏的雙頰將慢慢消瘦。

在這期間，身體比較舒服時，忠利便把武藏喚到枕邊，微笑說：「武藏，病癒赴江戶時，你也一齊去！」

三月十五日晚，忠利已完全進入危篤狀況，重臣與近侍相繼奔赴花畑館。武藏仍頑強地繼續端坐寢室一隅。

深夜，佐渡把武藏喚到另室，重臣皆列席。

「爵爺，何事？」

佐渡有點口吃地說：

「武藏，深爲哀痛，主上的天命已盡。」

武藏莊肅問道：「誰說的？」

「典醫都這麼說。而且已束手無策，說只有靜祈冥福……。」

「……」

「此外，受托祈禱病癒的釋迦院常觀也說，若繼續違抗天命，只有增加痛苦。」

「那各位重臣的看法呢？」武藏亮着眼睛反問。

十一

佐渡垂下眼睛，淚水潸潸而下。其他重臣也都俯首。一會兒，佐渡抬起頭，沉聲說：「武藏，大家都萬分希望主上不要跟我們訣離，但是，看主上日夜痛苦的情狀，只好希望早日仙去，以免再受痛苦……」

武藏表情緊張嚴肅。

「再問一次，典醫、大淵和尚、常觀阿闍梨都說天命已盡嗎？」

「是的。大淵和尚甚至希望主上平靜歸去……。武藏，很抱歉，想請你暫且離開主上身側。」

「什麼？」武藏赫然瞪目以視。佐渡額現汗珠，說：「常觀說，主上安謐的病況因有妄執的惡魔盤踞身旁，致有所執着而憂悶痛苦……。可，不，武藏，我們都知道你的忠誠。不會認為你是惡魔。」

武藏臉上泛起血絲，冰冷蒼白，猛然垂下頭。緊握的拳頭不斷顫動。

佐渡等重臣屏息守望着武藏。

過一會兒，武藏抬起了頭。「知道了。」

「武藏，抱歉。」重臣一齊低頭致歉。

武藏回到忠利寢室坐下，肅容端坐，俯伏道：「主上，我已盡力戰鬪到今日。武藏，就此告假。並請採納諸臣意願，平安歸去。再見，主上……」

聲音低沉得難以聽見，淚水頻頻滴落到榻榻米上。

佐渡慌忙說：「武藏，你還要繼續為主上……」

「不，是告辭……」武藏抬起臉，靜靜地起身而立。

武藏走向大門的時候，守候在各房間的家臣，以各不相同的心情目送着武藏。

聽到常觀阿闍梨視武藏為惡魔而加排斥的話語，有的人認為想必如此，有的人却岀氣地說：「混賬！常觀才是縮短主上生命的妖僧。」

武藏不坐轎輿，走回城裏的府邸。看他那沮喪的樣子，年輕僕人嚇了一跳，問道：「老爺，主上的病情——？」

「呵，沒有變化。」武藏只回答一聲，便進入居室端坐。

不久，久已不響的阿蘇山又轟隆鳴動。

第七十五章 敗北

一

忠利爲不時襲來的發作所苦，生命之燈僅餘一星殘燼。近侍家臣都祈禱說：「若天壽已盡，生命已終，即請平安歸去，不要再受更多的痛苦。」

這是莫可奈何之情。枕邊服侍的人現在已非祈其痊癒，而是合掌祈其安樂往生。

在這之前，有西高野山之稱的眞言宗名刹肥後益城郡釋迦院住持常觀阿闍梨，在城裏設護摩壇，進行驅除病魔的祈禱。這是眞言宗等密教所推行的修法，是以智慧之火燒盡煩惱之薪，以防魔害的祈禱。

但是，祈禱毫無效果，忠利的病況日日加重。於是常觀斷言道：「君侯天壽已盡，難以佛法挽回。」

重臣又請其修法，說：「務請減輕其痛苦……」

常觀又設護摩壇，祈禱緩和忠利病痛，也沒有效果，於是將武藏看做妄執的惡魔，要他離去。

重臣們固然不會懷疑武藏的忠誠，但看到武藏軀體上散發出來的異常活力，都認爲這活力即是妄執，而使忠利痛苦。

就在這情況下，武藏黯然離開花畑館。次晨，大淵和尚來朝時，佐渡說出一切詳情，大淵說：「爵爺，這太過魯莽了。武藏是代主上跟死魔戰鬪。本來，即使無命，只要一息尚存，也應該與死魔戰鬪。沒有這種鬪志，醫學不會進步，大往生（往生涅槃）也不會有望。即使命數已終，也應儘量使之繼續維繫，這樣醫學才會進步。尊重生命，大往生才能獲致。何況武藏親身挽救了主上的一半痛苦……」

「呵，原來如此！」

佐渡臉上浮現後悔之色。大淵繼續說：「先前武藏獻給主上的兵法三十五條中，有題名『知期』者，其中寫道：所謂知期是知急速期，知遲緩期，知逃逸期，知不逃期。能寫出這種觀念的人怎會懷抱毫無價值的妄執？若萬事皆任由武藏，主上必可安心起程遠遊。」

大淵說至此，赫然睜大眼睛，說：「主上是卓傑的太守，即使沒有武藏，也必然可以大往生，但，主上一定會爲俗人的多嘴而心感寂寞。」

二

佐渡咬着嘴唇，說：「糟了，錯了……。從昨晚起主上的痛苦有增無減。我們六神無主，頓失靈智。主上叫了好幾次武藏的名字。沒聽到武藏回應，似乎氣憤不已……那快去把武藏叫回來吧。」

大淵搖搖頭。

「去請他，武藏諒也不會來，因爲他已做最後的告別退下去了。他不是留戀此處的人。呵，武藏也許已直觀主上無可逃遁的死期，而退下了。爵爺，請多注意今明兩天的病況。」

「嗯。」

佐渡隨即站起，走入重臣的守候室；經過細聲商議後，同有吉賴母一道步入庭院。常觀在院子西隅設護摩壇，與五六個陪誦僧侶，不分晝夜祈禱，其中也有修驗僧（修驗僧乃密宗的一支，在山中修驗道）。

二人毫不客氣地走近護摩壇。

「阿闍梨。」佐渡出聲說。常觀正數念珠，回首望了一下。年約四十五六歲，體態肥滿。臉上肥肉垂下，大眼炯炯有光。

「哦，是家老，有何事？」常觀從容回身。

「不用再修法啦。」

「什麼，已駕崩了？」

「不是，痛苦越來越厲害，以阿闍梨的法力也無法去其煩惱。而且……」

「家老!」常觀似有所持。「這也有原因。那叫做武藏的兵法家，雖已離去，却仍將妄執留在主上的身上。非使他折服，主上的煩惱就……」

「算了，算了。」佐渡焦急地粗聲說：「武藏已離開御前回到自宅，而你在城裏祈禱，却仍然無法消除主上煩惱，這就是你的法力不及武藏兵法的證據，再修法也沒用，快快離去。」

「說，說什麼?」常觀渾身顫抖。

「無用的修法反使主上受害。快走，快走!」

這次是賴母下令。常觀急速站起來:「哼!家老!你們居然說我們眞言宗的法力不如一個兵法家，此實佛家之恥。好，馬上就離開，但我們不會就此打止。這就去拜望武藏，決心以法力調伏(佛語，馴伏之意)武藏，然後再來向家老討敎。」

他語氣激越，接着命令陪誦僧侶:「撤除護摩壇!」

三

常觀領着陪誦僧侶，以粗重的脚步走出花畑館。

「師父，到哪裏?」修驗僧之一問。

「不說也該知道，到武藏家。」

「那末，調伏的方法呢?」另一個修驗僧問。

「當然，以法論折服他，若不聽，即以陀羅尼神咒斷其一命。」

常觀自信滿滿地說。那兩個修驗僧互望點頭，於是前一個修驗僧開口說:「師父，這太麻煩了，乾脆用破魔之劍一刀斃其命。」

「什麼?你們說什麼?」

「是啊，腰上的劍，並不是裝飾品。」

修驗僧拍拍腰間的刀。常觀回望兩人一眼。

「嗯，這也有趣!我還是小和尙的時候，八

代鄉士的一個小伙子到本山，從我師尊修眞言秘法，僅一年即下山。這小伙子竟以眞言秘法爲基礎，配上兵法，開宗立派，取名松山主水。但這個主水難抗武藏惡劍，去年爲武藏門徒殺害。你們眞殺得了武藏嗎?」

「哇，哈，哈。」二人又相視而笑。

「我們修行途中，曾數度遇見主水，敎了他一兩手。他的兵法採納了眞言秘法，故較世上一般兵法家高出一籌，但從我們修驗道的秘劍觀之，則近乎兒戲。」

「是的，師父也知道，眞言妙法非一兩年所能體會，在原來的兵法上加進一點眞言秘法，便是主水的兵法。」

「我們習修驗道先後已二十年，伏居山野，餐風飲露，日夜拜大日如來，奉不動明王爲師，以歷鍊劍法。」

「這不是世人所說的兵法，而是維護佛法的秘劍。斬佛敵武藏，捨我等之外，更有何人?」

二人都傲然放言。

其實這些人只是大言不慚，他們是有多年粗略修行經驗的眞言宗行者，自稱爲鬼，橫行山中，掄劍揮刀，以嚇唬僧兵。最近，潛進九州，暫居釋迦院。年在四十上下，外表看來，筋骨粗壯，目光烱烱，兇猛有力。

「呵，原來如此。佛道既有劍，以劍當敵，亦合乎道。好，一切全看你們了。一定要殺武藏!」

常觀高興地微笑。

四

武藏從花畑館回來後，一時之間處於虛脫狀態。

武藏本與接近主公的死魔戰鬪。他不能不承認人的生命有限，也有所謂的天壽。

但誰能一出生就知道自己的天壽?只有生病或重傷才能察知。縱使名僧名醫，在一般狀況下

也無法知曉他人的天壽。無論是死於病魔或爲敵所殺，也只有歷經戰鬪之後才知天壽已盡。

所以武藏激勵忠利，自己也跟病痛戰鬪，與死魔作戰，正如典醫以藥餌和病魔、死魔戰鬪一樣，以劍對決。

那末，死魔在何處？武藏覺得在天空的彼岸，而且跟他經常與之戰鬪的東西同屬一物。那是統治，束縛人間世之一切，剝奪自由的一種力量。

如果有人把武藏此戰稱爲「愚如對天吐口水」，或視之爲「武藏瘋矣！」，那也莫可奈何。

武藏並不相信此戰必可獲勝，但認爲收刀將忠利任由死魔擺布，爲時尚早。但在重臣齊聲要求下，他無法反抗。

武藏至此只好收刀，只好屈服於死魔，將忠利交給它。武藏向忠利做了永遠的訣別。這時，忠利的形貌已從他生活的眼界中消失，而龐大的洞穴正張着大口。這洞穴太大，武藏的心眼已包含在闇黑中。

武藏走入居室端坐，但無意揮去這闇黑，處於虛脫狀態，一直端坐至次晨。

這時，年輕武士增田總兵衞戰戰兢兢地走進來。

「先生，有客人來。」

「誰？」

「釋迦院住持常觀阿闍梨及其弟子五六人。來勢洶洶，說務必要見先生。」

「眞的？」武藏想了一下，吩咐道：「帶到武壇！」

說實話，武藏根本沒想到常觀其人。但從總兵衞口中聽到常觀名字時，不禁覺得事非尋常，才要人把他帶到武壇，不想在客廳見面。

五

武藏提着大刀，靜靜走入武壇。一看正面，常觀竟坐在師範臺上，鋪木板的左右兩處則坐着

修驗僧等五人。武藏泰然地站在入口，問道：「常觀阿闍梨，就是你這位師父？」

「誠然，愚僧是常觀，你是誰？」常觀傲然反問。

「在下就是你要拜訪的武藏。」

「哦，是武藏。身分不同，所以坐上座。」

「悉聽尊便！何事而來？」

常觀粗聲說道：「聽說你以前是輕蔑神佛，揮外道之劍，奪取人命的惡魔，而這次卻乘國守（指忠利）身體不適，潛進城裏，在枕邊任意妄爲，亂噴惡氣，以致增加國守煩惱，使他爲執妄所虜，爲此，你才被逐出城裏，想不到仍亂吐執着之惡氣，使國守煩惱。你若服佛德，即速離開此地！否則將以我們法力調伏你。武藏！不，你這外道！快回答！」

說着雙眸睨視武藏。所言簡直有如民間巫師驅逐狐妖一般。武藏不禁爲之愕然。

「哇，哈，哈……你常觀是稱爲阿闍梨的高僧，不是傳播惑世之言以動搖人心的惡僧，我武藏不以你爲對手，快離開此地。」

「什麼，外道！你竟還打算反抗我？既如此，就以佛法調伏你！」

常觀發聲喊，畫了九字，開始唱頌眞言奧秘的陀羅尼。但對武藏毫無作用。

同時剛才說要斬武藏的那兩個修驗僧，突然站起，手按腰間之劍。

「武藏！」一個先開口說：「你的兵法是外道之劍！我們的劍是以佛法破魔之劍！我們的背後有不動明王，看劍！」

另一個接口喊道：「武藏！你雖稱兵法日本第一，在眞言奧秘的妙劍之前，卻如朝露一樣。我要爲被你殺害的亡者，掄起菩提劍！哼，進招罷！」

但武藏並沒拔刀，默默望着二人，輕聲說：

「眞有趣。」

接着向前踏進一步。

「哦！」

兩人立刻拔刀，一人採上段，一人取下段。

六

武藏彳彳地走四五步。

「欸！」

兩個修驗僧從左右攻擊。武藏躍後，輕而易舉地閃過。兩人重整架式，睨視武藏。武藏又往前行進。

「哦。」

兩人又猛攻過來。武藏又輕輕閃過，躍後。

這時，兩人的架式改用左右兩脇。

「哼，眞有趣。」武藏又輕聲說。

接着，武藏又像試探對方一般，向前邁出。

這次兩人的架式變成各種形式。但，不知何故，武藏的呼吸逐漸混亂，額上沁出汗珠。

但，武藏自己並沒發覺。在這時候，武藏心中喊道：「哦，明白了！」

他看見他們兩人正在合演自己的流派——左右雙劍的組合。但又懷疑地輕聲說：

「但，形式不同？」

「好，再試一下。」

武藏比先前氣勢更盛，一步步往前突進。

這時，兩人彼此組成圓極，向武藏迫去。

「哦！」

武藏不禁蹬蹬後退，這時才發覺自己的呼吸很爲難。

「魯莽。」

武藏頓時止步，拔刀出鞘，架在正眼上，，開口說：「懂了！九字刀法。你們以刀劃九字。」

不過，這時，武藏清楚看見不動明王拿着寶劍站在兩人的背後。

「哦，是不動明王！」武藏赫然張大眼睛。

「就對手來說，可鬥一鬪啦。」

武藏把渾身的力量集中在下腹。前所未有的

鬪志從下腹中不斷湧出。呼吸的混濁也歸於平穩。

武藏不時迫向不動明王，接着踏板躍起，朝不動明王的腦門砍下。

「呀。」悲喊聲起，不動明王的形像突然消失。那兩個修驗僧握着刀仰天倒下。

「常觀！你也來吧？」

武藏向常觀迫去。

常觀現出怒相，手畫九字，但對武藏根本不管用。

「去吧，妖僧。你的法力並不是眞正的眞言。不動明王是我的！」

武藏收刀大喝。

七

常觀臉色蒼白，從師範席上滑落下來，在座的弟子也都渾身顫慄。武藏拉起倒臥地上的修驗僧，盡力施救，兩人都非被砍殺，只是爲武藏刀勢所迫，昏倒在地。

「不必多說，快快離去！」武藏兀自站立，大聲吆喝，一行彎着腰，走出武壇。這天一個門人也沒有，只有家人站在武壇入口，戰戰兢兢地望着。

武藏拍拍灰塵，走到井邊，喝了一口清水，回到居室，又肅容端坐。

「不動明王！」武藏自言自語。武藏已淸楚看見不動明王的形相。這或許是靠修驗僧的法力而顯現，或許是武藏自己的幻覺。

總之，武藏已向不動明王揮劍，而其形相却突然消失。在這剎那間，武藏不禁心中大叫：「不動明王是我的！」

神佛乃見者所有。武藏在其心中已湧現出不動明王般的鬪志。將忠利交與死神，武藏本已陷入空虛狀況，這空虛的深淵現又漸爲高燃的焰光照亮。

「主上，再見！」

武藏再度向忠利訣別，既無離別的哀愁，也無依戀。但奪走忠利的敵人還殘存，盤踞在天空的那一邊。

現在，武藏已向那敵人揮下不動明王之劍，同時也斬斷了昨日以前曳引武藏心靈的忠利友誼，與衆生同行的同向之心也就此消失。

不久，佐渡坐轎奔馳而至。就坐後即問：「常觀來了沒？」

「剛才來過，同來的修驗者向我挑戰，無理取鬧，只好把他們打回去。」武藏回答。

「哦，這樣很好。其實……」

佐渡放了心，說起城裏的情形，並致歉道：「叫你退下，是我的錯失。使主上痛苦的則是那些妖僧。」

「那末，主上的情形呢？」武藏問。

佐渡含淚說：「不久前已無痛苦，沉睡了。已進入彌留狀況，大概熬不過今宵……」

八

佐渡擦拭如湧的淚水，說：

「武藏！主上不時喚你。跟我一道進宮去吧？」

「這個嘛……」武藏說着半閉着眼，想了一下，却說：「爵爺！我想，主上已知我退下的原因。」

「什麼，知道你跟常觀的事情？」

「不，主上知道活着的武藏不是死後的朋友……。祈望近親與側近家臣靜靜送行。」

「爲什麼？」佐渡難以理會。

「武藏在與死魔之戰中已敗北，且已向主上訣別，如果現在上朝侍候，那是依戀。如果因爲這依戀妨碍了主上的起程遠遊，那是一件大事……」武藏繼續說。

「請稍候！」武藏起身進入書齋，立刻攤開畫紙，凝視空中，一氣揮筆。畫出來的是一朶牡

丹花，淡墨一色，却鮮艷欲滴。武藏把它裱貼在卷軸上，帶到佐渡面前，說：「爵爺！請把這花放在主上寢室的壁龕上……是以前答應爲主上畫的。」

「是花卉畫？」

佐渡點點頭。他明白其間的一切情景。

「是的。」

「那你有意娶妻囉？」

「以前約定，花和妻都以主上痊癒爲條件。」

佐渡不解，喃喃自語：「什麼，痊癒……痊癒？」

但他把畫接了過來：

「你的畫，主上若看到，一定會很高興。我一定伺機掛在壁龕上。」

佐渡走後，武藏復返書齋，攤開新的畫紙，如前一樣，一口氣畫出牡丹花，裱在卷軸上，懸掛於壁龕，而後不動地凝望着。雙目發熱，鮮活光耀。旋即閃爍着惜春之情，一抹哀愁在眼中飄浮湧現。

離開畫紙，開始寫信時，武藏雙眸清澄，淡然如水。

信上寫道：

——由利小姐，武藏敗了。主上已入彌留，也許只能度過今宵。答應送你的花已經畫好。一幅呈給主上，一幅送給你，敬請接納。——

第七十六章 巨星殞落

一

苦惱已去，忠利沉沉熟睡，偶爾醒來，似有話要跟陪侍的人說。

命雖已在旦夕，却不愧是三百諸侯中屈指可數的人物，意識還很清晰。

十六日晚上過去，十七日晨，忠利突從昏睡醒來，交代守候枕邊的近侍內藤長十郎說：「把那掛軸掛起。」

臨終之際，忠利命令長十郎把一向喜歡寫着「不二」的掛軸掛在壁龕上。

「是。」

長十郎從座位上站起來。

「且慢……」

佐渡阻止，並對忠利說：「主上，有件以前想看的東西。」

說着，自己把武藏的畫掛在壁龕上。

忠利轉首一望，微微發出驚呼聲：「哦，是武藏……」

「是的，武藏說是以前約定的東西。」

「嗯……」

忠利臉上浮現笑容，似要敍說一般：

「武藏……緣雖短……但很快樂。」大大喘氣。

「知道了，你的心……可以走了，隨心所欲地……我也要走啦。」

忠利把眼睛移開畫。

「佐渡，這畫，我要帶去哦。」

「是，遵命。」

佐渡拿下畫，向長十郎示意，長十郎掛起交辦的「不二」字軸。長十郎很得忠利寵信，隨身侍候，是個年約二十上下的青年。

忠利閉了一下眼睛，輕聲說：「腳很酸。」

長十郎立刻捲起薄棉睡褲的褲腳，撫摩忠利的腿。而且似有所求般地目注忠利的臉，正好與忠利的目光碰在一起。

「主上！有事請求。」

長十郎上氣不接下氣地說，表情堅毅。

「什麼事？」

「是。若主上有萬一之事，請讓長十郎陪侍。」

長十郎一面說，一面把忠利的腿悄悄提起，貼在自己頰上。

「這不行。」忠利當場回答，然後轉半身側睡。

「主上，請允許我，請允許我！」長十郎叫喊般地說，又把忠利的腿抱起來。

二

當然，長十郎是要求切腹殉死。

「不行，不行。」忠利仍然背着臉拒絕。座中有人說：

「以弱輩之身，太過冒失。理應節制！」

長十郎置之不理，說：「祈請俯允！」

按着把第三次抱起的腿抵在額上，不肯放下。窒息般寂靜……。

「眞頑固。」不久，忠利吐氣般說道，同時點了兩次頭。

「是。」長十郎抱着忠利的腿，俯首把臉埋在薄棉睡褲的褲腳上。肩膀大大地顫動着。再沒有人表示異議。沒有聲音，都閉上眼簾。

殉死是日本古代的風習。西元六五九年，因野見宿禰的勸諫，垂仁天皇曾加禁止，以埴輪（土偶或木偶等）代替殉死者。

但這只是禁止禮儀上的殉死。關係密切的主從之間，這種行爲依然留存。到戰國時代，主從已演變成生死與共的狀態後，不僅在戰場，就是平時，也有人追隨亡君之後切腹殉死。

而這種切腹殉死也自成規章，不能隨意殉死

。換句話說，主公臨終時，得主公允許而殉死，才是常道。但這不是任何人都可隨意請求。在獲得特別待遇的君臣之間，有的老早已有默契，而且已半公開，其人員似乎也早已決定。殉死者的身分以跟主公有私人特殊關係者居多，所以一般說來，近侍較多。

當然，請求殉死的人不會愛惜生命，甚至以之爲最大的光榮，也爲他人奉爲忠臣。

如果一直被認爲理當殉死的人，而得不到主公的允許，那就是最大的屈辱。

如果有人沒有主公的允許而殉死，也會被認爲魯莽過分，而受輕蔑。

長十郎是忠利桌邊的近侍，向得忠利知遇，然因年方弱冠，出仕期間也不長。所以他請求殉死時，當然會有人以其「年僅弱冠」，而表異議。忠利也一再拒絕……。

三

儘管如此，時勢是很可怕的。像忠利這樣的人，若在戰場上可能會要求家臣殉死，在平時理當不會做此要求，但他不能不答允殉死，主要可能是受當時武家道德所制。

當時，除長十郎之外，忠利還允許十七人殉死。森鷗外（日本明治時代大作家）在所著『阿部一族』中論述忠利的心境，說：

——忠利內心覺得讓這些人跟自己一起死，很是殘忍。他實在想留下許多人才給兒子光尚。但他所以答應他們，乃勢非得已。

忠利相信，自己親切用過的這些人全是不會愛惜生命的人，所以也知道他們不會以殉死爲苦。不顧他們的這種心境，而不允許殉死，讓他們在自己死後繼續活下去，藩裏的人會認爲他們是「當死而不死的忘恩負義者！儒夫！」而加排斥，恥與爲伍。如果僅只如此，他們也許還會忍辱偷

生，等待奉獻生命給光尚的時候來臨。不過，如果有人不知不覺地說前代的主公怎會用了這些忘恩負義的儒夫，他們將多麼懊悔。這是斷然難以忍受的。

這麼一想，忠利只好說「可以」。於是，忠利一面感受與病痛俱增的苦悶，一面說「可以」了。——

鷗外的此一觀察大可同意。如此思考，如此行動，是當時的道義。

不只日本，就是在埃及等地，古代人似乎都相信，死後的生活可以在另一個世界裏，以生前的同一方式予以重現，所以身邊從者殉死後，與君主身邊的用具一起埋葬在同一墓地裏。

佛教禁止殉死，但日本人的思想已殘存着這種佛教傳入以前的想法，並跟武家道德結合，到德川初期，已成理所當然，而且風行於世。

於是，忠利在阿千夫人、世子光尚及近親、重臣、近侍等環視下，於三月十七日申時（下午四時）毫無痛苦地逝去。行年五十六歲。

這時，阿千夫人四十五歲，父親三齋七十九歲，世子光尚二十三歲，武藏五十八歲。

四

因忠利侯之死，肥後全藩頓陷哀愁中。

但這不是單純的哀愁。甚至以最偉大之死使全藩瀰漫了異常的昂奮。

有十八個殉死者，這是細川家前所未有的。追隨君侯而去的尚不只這些人。

三月二十四日舉行頭七祭祀。

四月二十八日暫厝於居室地板下土中的棺材，在春日村岫雲院舉行火葬，然後埋骨於龍田山麓的泰勝院。

這是火葬時發生的事情。默默望着火葬烟火的家臣中，突然發出了喊聲：

「啊！老鷹！老鷹！老鷹！」

兩隻老鷹穿過岫雲院內的杉樹林，在青澄的

藍空中盤旋。那是忠利生前寵愛的「有明」和「明石」雙鷹。

家臣們訝異地仰望。就在這時，有明劃空衝下，刹那間卽衝入火葬的烈焰中。

「呀！」

家臣們屛息守望。有明拍了兩三下翅膀，便爲火焰所環繞。

這時，餘下的明石如箭般飛舞而下，掠過櫻樹梢，飛入其下的水井。

「哦！」

兩三名家臣飛奔過來，俯視水井，明石似已沉入水底，不見蹤跡。

此事不久卽傳遍全藩，感嘆地說道：「哦！連老鷹也爲主人而殉死！」

在這哀愁和異常昂奮的情緒籠罩下，殉死的人紛紛切腹，追隨忠利之後而去。

太田小十郎，食祿一百五十石，三月十七日，忠利去世當天在春日寺切腹，年十八歲。介錯（助切腹者速死之人，大多砍切腹者之頭）是門司源兵衞。

大塚喜兵衞，是食祿五百石的「目付」（監察官）四月二十六日在菩提寺切腹，介錯是池田八左衞。

食祿一百五十石的原田十次郎也同樣在四月二十六日切腹。介錯是鎌田源太夫。

本庄喜助，本是浪人，爲忠利所發掘、聘用。身蒙恩義，請求殉死，同樣於四月二十六日切腹，由荒見彌太夫任介錯。

伊藤太左衞門司內院倉庫職。雖是微秩，却同於四月二十六日，在阿喜多八助任介錯下切腹。

野田喜兵衞，生於天草，四月二十六日在源覺寺切腹，介錯是惠良半右衞門。

林與左衞門，南鄉下田的農夫，爲忠利引用，以食祿十人份十五石起家，管理花畑館庭院。四月二十六日在佛嚴寺切腹，介錯是仲光半助。

宮永勝左衞門也是微秩，御厨吏員。是第一個向忠利請求殉死的人，四月二十六日，在淨照寺切腹。介錯是吉村嘉右衞門。

有食邑地百石，身任侍臣的橋谷市藏也在四月二十六日，在西岸寺切腹。

剛要切腹時，城裏的鼓聲依稀傳來，橋谷吩咐跟來的僕人說：「到外頭去問問是幾時啦？」

僕人慌忙出去，不久卽回來，答道：「只聽到最後的四下，但總共敲了幾下却不知道。」

橋谷不禁捧腹大笑說：「你最後還使我大笑！」

於是把外褂送給這僕人，然後切腹。介錯是吉村甚太夫。

五

忠利去世當天最後獲准殉死的內藤長十郎，平日相當嗜酒，不類弱冠之人。酒性似乎並不好，常在花畑館出醜。但本性極爲正直，忠利深寵這年輕人，若是別人定遭斥責的錯失，忠利往往笑着說：「那不是長十郎做的，是酒的錯！」就寬恕了他。

四月十七日，忠利死後第一個月的早上，長十郎換好衣服，走到母親面前，說：「今天，要切腹了……」

母親一點也不驚奇說：「我想也是今天。」接着把新近迎娶的媳婦喚來，吩咐道：「把準備的東西拿到這裏來。」

媳婦也跟母親一樣，似已下了決心，攏攏頭髮，整整衣服，一點也不慌張，只是眼圈微紅……

新婚妻子送來酒菜後，長十郎把弟弟左平次叫來，四人默默把盞而飮。

之後，母親對長十郎微笑說：「長十郎，這是你喜歡的酒，喝個够吧？」

「眞的！很好。」長十郎也微笑着，由新婚

妻子斟酒，臉色已顯得醺然。

「母親，今天，酒好像特別發的快，先告退一下。」

長十郎舒爽地站起來，到自己居室，仰身倒下，旋即發出鼻息，睡着了。

之後，過了一個時辰，兩個時辰，中午過去了，預先約定當介錯的關小平次來了。

母親叫媳婦去把長十郎叫起來。

媳婦去叫他時，望着丈夫沉睡的面容，不禁淚水泉湧而出。

但她毅然地把手輕放在長十郎肩上，搖幌道：

「喂，關先生來了。」

長十郎伸伸手脚，打個大哈欠，驀然站起來。

「那位關先生……」

「哦，已來了！已是中午了。眞舒服，睡過頭了。」

「你……」

「嗯……我要到黃泉去服侍主上了。我不在的時候，請多照顧母親。」

長十郎莞爾微笑。輕輕拍着妻子肩膀。之後，跟關小平次一塊到菩提所東光院，切腹而死。

六

右田因幡是前大伴家的浪人，爲忠利延聘，食祿一百石。四月二十七日在自宅切腹，年六十四歲，介錯是田原勘兵衛。

寺本八左衞門，食祿千石，是洋槍五十挺的隊長，四月二十九日在安養寺切腹，年五十三歲。介錯是藤本猪左衞門。

宗像加兵衞和宗像吉太夫兄弟，合計食祿兩百石，五月二日，哥哥在流長院，弟弟在蓮政寺切腹。哥哥的介錯是高田十兵衞；弟弟的介錯是村上市右衞門。

井原十三郎是祿米三人份十石的微秩之士，

但因得忠利信任，獲准殉死，阿部彌一衞門的家僕林佐兵衞擔任介錯。

小林理右衞門也是微秩之士，爲忠利所寵信，切腹時由高野勘左衞門當介錯。

田中意德是忠利的總角之交，食邑兩百石，老年後，獲許在御前戴頭巾。忠利生前沒有機會請求殉死。其後於六月十九日，先用短刀刺腹，再向上司申請，而後切腹，介錯是加藤安太夫。

津崎五助，祿米二人份六石，職司牽引忠利的狗，當然是獵狗。忠利放鷹狩獵時，他總是牽狗陪侍，忠利時喚：「五助……五助……」深獲忠利喜愛。

忠利危篤之際，五助請求殉死，獲准，當時重臣們用盡言辭想阻止他殉死，重臣們說：「你不像他人獲有高祿，以殉死增加榮耀。汝志可嘉，主上既已允許，可說是無上的光榮，這樣就行了，快打消死意，爲光尚奉公吧！」

但五助堅持不允。

七七四十九天的法會結束，五月七日，五助選定切腹的日子來臨了。是個淸晨，梅雨季中的晴日，輝耀陽光照在綠葉上。

五助穿着陪侍殿下時的衣服，牽着忠利喜愛的獵犬走出家門。妻子阿波送到門口，淚眼滂沱地說：「你是男子漢，決不下於那些高門子弟。」

「嗯，事後你可問縫之助。」五助微笑回答。縫之助是他的介錯。

七

五助的菩提所本是往生院，但往生院是跟主上有密切關係的寺院，故五助有所忌諱，選高琳寺爲切腹之處。

到高琳寺墓地，事先托請做介錯的松野縫之助已先至。

「呀，對不起，來遲啦。」五助致歉後，卸下掛在肩上的包袱，從中拿出飯盒，打開盒蓋，

盒裏放着兩個飯團。

五助把飯團放在狗的面前，狗不肯吃，仰望着五助的臉。

五助像跟人說話一般，開口說道：「你是畜生，也許不知道，撫摸過你頭的殿下已經去世了。所以獲得隆恩的各高官顯要都已切腹陪侍而去。我雖地位低微，但奉祿米以維生的情形跟高官顯要沒有不同，爲殿下寵信的恩情也沒有差異，所以我現在要切腹而死了。」

五助摸摸狗的頭部，又說下去。

「但是，我死了以後，你就成野狗了。我並不可憐你。一直跟你一起陪侍狩獵的老鷹，已在岫雲院追隨殿下之後赴黃泉去。怎樣？你不想跟我一起死嗎？如果你想變成野狗，繼續活下去，就吃飯團！想死，就別吃……」

五助說着便凝視狗的臉，狗也只望着五助的臉，不理飯團。

「看來你也願意死囉？」

五助凝望着狗。這時，狗「汪」的一聲，猛擺着尾巴。

「松野先生，你看，狗也願隨我而去了。」

回望縫之助，縫之助也雙眸明亮，點點頭。

「好，那就死吧。」

五助靜靜把狗拉過來，拔出短刀，一刀刺下。狗靜靜地靠在五助的手腕上死去。

五助端坐在狗的遺骸旁，從懷中取出一張紙攤開，紙上壓着小石子，放在面前。紙上用拙劣的字體寫着一首辭世歌：

家老雖云可止可止，
五助却可止而不止。

於是，五助毫無牽掛。

「松野先生，拜托啦。」

五助坦開腹部：

「殿下！我帶着狗來了。」

以凜然之聲高喚物故之人，勇敢地切腹而亡

八

於是，十八個家臣隨忠利之後而殉死。其中十七人直接獲忠利准許，只有田中意德一人事後向家老申請，得其許可而切腹。

然而，此外還有一個切腹自盡的老臣，即阿部彌一右衛門。他幼名猪之助，老早就出仕忠利爲近臣，食祿一千五百石，家門繁昌，島原之役，五子中有三子因軍功而獲新食邑兩百石。

因而，藩裏一般都認爲彌一右衛門應最先殉死。本人每次上朝徹夜看護忠利疾病時都向忠利請求殉死。

但忠利無論如何不肯答應。

「你有此心願，我深感滿足，但我希望你活着爲光尚做事。」

每次請求，忠利總是這麼回答。

彌一右衛門是個梗直勤勉的武士，所負職責未嘗有過錯失。但是，這種精明堅實，却反而觸怒了忠利，忠利事事都想與之倒置違抗。

這是相當久遠以前的事，當時彌一右衛門還只是侍童，他對忠利說：「請用餐，好嗎？」

忠利回答：「還不餓。」

但不久之後，另一侍童請忠利用餐，忠利則說：「好，拿來。」

雖然如此，彌一右衛門依然勤奮不已，毫無不悅之色。不過，忠利也無意把他調離。

主從之間就這樣存在着微妙的關係。對一向體諒人而又聰慧的忠利來說，這的確是很少見的情形。但既是人，那也就莫可奈何了。

不過，這並不是忠利個人如此，家臣一般都不喜歡彌一右衛門的爲人。理由相同，精明能幹，毫無可疵議的錯失。

在一直無法獲得殉死許可的過程中，最後的日子到了。

彌一右衛門已到拼命的階段。他依偎着忠利，聲淚俱下地請求道：「主上，彌一右衛門以前

未請願過一次，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請求啊！」

忠利仍然跟以前一樣，斷然說道：「不許，好好爲光尙做事。」

最後還是不許彌一右衛門殉死，旋即嚥氣。

彌一右衛門眞是進退維谷。

「如此活下去，何顏見人？在被譏笑爲死不得其所的狀況下切腹好呢？還是脫藩爲浪人離開熊本好呢？」

現在他只有這兩條路了。

九

阿部彌一右衛門是個孤僻的人，容易引人反感，但他本是武士，所以決不是珍惜生命的儒夫，而且也有不惜脫藩爲浪人的氣概。

可是，他是阿部一族的首長，既非缺乏常識性的人物，脾氣也不暴燥。

「既如此，只得遵從先主的遺囑，出仕光尙侯，好好完成自己的任務。」

他改變了想法，一如平素，出仕上朝。

但藩士們對他都很冷淡，尤其在十八人相繼殉死後，連擔任同樣職務的人也都在他背後，故意大聲陳述殉死者臨終的情景。

彌一右衛門很不愉快，很寂寞，但他忍耐着。

「我不是因愛惜生命才活下來。如光尙侯准許我死，我可以現在，就在這裏死給他們看。」

他在心中高叫，仍然昂首濶步。

可是，一天，下流的謠言傳進了彌一右衛門的耳朶，不知是誰說出來的，內容是：

「阿部幸好沒有獲得准許，才能活下來。縱使沒有獲得准許，也不是不能切腹追隨先主而去啊！阿部的肚皮跟別人不同，塗油在葫蘆上砍算了……」

這使彌一右衛門赫然大怒。忠利不許自己殉死，無論怎麼說，是自己爲人不足，那也莫可奈何，但被人認爲是貪惜生命，實爲意外。呵，不

，這不僅是對彌一右衛門，對當時所有武士，都是莫大的侮辱，而且根本無法分辯。忍辱負重的彌一右衛門，到底再也無法忍受更多的屈辱了。

這天，他從城裏守候室下朝回家後，立刻派人把另主一家的兩個兒子叫來。同時叫人把居室與客室的像具移開，令嫡子權兵衛、次子彌五兵衛及尙留前髮的么子七之丞坐在自己旁邊等待。

日已暮，外頭淅瀝淅瀝下着梅雨。

不久，三子市太夫和四子五太夫收了雨具，走上客室。彌一右衛門環視一座，以沉靜而嘲弄的口氣說：「大家都到齊了，現在細聽爲父的話！藩裏已謠言滿天飛，你們一定也聽到了，說什麼彌一右衛門的肚子是塗油在葫蘆上砍的肚子。好，我現在就塗油在葫蘆上切腹，你們親眼看看！」

衆人肅容端坐，似乎大家都知道一定會如此，並不覺得驚奇。彌一右衛門的臉上也毫無依依不捨之情。

三子市太夫首先回答：「父親，這我很了解。朋輩也說，彌一右衛門先生係依遺言繼續出仕奉公。父子兄弟仍舊一齊爲主公做事，眞是難得。我也聽過那種謠言，深覺愚昧。」

市太夫與四子五太夫在島原之役都立有軍功，同獲新食邑兩百石而從本家（大宗）分出，另立一家。尤其是市太夫，很早便陪侍幼主，所以這次幼主登基，他立即成爲人們艷羨的對象。

彌一右衛門哈哈大笑。

「眞的！這是只顧眼前的短視。不該死的我死了以後，你們便成爲枉然而死者的兒子，一定會受到侮辱。生爲我子，實在很不幸，這是莫可奈何的因緣呀。受辱時一起承受，別兄弟鬩牆！好了，你們就看看在葫蘆上切腹吧！」說完後，改坐在設好的座位上。

沒有人再插嘴了。他們非常了解父親這時的心境。

彌一右衛門雖然懊惱，仍淡然切腹而死。

但五兄弟並不認爲藉此就可扭轉人們對父親的風評。主上雖承認彌一右衛門的殉死，准許葬於忠利靈堂旁，但藩裏武士仍舊未加褒揚，仍然把冰冷的眼神投注到阿部一族人的身上。

光尙已繼承家督（家長，得幕府承認後始爲大名），家臣不是獲得新食邑地，就是加封祿米。其中殉死的十八武士之家，都由嫡子承繼父爵。只要有嫡子，無論多年幼，都未遺漏；未亡人、老父、老母也都獲得祿米。同時還獲贈家屋，興建工程由上負責。

可是，阿部彌一右衛門的遺族却受到頗爲怪異的處分。嫡子權兵衛仍繼原爵，但父親的食邑地一千五百石却被細分，均分給諸弟。

總食邑額雖然跟以前沒有不同，但繼承本家（大宗）的權兵衛，一夜之間便從千石以上的食邑地淪落爲微秩之士。弟弟們雖然各自增加了食邑地，但本家一旦變成微秩之士，心裏也無法平衡，因爲本家的淪落意謂着阿部家身分的下降。

這是相當怪異的處分。不管以前如何，既承認爲殉死者，卽理當與其他殉死者同樣處理。

據說，長岡佐渡等老臣對此處分也有異議，但不敢置喙，因爲獻此策的是早卽出仕光尙，現被擢昇爲大目付（監察官）的林外記。

光尙也是一個能分辨是非的大名，但處理政務尙欠經驗，與彌一右衛門和權兵衛的關係還淺，因而只加封了自己身邊的市太夫，其餘完全採用外記的意見。

第七十七章　新　風

一

至於這期間武藏的行狀——。

當然，他也參加了忠利的喪禮。過了幾天，光尙要他晉見。

光尙對武藏執師禮，態度極爲懇切，但近侍的面孔已煥然一新，大多是過去就出仕光尙的人。以前忠利的人，包括家老在內，都舉止愼重，而新的近侍却非常傲慢，對武藏也不點頭致意。

「武藏，希望你能繼續爲我奉公出仕。」

光尙親切地說。武藏雙手俯伏，回道：「遵命……。」

光尙很感滿意，有點討好地說：「我想比父親更進一步推展藩的兵法。聽說你的武壇略顯狹隘，已交代工務局增建……。」

「遵諭……。」武藏俯伏回道。

這時，近侍中最有勢力的大目付林外記向光尙建言道：

「武藏先生的兵法，不用說是天下之冠，本藩的榮耀。不過，先主曾學過中條流、新陰流，藩裏這些流派也很盛行。先前來自柳生家的氏井先生，爲修行而回到江戶，但跟本藩的關係仍未斷絕。此時，將他喚來，主上之意以爲如何？」

接着以斷然的口吻對武藏說：「武藏先生想必不會反對。各流各派皆有其長短，所學之人亦各有所好！」

誠然，所言不虛。光尙對外記這番話也頗表讚賞，而問武藏道：「誠然。武藏，你以爲如何？」

武藏當然不會反對，爽朗地回道：「所言甚是！不僅新陰流，任何流派皆可採納。」

光尙只問武藏兵法之事，政道之事未有一語提及。新銳之氣高揚的光尙及其近臣已經不須要

武藏有關政道的助言。

武藏從御前退下，在走廊上行走時，口中輕聲說道：「這樣很好。」

他對政道的關心已隨忠利之逝而斷。

「回到以前唯兵法之路吧！」

他爲此而高興，也覺得輕鬆多了。

二

武藏到家老守候室——弓室時，遇見了佐渡。也許是自忠利生病以來心力交瘁的原故吧，佐渡衰老得很，臉上的皺紋愈發加深。

「剛才應主上之召進謁。」武藏說。

佐渡有點擔心地問道：「有沒有特別的囑咐？」

「沒有……。只命令我專以兵法奉公，我也有意如此。」

「嗯，這樣也好。先主有先主的想法，今上有今上的想法。先主和你的關係很特殊，自然無法以此求之於今上。我們也一樣，當然不能像先主時候一樣，言所欲言。」

「是，任何事，我都同答：遵諭。」

「我也打算伺機請求致仕退隱。先主在世時，加上你，我們三人可爲政道之事有所籌謀……」

「那已是過去的夢了。」

「的確……不過，武藏，你對肥後仍具千鈞之重，望你穩坐不動！」

「是，決以兵法爲之！幸好，主上比先主更有意發揚兵法……。還說要擴充增加我的武壇。」

「這樣也好。」

佐渡也高興地點點頭。

「主上要下令召回氏井孫四郎。」

武藏坦誠地說，佐渡却鎖緊眉頭。

「什麼？要召回孫四郎？」

「是的，這是理所當然。我回說，不僅孫四

郎，只要是兵法名人，不管哪一流派都可延聘。」

「且慢！」佐渡傾首沉思一下：「武藏，這是主上直接說出來的？」

「是林外記先生建議的。」

「嗯，想必是如此。」佐渡表情不悅。

武藏狀似不解。「爵爺，我覺得外記先生的建議並沒錯呀……」

「那可不，哈，哈，哈。」佐渡笑着說：「那外記是個有小聰明的人，總想標新立異，以表現自己的實力。他雖是不足道的小人，但你可千萬要記得他就是這種人哦！」

「是。」

「武藏，你對這次的殉死有何看法？」佐渡改換話題問道。

「以前，我有個養子，名叫造酒之助，他也是隨主君之後切腹的。」

武藏說到這裏，卽抬起頭來，說：「可是——」

三

武藏直視着佐渡的臉說道：「將生命獻於主君，是武士的決心。毅然追隨主上而去，可說是自然之情。我的養子造酒之助曾有錯失，暫離主家，但君臣之情依然未變。旅途上獲悉主公去世，自覺已失生存之價值，遂在主公墓前切腹而死。我事前已察知，但未出言阻止，因爲我認爲這是他眞誠不僞的意志。」

佐渡半頷首地揷口問道：「唔，若是本人眞誠不僞的意志，卽可承認？」

「是的。若是本人的意志，那是莫可奈何的，無須主君的准許，也不必得到重臣的承諾。」

「的確……。這麼說來，這次的殉死也有虛假，縱使不能說是虛假，也有虛榮與意氣。」

「可是，在請求殉死的家臣中，大概有若干人出於不得已之心，仍然繼續追隨主君之後而去。」

「是啊。這大概是源於長久以來的常規吧。不過，先主生前決不希望臣屬殉死。」

佐渡嘆息，武藏也喟然說：「其實，主上生前，我也曾跟他談過。主上也決心革除此一陋習。」

「想必如此。」

「我在主上枕邊侍候時，主上曾儘力想拒絕殉死的請願，對方却一味的想獲得允諾。我想主上決不會准許，這也許是我的偏見，但……」

「嗯，大概是。」佐渡深深頷首。

「但是，習俗之力太可怕，主上最後也無法克服，准許反而成了恩惠……」

「武藏，確是如此。我們現在也想阻止殉死，但敵不過藩的輿論。如你所說，阿部彌一右衛門只因沒有得到允許，以致受到藩士的指責。」

「阿部的情形我也聽過。他大概是受不住閒言才切腹。」

武藏說到這裏，突然坦開胸部，嚴肅說道：

「爵爺！因此，武藏才不聽輿論，才不管外面傳聞，甚至蹂躪義理人情，活在非常道中。也許今後又會回到……」

四

武藏以有力的口吻說了以後，又回到原來嚴肅的樣子，加了一句：「可是，爲主不惜生命，而且重名不重生，本是食祿武士的本道。本人不用說，甚至家人也視死如歸，這種態度眞不愧是著名武將的家門，令人感動。」

佐渡對此也表同意。

「是的，不管藩裏的上士或下士，貪惜生命的在本藩想必一個也沒有。這是我藩的榮耀。是否合理，姑且不論，殉死也向他藩顯示了本藩的實力。」

「總之，以武士而貪生的根本沒有。意氣用事也好，虛榮也好，能够視死如歸，就令人佩服，我反對殉死。但不能殉死的人，我想是不能有

所成的。」

「確是如此！你的獨行道也說當道不惜死呀。」

「對武藏而言，生命是做事時的油。惜油怕死是無法做大事的。爲維護生命，才須不畏死而戰鬪。」

佐渡雙眸閃閃發亮，鮮活有致。

「嗯，過去，我始終以生命爲目標而戰鬪，才能活到現在哪！」

「爵爺，你眞了不起。」

「不過，我的工作已告一段落。戰場餘生的老骨頭對本藩已經沒用了。在幼主之下，年輕人活躍的時候來臨了……武藏，此後該享受享受了。」

「在下願意奉陪。」武藏微笑回答。

武藏離城，坐轎回府，不久，阿松來訪。

阿松被引進居室，匆匆施禮後，便說道：「先生！聽說你跟由利公主訂婚了？」

「嗯，是的。」

「那末，什麼時候擧行婚禮呢？」

「決定時，會事先通知。」

「牡丹畫呢？」

「畫好了。」

「我不懂。」

「由利小姐呢？」

「她什麼也不說。她把花掛在壁龕，躺着看個不止。」

「什麼，躺着……」

「生病了。不吃藥，也不吃東西。」

「什麼時候開始的？」

「從主上去世那天起……憔悴得很。」

「眞的。」武藏表情沉痛。

五

「先生！你能去看看公主嗎？」

阿松雙手伏蓆說。

「我會去的。今天以前，爲守喪，不能隨便

外出，所以不能去看她。明天也……」

武藏卽時回答，却抬眼說：「以前曾跟你說過，要送牡丹畫給由利小姐。」

「是的。」阿松興奮地說。

「我和由利小姐訂了婚，但這是有條件的，那就是主上病好後，決迎她爲妻，我也同時跟主上這樣約定。但是，主上去世了，因而萬事都結束了，也無法跟公主結成夫婦。」

「哇！」

阿松瞪目驚視。武藏繼續說下去。

「不過，我已心領公主的眞情，頗能把握其實態。公主很美，很正直，就像那朶牡丹花，這是我眞誠無僞的告白。所以送她那幅牡丹畫，做爲惜別之情。」

阿松還是不能領會。

「先生，主上去世，爲什麽就不能娶妻呢？」

武藏訓誡般地說：「我本來決意在主上在世時與一般人共同生活，並且娶妻。可是，主上去世了，所以我又回到非情的劍道生涯。松小姐，這叫莫可奈何，是我心靈的動態呀。」

阿松頓時臉色蒼白，噤口注視武藏的臉。

「怎樣，懂了吧？你雖是女人，却也是兵法家。你想必知道如果我沒有這樣的決心，就無法體會兵法的深意。」

「是……」阿松以前所未有的嚴肅表情回答。「過去縱然懂得，……也無法深知先生所住的劍道境域。」

「松小姐，現在懂了？」

「是的……。是毫不顧念女人愛情的冰冷境域，爲什麽過去不懂呢！」

「松小姐，我的這種境域是沒有愛之果實，也沒有情之萌生的不毛之地，而且只容得下一人端坐。由利小姐諒能了解……」

阿松擦拭洶湧而出的淚水。

「嗯，公主一定很了解，所以才悲傷……」

『松小姐。』武藏用力說：「公主是偉大的

女性，一定會剛强地站起來。」

「是，我也會幫助她。」阿松誠心地回答。

六

阿松回去後，武藏又端坐於居室，春色方酣的煦風從敞開的走廊吹拂着武藏的長髮，忠利去世以來未曾梳過的亂髮……。

但春風對今日的武藏來說，却如切斷人間世的寒風。

武藏稀奇地輕聲吟道：

重巖我卜居，鳥道絕人迹。
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
住玆凡幾年，屢見春冬易。
寄語鐘鼎家，虛名定無益。

這是武藏心愛的寒山詩。

寒山是中國唐代的詩人。據說時常到村裏，把自己所作的詩寫在人家的壁上，但通常都住在人煙絕跡的岩山中。

此詩是吟誦他居處的情形，同時也顯示他孤獨求道的心境。

武藏又吟道：

可笑寒山道，而無車馬蹤。
聯谿難記曲，疊嶂不知重。
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
此時迷徑處，形問影何從。

這也是寒山詩，我去的地方是沒有車馬能够通過的道路，溪谷彎彎曲曲，縱使通過了也不覺得；重疊的山不知其數，千草爲露水潤濕，松樹在風裏咻咻作響。如果迷路的話，沒有人可問，只有問自己的影子。

武藏想及寒山的境界，彷彿看到自己踏上此路的形相。寒山時常到村裏做詩，武藏却畫畫，揮無情劍，而震世駭俗。

僕人送來晚餐。

「不吃了。」武藏申斥似地說，僕人畏畏縮縮地退下。

不久，信行（求馬助）來訪。他跟藩裏的人一樣，爲殉死之事昂奮不已，所以很快就談及此事。

於是，武藏尖銳地阻止道：「信行，別談。」

接着說道：「你的道在更高的地方。來！」

武藏把信行帶到武壇後說：「進招！」

武藏握着一把木刀，在右脇架着雙八。平時難得一見的猛烈氣勢籠罩了整個武壇。

七

剎那間，信行雙眸燃燒，握住兩把木刀，取中段。

「今天可不是餵招，是比試！」

「是。」

這時，武藏的大刀像雷電一般往頭上蓋下。

信行雙刀交叉，取十字架住，旋即轉向左邊。武藏在兩三步前往前傾。

「哦！」

信行的右劍乘虛飛向武藏肩膀，但立刻反收回來，武藏的單刀已刺向信行的身體，信行險險往後躍開。

「呀。」

瞬息間，武藏的巨軀躍起空中。信行待擊武藏臉部。又在剎那間，信行眼睛發黑，往前倒下。

「信行……」

武藏的喊聲使信行突然清醒，站了起來。左劍仍維持原狀，右劍前端從中間折成兩半，震飛了。

「再攻過來！」

「嗯……」

信行突然把手上剩下的右劍折斷部分往武藏扔過去，去勢猛急！武藏同身躲過，掠過耳垂，插在背後的板牆上。

「行了。」武藏微笑地出聲說。

「是。」信行行禮退下，端坐在近入口處，靜靜調息。

武藏耳垂浮現出血滴。

「信行，領會了嗎？」

「什麼？」

「第一招是你敗！我的劍停在你頭上，只隔一髮，你爲劍氣所擊而昏倒。」

「是，知道了。」

「第二招是你贏，好好記住，飛劍斬敵的妙理……。見過武藏之血的人只有信行你一個人。」

「是，定銘記在心。」

「信行！你過去的修行是初步，今後就慢慢進入本源了。」

「是。」

信行調息後，展了一下胸部。

「別拘泥於世俗。」

「是！」

「生命可珍惜嗎？」

「不可惜。」

「那別爲殉死者而喪氣。」

「是，懂了。」

信行表情一片明朗。

八

武藏答應去看由利公主，但從第二天起，在工務局指示下開始擴建武壇，因而沒有空。

第三天，終於騰出時間，正午時趨赴島崎。櫻樹色濃，初夏將臨，白梅庵環抱淡綠中。到門外探詢時，意外地，由利公主起身，微笑出迎。臉部消瘦，却顯得清新高貴，武藏放了心。

「哦，由利小姐，聽阿松說，你生病了。」

「是的，女人的病大都來自心病，已完全好了。」聲音清脆有力。

「忠利先生故去，令人遺憾。」

「主上與病魔勇敢戰鬪，却仍然敗了。」

「武藏先生，你也付出一切與之戰鬪……甚至把由利的命運也放上去……」

由利公主幽怨地望着武藏。

「由利小姐，確是如此。如果主上病體恢復，我準備捨棄兵法，捨棄武士，與你下野耕種，所以拼着渾身力量保護主上，免受病魔爲害。但是……」

武藏說到這裏，公主笑着打岔。

「武藏先生，其後的事不說我也知道。本是你妻子的由利已跟忠利先生一起去世了。好不容易才甦醒過來的由利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個女人，可不是嗎？」

武藏靜默地望着壁龕，那兒掛着貼在卷軸上的牡丹畫。

由利公主也轉眼望着畫。

「是你妻子的形相。」

「確是。」武藏低聲回答。

「你認爲很美嗎？」

「很美。」

「你也曾跟通小姐相約爲夫婦。但打倒佐佐木小次郎後，你却棄之而去。」

武藏從壁龕移開目光，說：「是的。」

「通小姐皈依佛法，最後平靜地離開此世。」

武藏閉上眼睛。

「想是如此。」

「武藏先生，你以爲我如何？」

武藏注視了一下公主的臉，然後加强語氣說：「由利小姐！你的臉充滿了生命力，而且燃燒着，有果敢的强勁力量。你要是男人，是我可怕的敵人！」

公主却寂寞地接口說：「我也不想輸給男人，不過，却是不幸的女人。」

九

「哦……」武藏低聲說：「女人沒有愛情，沒有丈夫和孩子，會覺得不幸嗎？」

「遺憾得很，確是如此。女人，愛情幾乎就是心靈的一切。生於愛，老於愛，死於愛。尤其夫之愛、子之愛，缺其一，女人便會覺得不幸。」由利公主儘力微笑地說。

「原來如此。」武藏感慨萬千。

「據說，通小姐是以笛勝於男人的名人。武藏先生的愛不是比笛更重要嗎？」

「也許？」

「據說，您小姐是罕見的才女佳人，在文學上頗有造詣，但她仍然相信武藏先生的愛情更重要。萬一像通小姐那樣，你將不知所措吧。」

「嗯。那末，由利小姐，你呢？」

「呵，呵，呵……武藏先生，今復何言。我不是也被你遺棄，瀕臨於死嗎！只是我比通小姐、您小姐年長，而且你也知道，我是個强横之人，所以未死而站了起來。女人着實太弱了，須咬緊牙根忍耐下去。武藏先生，我決意不輸於你……」

表情已不類微笑，公主語氣相當强。武藏有點畏縮地說：「呵，確如先前所說，你本來就很强……我也會傾力修行，以期不負於你。」

「但願如此！」公主的回答毫無嘲弄之意。

「現在，我願捨棄弱女子的立場，以一個人的資格，隨己之所願活下去。將跟這島崎地方告別啦。」

「哦，要離開此地？」武藏慌忙反問。

「是的。跟你已維持很久的關係，也受到寺尾一家人的照顧！但別離的時候已經來臨了。」

「到哪兒去？」

「這個……」

「到伊織那裏，好嗎？伊織的信裏，這次也談到了你。」

「哦，伊織！他很好吧？」

公主雙眸終爲骨肉之情而閃耀。

「殿下越來越信任，一家平安無事度日。到伊織那裏去，好嗎？」

武藏又說一次，公主却只回說：「這……」

第七十八章　梅雨晴天

一

晚春的某日，由利公主獨自離開了島崎的白梅庵。

事前，先替阿光找到定居之所，然後於離去前夕把寺尾家的人請到白梅庵，告以辭行之意。但目的地則笑而不言。

第二天，武藏才從阿松那裏獲悉此事，却只「哦」地一聲點點頭，並未特別訝異。可是，阿松却憂心忡忡，浮現淚痕說道：「到哪裏去做什麼事呢？」

「松小姐，別擔心，像她那樣的人物，即使萬一有事，不管是死是活，都不會有無謂的辛勞。」

武藏安慰阿松。

「想必如此……」

阿松也開朗起來。

近來，阿松對武藏的信賴與尊敬越來越濃郁。過去，阿松在心裏總對武藏隱含着反感。武藏對她衷心侍候的阿通、悠姬和由利公主如此冷酷，是引起她反感的主要原因。

即使看見武藏對信行表露不平凡的愛意，長久以來的反感仍難消失。她雖覺感謝，但心底却有冰冷的隔閡。

但，現在這反感已消失，因爲最近接觸到武藏有志於兵法的嚴格孤獨之境，她對武藏已有所了解。

以前，聽說武藏爲修行兵法斬斷情絲，她只覺得這是武藏自以爲是與利己行爲。

現在却認爲這很可尊敬。

武藏無情地捨棄阿通。在捨棄阿通之前，武藏發覺已先斬殺了自己的心。捨棄後的武藏，看來也決非幸福。

「武藏先生捨棄通小姐和由利公主的同時，也切斷了自己做人的幸福。」

阿松想。

「武藏先生居住的兵法之境在極高的地方。那兒沒有朋友，沒有家，甚至沒有一抹火光，是在此世之外。」

於是，阿松想像道：武藏最後可能不會回觀任何人，也不會爲人所顧念，而淪爲乞丐，不是餓死，就是凍死。

「此世沒有一個人像他那麼可敬，也沒有一個像他那樣不幸！無憂，無欲，沒有人會看顧他吧？」

阿松近來有了這種想法以後，有時也不禁會嘆口氣。

阿松懷着這些想法尖銳地凝望武藏時，武藏一本正經地開口說：「松小姐。」

二

武藏想讓信行今後住在武壇，共起居，同修行。當然，這不是阿松，也不是信行本人要求的。

「好，從今天開始，把他交給你。」

阿松允諾。急行歸去。

到黃昏時，信行叫僕人挑着行裝來了。

之後不久，鹽田濱之助也以及門弟子身份搬進來住。

如前所述，殉死者接連切腹，衆目所指的阿部彌一右衞門也自盡了。每一個都不辱肥後藩士之名，坦然就死。隨着梅雨初晴，藩中武士因殉死而來的昂奮也逐漸鎭靜。在少主光尙之下，上下皆湧起了活潑的新風氣。

光尙如約，重視兵法不下於忠利，武藏的武壇日益興隆，門徒越來越多。武藏只偶爾到城中奉職，大部分時間都在武壇，專心指導門徒。

「舉藩偏重二天流，實違反尊重兵法之意。」

林外記對光尚的此一建議，很快就流傳於外。

「細川藩不拘流派，廣求兵法家。」

這消息不僅在近鄰各藩傳播，也遠傳到江戶，當然，這並不是謠傳，事實上，光尚已派使者到江戶柳生武壇的孫四郎那裏。

孫四郎以學未有成而予辭退，使謠傳更爲擴大。

社會已日趨太平，浪人生活越來越困難。有本領的人總努力設法謀求仕宦的機會。肥後藩的消息是他們樂於聽聞的。武藏在肥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所以不會輕率前來。但是，不願坐失良機，冒然而來的也有。終於，第一個希望出仕爲官的人登場了。

他首先造訪武藏的武壇——。

「在下名叫鬼面角左衞，在信州飯田開設武壇。這次聽說細川家有意延聘兵法家，故冒冒然而來。」

堂堂報名之後，遞出一封金幣，說：「此事，煩請先生代爲推擧，這只是一點簡單的禮品。」

三

武藏苦笑，但他十二分瞭解浪人急於求官的心情，所以平穩地說道：「鬼面先生，你的願望，我很能了解，但請先把這包東西收回去。」

「哦，那你還推薦在下嗎？」

「不，這有點不對頭，我只是以兵法出仕的人，並非推擧新聘人員的人。主上若有所垂詢，我會坦陳，但……」

「不錯。那末，誰主管這方面的事務？」

「這個嘛，我還沒聽說本藩在徵求兵法家，只知道凡是傑出的兵法家，不問流派如何，主上都有意加以聘用。大目付林外記，對此事似乎非常熱心，你去見見他怎麼樣？」

武藏親切地回答，看來對方本領似乎並不高

强，觀其本性，也不能說是敷衍了事之輩。

「原來如此。承教，我想趕去見林外記先生。不過，如果林先生推薦，交代要我跟先生比試，請手下留情！」

這武士恭恭敬敬兩手俯伏道。

武藏笑了起來。

「啊，哈，哈！鬼面先生，我決定辭退比試，請你好自爲之。」

「是，感謝之至，那末請你把這收下……」

最後武士還是收回了紙包，高高興興地離去，想必是到林外記那裏去。之後，過了七、八天，這武士悄然到武藏那裏。

「鬼面先生，怎麼啦？」

「林外記那傢伙，看來忙得很，昨天好不容易才見到他。他是高官顯宦，賄賂數目很大，所以沒有結果。」

「唉，眞可惜。」

「什麼理由也不說，冷冷地被拒絕了。」

武藏眞心爲他覺得遺憾，給了他不少金錢，讓他離去。武藏也知道鬼面並非值得延聘的人物，一般認爲林外記向以氏井孫四郎的高徒自居，故能一眼看出這位兵法家的眞正價值。

此事發生以後，希望出仕爲官的兵法家接連湧進熊本，有直接向林外記請求的，但也有像第一個來求官的人一樣，向武藏哭訴的。不過，似乎一直沒出現能符合外記要求的兵法家。

四

武藏在武壇的指導越來越嚴格，當然不是耳提面命，大多只坐在師範臺，以目示意，門人却像受鞭策般奮起努力。

門徒的數目以長岡寄之爲始，爲數甚衆，但實際勤勉練習的仍以青少年爲多。其中最出色的是寺尾信行，其次是野田市太郎、和田金彌、山東小源次等，武藏五人團的兒子都極爲出色。信行的弟弟孫之丞也進步神速。

近來，竹內數馬漸漸嶄露頭角，似已迫近信行的程度。年紀也比信行大兩歲。島原之役時，任忠利侍童，與十四歲的信行（當時叫求馬助）先後衝入敵陣。敵人射出的子彈太猛烈，所以已方的人拉住數馬暗紅色的戰袍袖子，要阻止他。

但奔馳中的數馬把戰袍袖子砍斷，爬上石牆，跳進城裏。

這時，從另一入口攻入城內的柳川城主立花飛彈守宗茂，看到數馬奮不顧身，感佩道：「雖是他藩的武士，也叫人敬佩！」

忠利亦知此事，城陷後，把關兼光短刀送給數馬，並賜祿一千五百石。這短刀是直接鍊製的無銘之刀，邊緣是紅銅，用鐵製成。向爲忠利所珍愛，自賜給數馬後，數馬進城謁見時，忠利常向他借來佩戴。

「數馬，那短刀借我一下。」

武藏未赴熊本之前，他師事松山主水，反對武藏。在島原隨尾藤金右衛門拜訪武藏後，轉向偏袒武藏。武藏到熊本後，隨金右衛門進入武藏門牆。

一天，林外記使者來武壇，口頭傳達道：「求官的兵法者來訪，本領似頗高强，請上殿在御前試試其本領。」

不報來者之名，却要武藏去會試，外記想必以爲對方本事確實高强。但武藏却即席回答：「即派一門人往試。」

說後即把使者遣回。剛好非輪值的竹內數馬在武壇，武藏喚來數馬，簡單交代道：「數馬，你上殿去比試，詳情到主上之前即可知道。」

「是，遵命！」

五

數馬泰然自若，亦不反問，即時整理衣着，走出武壇。其他門人深爲數馬不問對方名字與流派，即受命比試的果敢而咋舌。武藏却一如平素，若無其事。

數馬赴花畑館到光尙面前時，外記等近侍都在座，他們的對面候着一個年約三十上下，留有總髮的武士，體格强壯，臉龐秀麗。數馬俯伏君前，自若地說：「我是數馬。奉師傅之命來比試，特來晉見。」

外記以激烈的口吻接口問道：「什麼，你代武藏來比試？」

「是的。師傅指派的。」

「確是如此？」

「確是。」

「沒問對手的名字？」

「是的。」

「數馬，魯莽！對手若是你萬萬不及的高手怎麼辦？」

外記本來故意叫使者口頭傳達時，不要說出對手的名字，想不到數馬竟然這樣逞强。他不說出對方名字，本是炫耀自己才識的花樣，所以他預先告訴使者，如果武藏再問的話，便告以對方的名字。但，武藏聽了，却若無其事地回說：將派出門人。外記從使者口中聽到此事，大爲氣憤。所以他才這樣逼問數馬。數馬對他的問話，仍舊回答道：「是師傅指派的。」

「數馬，再問你一次，你既代表武藏來試，如果比武失敗，怎麼辦？這對百戰百勝，不知失敗滋味的武藏，可不是一大恥辱嗎？」

「是……。我只知師傅派我來比試，沒聽師傅說務必取勝。如果對方比我强，敗是莫可奈何的。」

「什麼，你說什麼？這，難道是武士的決心？數馬，是武藏武壇的教誨嗎？」

外記急燥地怒視數馬。

這時，靜聽他們對話的兵法家微笑地開口説：「唉呀，林先生，等一等。」

六

「筒井先生，你說等一等？」

林外記把急怒的臉轉向兵法家。表情不悅的光尙及其他人也一齊望着兵法家。

兵法家含笑，以智慮深沉的目光環視衆人，說：「林先生的判斷似乎有點錯誤。依在下看來，這年輕人是了不起的武士！」

「什麼？」

「對師傅的交代不問一辭卽出戰，是大丈夫的氣概。這是不問事情狀況，不辭爲主公赴湯蹈火的武士精神。」

「哦。」

外記變了臉色。這武士置之不理，繼續說：「武藏還不熟練的人敗給熟練的人，乃理所當然。修行中的年輕人只一味拘泥於勝負，將無進步之望。百戰百勝的宮本先生未必會對他的門人說，許勝不許敗。」

「這麼說來，筒井先生，你還打算跟這年輕人比武嗎？」

外記反擊。兵法家搖搖頭。

「不，已經不必比武了。」

「這又是爲什麼？」外記吃了一驚。

「爲親眼看看武藏兵法的眞髓才……」

外記還想反駁。

「外記，行了。」

雖是寵臣，光尙還是壓制了外記，說：「我也想聽聽，你仔細說來。」

兵法家轉身朝向正面。

「惶恐之至，如前所述，若有君命，無論何種場合，唯命是從，乃士道之根幹，同時也是兵法的精神。以此精神訓育門徒的宮本先生，實貴藩之寶；亦一如世評，乃古今之達人，身如磐石的劍豪，畢竟非我所能及。」

「嗯，本是如此。」

光尙微笑。自己奉之爲師的家臣受到稱頌，光尙當然不會不高興。

「不知道這一些，就來求官，是我的錯。謹此告退。林先生，打擾了。」

兵法家說完後，沉穩地從御前退下。

「哼，沒種的儒夫！突然怕了武藏。哈，哈，哈。」

林外記恨恨地歪着臉笑。誰都得看出來外記丟盡了臉，但光尙爲了寵臣，也笑着支吾過去：「欸，可能是如此。」

然而，這叫筒井的兵法家究竟是誰？

七

數馬回到武壇，把一切的經過向武藏報告。

武藏頷首道：「這樣很好。」

之後又傾首沉思，說：「唔，說我身如磐石！無論如何，這是可疑的兵法家，筒井是假名。仕宦的願望，一定自初卽無。你打聽過他的住處嗎？」

「是的，同輩的人說，住在鹽屋町的玉名屋旅館。」

武藏的眼睛突放光芒，接着交代同席的信行說：「信行！那兵法家可能很快就搬出旅館。你尾隨其後，看看他是誰。可以視情形高叫一聲：『可疑之人！』，然後攻他一招。」

「是，知道了。」

信行立刻走出武壇，趕至鹽屋町，在洗馬橋突與一個武士擦身而過。

這時，信行吃了一驚，回首觀望。

是個陌生人，不是藩士。

「想必是這個人啦。」

信行想，目送了一陣子。

步伐和身態都非尋常，呵，不，甚至踏步而行。所謂踏步是指以步幅量距離，同時爲防敵人突襲，不斷以同樣距離的步幅行走。這武士的行走方式，兩者兼有。

「的確是可疑之人。」

信行自己也踏步尾隨武士。武士儘量選取接近城池的道路，從手取本町穿過坪井，沿豐前街道走向京町。

不久，人烟漸稀。信行從背後探査空隙，但很難找到。

「了不起的武士。」

信行爲之咋舌，却因此更激起他設法施以一擊的意念。

旋卽，信行似想起了什麼，「唔」的一聲，加緊脚步向那武士迫近，突然大聲喝道：「可疑之人！」

那武士似吃一驚，停下脚步。在這刹那，信行發現了一點點空隙。

「呀！」

信行毫不遲疑，躍前掄下大刀。

「哦。」

武士險險躍後躲過，立刻架起鐵扇。

「報上名來！」信行握好大刀，喊道。

「因有所慮，故用假名，其實是紀州家客卿，名喚由井正雪的兵法家。」武士從容殷切地同答。

八

「由井正雪！」

信行自語般反問，凝視武士的臉，結實焦黑，五官端麗。由井這名字也曾從江戶歸藩的藩士口中聽過。——三河或駿河一帶的兵法家，精通百般武藝；以紀州侯爲後盾，出入大名府邸的怪劍士。——

「是的，想必沒聽過吧。」

武士並不以信行年輕而加以輕視，仍然殷切地同答。

「呵，不，聽過了。由井先生何以用假名到本藩？」

「既是兵法家，知天下要害，鑑定藩之强弱，也是修行之一法。環遊九州，從薩摩進入肥後，乃欲探視宮本先生的兵法。」

如此淡淡說來，縱使可疑，也無反駁之言。

信行收刀入鞘，低頭致歉：「對不起。」

武士也收回鐵扇，說：「呵，剛才在城裏見到的年輕人，還有你，都是了不起的武士，不愧是天下無敵宮本武藏先生的門人。請敎尊姓大名。」武士早已看出信行是武藏的門人，頗有所感地稱揚。

「叫寺尾藤兵衞信行。」信行爽朗地回答。

「寺尾兄，煩你轉告武藏先生，我已瞻仰名符其實的熊本城，固若金湯，再加上宮本武藏先生的兵法，此城當可長保安泰。不過，略有瑕疵，請當心獅子身上的小蟲，請勿見怪，正雪覺得城的角落裏已有不祥之徵兆。哈，哈，哈，寺尾兄，再會。」

武士留下豪快的笑聲，起步而行。

信行也毫不躊躇，旋身而行，却輕聲說道：

「眞奇怪的武士？」

回到武壇，向武藏報告後，武藏點頭說：「果然不錯。」

其實，上個月，伊織哀悼忠利侯從小倉送來了書信，敍述近況之後，寫道：

——前幾天，到寺院進香回家途中，遇見一個踏步而行的可疑浪人。人品、骨架、體態都極爲不凡，立派奉行尾隨其後，僅以一步之差，被逃入筑前領，無法逮捕。當時，奉行捕役一人爲之所斬，手法俐落，若非幕府密探，則爲不逞之浪人，總之，是一兵法超羣之怪人，也許會順道潛入貴處，故隨筆稟告。

九

外記派來使者的時候，武藏並沒想到來細川家求官的兵法家就是在小倉出現的怪劍客。而他派年輕的數馬代替自己，是因爲他認爲最近來求官的兵法家都非傑出的劍士。

但是從數馬那裏聽到在光尙侯面前的一切經過後，武藏才傾首沉思。

武藏認爲筒井某是假名，且是相當著名的兵法家，很快就想起來伊織所說的怪劍客，所以才

派比數馬高一段的信行尾隨其後，鑑定一下。結果，果然是第一流兵法家，而且踏步而行，一定是伊織沒有逮到的怪人。

武藏也風聞到由利正雪的名字，當然無法料到他竟是十年後慶安四年（一六五一）陰謀推翻幕府的大野心家，只是跟伊織一樣，深覺可疑。

島原之亂在幕府的勝利下解決了，基督徒大體無法再興風作浪，但浪人問題依然是幕府最頭痛的問題。浪人一面在尋找仕宦之道，一面又企待着亂事發生。如果有大人物出現，抓住這機會，很可能就會引發一大暴動。由利正雪很難說沒有這種野心。

再者，他也很可能會被看成幕府的密探。幕府所使用的密探未必只限於伊賀忍者和甲賀忍者，像柳生一家的俊彥柳生兵庫，在青年時期，即以兵法家爲名潛入九州各藩，擔任密探的工作。

但對現在的武藏來說，無論正雪是陰謀推翻幕府，抑是幕府的密探，他都不在意。他只想着正雪給他的傳言。

武藏聽了信行的報告，頷首道：「原來如此！」

然後分別望着信行及在坐的數馬，嚴厲地吩咐道：「你們兩人決不可把此事告訴別人，而且要把今日的事情忘去。」

「是。」兩人都承命應諾。

「所謂獅子身上的蟲，大概是指外記；所謂不祥之兆也許是指殉死者的善後處理。不錯，外記是小人，但藩內也有許多眞正的大人物與誠實之士，縱使發生任何意外事件，本藩的基石也絲毫不會動搖。何況光尙侯是不下於父祖的名君，總不會一直受奸臣蠱惑！若爲正雪預測之言所惑，今天的比試就是你們敗了。」

「是。」

已是傍晚時分，涼風搖曳着新綠的樹葉，輕拂武藏的亂髮。

十

數日後，武藏上朝到了光尙御前。今天，林外記也守候君側。

「武藏！你的眼力實在高明，先前那個浪人，怕與數馬交手，逃亡而去！」

光尙得意洋洋地笑了。外記也附合說：「誠然。人品體態似頗有可觀，乃欲加推擧，故請武藏先生鑑定一下，想不到竟是莫名其妙的假貨……」

武藏一如平素，以低低的聲音說：「我也看錯了。我瞧不起他，才派出數馬。從他當時的言行觀之，實在是一位相當了不起的兵法家。數馬等人遠非其敵。他卑辭退出，不願比試，僥倖讓數馬撿回一命。」

「什麼？」光尙訝異地反問。

「這說辭却也意外。」

外記也吃了一驚。武藏淡然說道：「我聽了數馬的報告，立刻派信行去確定他的本相，信行隨即跟上了他，他正離開旅館退出城下，到京町郊外時，信行由背後砍他一刀。」

「唔。」

光尙興緻昂然地挺直了身子。

「他閃過，架以鐵扇，却是毫無間隙的平正眼。信行隨後發出刺探的詢問，他說，筒井某是假名，眞名是紀州家的客卿由井正雪。」

「由井正雪！我在江戶時曾聽說過。是近來在大名間頗爲有名的兵法家。」

光尙說着，又替尶尬的外記緩頰道：「外記，你第一次看到他時的判斷，豈不是準得很？」

「的確，第一次的感覺很準。」

外記很正經地歪了一下頭。

光尙眼中漾出青年人的好奇目光。

「這麼說來，他說的話也頗不凡，他說數馬不問對方的名字就來了，實在佩服，也親眼看見了武藏的兵法，這是不是逃遁的藉口？」

「數馬雖僅弱冠，却是了不起的武士，只要是主公的差遣，師傅的交代，從無二言，赴湯蹈火亦所不惜。正雪爲此才辭去比武，以維護數馬的面子。」

「誠然。」

光尚點點頭，外記又開口了。

十一

林外記嘟着薄薄的嘴唇，對武藏說：「武士不問主公的差遣，師傅的交代爲何，遵奉不違，乃理所當然，不必特意加以褒揚，不只兵法比試，就是上斷頭臺，也是武士的本分。那天，僅憑數馬奉命而來，就說能觸及武藏兵法的奧秘，着實難以理解，武藏先生，以爲如何？」

「也可以這麼說。你要這麼想，未嘗不可！」武藏從容回答。

「且慢！」光尚接口說：「當時，正雪說武藏是有如磐石般的劍豪。我實在無法領會。武藏，你告訴我。」

武藏凝眸仰視光尚的臉，銳利嚴肅的目光。

「主上！」

語氣端肅，光尚不禁也肅容端坐。

「是否眞正想明白此事？」

「嗯，確實想知道！我在兵法上是你的弟子哪。」

「惶恐之至。正雪所謂如岩之身，大概是指先主在世時我獻上的兵法三十五條中的第三十三條。」

「嗯。我也讀過。」

「我這樣寫道：所謂岩磐之身乃不動而强之偉大心魄。」

「我記得。」

「然而，人的軀體本來容易動，因而心魂也不斷動搖，要採取不動的姿態實在困難。超越生死，懷着不動之心，與敵相持，不只我這一派，也是一般兵法的奧秘。」

「不錯。因而正雪看了數馬的態度才有這種感覺吧？」

「從數馬的態度，正雪想必已感覺到這種機微。」

「機微？」

「是的，能在瞬息間有此感覺的正雪，我想，確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人物。」

外記又插嘴說：「我們凡人對此機微着實無法領會。武藏先生，能否煩你以完全的形相展示此岩磐之奧秘。主上，尊意以爲如何？」

「嗯，我也似懂非懂，兵法的奧秘想來不是這麼容易了解的。不過，武藏，請你說得詳盡一點。」

光尚執弟子之禮，殷懃切盼。

十二

「好，就在這裏……」

武藏回答，然後吩咐侍候的近侍道：「寺尾信行今天也上朝奉職，快傳他到御前來！」

不久，信行靜靜地來了，在居殿外俯伏說：「信行晉見。」

武藏轉向信行，赫然凝視，嚴肅地說道：「信行，主上要你在這裏切腹。你沒異議吧！」

「是，領命！」

信行臉色絲毫未變，行禮後，即退下袴子，坦開腹部。潔淨的純白內衣……。而後默默拔出短刀。

「啊，信行，等一等。」

光尚慌忙揚聲。

「是。」

「不至於死。」

「是。」

「抱歉。只試試你的心而已，可以退下啦。」

「是。」

若是一般人一定會浮現出鬆口氣的表情，但

信行的臉色依然絲毫未變。整理好衣裳，恢復原狀後，施個禮，跟來時一樣，靜靜退下。

武藏不動地目送信行背影之後，才轉身對着正面，說：

「主上，剛才信行所表現的就是岩磐之身。家臣各個似都忠貞不二，沒有一個會違抗主命。但若有一絲懷疑之色，身體就會動搖。」

武藏說完後，轉眼注視僵固如石的外記，說：「但，信行的身體絲毫沒有動搖。信行心中想必有不解之疑，但它沒有顯現在身體上。總之，信行忠義之心未必强過其他家臣，只因經過兵法鍛鍊，才獲得了這種岩磐之身。」

「原來如此。」

光尙吐了一口長氣。

武藏轉限對着光尙。

「若能有這種體態，即不畏大敵，不欺小敵，不會遭敵突襲，不生氣，不騷鬧，而能盡力爲之。」

「武藏，我懂了。」

少主臉泛紅潮，目光輝耀。

「外記，你也懂了吧？」

「是。」

就是外記也無言以對，兩手伏蓆稱是。

第七十九章　風流道上

一

這一年——忠利侯去世後的一年裏，武藏除了爲忠利服喪，專意指導兵法之外，在日常生活上並沒有特別的變化。

當然，這只是外表上的，心境上的開展已如前述。不知是不是反映了這一點，他的風采已漸漸改變。從三月以來，未曾梳理過的亂髮越來越亂，而且鬢髮已多泛白。

贅肉日漸消失，頰骨清秀，臉上皺紋日深，目光銳利，發出清寂之光，而且陰氣逼人。

他不洗溫水澡，以冷水沖身。在衣裳上，他已不穿袴子，又回到武藏宦宮前的形式，白綢便裝上披無袖外褂。

偶爾也應邀參加茶會，到佐渡、澤村大學和有吉賴母等重臣家。但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徒步上，帶着五尺多的手杖，飄然移動着巨大的身軀。

夏天已過，十月的某日，武藏應邀到佐渡府邸，用茶後，佐渡拿出一個刀護手，說：「武藏，這你認爲如何？」

「哦，這個。」武藏拿在手裏仔細觀看。形式雖很平常，但製作精美，有種高貴的氣質。

「你知道是誰造的嗎？」

「這個看來不是甚五所做，也不是一般工匠所造……是件相當了不起的東西。」

佐渡微笑地說：

「武藏，這是八代老君侯自己做的。」

「欸，是老君侯做的？」

「是的。」

「唔，不愧是聞名遐邇的武將……捲歎，武藏再看一遍。」

武藏目光輝耀，凝目觀看，眼睛閃爍着沉穩的喜悅。

佐渡很高興地說：「武藏，這是老君侯昨天直接遣使送來的，使者傳言說老君侯想見武藏。武藏，往八代一行如何？」

武藏猛然抬起頭。

「老君侯要見我？」

「是啊，你和老君侯自小倉以來已有漫長因緣，卻未嘗見面。這期間，主水等人居間中傷，老君侯也不以你爲然，但他本來就是偉大的人物，現在似乎已看清你的爲人。而且，自忠利殿下往生他界以來，他似乎有些寂寞。」

「爵爺，我去。」武藏喜形於色。

二

武藏答應佐渡去拜謁八代城的三齋侯，但沒有立刻成行，他看了老君侯自製的刀護手以後，對長久以來不曾觸及的金屬工藝再度引發了興趣。

武藏取出京都時在光悅那裏自製的刀護手，重新觀看一番，覺得很不滿意，便取道至高田原楠町的刀匠永國家。

「先生，請進。」

永國想囑咐備酒席招待。

「呵，別忙！有點事來麻煩你。我想借用一下你的作坊。」

「哦！沒有問題，打算製刀？」

「不，想做刀護手，只借用你工作的空檔就行了。」

「做刀護手……呵，對了，你在京都曾製作過。作坊請隨意使用。鐵多的是，大槌由我負責。」

「那就麻煩你啦。」

從第二天起，武藏一有空就到永國的作坊。先打出原型，再加工，花了一個月才完成，是牛鼻環形式異樣的刀護手。

「永國，你看怎麼樣？」

武藏似乎有點得意。

「嗯，做得很精美。」

永國由衷讚揚。

「聽說八代有個名叫甚五的護手匠，你認識嗎？」

「知道，但沒見過面，我有他兩三樣成品。」

「借我看看。」

「是。」

永國從裏間拿出甚五製作的護手。

「就是這個。」

武藏默默接過來，放在手掌上，仔細觀看，出聲說道：

「哦。」

只以樸素的形式浮彫着一隻老鷹，但無論是整體的形式也好，鐵質也好，都顯示出是精美的藝術品。

「永國，眞是了不起的東西。」

「是的。具有京都一帶金匠所沒有的高貴。」

「對。京都的作品華麗精巧，卻沒有這種單純性。這老鷹卽使照原樣做成畫，也是第一流的。跟他比起來，我的這個護手簡直難以入目啦。」

「可不能這麼說，味道不同。」

「唉，算了。以我來說，這還是到目前爲止我最喜愛的作品呢！哇，哈，哈。」

武藏說着明朗地笑起來。

武藏就以這刀護手爲禮物，去拜謁八代城的三齋侯。

三

八代有三座古城遺址。最古老的是麓城。麓山是要衝，從相當久遠以前就在這裏築城，當時城主的名字不詳。

留名史上的第一個城主，是南北朝時期擁戴懷良親王到肥後的名和顯興。顯興是南朝著名的忠臣名和長年之孫。之後，名和氏以麓城爲根據

地，跟同族的本鄉氏領有八代、益城、宇土一帶，揚威顯名。

但到戰國時代，與球磨人吉的城主相良氏相爭，麓城爲之所奪，退居宇土城，其後又與甲斐宗運爭戰，名和家滅絕。人吉市五日町的本鄉氏乃其後裔。

麓城爲相良氏所有。戰國末期，相良氏爲北上的島津軍（薩摩，今鹿兒島的軍隊）所敗，麓城亦爲島津所奪。但僅有短暫時期，豐臣秀吉征伐九州時，島津投降秀吉，麓城遂爲熊本豪族佐佐成政所有，接着又成爲秀吉家臣，領有肥後南半的宇土城主小西行長的領地。

行長將此城移至麥島，新築城廓，由家臣小西美作統治。但，行長以石田三成軍的謀主之一參與關原之戰，慘敗。

於是，加藤清正遂爲肥後全區的領主，也接收了麥島城。淸正確是一個大人物，築球磨川堤防，維護八代沃野免受年年洪水之患的侵害。同時將城遷出麥島，建立了現在大八代的基礎。

目前聳立在市中心的八代城有麓城及麥島城無與比疇的堂皇城廓。淸正在此設「城代」（藩的地方官）以治之。子忠廣不爲德川家所喜，遷離肥後，細川家繼其後爲肥後領主。

忠利父親忠興隱退後，號三齋，住在八代城。

「武藏嗎？來得好。」

三齋雖老仍以銳利的目光注視武藏。

「承召進謁。」

武藏仍舊穿便服，却畢恭畢敬俯伏致意。

「別介意，進來。」

「是。」武藏仰首趨進。

「忠利先生，意外仙逝，殿下想必憂傷逾恒。」

「嗯，但願我能代之……」

三齋目中含悲。生前，父子之間雖有些許隔閡，但這是緣於性格的差異，父子之情並未稍改

。因而，忠利的去世，三齋似極悲傷。

「武藏知道！」武藏深受感動，垂目下視。

四

但是，三齋立刻改換心情，說：「武藏，你幾歲了？」

「五十八了。」

「嗯，想是如此。」

「比起殿下，猶如孩童。」

「哈，哈，哈……可以如是說，好好活下去。」

「是，定勉力爲之……」

「武藏，心情都是一樣的。想起關原之戰前後的事，能平安無事活下來，着實感慨良深。」

「失去夫人，也是那時候吧？」

「嗯。」

三齋閉目沉入往事中。

——當時，忠興是豐臣秀吉麾下的大名，在大阪玉造擁有邸宅。豐臣死後，對德川家康寄以好意，關原之戰爆發時，隨家康征討奧羽（日本東北地方），赴關東，玉造府邸只留下玉子夫人。

這時，石田三成突然興兵闖入府邸，欲將玉子夫人帶至大阪城，做人質。

玉子夫人是虔誠的基督徒，被稱爲格拉西亞，才色兼備，其美可使秀吉及大名一見即懸念不已。

因而，夫人爲守貞操備嘗艱辛，却又爲丈夫忠興的嫉妬所苦。這次，忠興領軍赴關東時，交代老臣說：「萬一夫人貞操被奪，可當場刺殺之。」

然而，三成却襲擊夫人的邸宅，這是基於政治與戰略的理由，是三成欲將忠興拉入自己陣營的一種手段。

夫人當然看出了三成的陰謀，但萬一被帶離邸宅，在貞操方面便難釋丈夫之疑。

於是，縱火燒宅，伏於老臣刃下，自絕而亡。

自是以還，已過了四十年的歲月，但依然無法從忠興——現在的三齋心中消去這件恨事。

三齋勉強浮現笑容，並轉換話題道：「武藏，你認得興秋的女兒悠子吧？」

武藏又俯垂着眼睛。

「認得，但因在下輕忽……」

「呵，別說了。你一直都過獨身生活嗎？」

「是的，不德所致。」

「從那以後，我一直都過着獨身生活，但不以爲悔，却有點兒頑固。」

武藏抬眼微笑。

「殿下！請勿見怪，剛才聽了殿下的話才開始了解。」

五

對武藏這意外的一句話，三齋不解地問道：

「哦，這是什麼意思？」

武藏說：「是指刀護手。」

「什麼，刀護手？」

「在佐渡先生府邸，拜見過殿下所製刀護手。」

「你認爲如何？」

「殿下所製刀護手顯示出不凡的氣魄與高雅，深深打動我心。現在得覽尊顏，又俯聽殿下所言，才眞正有所領會。」

「嗯，那末，其心呢？」

「其心經歷多年嚴厲的風雪，益增其輝，所以堅強無比——這已原原本本顯示在刀護手上，因而殿下……」

三齋頷首微笑說：「你能如此看它，我眞高興。我把原鐵比做我心，而後才下槌的！」

「因而殿下的心境也原原本本顯露出來。」

「還未成熟哪！哈，哈，哈。」三齋豪爽地笑了起來。

武藏從懷中取出包裹著東西的綢巾。

「殿下，我在京都時也曾試做刀護手，不過，到九州以後，這是第一次。懇請殿下一覽。」說着，把綢包遞了出去。

「什麼，你也做刀護手？」三齋深感意外地打開綢巾，凝眸注視。

「嗯，武藏！做得很好。」三齋仰目，感嘆地說。

「那裏，這種……」

「不錯，看到這個刀護手，我也了解你啦！你心靈的鍛鍊。」

「惶恐之至。」

「生氣活潑，栩栩如生，氣勢充盈，而且毫無空隙。」

「但沒有殿下的韻味與溫容。」

「不，我的東西是退隱後解悶的玩意兒，沒有迫人之力，是回憶中的夢境。縱然以名刀配我這刀護手也殺不了人。」

武藏嚴肅地說：「殿下，我的就可以殺人嗎？」

三齋亮着眼睛回答：「可以！是不動明王之劍！」

然後端詳着武藏的臉，追問道：「武藏！我懂得你的强了！而且會越來越强。但是你到底要以何人爲敵而戰鬪呢？」

六

武藏表情嚴肅，旋即鬆緩。

「我已無敵……」

「此世之人或許沒有？」

「是的……。殿下，忠利生病時，甚至與死魔戰鬪。」

「嗯……不過，無法勝過死魔吧？」

「是的，我打敗了。但，獲勝的對方却是道道地地的不死之身……」

「呵，明知對方是不死之身，還要戰鬪？」

「因爲得病。」

「哈，哈，哈，得病，不錯，不錯。」

「也許有人會做護手以抗天。總之，這是可笑的病。壽終正寢是不可預期的。」

「哦，你有這種覺悟？」

三齋又注視武藏的臉，接着把目光落在武藏手製的護手上，而後細聲地說：「武藏，這護手也表現了你現在的心情哪！向天發出『唵』的呼吸聲。呵，也許就是殺氣吧？」

「殺氣？或許是這樣也未可知。所以被殿下看透，實乃未成熟所致，汗顏之至。」

「但是，如果這是你眞實的呼吸聲，那也叫莫可奈何。」

「不，這是未成熟。取劍決鬪時，我的呼吸聲就很少被發覺。」

武藏很不好意思地說了以後，又道：「殿下，我想在此地見一個人。」

「有武藏想見的人！那是……」

三齋傾首想了一下，立刻莞爾笑道：「是護手匠甚五吧？」

「是的。」

「好，等一下，立刻派人叫來。」

三齋叫來近侍，下令道：「傳甚五郎刻晉見。」

然後親自請武藏到茶室喝茶。

三齋是著名的文人，因生爲幽齋之子，所以在當時也是屈指可數的茶道中人。茶道的禮儀巧妙，風格也極爲高雅。他與光悅相知甚深，所以跟武藏談起了京都的茶道中人。三齋不時嘆息說：「武藏，若能早點見到你就好了。」

兩人像多年知己般閒話；不多時，近侍回報說：

「甚五晉見。」

「哦，來啦！快傳。」

「殿下，我已在此」

從紙門外傳來了沙啞的聲音。

七

聲音雖沙啞却蒼勁有力。

「哦，是甚五嗎？進來。」

「是。」

年約三十二三，下巴微凸的四方臉，大眼睛，身材矮小，肩膀寬廣的壯健男人碎步走進茶室，俯伏蓆上。這就是當時知名的護手匠甚五。

「甚五，別介意。這是熊本的宮本武藏。」

「我是甚五。」

甚五抬起頭，用他的大眼睛凝視武藏，眼神銳利，烱烱有光，正深邃地探究某些事物。

武藏也以平日慣常的眼光回視。

「我是武藏。在刀匠永國家裏看過你鑄造的護手，深爲佩服。」

「榮幸之至。」

甚五以惶恐的表情施禮，旋卽仰視武藏道：「聽說宮本先生長住京都，已見慣京都的工藝，先生認爲在下的作品如何？」

（哼，你懂！）一副傲慢的眼神。

武藏微笑。他已在甚五臉上看出倔强的職工氣質與工藝家的自負。於是，謙恭地說道：「這個嘛，也許很難說已完全了解你的作品，因爲和京都工藝迥異其趣。」

這時，三齋也微笑說：「甚五，你錯把武藏看成京都人啦。看看這個。」

三齋把武藏自作的護手放在面前。

「欸，這是——？」

「武藏打製的呀？」

「對不起。」

甚五膝行靠近，拿起護手，反覆觀看，旋卽放下。

「惶恐之至。」

甚五兩手俯伏在武藏面前，臉現感激之情，致歉道：「宮本先生，剛才言辭冒犯，敬請寬諒。能製造這種護手的人，想必可以眞正了解我的

作品。」

武藏似乎越來越喜歡這個人，莞爾說道：「甚五，你認爲我的護手做得如何？」

甚五再把眼光落到護手上。

「以外行人的作品而言，可稱精美無比，佩服之至。」

「什麼，外行人？」

三齋反問。

「劍氣溢於整個表面。這是兵法家以砍人的心態業餘製作的護手。」

甚五的回答極爲苛刻。

八

「不錯。」

武藏深深頷首。甚五接着說：「護手匠決不是兵法家，不是武士，也不是刀匠。一直都在做護手，所以除護手之外，什麼也不想。護手即是一切，而且所做的護手就是護手，不是刀，也不是劍。」

「嗯，那末，護手之心呢？」

「絕對砍不進的金剛心！」

「護手的形狀與彫刻呢？」

「是護手的氣魄。」

武藏深有所感地說：「甚五，你的師傅是──？」

「祖父製作甲冑，父親是無名的野外打鐵匠，我少年時，替父親拿大槌，鍛製柴刀和鎌刀。鍛打原鐵時深有震動心弦的快感。立志鍛冶任何銘刀都砍不進的鐵器，終於做了護手匠。」

「彫刻呢？」

「自然體得的。」

「畫畫嗎？」

「不曾畫在紙上。」

「一開頭就彫在護手上囉？」

「是的。」

武藏乘興一直查問。這時，三齋轉換了話

題。

「武藏，你不是也畫畫嗎？」

「是的，偶一爲之……不過，這也是外行人的解悶玩意兒。」

「我希望能有一幅……」

「呵，呵，呵……本事還未到推辭裝蒜的地步。」武藏笑答。

紙和筆墨立刻就準備好，武藏毫不猶疑地畫了他所擅長的伯勞鳥。

甚五目不轉眼地望着，却「哦」的一聲表示讚嘆，而後張大眼睛說道：「宮本先生，你的畫跟你的護手簡直一模一樣！但看來似比護手精美得多。」

三齋也稱讚道：「不錯，這也是劍的表現！確如甚五所言，是不下於第一流畫家的絕品。」

於是，武藏跟三齋以談論風流雅事消磨了好幾日，心情愉快地離開八代，起程回熊本，但意外的事已在等待着他。

第八十章 光與音

一

寬永十八年（一六四一年）十一月，晚秋時節，武藏訪八代城三齋侯，歸熊本府邸時，林外記送來了書信，信上說：

有稀客從江戶來，主上意旨，敬請入城奉職。

跟從前一樣，信上沒有寫明客人的名字，仍然故弄玄虛。武藏以書面回答說：「明晨，入城奉職。」

第二天，到御前時，光尙親自替武藏引見這位稀客。「武藏，這位是柳生七郎兵衞先生，以後你們可親近親近。」

「我是武藏。」

「宮本先生！久仰大名。在下是柳生一門學藝未成之人，請多指教。」

說話的是十七八歲膚色白皙，臉龐修長的美少年，其後以柳生連也齋（兵助嚴和）之名，被奉爲一代名劍士。其目光此時已如兵法家一般銳利。

「既叫柳生，想必是但馬守先生的族人？」

武藏問，光尙接口說：「武藏，你不認得？七郎兵衞先生是尾張家兵法指南柳生兵庫先生之子。年紀雖小，劍名已高揚，被目爲兵庫後繼者。」

聽了這席話，武藏的眼睛逐漸帶着熱情。

「兵庫先生的公子？」

「兵庫的三男。」

七郎兵衞回答，但對武藏居然不知自己的名字，似乎有點不滿。

武藏仍然親切地說：「令尊兵庫諒必康健如恒？」

「是，老而彌健。」

「哦，眞好……」武藏感慨良深。

柳生兵庫是新陰流始祖上泉伊勢守秀綱高徒柳生但馬守宗嚴（石舟齋）之孫，也是德川將軍家兵法指南但馬守宗矩之侄。但據說，兵法比宗矩高出數段。

以前曾爲加藤清正延聘，賜祿三千石。也曾做將軍家密探，巡遊九州，後以兵法出仕尾州（即尾張）德川家。

武藏見兵庫，是在武藏四十多歲時，亦即武藏繼續其行雲流水之旅，至尾張名古屋的時候。

當時，武藏跟一武士擦肩而過，問道：「好久好久才見到生人哪！你是柳生兵庫先生吧？」

這武士微笑頷首，答道：「確是柳生兵庫。發話的人可是聞名的宮本武藏先生？」

於是，兩人有如知己一般，融洽相睦，同往兵庫府邸，把盞言歡，下棋爲樂，滯留甚久，却未曾較量過劍技。

這是顯示劍技高手心機之妙的實際故事，是武藏親口傳下的。

二

但是，近來對這次邂逅有人持不同說法。

這不同的說法是指武藏說：「好久好久才見到生人」這句話，是因爲武藏被兵庫打斷出仕尾州家的指望，硬不服輸的表現。這說法已斷定武藏到名古屋是爲了仕宦。本來小說，怎麼寫都可以，但漠視事實，縱使是小說，也是不穩當的。

說到當時的人，不僅武藏，就是著名的兵法家、文人、畫家，也都很少留下可做爲傳記資料的文獻。所以，這僅有的文獻必須加以珍視。

德川將軍家有意延聘，武藏却辭退道：

「幕府中，柳生但馬、僧澤庵等智勇之士輩出，無須多聘。」

然後留下武藏野日出的畫，離開了江戶，這是相當著名的故事。

再者，出仕黑田家，亦非他自己強求，這有記錄爲證。

但最確實的是武藏自己的說法，他說：「我無意出仕，只要看我服裝的怪異就可知道。」

武藏在船島戰勝佐佐木小次郎，奠下兵法家磐石般的地位後，巡遊各藩，繼續修行，到壯年以後才應各大名之請，指導兵法。但武藏亦不以金錢爲事，與其說是得自武壇的收入，勿寧說是來自這些大名的捐助。

這樣的武藏在名古屋遇到兵庫時，斷然不是爲求仕宦來訪尾州家的。但是，『武業雜話』載稱在尾州侯之前，曾與某家臣比試。這或許是在兵庫周旋下讓尾州見識一下武藏兵法的意思。

據不同的說法稱，兵庫在這次比試後說：「無須延聘。」打斷了武藏出仕的指望。但據前述的『武業雜話』說，比試後，武藏仍停留名古屋相當一段時期，收了許多門人。如果武藏有仕宦之求，而遭拒絕，爲何還一直停留在名古屋不去？

此外，武藏當時的門人中，出類拔萃者，『武業雜話』曾舉出竹村玄利、林資龍之名，稱頌武藏兵法的石碑也由這些門人建立。由此可知，武藏既非爲出仕而去名古屋，與兵庫之間更不會有低俗的過節。

三

從七郎兵衞口中聽到肝胆相照的兵庫老而彌健，武藏自然是感慨良深。

「當代優於兵庫先生的兵法家可以說找不出一個。武藏衷心祝賀他老當益壯，開拓前所未有之境，而爲斯道之光。」

武藏又述懷念舊日之情，然後說：「……是兵庫先生的公子，跟兵庫先生年輕時眞長得一模一樣。」

說着又仔細注視七郎兵衞之臉。武藏眼中洋溢着如視己子般的親愛之情。

「到此地是因巡迴各藩，順便來的吧？」

「不是。」七郎兵衞猛搖頭。在這之前，七郎兵衞仍不失對長者之禮，殷切地與武藏應對，但這時目光有如雛鷹一般銳利，而且表情嚴肅。

「宮本先生，我到此地來，是爲了會會先生。」

「什麼，是要會我？」武藏狀似不解。

七郎兵衞又顯示出敵意，冷冷答道：「誠如越中守先生剛才所說，我受父親兵庫的薰陶，目前也幫助指導兵法，爲吾派柳生新陰流略盡微力。」

語氣不禁傲慢起來。

武藏仍從容傾聽。

「如你所知，我柳生新陰流是將軍家所採用的兵法，如果有人侮辱新陰流，就是恥笑將軍家的不敬之輩！宮本先生，意下以爲如何？」

「不錯，或許可以這麼說。」武藏仍然不以爲忤。

七郎兵衞提高了聲音。

「先生！你曾侮辱我新陰流！」

「什麼？」

「你還記得由柳生本家出仕貴藩的氏井孫四郎吧？」

「哦，孫四郎。的確，由於他的請求，曾在先主忠利先生御前，跟他比武。只是爲了互相研磨兵法，答應勝負只限於當時，事後不得銜恨。」

「孫四郎認爲敗於你，是本派之恥，故回江戶後，悶悶不樂，上月切腹而死了。」

「，欸切腹！」武藏不禁也驚得瞪大了眼睛。

「當然，孫四郎是柳生門下高徒。他的恥辱就是本門的恥辱。他的懊惱也是同門的深恨。宮本先生，我是代孫四郎，呵，不，是代柳生門而來的，想重新試試到底是新陰流優秀，還是武藏流優秀，你是否答應？」

七郎兵衞傲慢地說個不停。

四

武藏凝視着七郎兵衞。

這顯然是誤解，把忠利侯面前比試的情況說錯了。孫四郎回江戶的本意也不像七郎兵衞所說那樣含有私怨。當然，武藏無論什麼時候，都不曾譏謗過新陰流或其他流派。

武藏似欲解釋，旋卽作罷。死人無口，馬耳東風，必然無補於事。

然而，卽使是柳生族人，他也毫無意思允諾這年輕人的挑戰，進行決鬬。

武藏以沉穩的口氣，微笑說：

「孫四郎自盡，實感遺憾。我無意恥笑孫四郎，但他回江戶本意實是爲進修己派奧義，再跟我比試。由此看來，同門的人代孫四郎向我挑戰，並非不合理，但是……」

又說：「所謂比試未必只有擧刀厮殺。我跟你的父親兵庫先生從來不曾擧刀比試，但在談笑之間已彼此知道對方實力，無須擧刀相試。」

但，七郎兵衞卻冷笑。

「這種話，也從父親那裏聽到，但不擧刀相向，如何能知勝負？先生姑且不談，也許是父親心情，缺乏鬬志，才這樣。」

武藏仍然沉穩地說：「七郎兵衞先生。兵庫先生是無與比疇的劍技達人，怎會有這種不成熟的作法？不擧刀相向，而知對方，乃理外之理，亦卽所謂妙境。」

「我不相信！每一流派各有秘劍，不擧刀相向如何知道？」

武藏微皺眉頭。

「不錯。但所謂流派秘劍是未成熟者所說的話。若能臻至夐絕高境，已不受限於流派的秘劍。」

「別說了，宮本先生！對先生而言，我柳生新陰流的秘劍也等於無？」

「不錯。對兵庫先生而言，我長年修持的秘劍也已經不是秘劍了哪！」

「此由何而知？」

「理外之妙！」

「哇，哈，哈……」七郎兵衞大聲笑了出來，同時提着大刀叫道：「宮本先生，請別找遁詞。實證！實證！沒有實證，全是痴人說夢！若果眞不怕我這一流派的秘劍，就受我一刀看看。」

五

林外記見七郎兵衞以强壓的姿態向武藏挑戰，私心暗喜。這時便揷口說道：「武藏先生，你也是兵法家，接受七郎兵衞先生的要求如何？」

武藏並不回顧，說：「請別多嘴。」

接着對七郎兵衞說：「你是說，無論如何也想實證一下流派的優劣嗎？」

「當然！」

「好，你的意思，我懂。我從豪邁的青年時期起，就以不斷的實證建立起我的兵法。但在人世間，沒有一樣事情是可以實證的。但爲了你的熱情，願勉爲其難。」

「好，場所與地點呢？」

七郎兵衞氣勢飛揚，大有立卽動手之勢。

「隨你之意，現在，就在這地方也可以。」

武藏從容地回答，並俯伏向光尙說：「主上，惶恐之至，請召信行。」

一直傾聽兩人問答的光尙，有點不解地反問：「什麼，叫信行來？」

「做七郎兵衞先生的對手。」

「代替你？」

光尙不放心地望着七郎兵衞。七郎兵衞果然變了臉色。

「先生，那是何許人？」

「寺尾藤兵衞信行，我的高徒。」

「你要門徒代替你？」

「是。」

「先生，這很失禮罷。請勿見怪，我是柳生

的族人。」

七郎兵衞赫然而怒，語氣粗野。

武藏淡淡地說：「我沒有和兵庫先生交過手，雖然和但馬守先生有過比試的機會，也以相似的理由彼此沒有擧刀相向。你目前正在修業中，信行是你的好對手！」武藏的語氣頓轉嚴肅。

「這麼說，宮本先生，你認爲我不够格作你的對手？」

「當然不够格！」

「什麼？」

「你不是沒告訴父親兵庫先生就擅自來的嗎？」

「……」七郎兵衞答不出來。

「沒錯罷，我代兵庫先生說：像你，還非武藏的對手，別重犯孫四郎的錯誤。」

六

武藏赫然張大眼睛，望着七郎兵衞。七郎兵衞臉上浮起一抹血色。是生氣呢？還是爲武藏所壓？嘴唇顫動了一會，才恢復原狀，以理攻之。

「想來，我也不是柳生的掌門人，就答應與先生的代理人較量。不過，如果我獲勝，先生想必會承認我新陰流比武藏流優秀！」

武藏又以沉穩的表情回答：「如果你希望如此的話……」

於是立刻召來信行。光尙自己又囑咐信行與七郎兵衞比試，並指定明日巳時（上午十時）在花畑館庭院擧行。

武藏從御前退下，領着信行回府邸，進入居室端坐後，開口說：「信行，對你來說，這是你第一次跟外派的人比試。就修業而論，你可盡力爲之。」

「是，眞高興。」

「跟外派比武，力勝者當然獲勝，但你正在修業中途，不問勝負，都可從外派學得東西。」

「那麼應該注意什麼？」

「首先要認爲跟眞劍決鬪一樣。」

「是。」

「不爲光與色所惑。」

「這是爲什麼？」信行坦爽詢問。

「兵法家比試時先要確定太陽在何方。背太陽或面對太陽，因人、因流派而有所不同。」

「哦？」

「我跟佐佐木小次郎決鬪時，背着太陽與之相對，不過，這未必就有利。向太陽而立，可以斬陰。柳生新陰流，如名字所示，是斬陰的流派。」

信行直視師傅之臉，問道：「向太陽斬陰？難以理會！」

武藏微笑說：「明天早上一定像今天一樣，仍是個好天氣。太陽高懸東天。你自己可以體會。同時，也可以親眼看看七郎兵衞如何使太陽有利於己。」

「是。」

「其次是顏色。」

武藏淡淡地轉換話題。

七

武藏訓誡般靜靜說下去。

「實力相埒的決鬪，除光與陰之外，顏色也很重要。顏色雖因人而異，但有的人眼睛喜歡白色，有的人喜歡青色。如果你有喜歡紅色的眼睛，可以注意紅色。青、白、黃都一樣。自古以來，武士上戰場都穿甲冑，甲冑配以各種不同的顏色，這未必只是爲了誇耀自己的風姿。」

「哦？」信行瞪目驚視，同時又望望武藏的風姿。

「那末，師傅的異采？」

「我以白和紅臨敵，這似非對方所喜歡，白因時地會改變顏色，紅會眩惑對方的眼睛。」武藏說後哈哈大笑。

信行有點懷疑。

「不過，現在，我已經不須要了。只因穿習慣了這種顏色才繼續使用。而且，無論對方用什麼顏色，也不致使我眩惑。但這畢竟是修業時期應該注意的。怎麼樣，懂了沒？」

信行閉目沉思。

武藏又緩緩說下去。

「信行，不只是人，草木昆蟲也都穿衣裳，衣裳就有顏色。這絕非無意而成的，是有目的的。有時爲了藏身，有時爲了眩惑敵人的眼睛，有時爲了顯示自己使敵人畏懼。兵法家若忽略這微妙色彩的運用，不會成爲第一流的人。」

「是。」信行恭敬地低頭致意。

「船島決鬪時，小次郎穿猩猩紅血般無袖外褂，面對太陽，像燃燒般直射我的眼睛，他也不是平凡的兵法家。他的服裝是爲面對太陽而戰的。」

「唔——。」信行又瞪目以視。

「我穿純白夾衫。白色背着太陽直射入小次郎眼睛，那時是紅與白之戰。」

「師傅，我懂了。」

「嗯。七郎兵衞是特重陰與色的新陰流名手，定會特別注意這些。你若在剎那間爲其所惑，勝負卽屬爲七郎兵衞所控制。」

「是。」

「信行，你可先到大淵和尙那裏參禪，靜靜心，進行不爲光與色所動的修業！當然，這非一蹴可致，不過却是很好的機會。」

「是，立刻就去……」信行欣然起身。

八

「哦，眞稀奇。」

大淵和尙有禮地迎接以前認得的信行，問其原由後，請來春山，囑咐道：「你想必也知道，這位就是寺尾新太郎的公子，武藏先生的高徒。爲了明天重要的比武，武藏先生要他來參禪，以修不爲色彩所動之心，你好好照應他一下。」

「是。信行先生，請。」

春山先站起來，走出大淵居室，踩着踏石，穿過竹林，在稀疏的樹林間有一小小草庵。

春山從窄廊走進屋裏，招呼信行說：「不用客氣。」

草庵相當粗糙，僅有一間屋子。彷彿就是春山的居室，牆邊堆着書本，室內有一張髒兮兮的經桌，一個陳舊的四方形火盆。

當然沒有坐墊。

信行依言相對而坐，不禁吃了一驚，一方面是因爲彼此沒有見過面，同時因爲自己視春山爲年輕僧侶，毫不介意，相對而視後，才發現其剛健的軀體與銳利的眼光頓然壓迫過來，覺得對方若是兵法家，必然比自己要高出兩三段。

「對手是誰？」春山微笑問道。

「名叫柳生七郎兵衞。是柳生兵庫的兒子，年齡跟我一樣，是十七歲。」

「哦，年紀雖輕，却已是著名的劍客。」

「自稱尾張柳生武壇的助手。」

「武藏先生所說的色呢？」

「是指紅、白、青等色彩，光和陰也包括在內。」

「呵，武藏先生說，兵法比試，眼睛若爲這些顏色所奪，心有所動，便會落後，是嗎？」

「是，確是這麼說。」

「嗯。」

春山微闔雙目，旋卽將炯炯大眼轉望信行。

「信行先生！現在已無須進行色的修業了。很遺憾，明天的比試，你是輸了。」

「欸，爲什麼？」信行睨視春山。

「對手是著名的尾州柳生之子，豈是未成熟的鄉下武士所能敵。」

「什麼話！我還不曾在比試上敗過。」

「不過，明天的比試，對手可不同。」

「我會輕易地被打敗？」

「對手用顏色對付你呀？」

「不錯。但那顏色會被打碎。」

「眞的?哈，哈，哈。那就等着看你能耐吧。好了，回去！」

「我走啦！」信行氣嘟嘟站起來。

九

信行滿臉鐵青地回到武壇。他本來不是一個容易生氣的人。但今天，他被春山的態度與說話方式暗中激怒，似乎也含有一種對春山迫力的潛意識反擊。

「和尙，哪懂得兵法！柳生算什麼！色算什麼！我不會輸。」

信行也同時被激起了對七郎兵衞的猛烈鬪爭心。事實上，光與色已逐漸從他眼中消失。

他對提出色彩的武藏也感到類似的憤懣。走進武藏居室，施禮道：「我回來啦。」然後噤口不言不語。

「哦，這麼快。」武藏從容地說。

「是。」

「遇見和尙了?」

「見到了，立刻把我交給春山。」

「春山?」

「然後在春山那又小又髒的屋裏談了一些話。」

「嗯。」

「師傅，那年輕和尙是何許人?不懂兵法，却說色的修業不必要了，明天的比試，我會敗。」

「哦，他這麼說?」武藏瞪目驚視。

「他說，對手是尾州柳生之子，豈是未成熟的鄉下武士所能敵。」

「不錯。那，你呢?」

「師傅!」

信行直視武藏。

「師傅也跟春山同樣想法?」

「這……」

「如果是的話，我可不服。」

「有自信能贏得勝利?」

「有。一定會勝利。七郎兵衞不管如何玩弄色彩，利用光和陰，我一點也不怕。」

「是嗎?那末，如果敗了呢?」

「不回武壇。把我逐出門牆好了。」

「好，我答應。」

「對不起。」信行急步走出去。

武藏高興地目送他的背影，含着笑容深深頷首，自語道：「唔，春山那斯!開了應急的頓服藥劑。不愧是傳和尙衣鉢的年輕人，眞有趣的傢伙。」

十

柳生七郎兵衞與信行的比武，巳時（上午十時）在花畑館的庭院舉行，特別允許藩士觀戰，所以庭院四周帷幔前，一大早就擠滿了藩士。

正面，主君光尙居中，重臣並排坐在折凳上，武藏和林外記分坐光尙兩旁，因爲他們是比試者的監護人。

不久，報巳時的大鼓聲響起，七郎兵衞和信行從左右東西的帷幔中走出，趨行至御前行禮。

「此爲雙方大事，無論勝負，日後皆不許銜恨，願各盡秘術展示兵法妙技。」光尙依式發言。

「是，立誓奉行諭命。」這也是依式宣誓，然後雙方退至中央。東側，寺尾信行背對太陽；西側，柳生七郎面對太陽，雙方取得適當距離，面面相對。

七郎兵衞占西側，是他自己的主意，外記提醒說：「這樣，會遭太陽直射，不大好吧。」

「呵，沒關係，如果我占東側，縱使獲勝，也會遭受毀謗。」

這似乎顯示七郎兵衞胸襟寬大，可是，這眞是他的本心嗎?

當天，他們兩人的裝扮是——信行穿黑棉禮服與白袴，頭纏白巾；七郎兵衞身着淡綠色花紋

綢禮服，深棕色袴子，頭纏白巾。

信行這時十七歲，個子高大，筋骨結實，黑白棉服合身，充分顯示了肥後武士樸實的風氣。在長圓形的臉頰上，細長的眼睛如刀劍般閃閃發光。雙唇緊閉，嘴唇却不薄。

七郎兵衞同樣是十七歲，身長骨碩，臉部也同樣是長圓形，但鼻高而尖，口大，唇薄而紅。不過最大的特徵是那大而發出銳光的雙眸，眞有如猛禽一般。

然而他那身穿深棕色袴子與淡綠色綢禮服的形相，完全屬於京都風，與信行的樸實形成極端對比。

兩人嚴肅地行禮。

旋即躍開，架起木刀，七郎兵衞取正眼，信行採右雙八。

這時，晨曦從斜坡上照着七郎兵衞，淡綠色的禮服在太陽照射下有如嫩葉般顯眼，頭上白巾閃閃發光。

另一方面，背對太陽的信行顯得黑烏烏，有如影子一般。一時之間，兩人都紋風不動。

十一

光尙及參觀的藩士自始卽爲七郎兵衞京都式的英武風采所懾，信行看來孤寂無比，勝利似屬七郎兵衞所有。

然而已臻高手境域的信行，却不爲這些現象所惑，心生畏懼；他以另一種意義檢討對方的服飾，同時進一步思考這些色彩在比試時會發生什麼作用，但想不透。

於是，信行又回到爲春山羞辱時的心情，自問自地說：

「色彩是什麼！豈不就是裹着肉體的衣服顏色！我要砍他的骨！取他的命！」

信行躍開把木刀架爲雙八時，七郎兵衞太陽照耀下的鮮明淡綠色禮服和白纏巾頓然直射信行雙眸。但下一瞬間，這些色彩便從信行眼中消失

，留下的只是形成人體的一塊東西……

信行往前跨出半步。七郎兵衞依然不動。

信行的眼中清楚浮現出七郎兵衞坦露的胸部，耳中則是胸部的鼓動聲……。信行數着鼓動聲，不久，又用脚踩着這鼓動聲。

七郎兵衞仍然不動，凝眸注視信行。如果新陰流的極意劍是砍影的話，那他可能正在等待信行的影子接近。果然如此，那一定要抓住影子的空隙。

所謂砍影是指踩影，亦即以踩到對方影子的瞬間，斬敵於前，這就是新陰流的極意劍。

信行踩着敵人心臟的鼓動聲。

彳，彳，彳，……信行踩着鼓動聲的間隙，向七郎兵衞迫近。這裏所謂的踩間隙是指踏敵之虛以逼近。用眼觀看，毫無空隙的時候，逐漸踏步而行，是兵法上重要的奧秘。

武藏能聽辨地球運行的微妙韻律，而後踩着韻律的間隙，接近敵人的死角，看來信行也早已體得這種奧秘。

但，七郎兵衞依然不動，像從地上長出的巨樹，巍然聳立。當然，這是七郎兵衞的策略，他認爲對手信行在太陽照射下將爲鮮明衣裳的色彩所誘，必定會向自己走過來。

但七郎兵衞估計錯誤了，信行既不爲色彩所誘，亦不急行而前。他做夢也沒料到信行是踏着自己生命的鼓動聲走過來。

十二

影是光的作用。心臟的鼓動當然是音的作用。信行利用鼓動的聲音細步趨進，已經沒有一件事能阻碍他的行進，他的目標是對方的心臟。

七郎兵衞做夢也沒想到信行會從聲音的奇徑上走過來。此刻危險的倒是七郎兵衞。

但是，信行也同樣沒料到七郎兵衞正等待自己趨進，以便踩自己的影子。踩影的瞬間才是七郎兵衞必殺劍閃動的時刻。

在一點上不許有甲乙兩種物體並存，這是物理原則。否則，甲乙必同時消失。兵法上的勝敗是雙方都欲消滅對方的爭鬪，踩敵人的影子，就是貼合在敵人影子上，把陽光據爲己有，而敵人瞬間卽從此世消失。

觀戰的藩士眼中看不出這種第三次元之爭，但，已預見不久將發生的激烈衝突，所以人人屏息靜氣，不敢輕發一聲。

只有武藏非常了解場中的一切，不禁雙拳緊握，伸長身子。

一寸、二寸、三寸……信行逐漸迫近七郎兵衞，因而影子也逐漸靠近七郎兵衞……。

七郎兵衞的脚和信行的影子只距三尺，這時，信行的脚突然加快，彳彳亍一個逕兒往前衝。

哦，七郎兵衞的脚尖碰到信行的影子了。就在這瞬間，「呀！」七郎兵衞以觸及的影子爲墊脚石，驀地躍起。這就是所謂「天狗抄」的新陰流極意劍之一。

但躍起的不只是七郎兵衞。信行的身子也同時躍向空中。

「哦！」所躍的高度使參觀的人不禁發出驚叫聲。

咔嗒……空中發出尖銳的聲音，同時揮下的兩把木刀碰在一起，接着又一次……這次是遲鈍的聲音！從根部折斷的兩把木刀飛向左右，而兩名劍士也終於落到地上。

空中的兩次衝擊把兩把木刀都折斷了。

「呀！」

「哇！」

裂帛之聲！兩人分躍東西，迅速拔出插在腰間的短刀。

光尙臉色蒼白，慌張地望着武藏。

間不容髮之際，武藏悠然站起，揚聲道：「勝負已定，雙方退下！」

十三

武藏的聲音低沉，却能穿透丹田。七郎兵衞和信行動了一下肩膀，架勢依然未卸，彼此瞪視對方。

「殿下諭旨，雙方退下。」武藏又大喝一聲。

兩人這才收刀入鞘，相對行禮，走到御前，兩人的臉上已無比試前激越的爭鬪氣勢，而洋溢着盡力一戰後所具有的安謐之氣。

「想來你們已傾全力決戰，我深感滿意。」光尙放下心，揚聲說。

光尙和其他家臣幾乎都認爲不分勝負。

「是。」兩人同時鞠躬行禮。

「等一下在大廳見面。在此之前，先好好休息一下。」

但光尙剛欲起身，外記却阻止道：「主上，且慢。」

而後自以爲是地問武藏：「武藏先生說勝負已定，但我却不知道究竟是誰贏了。大多數的藩士想必也如此，請爲後學闡釋一下。」

「嗯，說得不錯。」光尙也點點頭。

武藏微笑環顧在坐的家臣，看見尾藤金右衞門亦在其中，便揚聲說：「尾藤兄，你以爲勝負如何？」

尾藤金站起來，依然以滑稽的樣子，說：

「我也認爲勝負已定！」

「那末，你認爲誰贏了？」外記接口追問。

「雙方都贏了。」

「那豈不是等於說雙方都敗了。」

「不，如果雙方都敗了，那他們倆都已死了。攻防一體，善保生命。難得！難得！」

「那豈不是不分勝負，平分秋色？」

「不，雙方都贏了。」

「那與不分勝負無異！」

「不，雙方都勝了。」

家臣們不禁爲尾藤金有趣的表情引得笑了起

來。林外記自覺受侮，變了臉色，光尚看不過去，站起來，大聲說：「外記，行了，走吧。」外記怒氣沖沖，跟着光尚離去。家臣的笑聲依然未歇。

信行與七郎兵衛相視而笑。

十四

七郎兵衛和信行重整衣裳後，晉謁光尚。光尚褒獎他們兩人，果如尾藤金所言，視雙方均爲勝者，雙方因此保住了面子。信行隨武藏回城裏的武壇；七郎兵衛則以光尚客人的身份留在城裏。

七郎兵衛被引到一個房間，外記尾隨而來。

「七郎兵衛先生。」外記改變話鋒說：「很可惜，若不是武藏那廝阻擋，一定可以顯露新陰流的奧義，而將之一刀兩段。那氏井孫四郎也可死而瞑目了……」

七郎兵衛默默凝視外記的臉。

外記繼續說下去。

「七郎兵衛先生，你再直接向武藏挑戰，如何？我一定向主上要求，讓武藏答應比試。」

七郎兵衛繃着臉回答：「不，不必煩勞。」

「哦？那又爲什麼？」外記惱怒。

「這次比試，自初就不是爲了私怨，只是流派上的比武。想試一試新陰流極秘密的必殺劍。寺尾先生既能躲過，比武就已結束了。再繼續爭鬪下去，那已不是比試，而是厮殺了。」

「唔。這麼說來，你對武藏的多嘴不表異議囉？」

「他不愧是著名的兵法家。如果他那時不出聲，勢將演成騎虎之勢，進行無意義的爭鬪，徒爲世人的笑柄。」

外記露出薄薄的笑意。

「可是，七郎兵衛先生。寺尾信行是無名的鄉巴佬，跟這鄉巴佬打成平手，豈不有損你的身價？」

「哈，哈，哈。」

七郎兵衛憐憫地笑了起來。

「謝謝你的關心，但兵法並無城鄉與身分之別。那叫寺尾的人是個驚人的天才劍士。不，更可驚的是武藏流兵法的不可思議，我必須以兵法家的身分向宮本先生討敎。現在，就此別過！」

說着，七郎兵衛拿着長刀站起來。

「到哪裏？」

「到宮本先生府邸。」

「什麼，到武藏的府邸……」

「抱歉！」七郎兵衛隨卽從長廊上離去。

「哼，儒夫……」外記恨恨地翻動舌根。

十五

趨訪武藏的七郎兵衛立刻被引導到後院的客室，武藏和信行出來應接。

「七郎兵衛先生，來得好。」武藏喜氣洋洋，就坐後說。

「先生，昨天無禮之至，特來負荆請罪。」七郎兵衛已跟昨天完全不同，態度懇切，雙手俯伏。

「呵，不，不，請起。」

「是……寺尾兄，剛才多有冒犯。」

「呵，不，在下才是。」

「先生！」七郎兵衛改變姿態，仰目說道：「剛才的比試，頗有不能領會之處，祈請敎示。」

「哦，是什麼？」

「是寺尾兄的攻擊方式。」

「信行，你以爲如何？」

信行的眼睛也熱情洋溢。

「七郎兵衛兄，我也有所疑。你的攻擊方式，我也不能領會。」

「不錯。音與光的相擊，互不觸身，僅木刀與木刀激烈衝突，而成平手。」武藏開口說。於是，七郎兵衛高叫：「音？」信行則高喊：「光

?」而後面面相覷。

武藏望着雙方，繼續說下去。

「七郎兵衞，你穿淡綠色的衣服實在很聰明。綠是吸引人的色彩。在太陽光下佇立時，白會反射，紅會使對方戒懼。」

「是，這我也明白。」

「不過，信行似乎不為色彩所吸引，信行，你說是不是？」

「確是如此，曾一度吃了一驚，但當我想到砍的是對方的生命，衣服算得了什麼，色彩就消失了，於是，七郎兵衞兄心臟的鼓動聲清晰可聞，我踩着鼓動的空隙一步一步行進。」

信行說。武藏又加了一句：「七郎兵衞，我把這稱為踏節拍。」

「哦——」七郎兵衞不禁發出讚嘆聲。

武藏將嚴肅的眼眸轉向信行。

「信行！好好記住。對手是七郎兵衞呀，我簡直以如履薄冰的心情守望着你。你的影子一步一步接近七郎兵衞……。新陰流的秘劍已持滿待發。」

「哦，我懂了！」信行瞪目大叫。

十六

信行繼續說：「師傅的兵法三十五條中，第十八條載：影乃太陽之陰。候敵劍，探身欲出時，心壓敵劍，空身以大刀擊敵之所出，這想必就是所謂砍影吧？」

「是呀，所有至妙之劍，皆以光與音之微動為機，以合天地之運行，如是則為必勝之劍。影亦其機之一。你以耳聽的必勝之鼓動亦然。七郎兵衞，意下以為如何？」

武藏轉眼凝視七郎兵衞。

七郎兵衞瞪目驚視，羞澀地低垂雙目。

「先生！念及己身之愚，實汗顏之至。我竟愚昧得將砍影秘劍視為我新陰流獨得之秘，其實，真如先生昨日所言，若至高手境域，即無派別

之密。先生和家父兵庫未曾交手的理外之妙，至今才算懂得。」

「哦，聽你這麼說，真高興。」

武藏臉上的表情和緩下來，但迅即又皺緊眉根說：

「七郎兵衞，正如剛才所說，悟得天地之理時，才會成長為道地的兵法家，但以此為滿足，就未免為時過早，因為即使悟得理法，也不過是理法的一部分。若能擬出當今秘劍之一，即自認可創立一派，自為始祖，我認為這很可笑。」

七郎兵衞點頭回答：「是，家父也說過。」

「不過，七郎兵衞，有件事想請教……」武藏肅容端坐。「請問，令尊兵庫先生近來如何過日？」

「哦……兵法已窮究，近來看似專心着意於讀書作文。」

「嗯。」武藏低應一聲，閉上了眼睛。

七郎兵衞接着說：「家父去年向殿下懇求致仕，願以風月為友，以臻安謐悟道之境。」

武藏揚目輕聲說：「真了不起。真羨慕。」

「先生才是……」

「不，我似乎無法像令尊那樣過着安謐的老後生活。」

「先生？」七郎兵衞訝異地仰視武藏。武藏眼神如水，臉上彤着慘戰苦鬥之影。

七郎兵衞內心深受震撼，迅即告辭離開武藏府邸。

第八十一章　阿部一族

一

寬永十九年（一六四二年）三月十七日，在花岡山東麓菩提寺擧行先主忠利的周年忌。

在靈堂旁建立妙解寺，是在兩年以後。當時有名叫向陽院的堂宇。院裏安置着妙解院殿（忠利戒名）的牌位，和尚鏡首座爲忠利祈冥福，但當日，由京都紫野大德寺西下的天祐和尚就導師座。

這天天氣清和，靈堂四周櫻花盛開。向陽院周圍環以帷幔，以光尚爲首，藩士族人、重臣、殉死者的遺族肅然端坐。阿部彌一右衛門的遺族權兵衛也在場。

導師天祐和尚率衆僧誦經，先由光尚趨至妙解院殿牌位前進香，接着逐一在十九名殉死者靈前焚香，然後殉死者遺族逐一焚香默禱。重新湧起的哀愁與激動衝擊着在座者的心胸，飲泣聲幽幽而起。

不久就輪到權兵衛。

他微俯着身子，靜靜走到妙解院殿牌位前。人們的眼睛一齊傾注在他側臉上。自父親殉死，祿額削減以來，權兵衛一直都悶悶不樂。

權兵衛端坐俯伏，恭敬地進香，合掌頂禮一會兒，突然拔出短刀，刹那間砍下自己髮髻，呈獻在牌位前。

這確是意外，在座諸人不禁楞住了，茫然瞪目驚視……。權兵衛若無其事，泰然自若，即欲離去。這時，清醒過來的藩士大喊：「阿部先生！發狂啦！」羣奔過來，把權兵衛帶進另一房間。

別人姑且不談，以前就經常被議論的權兵衛，在這重要的公共場合擅自砍下髮髻，誰都會覺得這是不得了的行爲，不是正常的作法。

權兵衛却靜靜說道：「各位，別鬧！權兵衛並沒發狂！」

臉色雖蒼白，態度却沉着，對一切似乎都已絕望。

「不，權兵衛一定瘋了。在主上親臨的席上，砍斷髮髻是不懼上的不逞之擧，非正常的行爲，各位想必也認爲如此吧？」

說的人是過去跟權兵衛全家交往密切的鄰居柄本又七郎。若被認爲發狂，罪名即可減輕，此理古今皆同。

「不錯！」衆人皆相視點頭，權兵衛却猛搖頭。

「不，權兵衛決沒發瘋。」

二

權兵衛的眼睛頓時閃閃發光，始終以沉着的語氣，說：「各位，請聽我說。」

接着遍觀柄本又七郎及在座衆人之臉。

「權兵衛既不瘋也不狂。先父彌一右衛門一生出仕奉職，毫無瑕疵，故縱未獲先主准許切腹，仍得列入殉死之列，連我這個遺族也因此獲許率先焚香獻祭。」

言至此，權兵衛淚水潸潸而落。

「然而，這些全是先父彌一右衛門的遺德。主上見我無法像先父一樣出仕奉公，故分食邑地賜予諸弟。對先主，對今上，對亡父，對族人、朋輩，我皆無顏相見。因而，今天向牌位奉香時，不禁感慨萬千，決心放棄武士身分，縱使因場所不合，而遭斥責，亦甘之如飴！」權兵衛滿臉淚水，滔滔不絕地說。

衆人默默傾聽。彌一右衛門之殉死未得人望，姑且不談，但對其後的處置未必所有人都認爲主上處理得宜。因而在座家臣無人反駁。

其中，又七郎很了解權兵衛兄弟的心情，深爲同情，不斷悄悄勸解他們，切莫煩燥。所以一直聲稱權兵衛發狂，欲加維護。但他旣如此公開

自己的心境，又七郎也無計可施了。

衆人默然俯首，上諭逮捕權兵衞，交與力頭（警察署長）薮市正看管。

權兵衞砍斷髮髻放在牌位前的刹那，光尚雖然訝異，亦覺莫名其妙，然而一聽權兵衞的答辯，遂勃然大怒。

他認爲權兵衞的舉動無異諷刺自己。若體察權兵衞無處宣洩的心情，他也能同情，但事實上，這是指桑駡槐。

另一方面，林外記比光尚更生氣，因爲分權兵衞祿額給他兄弟的處置，是依外記獻言而來。而外記本以此一處置自豪，因爲他把彌一右衞門在藩裏不得人望的因素計算在內，僅略施小計，卽獲相當成效，所以他覺得權兵衞這次的舉動是在打擊自己的聲望。

「這是犯上無禮之擧，急速逮捕，帶走！」

家臣來請示時，外記立卽下令。

長岡寄之却附加一句道：「且慢！先主法事場中發生事故，一旦鬧大諸多不便，可不必綁縛，帶至與力頭邸宅。」

三

權兵衞二弟彌五兵衞及市太夫、五太夫諸弟，聽到此一急訊後，皆奔至山崎町的權兵衞府邸。

「哥哥……」

他們只這麼說，便都噤口不言。他們太了解權兵衞所以這樣做的心情，無須多說。大家表情沉痛，相對無語，權兵衞的妻子隨着么弟七之丞一起走出來，臉色蒼白。

「給各位添麻煩，實在抱歉。事前，他並沒有跟我談起，不過，我很了解他這樣做的意思，請各位寬諒。」妻子說完後，雙手掩面而泣。

「嫂嫂，我們怎會責備哥哥！自先主去世以來，哥哥遭受無可言喻的壓力。父親殉死後主上的處置，我也親身體受，甚覺懊惱。」彌五兵衞

說。

「我也有同感。但是，既已受責，繫於與力頭邸宅，總不能置哥哥的命運於不顧，現在該怎麼辦呢？」

市太夫環視在座諸人。

彌五兵衞點點頭，說：「的確不能坐視，只有請主上寬大處置了。我們大家必須閉門幽居，以待審判。不過，主上及重臣對哥哥的舉動有何看法？市太夫，你在主上身邊奉職，可就近了解一下！」

「是。我這就去……」

「嗯。夜半時分，大家再到這裏來。但爲免除不必要的猜疑，大家要悄悄從後門進來。」

兄弟們離開權兵衞府邸後，大門緊閉，家人隱聲匿跡，以表幽禁之意。

夜已深，兄弟們又齊集權兵衞府邸，臉色比白天更加沉痛灰暗。他們各自去探索近侍與重臣的意向，事態比最初想像的遠爲險惡。

市太夫最後到來，彌五兵衞等三人都已等得不耐煩。

「市太夫，怎麼樣？」

「老臣和重臣對哥哥的心情似乎都很表同情。但主上非常生氣，林外記又從旁煽火，近侍友人說，這樣下去，哥哥死罪難逃。」

「什麼，死罪？」

「當然，家也垮了。稍一不愼，還可能罪及我們同族……」

「唉……」

四

「不過，哥哥！還沒有完全絕望。」市太夫細聲說：「我從殿上退下時，寄之先生叫我去。見面後，寄之先生說：權兵衞做了大錯事。衡度其情，未必不能原諒，但是，主上震怒，所以很可能被處死刑。可是，既然是在法事場中發生的事情，何不向京都來的天祐和尚求援？

」

「哦。」大家好像發現了一道曙光，雙眸都閃着光芒。

彌五兵衞擊膝，說道：「據說，寄之先生深富同情心，果眞不錯，不忍見棄，給我們最好的提示。市太夫，此事要你費心去做。」

「是，我曾見過一兩次天祐和尚，所以……」

「麻煩你了，市太夫。」五太夫也揚聲說。

第二天，市太夫到市裏的旅館拜望天祐和尚，詳述經過。和尚深表同情，很有自信地答應了，他說：「聽你這麼說，貴府着實不幸。但沙門之身對政道無法多所置喙。如果權兵衞先生被賜死，我一定向主上盡力懇求討饒。權兵衞先生旣已剃除髮髻，就與沙門之人無異，主上不致置愚僧之請求而不顧吧！」

市太夫歸宅告知此事，衆人這才放心，幽禁自愼，以待判決。

但是，阿部一族請天祐和尚說情請命的消息，迅卽傳遍藩裏，不僅外記，連光尚也聽到了。

光尚認爲權兵衞的舉動是諷刺自己，所以依外記所言早已決定處死，但內心却也覺得遺憾。去年採納外記的意見，把權兵衞理當繼承的阿部本家食祿瓜分賜給他的兄弟。

「如果沒有那種處置，就不致發生此事。眞是做了毫無意義的事。」

隨着時間的流逝，後悔之念日益强化。

但是，聽到天祐和尚要爲權兵衞請命的消息後，光尚想：「好，就利用這機會，承認權兵衞出家，罪刑只處降低祿額，饒其性命。」

五

於是，光尚向林外記徵詢意見，說：「天祐和尚似乎有意向我爲權兵衞請命。若果如此，我也不能不加採納，你以爲如何？」

「主上，這怎麼可以！」外記似已企待良久

，立卽阻攔：

「權兵衞的舉動，若說僅僅砍斷髮髻，以却塵緣，其志可嘉，但這是對主上政策的反抗。如果因此爲情所囿，減輕權兵衞之罪，推行政道的權威將如之何？繼先主之後，爲肥後五十四萬石之太守，至今方始一年，有損做主君之尊，屬下認爲萬萬不可。惶恐之至，外記爲他人所怨，猶敢貫徹己意，卽因此故。」外記滔滔而言。

「不錯，確實不錯。」光尚想。

「嗯，我知道了。外記。但天祐和尚的話又不能置之不顧，眞難以處理。」

光尚傾首沉思。

「的確。所以最重要的是，跟和尚談話時最好避免觸及權兵衞之事。」

「嗯。」

「外記一定隨侍左右，與和尚應對。」

「好，就這樣吧！」光尚終於改變了主意。

另一方面，入夜後，阿部一族悄悄聚集在權兵衞邸宅，交換情報，以等待天祐和尚的好音。

第三天，市太夫帶來情報說：「明天，天祐和尚終於要進謁主上了。」

然而，進謁的情形，當天中午已經知道。謁見時間只一刹那，最後仍然沒有提及爲權兵衞請命之事。

阿部一族沮喪不已，不過，天祐和尚答應回京都前，將抽暇再去進謁光尚。

衆人懷着一線希望深深期待。但是，當晚，衆人在權兵衞邸宅會聚時，鄰家的柄本又七郎偸偸來訪。

又七郎在阿部兄弟中與彌五衞感情最好。彌五兵衞擅長槍法，又七郎對槍法也頗有自信。所以一談到槍法，他們都笑着彼此自誇。又七郎會說：「彌五兵衞，不管你槍法多好，却敵不過我。」

彌五兵衞也回道：「什麼？像你，我只要一槍就足以解決你了。」

六

又七郎這時也加入阿部兄弟的會談，他建議說：「爲愼重起見，再度向天祐和尙求援如何？聽說宮本先生跟天祐和尙從前就很親密，是否請先生去關說一下？」

「對了！我們也聽說，這樣很好。」

阿部兄弟都無異議。但是，他們兄弟若出門引人注意，難免有所忌憚，所以請又七郎去見武藏。

次晨，又七郎到城裏拜望武藏。又七郎也列名爲武藏門人，所以要求道：「有秘事相煩。」於是，立刻被引進內室。

不多久，武藏出現了。

「又七郎，什麼事？」

「想煩請先生幫助阿部權兵衞……」

「阿部之事？」武藏表情瞬時暗淡下來。

「前日，阿部兄弟曾請天祐和尙爲權兵衞請命。但和尙近日裏就要回京都，所以我代阿部兄弟請先生再向和尙提提此事。」

「嗯，我也聽說，和尙有爲權兵衞請命之意。不過，又七郎，此事相當難辦。」

「哦。」

「主上對權兵衞之忌恨意外地强烈，聽說連家老都無置喙的餘地。天祐和尙請命的訊息反而更觸怒了主上。」

又七郎表情沮喪。

「那已毫無希望啦？卽使天祐和尙請求寬諒也沒用了。」

「未必如此。只要和尙有機會談及此事，主上也許會酌情處理。不過，如果沒有相當的決心，就很難抓住發言的機會。」

又七郎兩手伏蓆，說：「先生，煩請再向和尙提一提。」

武藏點頭答允：「好。今天和尙邀我去，我會特別拜託他一聲，傍晚時，你再來一趟。」

「是，謝謝。」又七郎喜形於色，急忙歸去。但武藏表情灰暗沉鬱。武藏知道，卽使自己向天祐和尙懇求，有林外記在君側，請命之事勢難有所成。武藏在京都時，跟和尙來往甚密，他並不覺得和尙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所以武藏很懷疑和尙有能力突破君側防砦，直搗光尙內心。

七

武藏拜望天祐和尙，到傍晚時分才回到府邸，又七郎已如約等候在那裏。

「先生，麻煩您了。」又七郎迫不及待地問。

武藏表情暗淡。

「和尙由衷同情阿部兄弟，願盡力幫忙，但未明確表明一定向主上請命。」

又七郎沮喪不已。

「那末，先生的預測呢？」

「因爲有了對手，卽使和尙誠意相求，主上也只有搖頭的份。包括我在內，一般都推測只要和尙開了口，主上大概不致置之不理，但這推測是不可靠的，何況主上身邊有人企圖根本不讓和尙有發言機會，所以此事相當困難。」

又七郎嘆口氣，垂下了頭。

武藏很遺憾地說：「又七郎，我覺得，爲權兵衞請命，理應爲之，但是，多擬幾個方策，避免罪及其他兄弟，不是更好嗎？……」

又七郎嚇得仰起了臉。

武藏繼續說下去。

「從去年開始，權兵衞已經無路可走，但他的作法却是造反的一種，若要棄武士爲平民，爲什麼不等法事過後再剪髮？那種作法等於用後足向今上揚沙，自然會遭怨恨。現在暫且放下權兵衞之事，以謀阿部家之平安，你以爲如何？」

「有道理。」又七郎雙手環胸。

「總之，爲權兵衞請命之事暫且不論，先考慮一下未來的發展。和尙的請求如果順利，當然

最好，否則，恐恨可能加倍，而及於其他兄弟。」

「不錯，權兵衛已抱定必死決心。而主上也許會認爲請天祐和尚關說，是侵犯主上的威信。」

「又七郎，確是如此。你快回去，向阿部兄弟懇切說明其中道理。如果他們答應的話，我再去見和尚，請他暫且放下爲權兵權請命之事，以謀阿部家的安泰。」武藏誠心誠意地說。

又七郎深深頷首。「先生，說得不錯，我立刻就回去，勸解他們。」

又七郎懷着新希望，表情明朗地離開了武藏府邸。

八

阿部兄弟對天祐和尚的援救懷着一線希望，要他們放棄援救權兵衛，無論如何，又七郎難以啓齒。

「據說，和尚已答應宮本先生要盡力幫忙，但我們似乎必須先考慮一下主上不准的可能。」又七郎向阿部兄弟說：

「宮本先生說，爲權兵衛請命之事，不要強烈提出，以之做爲第二階段的希望，何不請天祐和尚向主上請求，以維護阿部一族的食邑……」

三兄弟一齊變了臉色，彌五兵衛立刻阻攔又七郎說下去。

「又七郎，你說什麼？宮本先生說，哥哥的罪會延及我們？」

「不，他沒這麼說，只說萬一的可能，權兵衛既已抱定決心，縱使獲得寬恕，也未必會活下去。既如此，維護阿部一族的家督（家督乃家長權，有家長權即表示家的存在）似乎比較好。萬一受責，致使祖先武勳歸於空無，對地下的彌一右衛門先生似乎也頗爲抱憾！」又七郎以強烈的口吻說。

這時，五太夫睨視哥哥彌五兵衛，喊道：

「哥哥！我不願只爲了確保自己一家的安泰

，眼睜睜看着權兵衛被殺！」

「我也不願意！我不同意天祐和尚還未向主上請求，就放棄援救的希望，只謀自己的安泰。」市太夫也大聲喊道。

彌五兵衛雙手環胸，沉思後，說道：「又七郎，你雖然言之有理，但我仍無法爲了一族的安泰，而放棄援救哥哥。對我們來說，援救權兵衛最重要。天祐和尚關說，仍然援救不了，夫復何言！只好視之爲天命了。」

「萬一罪及你們兄弟呢？」

「那也莫可奈何。現在，除了仰仗天祐和尚爲權兵衛請命之外，我們什麼也不想。又七郎，抱歉！」

「哦！」又七郎低垂着頭。

「天祐和尚已答應，大概會傾力幫助，在這期間，請保持冷靜，切莫有不穩言行，靜候佳音！」

說完，又七郎悄悄從後門離去。

次晨，又七郎往訪武藏，告以詳情。

「這也不無道理，但阿部家的命運已達到極限了。籠罩阿部家的妖雲，將迫使他們全族人陷入最兇惡的處境中。」

武藏嘆息。又訓誡又七郎道：「又七郎，你別再深入參與。」

九

天祐和尚將於明日回京都，故至花畑館進謁辭行。外記仍舊在光尚左右，不過，今天家老們都在座。

天祐說完辭別之語後，光尚也說了一長串謝辭和送別之言。這些儀式完畢後，一個近侍把一包布施款，放在泥金托盤上，送到和尚面前。

和尚畢恭畢敬致謝，撫弄着唸珠，說：「殿下！貧僧有事相求。」

「哦，有事相求？」

光尚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

「是阿部權兵衛之事。」

「哦，是那件事？爲法事，遠路而來，家臣的無禮行爲，定使和尚大爲氣憤。已勅令調查，在此先致歉意。」

光尚惶恐地說，然後轉眼對外記：「怎麼，還沒調查嗎？」

「是，惶恐之至。無論如何，權兵衛是殉死者的遺族，所以調查必期愼重。而且他本人氣傲意驕，調查頗不順利，是否犯了應罰之罪，尚難明白，乞請寬諒。」

外記也滿面惶恐地向和尚致歉。

天祐困惑不已。世人已相傳權兵衛死罪已定，所以才想當場爲他請命，如果現在還在調查，甚至罪名之有無都尚未確定，貿然爲之請命，就有點不合情理。這是外記的陰謀，却也是巧妙的閃躲法。

調查事件與確定罪刑，是藩的內政，以僧侶身分，實無權置喙。僧侶的慈悲只有在罪刑決定後才能請求減輕其罪。天祐和尚完全被堵住了口。如果現在爲權兵衛請命，那無異自己也承認權兵衛有罪。一旦辯護不當，那就等於干預政道了。天祐也知道這番回答是外記的策略，但是如果因此而言語失當，反使自己失了面子。

於是，他放棄了援救權兵衛的請求，口吃地說道：「哦，原來如此。因是貧僧參與的法事，所以才探問一下這件事的情形。」

外記又僞裝惶恐的樣子，把和尚定住：「惶恐之至。此後定當愼重，公平處置，祈請寬心……。」

十

天祐和尚上花畑館向光尚辭行當天，阿部兄弟一大早便會齊於權兵衛邸宅。

阿部兄弟不聽武藏忠言，一方面是因爲對權兵衛的手足之情，武士的意氣，家門的名譽占滿了兄弟們的心，另一方面因爲他們對天祐和尚的

援救寄以莫大希望。又七郎雖然使他們依稀察覺事情艱難，但却絲毫沒有想到和尚正面提出請求，主上也會加以拒絕的可能。

甚至以重臣爲首的大多數藩士也跟阿部兄弟的想法沒有兩樣。有心人都互相談論，認爲太平之世的君主會以特別的溫情允許權兵衛出家遁世，而由權兵衛幼子三之丞繼承其後。

阿部兄弟與權兵衛的妻子都焦急地引頸等候佳音，時近中午，又七郎奔馳而來。

「哦，又七郎。」彌五兵衛挺起了腰幹，其他的人也手沁汗水，挺直了身子。

又七郎咬着嘴唇，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

「又七郎，情形怎麼樣？」

「嗯，彌五兵衛，不行了！」

「眞的！」

衆人的臉上頓然泛起一抹血色。

「這是在場的寄之先生說的，錯不了。和尚提出了權兵衛之事，但……」

又七郎終於決意說出一切：「因爲在罪刑有無尚未決定之前，爲權兵衛請命，與理不合。所以，和尚對援救之事未曾言及，即從殿上退下。」

說完後，又七郎又肅容端坐說：「彌五兵衛，罪之有無尚未確定，便告絕望，那未免太早了。據說，外記已答應和尚，會愼重調查，公平處置，所以寄之先生說，最好能靜待情形的發展，切忌急燥。」

又七郎說至此，即匆忙告辭離去。

兄弟與妻子都默默無言，低垂着頭。良久，彌五兵衛緩緩地抬首說：「和尚的請求終於失敗，眞是遺憾。如果還在調查，那未必會是死罪。我們是殉死者的遺族，外記說會公平處置，所以哥哥可能不會被處以犯上的罪行，想來這反而是希望之所繫。今後要更謹愼，各自幽居己宅，靜待消息。」

十一

天祐和尚按照預定日期於次日踏上赴京都的歸途。

這天早上，阿部兄弟血色大變，急奔權兵衛邸宅。

「嫂嫂！」

「哥哥！」

「弟弟！」

他們見面後，相擁而泣。沒有任何預告，沒有任何通知，這天清晨，權兵衛就被帶到處死一般犯人的井邊刑場，以絞首刑處死。

哭泣復哭泣，悲憤之語從他們口中傾瀉而出。

「哥哥的舉動確是無禮，但哥哥是殉死者的遺族，而且已決心出家爲僧，何至死罪！」

「這還好，但絞首刑未免太過分，自先祖以來，累功得千石大祿，若賜以武士般的切腹，也就算了，想不到竟白晝處絞首刑，這與野盜奸賊何異！」

「是啊，由此看來，不僅本家遺族，連我們族人都無法平安度日了！」

「不，即使沒有處罰的指令，但受絞刑者的族人那還有面目立於儕輩，出仕奉公！」

大家口瀉憤懣之語，最後彌五兵衛嗔目大怒說：「別說了！祈禱神佛，表示恭順，靜待音訊，都是因爲相信主上的慈悲，信托君臣的情愛。如今事已至此，可知主上已毫無君臣之情。君既非君，則臣亦非臣。我們不是應該接受征討，以完成知恥武士的末日嗎？父親自刃時說，無論發生什麼事，兄弟們切莫分離，即指今日之事！」

市太夫與五太夫都挺胸摩掌說：「理當有此覺悟！」

權兵衛的妻子亦無異議。

隨着太陽的西下，兄弟們都帶着家人與家僕潛進權兵衛邸宅，告以事情的經過，聽完之後，沒有一個人反對，俱皆同意。

自忠利去世以來已一年有餘，阿部兄弟在不

可言喩的輿論重壓與冰冷白眼之下度着多麼窒悶的日子！這種苦惱連家人、家僕也莫不遍嚐。

因而，決意一戰的阿部一族當晚便開始執戈備戰。隣家的又七郎在事態的變遷與不平凡的騷亂中已察覺此事，不禁黯然神傷。但對武藏在這件事情上所表現的明智又深爲嘆服。

第八十二章　征　討

一

阿部兄弟擧家閉居本家權兵衞邸宅的消息，於第二天便傳進外記的耳朵。

外記卽時遣橫目付（監察人員）去探訪，後門和大門都緊緊關閉，卽使高呼：「阿部先生，主上有事，開門！」也沒人回應。

爲愼重起見，再遣正式使者迫其開門，亦無任何回應。

外記確定是造反之後，便將此事告知光尙，光尙赫然大怒，下令道：「叛徒！速派人征討，所有人員悉數斬殺！」

外記立刻分派征討軍隊。

大門由近侍領袖竹內數馬擔當指揮之責，率小隊長添島九兵衞及野村庄兵衞。數馬是武藏高徒，食祿一千五百石，是洋槍隊三十挺的隊長。

後門的指揮官是五百石的近侍領袖高見權右衞門，他也是洋槍隊三十挺的隊長，率目付畑十太夫與千場作兵衞。

征討軍於數日後的四月二十一日出發，邸宅附近從這天起卽有人守望。

殿裏的人很快就聽到這消息，而且議論紛紜，現在同情阿部一族，非難外記之聲越來越高。

這天，竹內數馬被光尙叫去，交付征討命令，退回守候室時，一個非難外記的同輩，看見數馬，便微笑地說：

「奸臣也有長處。讓你指揮攻擊大門，對林先生來說，是一計妙招。」

「什麼？」數馬聳耳細聽。「決定這次軍事佈置的是外記嗎？」

「就是他。外記先生決定後，再向主上報告的。當時，外記向主上說，數馬蒙先主破格任用，此次應命他擔當征討之責，以報君恩。」

數馬臉色頓時灰暗。

「哦，原來如此……」數馬自言自語：「好啊，非戰死不已。」

說着喟然離去。

數馬回府邸後，鬱鬱不樂。外記向來就不喜歡數馬，所以選他作征討指揮官，決非是厚愛於他。數馬在守候室聽了儕輩之言，內心已有所決定。

二

數馬雖然口中從來沒說，却視林外記爲奸賊，頗爲輕蔑；林外記則因與由井正雪比試那件事而憎恨數馬。

數馬對自己因外記推薦而擔任征討阿部一族的大門指揮官，深爲不快。但他內心所思却不僅此事。

「數馬自先主在時（指忠利）卽蒙破格任用。爲了報恩……」

外記這樣推薦數馬給光尙，無異是諷刺數馬。

數馬在島原之役建功，而成食祿一千五百石的高官顯宦。可是，其後，他只不過以衆多近侍中的一員出仕忠利，並未受到特別待遇。

恩賞誰都領受，却只要自己報恩，其中一定含有什麼詭計。

「是啦！我應該殉死而沒殉死，才把我送到致命的地方。」

數馬認爲外記是這樣想才推薦自己，主上也因此而接受，任命自己爲征討指揮官。

「哼，原來如此。一定認爲我不殉死，是因爲我愛惜生命。好吧，這次我就漂漂亮亮戰死給你們看。」數馬立卽如此決定。

本來，殉死並沒有確定的人選，都由重臣暗中給應殉死者指示。爲忠利殉死，只限於特別蒙受關愛的人和近身服侍的人，所謂近侍的年輕武士都沒有殉死的必要。所以數馬跟其他近侍都活

了下來，並非因爲愛惜生命。

因此數馬過去一直認爲藩裏的人不會認爲自己是因畏怯才逃避殉死。

然而，現在却被烙下懦夫與不忠者的印記，心中深覺遺憾。如果只是外記這麼想，因爲他是奸賊，也就莫可奈何，但主上爲什麼會接受呢？

受外記中傷猶可忍，若主上也這麼想，哪還有自己立足的餘地？

「好，就漂漂亮亮地戰死吧！」數馬回家後，心中已如此決定。

光尚後來從近侍那裏知道數馬異常的擧止時，特意遣使到數馬邸宅，傳旨道：「好自爲之，切莫負傷……」

「請轉達主上，數馬謹遵上諭！」數馬雖這樣回答，但決心並未改變。

三

隣家的柄本又七郎因有武藏的提示，自那次以後就不曾去過阿部家。到阿部兄弟造反，固守家門時，當然更不會露臉了。

他對阿部兄弟不肯接受武藏意見，以致引起此一事件的頑固倔强，既氣憤又同情。但又七郎想：「事已至此，堂堂接受征討，以求戰死，或許是最具武士風範的死法。」

因此，他便想再去見見阿部兄弟，剛好，妻子在阿部兄弟固守家門的第二天，對又七郎說：

「今晚，我想到鄰居去拜望……」

「嗯，其實我也想去看看。」

「不，既被確定爲謀叛，你最好不要涉足。我是婦道人家，又與之親密來往多年，暗中去拜望，縱使以後被發覺，也有個推托。萬一受到申斥，也由我一人來承擔。」

眞是一個有膽識的女人。於是，她盡心準備許多物品，夜深後悄悄從後門出去。

又七郎交代她，「你告訴彌五兵衛說，事已如此，當以武士身分爲之，到時，又七郎將登門

造訪，實地探查活動的情形。」

自法事那天的事件以來，權兵衛邸宅沒有人來拜訪過，現在有意外的客人來訪，大家似乎都非常高興。

幾個重盒中裝滿了壽司和糯米飯團。大家圍着這些盒子，洋溢着陰慘之氣的一家人明朗地交談着，很久不曾如此了。

尤其是那些自固守家門後，不能外出，深感寂寞的孩子，更是高興無比，紛紛高喊着：「嬸嬸，嬸嬸！」聚攏過來，一直都不肯讓客人回去。

夜已深，孩子哄睡後，彌五兵衛夫婦俯伏道：「這樣死去，大概不會有人來弔祭。日後請爲我們祈冥福。」

又七郞妻子强忍淚水，深深頷首，然後把丈夫的傳言告訴他們。

「哦，又七郞說得好。武士本來就該有武士的死法，這是我的本意。縱是造反的人，畢竟也是有來頭的阿部一族，已不再留戀此世，但決不會忘記武士的意氣。來吧，又七郞！來試試我的本領吧！哈，哈，哈。」

彌五兵衛豪快地笑了。

四

擔任攻擊後門的高見權右衞門本爲和田氏，是住在近江國和田的和田但馬守的後裔。父親庄五郞時，出仕細川家的權右衞門在島原之役建有功勳，然因違背軍令，搶先攻擊，致遭撤職，不久卽獲寬恕，被選爲近侍領袖。他本來就是藩裏有數的高手。

其他被選爲征討者的人員，俱皆一方好手；只有權右衞門隊中的目付畑十太夫是大家公認的懦夫。

畑十太夫深爲大目付林外記所喜愛，他善於探查他人錯失，是個適於做監察工作的人物。

外記知道十太夫並非卓傑的豪勇之士，但要

探查征討者的錯失，非十太夫莫屬，所以才推薦他。

十太夫從光尚那裏接受命令，退到另一房間，欲重整袴扣時，武藏悠然進來。

「十太夫先生，主上給你的任務是——？」武藏問。

「征討阿部。」

「哦，眞是幸運至極，你一定會立殊功。」

武藏微笑地拍了一下十太夫的後背。十太夫頓時失色，手指發顫，無法重扣袴扣——這是古文獻『阿部茶事談』所載。

十太夫的怯懦姑且不言，他一定覺得武藏的風采陰氣逼人，或者覺得武藏的手有如刀刄一般氷冷。

受命征討的人員，盡皆準備妥當，等待四月二十一日。征討同藩之人，理應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但就當時的武士氣質而言，却未必如此。

當時的武士都相信，只要主公有諭，無論事情爲何，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乃家臣的本份。

縱使同情阿部兄弟，却也極其簡單地想道：「既然陰謀造反，遭受攻擊乃理所當然。」而且把被選爲征討者一事當作家門的榮耀。因而每個人都像出征一樣勇猛地等待這一天的來臨。只有竹內數馬，如前所述，是以另一種心情等待着這一天。

呵，不，另外還有一個人——柄本又七郎，雖然沒有被選作征討者，但他也以另一種想法等待四月二十一日。

五

竹內數馬悶悶不樂，他只簡單地告訴去年才迎娶的新婚妻子說：「受命征討阿部。」却沒說出自己的決心。只有竹內家累代的家僕，任數馬侍童的島德右衞門，才瞭解主人的心情，似乎也下了同樣的決心，但他沒洩露給別人。

征討的前一天——四月二十日上午，數馬赴武藏府邸拜望。

武藏聽說外記推薦數馬擔任征討軍指揮官後，想道：「多麼卑鄙！」

他頗不以外記爲然，但他不知道技藝高超的數馬已決意暴屍戰場。

「數馬，事已至此，阿部一族已不畏叛徒之汚名，爲維護武士的榮譽奮勇作戰。征討者雖然奉了君命，但爲世人所風評的只是當時的作戰情形。如果阿部一伙顯示了眞正的武勇，世人也會讚揚爲了不起的武士，如果征討者這方面有儒怯的舉止，同樣會被指稱爲不像武士。我認爲你決不會心存畏縮，落人之後，但千萬別輕忽，好好戰鬪。」武藏激勵數馬。

「是。無論征討或被征討，就對手而言，阿部兄弟確是好敵手。我決盡力戰鬪，以報君恩。」數馬明晰地回答。

武藏微笑說：「是啊，就對手而言，確無不足。雖然身負汚名，畢竟不愧是武士，你可像武士一般戰鬪。卽使是叛徒，到底是肥後的武士，傳至他藩的名聲必也不惡。」

武藏這樣說，其意是希望雙方堂堂戰鬪一番，使這類不愉快事件永遠不再發生。

武藏無一語道及外記，他認爲卽使談到，第三者也無能爲力。

不過，事實上，不管武藏如何阻止，數馬也不會改變初衷，同時，數馬也沒有把自己的決意告訴武藏。

武藏依照出戰儀式，把盞對酌，送出數馬。

到了傍晚時分。數馬沐浴，剪理前髮，重結髮髻，而後就寢。攻擊是在第二天早上。

數馬夜半起身，與家僕共進妻子盡心製作的飯菜，獻神酒。髮上燻着先主忠利賜予的名香「初音」，肩繫長帶，頭纏白巾。腰上所帶的刀是二尺四寸五分的「正盛」，這是祖先島村彈正在尼崎戰死時，送到故鄉做紀念的銘刀（刻有名字

的刀）。

門口，快馬長嘶。

六

面對着次晨的攻擊，阿部邸宅的監視越來越緊密。近鄰邸宅也獲得指令，即使當値也須在家不斷注意火事；進入阿部邸宅不得干涉。

另一方面，在阿部邸宅中，獲悉明天二十一日將受攻擊時，即將邸宅內部灑掃乾淨，並把不能示人的東西悉數燒燬，然後聚集老弱婦孺，舉行酒宴，因有充分的決心，各人都高高興興，不像最後的晚宴。

酒宴結束後，老人和婦女都自殺，幼小者由父兄刺殺，然後在庭院挖掘大穴，埋葬遺骸。

最後留下的全是身强體健的年輕人，以彌五兵衞、市太夫、五太夫、七之丞四兄弟爲首，加上家僕十多人。入夜後，各房間的紙門全部拿開，大家齊集在大廳，鳴鼓，高唱佛號。這是爲了哀悼老人與妻子，同時也是爲了鼓勵家僕，堅强赴死。

隔鄰的柄本又七郎於深夜從後門走出庭院，把已宅跟阿部家做爲邊界竹籬上的繩索悉數剪斷，再回到家裏，取下掛在柱間橫板上的長槍，除去有鷹翅紋的槍鞘，等待天明。

就像他以前對妻子所說那樣，他準備潛進阿部家，與阿部兄弟交戰。當然，這不是爲了搶功。不要說功名，甚至可能遭受申斥呢！因爲未被選做征討者的人，是不許進入阿部家的。

他不忍袖手觀望阿部兄弟蒙上叛徒汚名，遭受攻擊。所以他爲了使阿部兄弟像武士般光榮戰死，自已也決心捨命一戰。

夜將明。竹內數馬的手下先逼近大門。通宵鳴鼓的邸宅已一片寂靜，彷彿空無一人。板壁上兩三尺高的夾竹桃掛着蜘蛛網，網上朝露有如珍珠，閃閃發亮。不知從什麼地方飛來一隻燕子，掠過圍牆，進入屋裏。

數馬下馬，探看了一下情形，然後叫道：「開門！」

沒有回聲。

步卒跳牆而入，門的附近沒有一個敵人。步卒毀棄門鎖，拔下門上橫木。

七

又七郎聽見數馬手下開門的聲音，便躍入庭院。

「你！」妻子從背後呼喚。她很了解丈夫的意思，所以表情憂鬱。

又七郎回首說：「爲了過去的情誼，我要指示彌五兵衞上西天的大道。彌五兵衞也在等我了。別擔心！」

又七郎說完，一脚踢翻夜間剪斷繩的竹籬笆，提着長槍，從厨房門進去。阿部兄弟緊閉屋裏的套窗，靜待對方攻擊。彌五兵衞發覺厨房有人

「是誰？」

邊叫邊向厨房中奔去，途中猛然碰見了又七郎。

「哦，是又七郎！」彌五兵衞尖聲大叫。

「你以前大言不慚，現在來看看你的本領了！」

「嗯，來得好！來吧……」

兩人後退一步，架起了槍。彌五兵衞臉上已毫無憤世怨上的歪曲陰影。彷彿遇到長久寄望的好敵手一般威風凜凜，甚至顯露了會心的微笑。

「呀！」

「哦！」

兩人交換了四五槍。又七郎的本領高出一籌，彌五兵衞一槍刺空，又七郎以熟練的神速技藝刺穿了他的胸鎧。

彌五兵衞嘩啦一聲扔下長槍，但沒有倒下。

「輸了！」彌五兵衞大叫，想退回客室。

「懦夫，別走！」

「不，我不是逃走，是去切腹呀！」

彌五兵衞說完，搖搖幌幌地走進客室。

就在這刹那，還留着前髮的七之丞高喊道：

「伯伯，我來跟你鬪鬪！」

說着一槍刺來。

「哇！」

又七郎想躍開，但使至友彌五兵衞身負重傷，懊喪氣沮的又七郎，一時疏忽，被這少年刺傷了大腿，頹然倒下。

「幹得好，七之丞再加一槍！」

又七郎邊倒邊喊，七之丞却不再刺第二槍，一溜奔向大門。

這時，竹內數馬領先逼近門口，看見正面的板門有一細縫。數馬正想用手打開，侍童島德右衞門推開數馬，說：「等一等。主人是今日的統帥，我先來！」

八

侍童德右衞門把板門推開，一躍而進。在這刹那，槍尖亮了一下。

「唔——」

德右衞門蹣跚地倒向數馬。他被埋伏靜待的市太夫長槍刺傷了右眼。

「退下，別碍手碍脚！」數馬推開德右衞門，踏進門裏。這時，市太夫與五太夫挺槍刺來，從左右直穿數馬腹部。

數馬不吭一聲，雙手抓緊意欲拔出的左右二槍，微笑地望着市太夫與五太夫之臉。兩人莫名其妙地盡力想把槍拔出來。數馬一放手。兩人連連後退，一屁股坐在地上，數馬也猛然跪倒。

「哦，主人！」

德右衞門不顧右眼滴落的血，折還回來，數馬屬下添島九兵衞和野村庄兵衞也奔馳而至。

「我不行啦。」數馬搖搖幌幌站起來。

「喂！別逃！」三人尾追着走進內院的市太夫和五太夫。數馬自已也緩緩走了四五步，終於

頹然倒下，當場氣絕。

果如所願，數馬戰死了。

這時推倒後門的高見權右衞門，直往前衝，揮舞着十字槍，刺倒阿部的家僕，踏進客室。隨後而來的是千場作兵衞。

取掉紙門三十張塌塌米的客室，是此役的主要戰場。阿部兄弟受到前後攻擊，現場如阿修羅地獄般騷亂。彌五兵衞已切腹倒於一隅，七之丞也滿身血跡倒下。

在院子裏，阿部的家僕受到攻擊，瘋狂般奮勇作戰。阿部邸宅已凄慘得不忍目睹。

大腿爲七之丞所刺的又七郎，已不能行走，俯伏在厨房。這時，高見的手下從旁經過，出聲說：「哦，柄本先生，你受傷了，快退下吧！」說完逕行入內。

「什麼，要我退下。若我的脚能退，我已經進入屋裏囉……」

又七郎咬緊牙根，追隨主人奔馳而來的一個家臣，用肩扶着他退到庭院。阿部的家僕一看見便砍殺過來，又七郎的另一個家僕天草平九郎迎面擋住。又七郎才被送到屋裏，平九郎戰死。

九

數馬的侍童島德右衞門不顧右眼受傷，奮勇作戰，被市太夫的槍刺穿側腹，倒在客室門口。

同是數馬手下的小隊長添島九兵衞，越過德右衞門，砍向五太夫，傷了五太夫肩膀。五太夫捨槍掄刀交鋒。

市太夫遇上後門的統帥高見權右衞門，踢翻套窗，躍入庭院。

「市太夫，別逃！」權右衞門也追逐着市太夫躍入庭院。

「我怎會逃，來吧！」市太夫捨槍拔刀，他已有幾處重傷，滿身是血。

這時，在權右衞門身邊，以半弓射敵的侍童高喊道：「主人，危險！」

立時擋在權右衛門的前面。這時，砰的一聲，槍聲響起，侍童胸膛中了子彈，即時倒斃。他代主人挨了阿部家僕朝權右衛門所放的洋槍。

「唉，魯莽！」

權右衛門挺起十字槍直刺市太夫，戰況激烈。

這時，側腹中槍倒下的德右衛門，搖幌地站起來，邊叫：「主人！主人！」邊向門口走去。看見數馬遺體時，喊道：「主人，我來陪你了。」隨即倒下身死。

客室裏，與五太夫交鋒的九兵衛，挨了重傷瀕死的五太夫一刀，血從頸部噴湧而出。

「哥哥！哥哥！」五太夫渾身是血，形相極爲嚇人，他蹣跚地走出客室，想躍下庭院，也許是力盡精竭吧，從走廊上掉下，氣絕而亡。

跟權右衛門交鋒的市太夫看見後，叫着：「弟弟！」欲奔馳而來。

權右衛門乘他分神之際，用十字槍刺入市太夫側腹。這時，飛躍過來的阿部家僕挺槍猛刺權右衛門心窩。

「唔……」市太夫和權右衛門幾乎同時呻吟倒地。市太夫隨即氣絕，權右衛門慢慢站起來。懷裏的護鏡挨了一槍，所以權右兵衛只受了一點輕傷。

十

意圖拼死反抗的阿部兄弟和爲主家殉死的家僕，全都戰死，無一人生還。但征討者這方面，以大門統帥竹內數馬爲首，死傷甚衆，由此可知厮殺有多激烈。

高見權右衛門巡視邸宅一圈，確定阿部方面無一人生還後，即召集大門與後門所有人員，搗毀邸宅內的倉房，放火焚燒，這是征討成功的狼烟。無風薄雲的空中，狼烟裊裊昇起，從遠處也可以看見。

這狼烟，城裏當然也看得見。在武藏府邸中

，信行及其他家人都到庭院守望。

信行走到武藏面前，報告說：

「師傅，阿部邸宅已昇起狼烟。全族人想必全被殺死了。」

武藏表情陰鬱，囑咐道：「數馬之事叫人放心不下，你親自去看看！」

信行急忙出去，不久即奔馳而回。

「師傅……」信行口吃。

「怎麼啦？」

「戰死了。」

「什麼？」

「攻入後不久，在門口被市太夫和五太夫從兩旁用槍刺中，慘死。侍童德右衛門及其他許多手下也都陣亡。」

「眞的……」武藏呻吟般嘆息說：「武士愛惜名譽。想必是有意的戰死！外記，你竟讓有爲的年輕人送死。」

「昨天，他已有這種意思吧？」信行說後，咬緊了牙關。

「不，連我也沒有察覺，由此可知，他下了多大的決心！他是個傑出的年輕人。主上由此想必可以看出外記的爲人啦，家老們大概也不會再沉默了。我這就去弔慰數馬的家人。」武藏說着站了起來。

不久狼烟消失了。

權右衛門踏熄餘燼，用水冲洗。權右衛門在這之前逐一檢視己方的死者，重傷者則施行急救，讓他們扶着朋輩肩膀離開阿部邸宅。

正是未時（午後兩點）時分，

十一

光尙一向喜歡到藩裏主要人物家裏遊玩。這一天，從拂曉就到松野左京家。

山崎距花畑館很近，從阿部邸宅傳來了騷鬧聲。

「唔，已經攻進去了。」

光尙自言自語，坐上了轎輿。

光尙行不多遠，步卒飛奔而來，俯伏轎旁，說：「報告！」

「嗯，說吧！」光尙撥開轎簾。

「竹內數馬先生，陣亡。」

「什麼，數馬陣亡？」

光尙表情驚訝，果如所料。光尙猛然放下轎簾，不高興地說：「去！」

外記在轎旁隨行，臉色大變，低垂着頭。

光尙走進松野府邸，也不跟外記說話，悶悶不悅。不久，征討成功的報告傳來，才開始恢復高興的樣子。

接着，高見權右衛門率領所有軍隊出現松野門口，上奏道：「阿部一族悉數討平，無一人生還。」

光尙讓權右衛門進入客室。牆脚的水晶花吐蕊綻放。權右衛門推開柵門，進入庭院，恭恭敬敬地端坐在草坪上。

光尙看見他，出聲說道：「受傷了，你一定很賣力。」

黑夾衫血跡斑斑，還沾着撤離時踏熄火燼而飛散的炭灰。

「不，只受一點輕傷，阿部兄弟眞是技藝高强，我的心窩也受了一槍，幸好懷中有護鏡，才撿得一命。」

權右衛門毫不誇耀自己的事，接着逐一報告。他把功勞讓給又七郞，他說：「今天功勞最大的是單身攻入，使彌五兵衛身負重傷的柄本又七郞。」

「數馬如何？」光尙口吃地問。

「我從後門攻入，而數馬先生已先一步奔馳進去，所以沒有親眼看到。」

權右衛門回答後，俯首咬緊嘴唇。他也知道外記的詭計，所以至爲痛心。

權右衛門好不容易才仰起臉，輕聲請求道：「數馬先生戰死的情形，請垂詢他的手下野村庄兵衛。」

光尙頷首說：「嗯，把所有的人叫到這裏來。」

權右衛門把衆人叫進來。

除重傷回已宅者之外，所有的人都俯伏在草坪上，盡皆全身浴血，充分顯示他們奮戰不懈。

光尙命令野村庄兵衛：「說說數馬戰死的情形。」

十二

庄兵衛俯首說出刹那間的經過。武藏高徒，藩內屈指可數的高手竟然那麼容易戰死，聽者不禁想起外記之事相顧沉思：「呵，畢竟是——？」

理應說話的外記，今天也沒有開口。光尙悲傷地說：「數馬眞了不起。」

說着突然望見畑十太夫，只有他沒有浴血，僅僅頭上蒙灰。

「十太夫，你的戰績如何？」

光尙冷笑。

「是……」

十太夫沒有說下去，俯垂着頭。雙方厮殺的時候，他在屋外徘徊。倉房放火時，他才進入屋裏，幫助滅火。

這時，外記突變臉色，粗聲說：「十太夫！你也是征討者之一，有話快說！」

「是……」

十太夫雙手伏地，渾身顫抖。

「十太夫。」

外記促膝，想要說些什麼。

「外記，算了。」

光尙阻止，然後說：「各位都奮勇作戰！可回去休息。」

外記只得噤口不言，睨視十太夫。

衆人退下時，光尙交代說：「我有話跟外記說，大家暫且不要來。」

於是只剩下光尙和外記兩人，光尙以不平常的冷眼望着外記，開口說：「外記！你對數馬戰死有什麽意見？」

「這個……」外記雖然仍低垂雙眼，却昂然說道：

「據近侍的傳言，他似乎曲解了我推薦他給主上的意思，而且也怨恨主上。是個名不符實的淺薄年輕人。旣然反抗主上，戰死不是很好嗎？」

光尙猛搖頭。

「外記，你錯了！」

「哦？」

「年輕人的心容易受傷。你的話殺了數馬。」

「欸，主上，這是怎麽說？」

「我後來才發覺，立刻遣使安慰他，但巳經太遲了。外記，殺數馬的是你！」

「主，主上……」

「外記，我不會再聽你的話啦！」光尙說着猛然站了起來。

十三

征討人員撤離後，檢視人員立刻進入阿部邸宅，數馬等征討方面的死者都送回各人家中。

阿部一族的屍體都運至井邊，用水清洗，檢視傷處。每一個都身負多處傷口，顯示了他們悽慘壯烈的抵抗。爲又七郎刺穿胸鎧的彌五兵衞，傷口比任何人都清晰準確，由此可窺知又七郎的本事。

在征討方面的亡者中，隨從數馬攻大門的添島九兵衞，全身負傷九處，可見是經過壯烈戰鬪的。據添島家後裔添島干城現存的系譜說，數馬長姐是九兵衞之妻，次姐嫁給阿部權兵衞。因而，阿部家與竹內，添島二家有極近的姻親關係。數馬、九兵衞和阿部兄弟可說是姑舅兄弟。

當時的武士，公私分得非常清楚，若有主君

命令，卽使是親兄弟也不能稍予寬待。然而從爲數甚多的家臣中，故意選姑舅兄弟的數馬和九兵衞去征討阿部兄弟，顯然是林外記的陰謀。

據添島干城從父親聽來的添島家傳說稱，九兵衞自初卽決意戰死，並曾向家人訣別，剪斷草鞋的繩子攻入屋裏，與累代老臣世良田仁右衞門一起奮勇作戰。

九兵衞本也是技藝高强之士，在島原之役中，名列細川二十四勇士之一，顯揚勇名，得主公忠利寵信，但與外記不睦；入光尙時代以後，每天鬱鬱不樂。

由是觀之，竹內數馬的決意戰死，除了忠利去世時未殉死之事以外，也許還有上述這些因由。

正式參加征討的人似乎有十七人，筆者所參考的『阿部茶事談』並未一一擧出姓名。參加戰鬪的武士可能都帶領着家僕參戰。未正式受命出征而參與的，除柄本又七郎之外，還有數馬的哥哥八兵衞。

不久，論功行賞。竹內數馬的幼女獲許長大後招贅以繼承家督（家長）。其他戰死者的遺族亦各許其繼承家督，並且給予跟戰績相當的褒獎並增加祿米。

高見權右衞門增加食祿三百石；千場作兵衞與野村庄兵衞各增加祿米五十石。

畑十太夫被放逐，數馬的哥哥八兵衞私自參加，却不在弟弟戰死的場所，被處閉門反省。

十四

又，騎馬衞士之子，身任近侍之職的某人，因住在阿部邸宅附近，當晚免上朝服勤，與父親一起登上屋頂警戒，以防火事。

但是，當他知道柄本又七郎等未受命征討人員，殺進阿部邸宅立功時，深覺慚愧說：「雖免上朝奉職，却未盡心，實輕忽之至。」

遂提出辭呈，光尙說：「這不是疏忽，也不

是畏怯，以後當心點就是了。」

這近侍遂仍任原職。

光尚去世時，這近侍殉死。獲這類特殊恩寵者，似皆入於殉死者之列。

柄本又七郎因私自參加，故未公開表揚，而由家老米田監物遣組頭谷內藏之允爲使者賜以褒揚之詞。

他雖重傷在臥，却仍慚愧地說：「未受搶功之責，反得褒揚。」

「呵，不，是鄰家之事，若是武士，豈肯隔岸觀火？據說你與阿部家一向親密來往，却能棄私情，揚功名，不僅監物先生，連主上也深爲嘆佩，主上將伺機賜你褒揚之辭。」內藏之允說完，即行歸去。

又七郎以悶悶不樂的表情回觀妻子，說：「彌五兵衞，你笑吧。不過，我不是爲了想立功才攻擊你，想不到結果却如此。浮世之事莫非如此，只要不是外記的主意，那就堪可安慰了。」

說罷，乾笑一番。

兩年後的正保元年（一六四四年），又七郎終於傷癒，進謁光尚。光尚任以洋槍隊隊長，說：「如果爲了根治傷處，想進行溫泉治療，到哪裏都行。而且在府邸之外另賜別墅，你希望什麼地方？」

「惶恐之至。爲尚留前髮的七之丞所傷，實技藝未精，這種過分恩賜，臣下不敢接受。」

又七郎固辭。光尚不肯收回成命，反覺可敬，遂當場賜以益城小池村做爲建別墅之地，及其背後的竹山。

又七郎無論如何不能再拒絕，回道：「謹承領建屋地。」

「竹山爲什麼要拒絕呢？」

光尚深爲訝異，又七郎回道：「竹子乃平素所須，一旦發生戰事，竹子往往不夠用，若化爲私領，則……」

又七郎還是不肯接受。

第八十三章　岩殿山

一

阿部一族的反叛對細川家而言，是前所未有，後無來者的不祥之事。但，以島津家爲首，黑田、鍋島、小笠原等九州大藩都有後世被搬進小說與戲劇的家騷動，比起這些，阿部一族的反叛實不足道。

至於使長年忠誠奉公的阿部一族走上這種絕境的政道，給全藩上下甚多教訓。有人批評殉死之事，有人對不負責任指責彌一右衞的輿論加以反省，但對佞臣林外記的非難最爲強大。

藩主光尚對此事比任何家臣所受的衝擊都要強烈。

對林外記的人品，重臣早就懷有戒心，但爲了新主光尚的面子和威信，未曾指斥一言。他們信靠光尚的明智，並以長遠的目光守望着他：「畢竟不是尋常的君主，總有一天會發現。」

一般藩士縱然背地暗罵：「奸臣外記。」却忌憚光尚，不敢露出不平之言行，並依照重臣之意，唯外記之命是聽。這是因爲有忠興、忠利等名君相繼出現，而長岡佐渡等卓傑的老臣至今依然健在。

這時，光尚已發覺外記的奸惡。

征討阿部一族的當天，光尚在松野府邸詰難外記：「今後不再聽你的話啦！」

說着便突然站起來，回到花畑館，現在只剩外記一人，低頭沉思。

第二天，外記進謁，提出辭呈。

「好，准許。關於新職位，以後再談。」光尚冷冷地說，其後再無任何指示，外記只好隱退，把家督之權讓給獨子松之丞。

光尚斥退外記，立招佐渡等老臣，告以詳情：「剛才免除了外記的職務。」

「若不合尊意……臣等固無異議。」佐渡仍然謹愼回答。

「不，我是瞎子，讓各位掛心，請寬諒。」

「是。」

老臣們俯伏稱是，眼中却含着淚水，他們也許心中高興得想高呼萬歲呢！少主眸中也閃耀着昨天以前所沒有的明朗光芒。

二

「召武藏！」老臣退下後，光尙命令近侍。

武藏這時已上朝，立刻便來了。

「叛徒已順利平定，無比欣慰。」武藏說。

「嗯。」光尙輕輕點頭，却以强烈的口吻說：「外記那斯，因多管閒事，已免其職。」

光尙認爲武藏一定比任何人都更淸楚地看穿外記的爲人，所以希望武藏能爲自己的裁斷喝采。

「所爲甚是。」武藏如光尙所思地回答。

「你想必也憎恨外記的多言。都是我短視淺陋，請原諒。」

「呵，我亦難免。不過，能發覺並斥退外記，實在太好。像他這樣的人長在君側，很可能會再出現第二、第三次阿部一族事件。如今，武藏也放心了。」

光尙像受大人褒賞的少年，高興地說：「嗯，此後一定當心，不再讓你掛念。」

突然注意到武藏的樣子，問道：「武藏，怎麼啦，有什麼不便嗎？」

自忠利生病以來，武藏鬍鬚未理，頭髮未梳，白衣汚髒，臉色蒼白。

武藏毫不介意地說：「承蒙關心，毫無不便。」

「這就好了，若有不便，切莫顧忌，隨時說出。」

「是，但請主上莫介意武藏天生的任性。」

「武藏！此事已從父親那裏聽過。父親去世

前交代說，不可視武藏爲尋常家臣，當讓他終生隨意生活。」

「是，謝謝。」武藏感動，俯伏於地。

當夜，武藏微闔雙眸，端坐居室。眼底突然浮現去年與釋迦院修驗僧比武時空中所見，大喊：「是我物！」的不動明王形相。

三

武藏在這種場合眼底浮現不動明王形相，並非以今夜爲始。持劍有如獅子奮勇迅捷的不動明王像，似爲武藏所喜，故常常浮現眼底。而且每次不動明王的架式都不相同。

這晚，武藏眼底浮現的不動明王形相，是踏出一隻脚，劍架雙八的立像。

「唔，就是這個。」武藏自語。

據佛說，不動明王是大日如來爲降伏一切惡魔煩惱而變化，現忿怒形相。然而，若愛眞理，達於悟道之境，人所嚮往尋求的便是力與智。顯現於形的也就是不動明王像。

武藏不像一般不動明王信仰者那樣，將此像做爲信仰的對象，而是以一種表現這種精神的藝術品追求合乎自己理想的形姿。他覺得，目前所見的不動明王形相才是自己追求的理想。

「我有我的不動明王。就是這個！」

武藏這麼一想，即提筆速寫浮於心眼的這具不動明王像。可是，只用筆速寫，他並不滿足，從次晨起就開始彫刻。

跟其他藝業一樣，彫刻，武藏也是無師自通的。他是天生的工藝家，加上在京都時的所見所聞，刀的運用自然合乎藝法。

經過幾日的精進努力，武藏已彫成一個不動明王像，放在客室的壁龕中眺望，自覺所彫甚佳。一般不動明王像，無論立像或座像都不是彎肘高擧刀劍，做勢欲砍的架式。

武藏的不動明王却是右脚踩前一步，劍架雙八，做勢揮下必殺之劍的瞬間形相。這是酷似武

藏一生都在戰鬪的表現。

一天，一個名叫知應的禪僧來訪。引進客室，武藏出見，原來是位年約四十二、三歲完全陌生的和尚。他極其親切地望着武藏。

「宮本先生，久違了。我想，先生大概忘了……。貧僧是以前侍奉寒池和尚的沙彌。」

武藏聽了，瞪目以視。

「寒池和尚！雲巖寺！沒忘。哦，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師父已經在十三年前歸西了，現在由貧僧繼承衣鉢。先生入肥後時，本想來探望，終於沒有機會，實在抱歉。」

武藏也親切地說：「哦，我也想去朝香，却因事拖延至今。和尚去世的消息，我也聽說了。他眞是了不起的人物。」

「是。先生，今年是先師十三周年忌，恕貧僧冒失，祈請參予是幸。」

知應和尚請求武藏參加法事。

四

武藏欣悅地接受知應的邀請，決意去參加寒池和尚十三周年忌。武藏喜愛岩殿山，決不虛假。

這並非只是值得回憶的地方，他非常喜歡該地的風光。山深抱谷，白雲低迷，俯視大海，遠眺島原的溫泉嶽，岩殿奇岩上的風景，武藏心許爲天下第一。但是，自從他勇敢躍入紅塵以後，就再也沒來過。

知應邀請武藏參加法事後，看見放在壁龕上的不動明王像。

「哦。」知視瞪目驚問：

「誰的作品？」

「在下所彫。」

「哦，先生的……」知應看看武藏，又望望不動明王像，說：

「據先師口授，武藏這位兵法家，生下來就

拿着不動之劍，這的確是不動……」

「哈，哈，哈。彫得如何？」武藏笑問。

「爲了好看，不動明王本是不能拿劍的。若說是降魔劍，那末，不合兵法就不能斬魔。這不動明王的架式，可視爲二天一流的秘劍……」

武藏顯得很意外。

「呵，眞不好意思。在下心中正有此意……。知應師父，僭越之至，我想把此像獻給寒池和尚，請笑納！」

「噢，這是最好的供奉。先師想必高興。知應謹受，奉置佛壇。有此像在，任何惡鬼必不敢近岩殿山。」

知應和尚把佛像包好，負在背上，興高采烈地回山去。

這座不動明王像現在是雲巖寺鎭寺之寶，安置寺中。雖是奇風異采的不動明王，但無論就作品氣魄或彫刻的渾偉而論，乍見之下卽已浮現出武藏的精神，可稱稀世的傑作。

這木像現在已有部分破損，過去曾擬請高村光雲（日本詩人高村光太郞的父親，木彫聖手）修復。當時，高村光雲一見卽感嘆良久，說：「若由我們凡俗之手修復，反有損原作尊嚴之虞。」

遂辭而不受。

言歸正傳。知應來訪後過了十多天，寒池和尚的十三周年忌在雲巖寺舉行，武藏依約參加。

三十年未見的岩殿山，武藏重臨，更覺屬意，心中暗自決定要以此爲葬身之地。

五

不久，已是嫩葉初生的時節，武藏悠閒地步出居室，登上岩殿山。岩殿山，如山所示，有洞窟，窟中奉有觀音像。

然而，武藏最屬意的是環抱洞窟，聳然而立的岩山頂峯。峯上一隅有兩三塊約一蓆大小的平坦岩石相連，三十年前，武藏曾坐在這平岩上沉

思瞑想。

這天，武藏來到岩石上，盤腿端坐，心蕩神馳地眺望附近風光。這時，突覺有人走進，側首一望，旁邊岩石上也有人端坐。

「可不是春山嗎？」武藏出聲招呼。回頭望來的正是泰勝寺的春山。

「宮本先生，打擾你了，對不起。我很喜歡這地方，常來參禪……」春山惶恐地回答。

「呵，你也喜歡這裏？」

「是的，熊本城近郊，這裏可說是首屈一指的勝地。對我們和尚來說更是無上的坐禪道場。」

「誠然。」

「先生，你似乎並未盤足坐禪，對否？」

「是的。我在京都等地與禪僧親密交往，却不曾參禪。」

「端坐思考時呢？」

「屈膝正坐。」

「可是，先生，在這堅硬岩石上，正坐很辛苦，我想，禪宗所說的結跏趺坐比較好。」

「不錯。」

「要試試看嗎？」

「嗯。」武藏如坐禪般盤足。

當時，坐禪甚爲風行，武藏當然不會不嘗試。年輕時，他曾暗中試過，却認爲所謂結跏趺坐，違反戰鬥體態。

敵人突襲時，要速立應戰，端坐比較適合。總之，坐禪是和尚的修行法，而非兵法家的修行法。武藏全以兵法決定一切，所以終於不曾正式坐禪。

武藏嘲弄兵法家裝模作樣的坐禪說：

坐禪心不清，
無功心亦盲，
盤膝禪床上，
企首待天明。

但是，現在年輕的春山，不說明理由，若

無其事地勸其坐禪，他倒有意一試。

六

武藏很舒服地盤足，微笑說：「這樣對嗎？」

春山莞爾說道：「請輕鬆地坐着。」

「嗯，姿勢正確嗎？」

「很合乎坐法。雖說不曾坐過禪，但先生畢竟是畫達摩的。教你坐禪，我太笨了。」

「呵，不，年輕時，曾試坐過。」

「先生以爲坐禪如何？」

「對僧侶的修行，極好。」

「你的意思是說對兵法家並不適合？」

「是的，足釘大地，紋風不動。」

「誠然，對我們，這也是難能可貴的。要窮究物心眞性，須定於一點而不動。」

「這我也知道。」

「剛才在雲嚴寺拜見先生所刻的不動明王。若要使不動明王的形相適合兵法，必須那樣。」

「嘿，是的。」

「坐禪像那樣又如何？」

「合乎兵法的坐禪！眞有趣。」

春山眼泛光芒。

「先生，我認爲你已入禪定的境界了。」

「什麼？」

「先生喜歡這地方。想必以之爲定於一點之地。而且早已盤足坐禪。」

「嗯。」武藏嚇了一跳，說：「哦，不，我不是坐禪，只是想舒服地坐一坐。」

「先生，你已逃不掉啦！」

「你說逃不掉？」

「是啊，已經被春山的繩子套住了。」

「唉，完了。」

武藏「吧」地拍了一下膝蓋：「春山，從今日起，我拜你爲師。」

春山惶恐地說：「先生，抱歉。」

「不，我是眞心呀。」

春山合掌言道：「先生，那就請你開始合乎兵法的坐禪吧！春山助你。呵，不，爲你掃座上塵埃。」

「那就麻煩你啦。」武藏表情漸趨嚴肅。

太陽已沉入溫泉嶽山後，晚霞輝映嫩葉，環繞二人。雲嚴寺的鐘聲繞谷上昇，武藏、春山默默無言，寂然端坐樹下石上。

七

武藏與春山直到夜已相當深，才下山入雲嚴寺，接受知應和尚奉茶，然後踏上歸途。

「春山，故鄉何處？」武藏邊走邊問。

「不清楚。我只記得自己在乞丐羣中站在京都橋邊行乞。那是五六歲時候的事。」

「哦—然後呢？」

「一天晚上，肚子痛，跟伙伴走散了，跪倒在四條附近的路邊。這時，有個行脚僧經過，給我藥，肚痛稍減，他就離去。我覺得這和尚很親切，從後跟隨。於是，和尚連連點頭稱好，拉起我的手，整夜行走。」

「春山，眞幸運！」武藏猛然插口。

「是的。這位慈祥的和尚，帶我到伏見附近的小寺，拜托住持收我爲沙彌。這就是我記得的成長過程。」

「春山，眞幸運。」武藏反覆說着同一句話，然後說道：「我却是不幸的孩子。從來不會認爲人很親切。至今思之，似乎也有人對我好，但我沒有接受。」

「從那時起，就走獨行道了吧！」

「只想以人爲敵，勝過他……」

「那末，現在呢？」

「已無所做爲。只在無血無淚如冰的世界中抱刀獨住。」

「很寂寞吧？」

「覺得寂寞時，我就回憶待我親切的那些人

。可是，我呼喊他們，也沒有聲音回應，因此一旦有人接近，我想必會殺之無赦。」武藏很稀奇地吐出自省之言。

春山望着邊說邊行的武藏孤悄的背影，轉換話題：「先生，今天的坐禪呢？」

「看見揮着白刄向我挑戰的無數敵人。」

「先生，是敵人嗎？」

「是的。無數的生命之火及其根源的偉大之火！」

春山嚇了一跳。

「先生，那不是太陽嗎？」

「嗯，可能是。如果是，我也許會以太陽爲敵而戰。」

武藏聳肩仰視夜空。

八

此後，武藏若逢心情鬱悶卽往岩殿山，雖非特意邀請，却經常碰到春山。

武藏喜愛年輕的春山，以聽他說禪的故事爲樂。春山對於接近這偉大的哲人劍士也懷着異常的興趣。

他知道，從禪的觀點而言，武藏已達非常高邁的境界。他相信，武藏稱爲兵法極致的萬里一空之境，卽是禪悟的世界。

禪僧若臻此卽爲高僧，已不爲此世煩惱所拘，但武藏却越來越苦惱。春山覺得這正是武藏的魅力，使人興起無限的思慕，然而却也可驚可畏。

「如果是，我也許會跟太陽戰鬪。」

武藏此語經常縈繞在春山腦海裏。

春山與武藏一起盤足坐禪，偶爾也移目凝望武藏的容姿，爲其容貌的悽厲而戰慄不安，那是在敵人重圍中拚死奮戰的形相。臉色蒼白，額頭冒汗，殺氣四溢。

春山有時會問武藏：「先生，太陽是毘盧遮那佛——大日如來的本體，可視爲生命的根源。

尊意以為如何？」

「嗯，正是生命的根源，所以才以白刃罩我。創造生命即支配生命。我經常與人的生命對決而殺人，最後可能就要跟生命的根源對決。春山！我或許正是魔性之鬼。」

武藏說着回顧春山，莞爾一笑。春山剎那間渾身血液冰冷，臉無血色，口誦：「南無觀世音！」

武藏繼續說下去。

「春山，你跟我在一起，也許會墜入魔道。呵，甚至會被我殺害。」

春山嚇了一跳，重望武藏，因為武藏的聲音跟所說的內容完全不一樣，聽來太悲悽了。武藏仰起臉，凝望着天空的彼岸，但其側臉卻洋溢着哀愁，巨軀似欲崩垮下來。

春山不禁趨近，伏在武藏膝上，再度唸誦：

「南無觀世音菩薩！」

而後哀傷飲泣。

九

因為有這些經歷，武藏和春山的交往愈發深厚。武藏以這年輕僧侶為先進，窮究禪道，春山則奉之如師，事之如病父。

武藏自盤足坐禪以後，身體消瘦，臉上漸失血色，乍見有如生病一般。

春山知其故。世上凡人一旦坐禪，便會革除雜念，除却煩惱，一時之間神清氣爽。但對武藏則是苦惱。春山不忍卒睹。

「先生，近來身體情況似乎並不太好，暫停坐禪如何？」一天，春山對武藏說。

武藏仰空嘆息道：「春山，不錯，我像是生病了。但不能因病而中止。來日無多，日暮道遠。」

當時正是梅雨時節。

春山突然心血來潮，赴城裏府邸拜望武藏。正好遇上武藏俯伏地板上，聲稱心窩疼痛。此時

，寺尾阿松亦來訪，兩人合力按摩武藏背部。

中午，僕人送來飯菜，白飯生硬粗糙。

「哇！」阿松驚叫，斥責僕人，自去煮稀飯給武藏吃。這並非始於今日，武藏不管什麼時候，向來不挑剔食物，也不作特別要求。

武藏津津有味地啜着阿松煮的稀飯。阿松閉上眼瞼，強忍淚水。

不久，武藏舒敞地睡着了。但僅過了半個時辰，即翻身而起，穿上衣裳。

「先生，要做什麼？」春山訝異地問道。

武藏微笑回答：「春山，到岩殿山啊。」

「哦……以這樣的身體？」

「沒關係，生病也不要緊。」

「下雨了。」

「下雨，我也很愉快。」

「先生，太勉強了。」

「春山，我突然想起佛道中所說的『業』。我覺得此『業』極深。」

春山沉默不語，心中也有同感，大多數人，不論是多壞的人，只要洗清此世罪障，即可心安。但武藏的罪障似乎不僅僅在此世。

「所以，春山，下雨天也不能停呀。」武藏說着步出房間。

十

武壇傳來門人緊張的氣勢。

信行已去奉職，不在。使棍棒的鹽田濱之助及其他僕人，隨着春山與阿松，跟武藏走到大門。

「別慌，別緊張。」武藏輕聲斥責，穿着平常的衣服，戴上粗糙的斗笠，大小兩刀都不帶，只携着手杖。據傳說，武藏愛用的手杖，「只五尺長，刃部加鐵，前、後、中包以黃銅，附着長長的環帶。」由此觀之，雖說是手杖，却做得很像木刀，而且相當粗糙。

外面細雨霏霏。武藏穿着草鞋，長衣袖也不折起，逕往外走。春山穿着來時的木屐，慢一步

走出來，但他急速往前阻擋着武藏，瞪眼說道：

「先生，不能去！」

「什麼？」

「回去！」

「什麼？」

「你這壞蛋！」

春山握拳，「拍」的一聲擊在武藏側臉上。

「啊！」衆人驚呼失色，武藏却「嗯」的一聲，深深頷首，回步走向大門，進入屋裏。春山逕行回去。阿松畏畏縮縮走到武藏面前，武藏微笑道：「呀，松小姐，讓你掛心了。」

這是心機一轉的證據。

阿松急忙倒茶。

武藏啜茶，說：「松小姐。由利小姐怎麼樣啦？」

春山的當頭棒喝使武藏的心湧起一點暖意。

「其實，我今天就是來告訴先生消息的。」

阿松雙眸輝耀。

「哦，有由利小姐的消息？」

「是的，村裏的人說遇見公主了。」

「什麼，村裏的人？」

「今年春天，村人到四國去巡禮，與公主同宿。公主也是巡禮的裝扮，獨自一人繼續旅行……」

「原來如此……」武藏舒了一口氣。

「但玉體消瘦，據說追根到底地探問先生的事、我的事和城下的謠傳……」

「呵，只要聽到她的消息就安心了。偉大的人，終究會走到安謐的美境。」

武藏沉穩地說了以後，把硯臺挪了過來，說：「松小姐，對不起。我想畫畫。」

第八十四章　去　來

一

武藏就這樣有時心境溫煦，在此世的寶座上安息。這期間，因春山的一拳深深感受了愛，遂心機一轉。在愛徒信行等門徒與長岡佐渡等舊友的言行中，也有類似的感覺。

武藏畫畫，享受喜歡的工藝，也製作了一些刀護手，有時也製作馬鞍這類大件物品，懷着敬意，觀覽先人的名作。但誠如獨行道所載：

——不據古器。

——除兵器外，不嗜其他器物。

武藏不願收集或珍用這些工藝器具，却以自作爲樂。由此可知，他是多麼具有獨創性的人。

有時，光尚希望武藏畫畫給他。以往，武藏只畫小幅墨畫。這時他想畫大幅畫，便去拜望矢野三郎兵衞，尋問種種技法。

要畫大幅畫，必須專門知識。武藏以前曾向矢野說要做他的門人。武藏年紀比矢野大得多，又是恩人，矢野不僅在爲人方面師事武藏，甚至在繪畫方面，也因武藏有非常的表現，敬佩不已。所以，武藏雖然這麼說，他並不以爲武藏眞有意拜他爲師。

武藏一直以爲自己是外行人，甚至認爲外行人也不錯，無意畫超乎外行人的畫。但是，以前想畫花卉的時候，還有像這次單憑外行人技術不足用之際，他越來越覺得須要拜師學藝了。所以，武藏是眞心想拜矢野爲師的，就像在禪方面奉年輕的春山爲師一般。

武藏這次也執師禮向矢野請教，並親自提筆，在矢野的門人簿署名。

矢野當然毫不吝惜地把墨色、彩色等自己習得的技法傳授武藏。於是，武藏繪成了六曲一雙的大幅作品獻給光尚。現在細川家所保有的蘆雁

圖可能就是這幅畫。

武藏常畫鳥，不只畫伯勞、雁、海鷗、鵜等喜歡抓活東西吃的鳥類，也畫鬪鷄。這充分顯示「萬事不離兵法」的武藏精神。可是，武藏爲何喜歡鷹與鷲，却不畫牠們呢？主要原因是武藏乃喜歡獨創的野人，也擁有眞正的藝術感覺。

喜歡武藏繪畫的人，只要他所繪鳥的形體與原型並無不合，而尖嘴有如脫鞘名刀的銳利，就可視爲眞跡，而予珍藏，眞是乍見難免會顫慄的冰刄。

二

此後，武藏仍然繼續到岩殿山去，但大家都看得出他的健康已日益衰退，而且常常心窩疼痛，想必是舊病——胃潰瘍復發。

不過，還不致疼痛得睡不着，武藏自己也不在意，但他並不是沒發覺自己有病，自小倉發病以來，雖然很快就好，武藏却不以爲自己的身體很健康。

此事從他在小倉應忠利延聘時的回書指稱：「近年已成病者。」可知。

只是武藏並沒有因爲生病就抑制自己的行動，也沒有藉口生病，荒疏對門人的指導。雖曾拒絕邀請，但並非以生病爲藉口。只要一高興，即接連不斷地外出。所以大多數人都不知道武藏有此痼疾，以爲是年老力衰所致。

這年秋天，小倉的伊織來信說：「來月將隨殿下赴江戶，若可能，祈撥駕一臨。」

武藏急欲赴小倉，遂進謁光尙，取得許可。數日後，帶着信行起程。

一路平安，到小倉後卽赴伊織府邸。已是傍晚時分，伊織在家，武藏站在門口，揚聲說：「對不起！」

很快就知道是武藏，伊織出迎道：「父親！一向大安？」

但伊織對武藏身體的衰弱甚爲訝異。

武藏也爲伊織的筋骨結實，風采煥發而驚喜，問道：「大家都好嗎？」

「是，都好。」武藏回首望着信行說：「伊織，你記得吧？這是寺尾的兒子求馬助。成年加冠後取名信行。」

「哦，求馬助兄。」伊織以銳利的眼光凝注在信行身上，微笑說：

「果如父親所寄望，眞是一表堂堂的年輕俊傑。」

信行低頭施禮，覺得不好意思。

妻子浪娘領着孩子匆匆出來。全家一起把武藏和信行引到裏間。

雖是熟悉的家，却已三年未見了。武藏蒼白的臉上泛起血色，目中洋溢着喜悅。

三

武藏和伊織熱切交談着別後的情景。忠利之死、阿部一族的事件等，武藏的話題較多。也提起由井正雪之事，最後轉到由利公主身上。

但未涉及愛情問題，武藏淡淡地說：「她說要離開肥後，所以勸她到你這裏。可是，她却未告目的地卽突然離去。今年夏天，風聞她巡禮到了四國。」

伊織垂眸傾聽。雙方的心情，伊織比誰都要了解。結褵，雙方必皆幸福，否則必覺哀傷，這大概就是所謂宿業吧。

「巡禮……總不能終生巡禮，不知作何打算？」伊織低聲說。

「可以，可以終生巡禮呀！」武藏極爽快地回答：

「伊織，我也打算離開邸宅，閉居山中。」

說出了岩殿山的事，伊織突然想道：武藏難道認爲由利公主的巡禮與自己的閉居山中一脈相連？不禁暗暗擔心：「父親和公主都能夠壽終正寢嗎？」

「不錯，岩殿山確是父親一向喜愛的地方。」

不過，萬一生病了……」伊織擔心地說。

「什麼，說生病，現在也在生病啊。別擔心！」武藏若無其事地回答。

次晨，武藏帶着信行，與伊織同至城裏拜謁信濃守忠眞。突然而來，忠眞侯大爲高興。進謁後，立開酒宴。

忠眞侯也注意到武藏的衰弱，說了些慰問話語之後：「武藏，你也老了，這次到本藩來，就把第二代讓給伊織如何？」

伊織揷口說：「殿下，伊織已繼承宮本家系了。」

「呵，等一等。我說的不是家系，而是兵法啊。」

「殿下，惶恐之至，伊織不能以兵法出仕。」

「嗯。不過，你已成爲武藏的第二代，而且是名符其實的高手。兵法豈不是應該由你來繼承？武藏，你說是不是？」

忠眞侯凝視着武藏。

四

「這個……」武藏恭敬地低頭行禮，但滿臉困惱之色。伊織已經答應只繼承家名。但這只是他們兩人間的默契，不曾向忠眞侯報告。事實上，伊織的技術已臻名人之境，是自幼經武藏調教的劍豪。大多數不知武藏本意的世人都以爲伊織是二天一流的後繼者，現在有人認爲武藏不肯將兵法讓予伊織——此實含有誤解之虞。

伊織本已心許，故毫不遲疑地立時回道：

「殿下，如剛才所言，我因父親盡心的調教，已習得兵法，成爲武士，擁有眞實本領，可是，我已斷絕以兵法家立身處世之意，專心以政道出仕殿下。因此，我自動向父親辭去兵法的繼承權。」

「噢，原來如此。」忠眞侯領悟力極高，點頭稱是。又問：「武藏，除了伊織之外，有沒有

繼承你兵法的適當人選？」

伊織又打岔道：「殿下，這個年輕人便是二天一流的後繼者。」

說着便用手指指着端坐下座的信行。

「什麼？」

信濃守似乎很覺意外，俯視信行，是個體格魁偉，從臉上看來約模十七八歲的少年，忠眞侯起初一直以爲是武藏的侍童。

武藏出聲說：「信行，晉見！」

信行俯伏道：「在下是細川藩士寺尾藤兵衞信行。」

「嗯，趨進！」

「是。」

「不必顧忌，到這裏來！」

「是。」

信行趨前。

「幾歲啦？」

「十八歲。」

「嗯，體格眞雄偉，過來喝一杯。」

「是。」

忠眞侯親手遞杯給他，回眸注視武藏，說：「這年輕人若是你的後繼者，必定有超羣的技藝。」

「是，年雖弱冠，確已技藝超羣。」

武藏莞爾回答。

五

「嗯。武藏，我想看看他的本領。」

忠眞侯目露好奇的光芒。就在這瞬間，武藏立起一隻脚，隨手拔出短刀。「咻！」離鞘的白刄，從旁襲向俯伏忠眞侯面前的信行。

「啊！」在坐的人都屏息驚視，信行在間不容髮之際躍開，武藏之刀落了空。武藏欲收回刀，信行已早一步壓住武藏的刀端。

這是二天一流的極意劍之一。武藏的『兵法三十五條』載稱：「受敵刀襲來之機微，思出擊

，則從空壓頭（頭即端也）。欲制壓，須以心壓、以身壓、以刀壓。」此即頭部的制壓法（壓其端）。

這種刀法與「漆行法」的極意劍相通。所謂漆行是指漆與膠。看似輕輕壓制，却有千鈞之重，無論抽回或壓住，都似以膠相黏，無法脫離。

武藏所執之刀被壓住，他站起來，信行也隨之站起，即以這種姿態一進一退。武藏試着把信行的刀撥回，信行却不讓他撥離。雙方額頭沁出汗珠。

一直立着隻脚守望的伊織，遂出聲說道：「信行兄，眞了不起！」

信行引刀躍後，兩手俯伏道：「抱歉！」武藏滿臉溢出會心的笑容，回到原座，揮汗說道：「殿下，誠如所見。」

忠眞侯驚嘆之色，褒揚道：「嗯……不愧是武藏屬意的後繼者，確是不凡！」於是，忠眞侯也承認信行是武藏兵法的後繼者，並同意伊織僅繼承家名。

六

武藏與信行在伊織家停留了十多天。在這期間，拜望了以高田宗伯（又兵衞）爲首的舊識藩士，過着長久未有的悠閒生活。

但武藏始終忘不了岩殿山，他已決定將岩殿山做爲自己最後的戰場，終命的臥床。但武藏想，與浮世俗緣依然未了，只待料理一切之後，即行閉居該地。

所以，這次訪問小倉，對武藏而言，可能正是浮世俗緣的一種清算。武藏對伊織人格的成長完全滿意，孫子們也長得很好。伊織已愉快地再確認信行是兵法的後繼者，對伊織，武藏已無掛念。

伊織從武藏的健康狀態中已看出父親心中有此打算。先前的掛慮已不再出之於口，也不再表露於容色上。

只暗中把信行請到另一房間，施禮說道：「信行兄，父親的事拜托你了，不只是兵法，平日的生活也一樣，望你事之如親父……」

信行惶恐而感激，雙頰泛紅，發誓說：「伊織先生，請放心。師傅本是勝過父親的恩師，我會盡全力服侍。」

「煩你轉告松小姐，說我也拜托她了。」

「好的。姑姑一定跟我一樣。」

「這樣，就放心了……」伊織欣慰地點點頭。

離開小倉的那一天，伊織準備了轎子。武藏很少坐轎，但這天，他高興地接受了伊織的深情厚意。

伊織全家人一起送到大門口。

伊織跟信行陪在轎子左右，直送出城外。

別離時，武藏從轎上下來。

「父親……」

「嗯，大家好好過活吧！」

「是，請父親也務必如此。」

「赴江戶時，順便去拜望一下蒼龍軒。尋找打倒我的劍客，本是他的宿願，但這機會大概沒有了。你轉告他說，武藏老了。」

「是，務必轉達。」

「好，那末，別了！」

「請上轎！」

「不，我想走一走。」

武藏照樣不回顧，逕往前行，誠如獨行道所云，武藏現在已不爲別離而悲。伊織却一直站着目送偉大的父親離去。

七

武藏和信行繞過中津，由阿蘇路回熊本。立即上殿奉職，向光尙致意，次日即赴岩殿山。在雲嚴寺喝茶，隨即登上那塊岩石。

春山已寂然盤足坐禪。

「哦，先生，回來了。」春山回首微笑。

「嗯，昨天才回來。」

「平安歸來，眞好。」

「嗯。」

武藏與春山並排坐在岩石上，先吸一口山中清氣，然後兩人沉潛在寂靜中半個時辰。春山極自然地開口說：「先生，如何？」

武藏窒悶地回答：「相當多。」

「仍有太陽阻擋嗎？」

「擋在我前面，射出無數光箭。但太陽的本相已逐漸明白。果如所料，是肉體生命的根源。我自幼就與人的生命對決，最後終於跟這太陽衝突了。太陽是生命的根源，人也許就是它的化身，呵，不，可能是父與子。」

「那末，先生也跟自己的雙親對決囉？」

「是的。我是人，却又反叛人。」

「你認爲能勝過太陽嗎？」

「不能。不過，我會拼全力戰鬥。斬斷此世的煩惱，爲的是使身體輕鬆。」

「豈非徒勞無功？」

「也許。不久，可能中太陽之箭，悲慘地死在路旁。不過，那又有什麼關係。」

「先生！」

春山轉頭用力說：「是不是要大死一次，自中太陽之箭？」

「做不到。」武藏痛苦却爽直地回答。

春山仰望天空，改換語句說：「先生，太陽背後的東西看得見嗎？」

武藏亦仰望蒼穹。

「看不見。那兒似有超脫生命，更偉大的東西。春山，我好像很需要它，嚮往它。」

春山失聲叫喊。

「先生！那是佛。不增不滅，不生不滅，謂之眞理，稱眞如，乃佛之本體。」

「嗯……」武藏輕聲呻吟。

「春山，這我也知道。就是讓我體悟到兵法奧義萬里一空的東西。但兵法的悟只是人間界的

神通，無力制服太陽。」

八

春山又喊：「先生，請捨力稱佛！這樣，先生就可得救。」

武藏停了一會兒，緩緩說道：「春山，這我也做不到。」

「唉！」春山不禁嘆口氣。又重新想了一下，微笑道：

「先生，我懂了。釋尊過去也否定整個生命，可能連太陽也否定了。最後，終於把握眞如，大澈大悟，認爲萬象卽眞如。唉！除了釋尊，有誰能向太陽挑戰？也許只有先生一個……」

武藏自嘲般說：「春山，我無釋尊之智，亦無釋尊之力。不知何時會發瘋，或受天罰，氣悶而死呢！哈，哈，哈。」

說着低聲笑了起來。

春山想要開口，却噤而不言。春山想說：「這就對了。爲太陽擊敗而亡的瞬間，才是先生擁有太陽，投入佛之懷抱的時候。」

但，這太悽慘了。如果可能，春山希望能在死前讓武藏看看佛相。

日已暮。從四方山谷，雲霧湧起，環抱岩石。秋風吹拂武藏亂髮，向四方飛揚。

雲嚴寺鐘報知已日暮六時。

「先生，回去吧。」春山柔聲低語。

「春山，我想獨自待一會。」

春山默默站起，凝視武藏，隨卽離開岩石回去，他了解武藏欲獨處的心情。

日已落。瞬間，天空灰暗，繼而漆黑一片，冷風陣陣，侵襲武藏身體。武藏超脫此世已達十分之九，卽將與眞如合而爲一，但這十分之一却成阻碍，使他不得而悟。武藏相信，這十分之一的阻碍就是太陽。反之，春山似乎認爲武藏手中閃耀的劍才是悟道的障碍。不管誰是誰非，武藏仍然朝劍禪一致之境全力以赴。

自古以來，被稱爲劍聖的兵法家亦有若干。他們練劍習禪，最後都高叫「無刀」，棄劍奔向佛家的悟道。而武藏却不棄劍。因爲一旦棄劍，眞正的劍禪如一卽無由獲致。武藏不是佛中人，而是哲學家，同時又以科學家的執拗面對眞理。

九

武藏選擇這無比艱難的途徑。就像他自己所說那樣，可能會發狂窒悶而死。或者像春山所想那樣，在死的瞬間，大澈大悟，往生淨土。

但這亦非無益。人類往往走艱難道路，備嘗艱辛，而由戰鬭者開啓未來的進步。自古以來，偉大的哲學家、藝術家和科學家究有幾人過着安穩的一生？

黑暗中有聲音揚起，那是其後第三天的晚上。

「先生！」

「知應嗎？」

「是的，拿白開水來了。」

「眞不好意思。」

「有人來接你了。」

「什麼？」

「師傅！」

「信行嗎？」

「是的，雖妨碍師傅的修業，但想到尊體……」

「啊，眞對不起，很久了。」武藏放鬆了坐禪的姿態，重新坐好。

「請先喝白水。」

知應遞出水。

旁邊似有人拿着茶罐。

「松小姐嗎？」

「是。」

「讓你掛心了。」

阿松慌忙說：「不，我只想來看看你的情形。」

武藏甜美地喝完白水，搖搖幌幌地站起來。

「啊，師傅！」

「不會有事的。」

知應領先，一行人靜靜走下岩石，樹葉紛紛落在他們身上。

回到雲巖寺，站在燈火之前，阿松和信行發覺武藏臉上的陰影越來越濃，兩眼有如明亮的白刃，發出尖銳的光芒。

知應和尙不像春山那樣瞭解武藏的苦惱。

「先生，進步神速，必可成爲此世無儔之大德。」

知應和尙睜大尊敬的眼睛。

武藏首先浮現微笑，接着說：「知應，你知道這首詩吧？」

隨卽吟出寒山的詩：

白鶴銜苦棘，
千里作一息。
欲往蓬萊山，
將此充糧食。
未達毛摧落，
離羣心慘惻。
却歸舊來巢，
妻子不相識。

「嗯……」和尙沉思。

「我們走吧！」信行與阿松默默跟隨其後。

第八十五章　同行二人

一

「我現在想捨棄弱女子的立場，以堂堂的一個人隨心所欲地活下去。」由利公主對武藏說了這段話後，即離開熊本的白梅庵。

但她這時已不像在長崎拯救基督徒孤兒那樣，高燃着激越的熱情。公主暗中決定要沒身於行雲流水的境遇中。

公主踏上阿蘇路，穿過豐後，在臼杵的城鎮停留了半年多，而後以教授茶道輾轉日向、豐前各城鎮，過了將近一年。也許是公主天生具有的德望，處處都有不意的幸運降臨，無論在衣、食、住方面，都不覺艱辛。

在一個地方住膩了，她便取道向東，經過伊織所住的小倉，踏進中國路。三月早春的時節，在某港埠的旅館與五位老婦邂逅。

這些老婦人都穿同樣的巡禮裝，斗笠上寫着：「出生地長門國山本村，同行六人。」其中四人是剛過五十的婦人，而身為前輩的嚮導婆婆却是滿頭白髮六十多歲的老婦人。

嚮導婆婆彷彿是富裕農家的退隱主婦，巡禮四國已是第三次了。她精於世故，却不狡猾；說話爽直無諱，能言善道，却很穩重，而且喜歡照顧人。

黃昏時分，公主與她們同時抵達旅館，在同室碰面時，嚮導婆婆輕鬆地對公主說話：「你這位漂亮的小姐，要到哪兒？」

「到江戶。你呢？」公主有禮地應對。

「我們要從這裏渡海到四國。」

「啊，是進香客哪？」

「是的。」

公主對第一次接觸的朝山進香客突然很感興趣。從這直爽老婦人口中聽到巡廻四國八十八寺

的故事時，自己也想跟她們一起去巡禮進香。

公主跟武藏相似，雖和世人一樣崇敬神佛，却不以之作為深邃信仰的對象。一時之間，她覺得這些離鄉棄家業，不斷旅行的巡禮者和自己現在的心境酷似。

這些巡禮的老婦人看來多麼舒坦慈祥，公主頗為所動。

「我也想加入你們的朝山團，帶我一起去好嗎？」

公主說，嚮導婆婆對這不知底細的美麗女人投以深邃的目光，但立即就答應了：「好，好啊。這也是佛緣。」

於是，包括公主在內，同行六人搭渡船到阿波國的撫養港，從這裏走了三里多，便到了板野郡板東町的朝山旅館。

公主備妥巡禮應用的物品，有加披在衣上的白衣、白手背套、綁腿、薹笠、杉杖和掛在胸前藏護身符的木盒。白衣背上寫着「南無大師遍照金剛」之唱名，護身符夾、薹笠、獻納夾的字也是公主寫的。寫到「出身地出羽國、足利由利、同行一人」的時候，嚮導姚婆教道：「如果寫同行二人，佛就會跟你同在。」

二

板東是大麻比古神社牌坊前的城鎮，也是靈山寺的門前町。靈山寺是四國八十八寸中位居第一的朝山寺，以釋迦如來為本尊的眞言宗巨刹。

四國巡禮一般從春三月的彼岸日（即春分前後各加三天的一周期間）開始，約四十天，循八十所的順序或其反方向，巡廻進香。現在正是巡禮進香的季節。繁花似錦綿延不絕的道路上，白衣風姿的行列連續不斷。

由利公主很珍視自己巡禮的形姿，跟嚮導婆婆一行人詣靈山寺時，才跟大家一起誦經，並搖鈴唱頌靈山寺的「詠歌」：

釋迦前；
萬罪俱消融。

這時，有物直沁心中，使心靈和緩滋潤。嚮導婆婆唱誦已故親人的名字，爲他們祈求冥福。聽到這聲音，自己也在口中輕聲暗誦雙親的名字。公主不識雙親，却在濃霧中淸晰感覺到父母的存在。

第二個朝山寺院是同郡檜村的極樂寺、第三個是板西村的金泉寺；第四個是松板村的大日寺。公主與嚮導婆婆一行人溯吉野河繼續巡禮朝香。

不僅在朝山的寺院，就是在路上各村莊和經過的民家，也都站在角落搖鈴，頌經，淸唱詠歌。這些民家都欣悅地施捨一文錢一碗米和粟。

晚上則住宿在專供朝山客使用的木造旅館，稱爲「邊土宿」。有時也應民家邀請，免費住宿一晚，此稱爲「善根宿」。

阿波國的朝香寺院，共計三十三所，路長五十七里，寺院多依山而建，所以常有險峻的山坡和難行之地。巡禮阿波國之後，到達土佐南端名勝室戶的東寺，由利已經完全習慣於旅行，身心也適合巡禮了。這附近，道路特別險峻，公主却比誰都能走。

走上看得見波濤洶湧的津呂港山路時，年邁身衰的嚮導婆婆坐在路旁石上，仰望公主說：「你眞是一個了不起的朝山客，簡直叫人不敢相信。」

「是啊，本以爲你是第一次跟衆人一起走……」

其他的老婦人也一起應道。

公主高興而老實地接受了。

「謝謝，請你們引導我這個不信的人。」

三

「那兒的話。我們得佛引導，跟你結伴而行，才感謝不盡呢！」

嚮導婆婆半圜着仰視公主的眼睛，說：「你美麗，心腸又好，簡直就像觀音再世。雖是奢想，倒眞希望你能做我家喜作的繼室。」

嚮導婆婆的兒子喜作已有家室，年已過四十，去年妻子却留下三個孩子歸西了。

「哇，呵，呵……」公主笑着，表情却無不愉快之感。

嚮導婆婆這麼說，公主並不覺得不自然；她已融合在這些老農婦的心中。以嚮導婆婆爲首的這五個老婦人看來是極其富裕的農家主婦。她們自己也這麼說。不過，從她們說話的樣子看來，充其量只不過是擁有必須努力耕種的田地，比一般常爲衣食所困的自耕農略勝一籌罷了。

那末，她們爲什麼像大農家的退隱主婦那樣自豪、穩重，而又頗感滿足呢？公主一向只認識被領主虐待，受凶年殘害，終於暴動的島原農民，所以剛開始時，她覺得這些老婦女很不可思議。然而，不久之後，她逐漸明白了。

她覺得不可思議，正是她不了解日本農民的證據。其實，這些老婦人的形像正是日本大多數農民的寫照。不僅是這些老婦人，再看到道路上其他農民朝山客和接待自己的當地老百姓，更使公主確信不移。

公主知道，這些農民階層在武士階級政治與武力統治下，雖受保護，同時也被迫繳納年貢，有時還成爲搾取的對象。在這情況下，農民是極爲可憐的存在者。種植世上最重要的稻米，生活却最窮困，同時身爲武士階級的從屬者，遭受虐待、壓搾，公主過去都以灰色的目光注視這些可憐的農民。

但事實並非如此。

農民終究是這地上的主人翁。從活生生生活在此世的眞實形象來看，農民才是主體，武士和商人只不過是漂浮在上層的浮游物。農民在社會上、政治上雖然是從屬武士的窮人，却是土地的主人翁，這種本質絕對不會消失。

從五位同行老婦人，路上的農民巡禮者和接待自己的當地農村主婦的善意中，公主感覺到做爲地上主人翁的榮耀，而自己也投身到他們所相信，心中所懷抱的佛之中。

四

土佐的朝山進香寺院有十六處，路長九十一里，多爲山坡難行之路。巡禮者習慣上均以一天行走八里爲度。公主巡廻土佐朝拜一路領先，然後進入伊豫。

伊豫的朝山寺院有二十六處，路長一百零九里。

到第四十六所朝拜寺院——淨瑠璃寺時，路上遇見同行三人的朝山客。三位都是中年婦女，語音是肥後腔，問其出生地，果然是肥後國宇土郡的農婦。

「眞親切！我也住過熊本島崎呢！」

公主說，年紀較大，個子矮小的農婦突然瘋狂般地喊道：「啊！你不是島崎的公主嗎？」

「欸，你認得我？」

「認得。我那一村是寺尾先生的食邑地。在寺尾府上的松小姐交代下，曾經好幾次送米和蔬菜去。」

「原來如此……」

公主欲將之棄於遺忘深淵的熊本，現在在心中甦醒，有如昨日一般。

「松小姐可好？」

「很好，很好。離鄉時，我曾順道去過，她說要到宮本先生的武壇，看來非常好。」

「武藏先生的武壇……」公主不禁心中砰砰作跳。

「是的。那少爺求馬助先生已住進宮本先生的武壇。不過，宮本先生是獨身，松小姐也是獨身，食邑地的人都說，兩個人在一起，眞是天生的一對夫婦。」

這農婦說罷，與同行的人相視，優雅地笑着。

公主又嚇了一跳。

想到年近五十，曾先後侍奉過武藏愛人阿通、悠姬及由利公主，一向痛恨武藏無情的阿松，最後竟會幸運地成爲武藏的妻子，思想至此，公主大有突遭襲擊，搖搖欲倒之感。

但她很快又恢復平靜。

「如果眞的如此，他們兩人一定會很幸福。」公主也明朗地笑着。

接着在心底想道：「松小姐一旦成了武藏妻子，對武藏一定不會有所求，有所主張，她會老老實實地侍奉他。武藏正需要這樣的妻子。而自己却向武藏要求太多的東西，最後豈不是要他棄刀嗎？」公主嘆口氣。

「我和武藏畢竟是走着不同道路的兩個人。武藏想用刀來開拓人生，我則要求沒有刀的和平世界。這樣分開也好。武藏！我懷着你的影像，不管到哪裏，都走着自己的路。」

這兒是淨琉璃寺的門前。

公主搖鈴高唱詠歌：

極樂的淨琉璃世界
若有所求，
淨世萬般皆有回應。

五

聽肥後巡禮者的敍述，知道了公主的身分後，嚮導婆婆愈發奉公主爲觀音，却因不能做爲自己的媳婦，深感氣沮，然而，她却開始擔心公主今後的前途。她對公主說：

「我本想陪你到村裏教授女紅，眞是太過分了。萩城邊的市鎭很不錯，巡禮過後，跟我們一塊去吧！」

「婆婆，謝謝。如蒙照應，村莊比較好，但我很可能一生都繼續巡禮……」公主曖昧地回答。

時序已過四月，不知何時，櫻花已散落，進入晚春時分了。

據說，巡禮者從出發點阿波動身後，起初往往因不慣於旅行的疲累，步伐遲滯難進；走到土佐，已逐漸慣於旅行，到了伊豫，心情愉悅，信心也進入三昧之境。抵達最後一站讚岐，隨着心願已了的安然，不免歸心似箭，脚步加快。

鄉導婆婆等同行的五個老婦人，談的大多是村裏的事或自己的家事，而且似乎特別關心自己不在家時的情景與今後的事情。鄉導婆婆對公主今後的動向越來越擔心。對此，公主也不能不加考慮。

第一次認知的農民形象，的確頗能吸引公主的心。她想，做個農民也好，甚至認為做鄉導婆婆的媳婦也未嘗不可。

可是，離開熊本時，不願長居一處的心境——意欲投身行雲流水之境的心，現在依然未減。而跟當時不同的是，投身的境遇不是行雲流水，而是佛的世界。而她心中的佛，是植根於農民之心，灑遍大地的無上慈悲心。公主想拜此佛，由村至村，從寺院到寺院，無休無止地繼續旅行。

再者，看過四國各地的農村，從鄉導婆婆等同行者及路途上巡禮者的話裏，公主已知道，農村的現實和自己所感受的農民本質完全相反。

在現實上，農民畢竟是隸屬武士的農奴，並不是大地的主人翁，而是受縛於土地的奴隸。善意變成無知，沒有武器的和平表現了充滿屈辱的無力世界，這種宿命似與大地同其長久。所以農民處境其實是很可悲的。

公主發覺，在巡禮者所唱的詠歌，匍匐佛前的眼色，蹣跚而行的步伐，默默耕種的當地農民及善意接待的農婦中，都聽得見靈魂的飲泣聲。明白這神聖悲悽的，大概只有佛吧！

就在公主對今後行踪遲遲難決之際，一行人只剩下讚岐國的二十三所朝山寺，三十六里的路程，他們從第八十五所朝山寺——八栗寺走向第八十六所志度寺。

在這途中，一行人趕上了一個巡禮者。一看，是個十六七歲的瘦弱少女，已疲倦得扶杖蹣跚而行。

六

「盛姑娘，對不起。」

老婦人輕輕點頭，趕了過去。公主突覺放心不下，停下脚步，對這少女說：「你看來好像很累。」

「謝謝你！」少女笑臉相向。戴着臺笠，用白布覆頰的臉龐，一點也不黑，豐潤白嫩。眼睛黑白分明，睫毛細長，美麗濕潤。

「志度寺已不到一里，跟我們一道走吧。」

公主加强語氣說，並請老婦人放緩脚步。於是，少女頓時打起精神，急速前行。

志度寺在志度町郊外，位於蒼鬱繁茂的森林中，在朝山寺院中，也是有數的大伽藍。按照儀式取得護身符後，天色已黑。當晚，她們決定宿在鎭上。一行人，包括少女在內，邊唱詠歌，邊在鎭上行走，終於找到一家專供巡禮者住宿用的旅舍。

「你跟我一起住吧！」公主溫柔地邀請她，少女窘困地搖首。

「不用了。」

「住在別的旅舍？」

「不。」

「要到下一個村莊？」

「是的，再見。」

少女低頭行禮，如逃走般開始起步前行。

公主莫名其妙，又極為掛念，對鄉導婆婆說聲馬上就回，追踪而去。

直到郊外的田壟路才追上。

「等一等。你眞的要到下一個村莊去嗎？天已黑了。」

「是……」

少女俯下頭，說：「我要住在森林中。」

「欸，住在森林中……」

「是，我不要住在旅舍裏。」

公主溫柔地笑道：「啊，我懂了，你沒有錢。」

「不，不是。」少女猛搖頭。

「那就怪了。爲什麼呢？」

「我有原因。」

少女仍然低着頭，淚水潸潸而落。薹笠微微顫抖，薹笠上寫着：「同行三人，出生地不明，盛娘十六歲。」

公主心中滿溢憐憫，靜靜抱住少女的肩膀。

「一定有很大的理由。」

「是。」少女幼兒般仰視公主的臉，旋即清楚地說：「我說，你細聽！我的名字叫盛娘，出生地不能說。」

兩人走下田壟路，坐在青草地上，一片菜田在漸漸下沉的夕陽中閃耀着金黃，散溢着芳香。

七

盛娘家累代擔任鄉長之職（鄉長原文爲大庄屋，乃合數村組成的地方行政單位首長，故譯爲鄉長），擁有奴婢近十人的豪農。盛娘只有一個大三歲的哥哥，是獨生女，在去年十五歲以前，跟一般諸侯的公主一樣，可說是在溫室中長大。

然而有一天，盛娘突然發覺自己右脚小指頭變成蜷曲的樣子。雖然不痛，但看起來很可怕，讓父母看看，父母也覺得很奇怪，請醫生診斷。

醫生看了盛娘的小指頭以後，悄悄地對她父母說：

「這是很可怕的疾病，就是世人所說的寃孽症！」

父母嚇得幾乎癱倒，堅決地對盛娘說：「阿盛，決不能讓人看到呵！」

雖然百般醫治，小指頭的形狀仍然越來越醜陋。不過，盛娘當時並未自知這是可怕的寃孽症。

盛娘聽人說過，知道患上寃孽症將遭遇多可

悲的局面。這地方患此病者爲數決不少。村裏的人都認爲，祖先中若有人譭謗法華經，以此因果而受佛罰，惡業永續，子孫中就會有人出現此病。

所以，此病非醫生與藥石所能治，若不根絕祖先傳下的惡業因緣，將永遠糾纏此家系而不止。

因而，這地方若有人患此病，爲根絕惡業的因緣，必須離家巡禮，巡迴各國，以贖罪，祈求祖先冥福。但是，一離開家門，便不許再踏上故鄉泥土，最後則成爲乞丐，徘徊漫遊，陳屍於冰冷異域的山野中，這是得寃孽症者悲慘的命運。

這也無老弱婦孺之別，勤勉工作的成年人自不待言，即使是年老生命無多的老人，少不更事的少年男女，只要還能走，就無法逃避此一命運。

譭謗法華經會得寃孽症，載於法華經中。由來已久，而且已成民族的信仰，統御人心，所以其壓力極爲沉重，非個人意志所能抵禦。染患寃孽症者，離家不得復歸的習俗已植根於此一信仰中，遍行全國。

即使身爲鄉長的女兒，盛娘畢竟仍是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她跟村裏的人沒有兩樣，是在這種信仰與習俗中長大的，自然不會有所懷疑。去年年底，第一次由父母告知她所得病症時，眼前頓然漆黑一片，哭倒在地。

八

盛娘渾身顫慄地把當時的驚恐悲哀告訴了由利公主之後，仰起淚水已流乾的蒼白的臉，說：

「父母接着告訴我寃孽症的由來，似已下定決心，要我離家而去。」

「唉！……」公主如鯁在喉。

「我無法回答。但是，後來爲了家，爲了父母，爲了哥哥，我決心依照佛爺的指示離家出行。我自己也認爲這樣比在家讓人看自己的醜態要好得多了。」

「眞可憐……」

「但，最高興的是，伍助說，不管我到那裏都要陪伴我。」

「伍助？」

「是我們家的農奴，從小就寄養在我家的一位老公公。他一直都像親生孫子一樣疼愛我。」

「盛姑娘，這很好啊。」

「我的用度早已準備好。正月七草（卽初七，這天日人用七種草做成粥食用）的第二天早上，我和伍助悄悄離開家，奴婢站在門口目送我們，有的哭了。父母和哥哥送到村的邊界。村裏的人似乎已經知道，躱在隱蔽處，筆直站着，目送我們。在村的邊界，父母和哥哥都出聲痛哭，我已經不再哭，搖着鈴，跟伍助唱着詠歌，逕自走了。」

「哦……」公主忍不住飲泣。

此後，盛娘與伍助，經由各村各鎭，逢寺必謁，祈求祖先冥福，晚上宿於廟宇和人家的屋簷下，或森林裏的樹下。

伍助溫煦的愛使她深爲感動，反而以此爲樂，平平安安地巡行各國，然而今年三月初，在村外的廟宇休憩，準備第二天渡海到四國的時候，伍助突然中風倒下，來不及診治，空洞的眼中含着無量的悲哀與依戀，凝望盛娘的臉，氣絕身死。

盛娘還有足够的路費，哭求村人，把伍助埋葬在寺院的無主墳地裏，請人頌永生經，然後渡海到四國。再隨巡禮者朝山進香，終於到了這裏。

「所以，我雖然有錢，但想到自己的惡業，無論如何不願住在人所居住的家屋裏。」

盛娘說完自己的身世，俯下了臉，淚水從頰上直湧而下……。

公主激動地伸手把盛娘的肩膀攏過來，把自己的臉貼在盛娘頰上。

「阿姨！我身體不潔淨呀……」盛娘想掙脫

，公主抱得更緊。

「沒關係！今後，我跟你一道巡行各國。我是一個無父無子的人，本打算終生巡禮，才離開肥後的。」

隱藏在山背後的夕陽餘光，柔和地照在公主淚水滂沱的臉上。

九

由利公主決心依照初衷不斷巡行各國。跟盛娘約定次日在第八十七個朝山寺院——長尾寺見面後，卽回到嚮導婆婆住宿的鎭上旅舍。

公主說出盛娘身世後，說道：「我準備跟這小姑娘一直巡禮下去。各位親切相待之情，永銘五中。」

「啊……」

衆人皆大叫，盯視着公主的臉，嚮導婆婆旋卽合掌說道：「哦，你畢竟是觀音重臨！」

「是啊，是啊，不管多同情這姑娘，終究非常人所能。難得！難得！」

其他同行者也合掌拜公主。

公主笑着攔阻道：「唉呀！能這樣說的人，才是觀音的慈悲表現。你們導引我這個不信的人走進佛的世界。今後，我要借助觀音的力量，與那姑娘兩個人繼續完成消滅罪障的功德。」

接着自己也合掌靜靜唱頌道：「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公主決心與盛娘共同巡禮踐行，並非只因同情盛娘一個人。公主既不相信，也不否定譏謗經文會得這種寃孽症的說法。但一般人要如此認爲，却也無可奈何。過去、現在與未來，一定有幾千幾萬——呵，不，無數的人像盛娘那樣，離開父母膝下，遠離故鄉，終生爲苦惱所困。

公主不禁認爲，像盛娘這樣的人，是隻身背負人類所犯各種罪障的不幸犧牲者。

盛娘卽是其中之一。但對這個尙未成年的小姑娘來說，是多麼悽慘的負荷！公主想起自己所

犯的罪孽，決心與盛娘共患難，累積消滅人類罪障的功德。對此世已無可爲的公主來說，這是唯一殘存的生命價值。

晚餐過後，大家到鎮上，由公主領先邊唱詠歌邊行。

「進香人，謝謝！」

鎮上有許多人這麼說，並施以錢財。

十

由利公主和盛娘以第八十八所朝山寺院大窪寺爲終站，然後復歸中國路，與嚮導婆婆一行人告別，踏上漫無止境的巡行各國之旅。繞過各村各鎮，逢寺必詣，祈求祖先冥福並禱請消滅罪業。

爲了順從盛娘自覺身體不淨的心意，晚上並不借宿人家。每村除寺院外都有小小的觀音堂和地藏廟，這些地方經常是乞丐的場所。兩人儘量尋找這類廟宇，以供住宿之用。碰到下雨常常要住上好幾天。

起初，兩人都還有點錢，不必倚門行乞。一天，在路上遇到了犯寃孽症，與盛娘一樣棄家出行的老乞丐，盛娘突然失聲說：

「阿姨！像我這樣離家的人，若不每天行乞，眞正消滅罪障的功德就無法獲致。過去，我有父親給我的錢，所以不能行乞。」

「對，對，阿姨也一樣。」公主不好意思地點點頭。

於是兩人藉口供養祖先，把所有的錢奉獻給不久之後到達的寺院。

此後，兩人卽行乞進香，從中國（日本京都以西的本州區域）入山陰，繞過京都，到紀伊國。抵達那智山青巖渡寺時，已是與嚮導婆婆別後一年的早春。

青巖渡寺是西國三十三所朝山寺中位屬第一的道場。巡禮季節時，由此起程的路上，跟四國一樣，巡禮行列綿延不絕。公主安慰步履艱難的

盛娘，自己也夾在白衣人中繼續巡禮。

在這一年中，公主對觀音的信奉越來越堅牢。她認爲觀音正是從庶民悲願中所生，與庶民同行的慈悲與妙智之母。

在這期間，公主越來越深刻地感覺到人生來就犯下許多罪障，而且知道業是罪障的累積，有些特殊的人一身肩挑這些罪業，而煩悶悲苦。

盛娘卽其中一人，武藏大概也是背負這種罪業的苦惱之人。

在第三個朝山寺粉河寺獲護身符之後，盛娘在石階上扭傷了不良於行的那隻脚。公主扶着盛娘，把她帶到人烟稀少的樹蔭下，替她脫下布襪，用手撫摸。

「阿姨！對不起！」盛娘淚水直流。

「什麼，我是你的母親呀……」公主溫柔地笑着，突然仰臉說：

「盛姑娘，我除了和你在一起之外，還有一個同行哪。」

接着又說：「他是活在我心中的人，是日本最強的兵法家。他承受了遠古人類祖先爲爭鬪而製刀、爲勝敵而強化自己的惡業之報。所以不管多強，他都不滿足。現在還帶着刀與神佛爲敵。」

「哇，多可怕的人！」盛娘瞪目驚視。

「他只看重刀，不管女人多麼拼命地思慕他，他都不能接受她們的感情。這都是祖先製刀的報應，他一人承擔了兵法家的煩惱，其煩惱決不下於你……」

「阿姨，眞遺憾。」盛娘皺起眉頭。

「是的。我因種種因緣與他很親近，所以心中懷着他的影像，繼續旅行，希望藉觀音的慈悲溫暖他的靈魂。」

公主說着又繼續撫摩着盛娘的脚，邊誦道：

「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第八十六章　劍與禪

一

寬永二十年（一六四三年），武藏已六十歲。老病一無起色，但他仍舊登岩殿山，與春山一塊盤足坐禪，返宅則繪畫，凝鍊工藝。不懈地指導門人，一高興卽趨訪早已隱退的佐渡等親交重臣。

「疾病中，姿容汚穢，實有碍觀瞻。」武藏對光尚說，因而，若無特別事情，可以不必上殿奉職。光尚也堅守諾言，許武藏自由行動。

這年是先主忠利的三周年忌，逝世之日——三月十七日的法事，也跟一周年忌一樣，在菩提寺擧行，武藏當然也參加了，久未見武藏的人，對其形體之衰弱深感訝異。

法事結束後，武藏靜靜退下，在場的高祿家臣立刻談起了武藏。

起先是與武藏的病症有關，接着談他的日常起居，也談到他在岩殿山的坐禪。

這時，有一個人質疑道：「聽說先生以前是排斥坐禪的，因爲坐禪的姿態，萬一有敵人砍來，便無法充分應戰。而現在，他竟然坐禪，不知什麼原故？」

「不錯，我以前也聽說過。先生向來很少改變主張的，大槪心境已有所變化了，還是劍道上有新的成就？」另一個人說。

這時，今日做法事的導師大淵和尚經過衆人前面的走廊。在場的尾藤金右衛門看見後，立卽出聲招呼說：

「和尚，久違了。有事請敎。」

「什麼事？」和尚停下脚步。

「和尚坐禪時，若有兇漢從背後砍來，怎麼辦？」

「不要被砍。」

「不想被砍嗎？」

「無需坐禪。」

「然則，岩殿山的武藏又如何？」

「什麼！他人的事，我不知道。」

和尚說着卽行離去。和尚的閃躲工夫眞是到家。

「金右，輸了一招啦！哇，哈，哈。」

衆人大聲笑着。金右衛門雙手環抱，以平素顚狂之表情說道：「唔，眞有趣。宮本先生在獨行道中斷言過，一生不離兵法之道。我要親眼去看看，問問他，武藏，劍禪如何啦？」

金右衛門是三千石的厚祿高官，島原之役中，建立了槍法第一的武名，是肥後藩頭等的豪傑。他喜歡少年，而且堅持獨身，但前年終於娶了妻子。去年年底，因產後保養不佳、新婚不久的妻子留下一個小男孩，撒手西歸了，但骨相奇特的尾藤金仍然以極妙的俏皮話，逗引大家發笑。

二

岩殿山，春意正濃。樹林間，山櫻盛開，岩頂上春蘭飄香，黃鶯婉囀而歌，白眼鳥鳴聲處處，一目了然的山谷、海洋與溫泉山，籠罩着微紅的春霞。在這塊岩石上，武藏和春山今天仍然並排寂然坐禪。

尾藤金放輕脚步，毫無聲息地走上來。他潛近二人背後，靜靜比較他們的背影。尾藤金跟平素不同，今天他目光認眞，馬步平穩，做出進擊的姿勢，手握刀柄，睨視武藏。這不單單是嘗試，而是超越浴血戰場的豪勇，完全是見隙卽進擊的架式，殺氣四溢。

可是，武藏和春山依然寂靜不動，只有武藏的亂髮隨着風輕輕飄盪。

尾藤金咬着牙齒，表情凝重。剛剛接近一點，就像被推回來一般，連連後退，嘆口氣，解除了進擊的架勢，茫然望着武藏的背影。不只額頭

，全身都沁出了汗水。

這時，尾藤金突然嚇了一跳。一條不滿兩尺的小蛇爬上兩人所坐的岩石，接着又爬上春山的膝蓋，蜿蜒橫行，爬下對面。難道誤把春山的膝蓋當做岩石的一部分嗎？不然，爲何毫無懼怖之感？

小蛇就這樣爬向武藏的膝蓋，將近一尺的時候，突然停住，仰首吐紅信，狀似仰望武藏。而後，慌忙改變方向，繞過武藏後面，滑落到岩石下。

尾藤金雙手環抱胸前，傾首想了一下，旋卽頷首，復望二人背影一眼，悄悄緩緩地離去。

武藏和春山又過了半個時辰，彼此不先不後地解除了坐禪的姿態，轉身相對。

春山先開口。「先生，如何？」

「春山，由於坐禪，我以前所領悟的萬里一空之境，近來頓然推廣、加深。已感覺到你所說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超絕生命的眞理本體。」

春山的聲音提高。

「先生！沒見到佛的形相嗎？」

「欸，沒見到。相反的，四周逐漸灰暗。敵人射過來的箭，全是黑鴉鴉的，現在，我似已沉入黑暗中。」

「先生，振作起來，現在只是一步！」

武藏雙眸烱烱發光，以充滿苦惱的悽慘之臉仰視天空，呻吟般斷言道：「當然，我不會沮喪。我做夢也不信我的兵法之道有誤！」

三

第二天早上，任性的尾藤金右衞門獨個兒露着笑容，赴花畑館奉職，因爲殿下召見他。不知何事，他立刻趨赴光尙御前。

「主上，早安！」

「嗯，可不早囉！和尙已來了。」

一看，大淵和尙果然已坐在長岡寄之等重臣

與近侍的上座中。

「惶恐之至，本性愛睡懶覺。」

「哈，哈，哈……金右，聽說你昨天到岩殿山去看武藏兵法了，如何？」

「殿下，此事……」

「沒關係，昨天我也聽到你的評語。眞的去看啦？」

「旣如此，屬下就談談觀看武藏兵法的始末。」

尾藤金得意地環視了一下在座諸人。

「我到雲嚴寺是在巳時（上午十點），立刻上岩殿山，一看，果如傳言，武藏先生和年輕僧侶春山正在疊石頂上盤足坐禪，遠望島原溫泉嶽的雲烟，寂然端坐。我放輕脚步，從背後潛近，兩人當然不會發覺。」

善於說話的尾藤金，在大家聽得入神的時候，常常喜歡截然而止，這是肥後狂句的風味。

但是，今天，聽的人是殿下，話題又是武藏兵法，所以韻調雖然依舊，說的話却實實在在。以光尙爲首，重臣以下也都聽得興味盎然。

「武藏果眞傾向於禪，而捨棄了兵法，還是由禪來編織新的兵法呢？只從背後觀看，並不清楚。因而只好進擊看看。但要這樣做，我必須有必死的決心，因爲是無情的宮本武藏呀！未必不會重蹈以前那厨子在小倉城內考量武藏的覆轍啊！總之，不是殺人，就是被殺！」

「嗯！」光尙發出哼聲。

尾藤金自己赫然張大眼睛，繼續說下去。

「旣然口出大言，何畏之有？我也是以武勳獲得三千石的武士啊！何況武藏根本還沒發覺，於是，我先拿穩馬步，拔出大刀。」

光尙等在位的人都屏息靜氣。大淵和尙也漸漸肅容端坐靜聽。

「之後，緩緩趨近，武藏仍未發覺，全身處處都是空隙。是時候了！朝着肩口，想掄起大刀砍過去。就在這刹那，我的眼睛一陣黑，呆立當

場。殿下！那有如枯木寒灰，靜靜不動的武藏，從身上噴出怪光，變成火焰，熊熊燃起！」

「哦……」光尚及家臣莫不嚇得出聲而呼。只有大淵和尚一人微微點頭。

尾藤金不換氣一口說下去。

「火焰，從爐火到戰場上的火，我都早已知之甚稔，沒什麼可怕。但是，這火焰不是此世的。每一道火苗都變成白刄，向我襲來。我連連後退，暗叫此命休矣。這時，火焰頓然熄滅，武藏先生又回到原來枯木寒灰的情形，而且並不回顧……」

四

聽的人都深受震撼，舒了一口氣，但總覺得很不可思議。光尚與奮地問大淵道：「和尚，從武藏身體噴出火焰，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大淵望着尾藤金說：「殿下，尾藤先生好像還有話要說。請先聽他說。」尾藤金咳了一聲，說：

「我也覺得很不可思議，茫然地望着武藏背影。這時在兩人所坐的岩石下看見了異物，是一條小蛇。」

「什麼，小蛇？」

「是的。這條小蛇爬上岩石，橫過春山膝蓋，爬下對面，然後向武藏先生的膝蓋爬過去，接近一兩尺的時候，突然仰起鐮刀形的頸子望着武藏先生，好像很吃驚的樣子，頓時改變方向，繞過武藏先生的後面，慌慌張張地從岩石上滑落下去。」

這也是難以理解的現象，衆人彷彿尋求答案似地瞧着大淵。大淵突然眼露光芒，嚴肅地問尾藤金：

「尾藤先生，你視武藏兵法爲何？」

當然，這是開場白。光尚等人頓時肅容端坐。尾藤金也重新坐好，兩手扶着丹田，直視光尚，以前所未有的鄭重腔調回答：

「我親眼看見武藏先生的兵法依然，不，武藏先生的兵法已因修禪而進至更高一層的境地，看來已是絕人界達天界了。」

尾藤金說罷，問大淵：「和尚，以爲如何？」

大淵深深領首。「善哉，善哉，尾藤先生所見甚是。剛才，殿下問及武藏全身噴出的火焰，那是心象的表現。想必是武藏欲以兵法探求眞如，發乎自然的爭鬪之氣，與尾藤先生欲打倒武藏的爭鬪之氣相激噴出的火花。當然，只有尾藤金一人感受到，武藏大概什麼也不知道。」

尾藤金很滿意地說：「誠然，確是如此，小蛇也因害怕武藏先生爭鬪之氣，才繞到背後逃走。」

「這也有道理。不過，因是畜生，無法知其本心。你這樣看，也許不無道理。而且是顯現武藏與春山心境的好話題。」

大淵回答後，長岡寄之追問道：「請問師父，春山當時的本相如何？」

「嗯，問得好！禪本是去雜念，與天地合一之法。無邪念，無害人之心，空寂無一物，在害怕人的小蛇眼中看來當然有如木石。春山雖弱冠，近年來却已有相當進境。」

「師父，武藏和春山的差異呢？」

五

大淵直爽回道：「春山之禪是僧侶之禪。」

「哦，什麼叫僧侶之禪？」

「僧侶本是斷絕俗緣的出家人，所以跟婆娑的因緣不深。坐禪之法，係以道元禪師（一二二七年從中國傳入曹洞宗的禪師）的坐禪爲始，後經歷代禪師的努力，建立了坐禪的系統方法。若從幼時循序敎之，除非是相當愚蠢之人，否則必能體得禪的本體，就像只要是武士，誰都領會得相應的武術一般。」

「那末，武藏先生呢？」

「由於平居的嚴格修持，無論在兵法之道或作人方面，武藏先生已臻至相當高的境界。爲使兵法之道趨於更高層次，才去盤足坐禪。因緣際會，導引他坐禪的是春山。」

「誠然。」

「因而，武藏先生的坐禪不是僧侶的坐禪，而是兵法家爲兵法的坐禪。這樣當然與春山不同，會全身散發爭鬪之氣，使小蛇遁走。」

寄之一面點頭，一面又問道：「師父，還有一個問題。武藏先生能不能靠現在的坐禪而抵悟道之境？」

大淵閉目深思後，輕聲答道：「據說，兵法的極致是棄刀。若說這就是悟，是劍禪合一，固無異論。塚原卜傳、伊藤一刀齋及近日的柳生石舟齋，這些稱爲名人的兵法家臻此極致時，都已不言兵法，棄刀，脫此世苦海，以風月爲友，度其餘生。但，武藏先生與此不同。」

不僅寄之，連光尚、尾藤金及家臣都聽之入神。

「在修業過程中，劍與禪本來相仿，在終極方面却相反。不棄劍，兵法家之悟不可得。但武藏先生不肯輕易棄劍。他要藉坐禪之法，使兵法直臻眞如之境。他對劍眞是驚人的執着。」

寄之揷口說：「師父，這樣，難道始終無法悟道，無法劍禪合一嗎？」

大淵抬眼說：「我不以爲如此。武藏先生之道終究是菩薩之道，苦多，佛果亦大。法有不同，佛果亦有別。總有一天會觸及眞如，醒於佛性。那時，武藏要如何轉法輪呢！」

接着又附加一句：「寄之先生，你和武藏先生關係特別。貧僧擔心的倒是武藏先生的病體，請你好好關照。……」

光尚聽了這難得的武藏修業之事，不禁舒了一口氣，旋即褒揚尾藤金，說：「金右衞門，你能看出武藏的兵法，眞了不起！」

於是賜他一把短刀。尾藤金光采無比，想退

下時，光尚把他叫住：「金右，慢着！」

六

尾藤金回到座位上，光尚以完全不同的表情責問道：

「金右，據說你還未續絃？」

尾藤金滿臉不願意回答的樣子。

「是。」

「你不覺得令堂扶育幼兒很辛苦嗎？」

「不，不會，已請有奶媽。」

「儘管如此，還是很辛苦啊！畢竟是過了七十的老人。」

「是。」

「早點續絃吧！」

「是。」

「你也有不便之處嗎？」

「沒有。有家僕，也有奴婢，所以獨身也很不錯。有了妻子，黏三黏四，行動反而不便。」

「哈，哈，哈，胡說八道。像剛才所說，即使有若干人手，令堂扶養孫子的辛勞……」

「不，母親說要把孩子養得勝於我，所以精神健鑠。」

尾藤金始終固執己見。光尚表情愕然。

「不錯，令堂確是有名的女傑，一定能把孫子養得很好。但，金右，你認爲令堂一直都健壯如恒嗎？對此，連弱冠的我，也都知道。」

尾藤金無言以對，只垂頭答道：「是。」

「低祿的人還有可說，但高祿的你，過了五十，仍跟少年人一起遊玩，世人的風聞並不好。金右，我替你找個不下於令堂的爽朗女傑，一切包在我身上！」

少主這樣斷言，連一向豪強的尾藤金也不得不屈服，逃避般地說：「是，待屬下回去跟母親商量。」

說罷便退下。

尾藤金困惱已極的表情非常奇特，所以在座

的家臣都出聲大笑。光尚立刻當場商討尾藤金繼室的人選。

除了提出此事的光尚之外，家臣們都因對方是尾藤金，半開玩笑地提出許多名字，但要找個跟尾藤金配得來的女傑，確實不易。

在這時候，光尚拍了一下膝蓋，說道：「唔，有了！新太郎的妹妹阿松如何？」

衆人都表贊同。不錯，說起阿松確是藩裏名列第一的女傑，祿額雖不及尾藤家，但寺尾家也是丹後宮津以來累代的名門。而且阿松現在雖已五十歲，却也是一個以獨身度過大半生涯的怪人。如果這兩個人能結合，必定會成爲世上罕有的夫婦。

「各位，以爲如何？」光尚又問。

「是，想必是天作的一對。」衆人異口同聲，半覺有趣地回答。

光尚非常高興。但雙方都是難纏的人物，所以一般認爲這對夫婦，並不是這麼容易就能結合在一起的。於是，光尚囑咐道：「這件事要守密！」

七

尾藤金探知武藏兵法之事立刻在藩中傳開，尤其小蛇的故事似乎更容易宣揚開來，長期在藩裏傳播，迄今已成古老的傳說基型。

但是，藩裏的人因爲沒有聽過大淵和尚的解說，所以對這問題的解釋衆說紛紜，其中有這樣的說法：

「先生已是六十歲的老人，兵法已完成，而且也參禪，所以能穩如泰山。但現在殺氣四溢，連小蛇也畏避，實在不平凡。」

「是啊，先生年輕時，罵佛，詆譭經卷，或因此而爲佛怪罪，天生即爲魔界之鬼。」

「先生年輕時只跟無數的兵法家比試，毫無慈悲地殺人，這些怨靈想必不會輕易放過。瞧！近來的先生！似乎有什麼附體一般。」不很了解

的下級武士中，有人這麼說。

在這情況下，下列的故事也到處流傳。

一天深夜，藩裏的五個年輕武士，在朋友家玩到深夜，然後去到了高田原千反町附近。這附近有一間微秩下級武士居住的武士館，處處都有空地，空地上是繁茂的森林。一到深夜，很少有人從這裏經過。

這五個年輕武士，已喝得有點酒意醺然，而且血氣方剛，所以放聲言笑，聳肩而行。突然，五人各自發出小小的叫聲，停下了脚步。

背上一股冷氣直往上冒。刹那間，全身凍結，脚跟好像被釘在地上，耳中聽到一種奇異的響音，那脚步聲似踩在地上，又彷彿未着地而行。

五人面面相覷，回首觀望。從微黑中輕飄迫來的並非此世之人。白衣亂髮，蒼白的臉上一雙燃起熊熊烈火的大眼睛，五人起身逃跑，但仔細一看，原來是武藏。

這故事很貼合當時武藏脫俗的形相，所以一直流傳至今。

尾藤金探知武藏兵法的那天傍晚，武藏在春山陪伴下回到了府邸，但看來臉色很不對勁，他也立刻就寢，心窩似乎相當疼痛，晚飯也沒吃。

信行非常擔心，阿松得到消息後，急忙趕來看護。

過了十天，胃痛仍未見好轉。

這天，阿松入夜後仍未離武藏居室，用手推摩武藏背部，這時，武藏突然起身站起：「松小姐，我到永國家一下。」

武藏到永國家，請托道：「永國，替我打把長刀！」

永國見武藏形迹與平素不同，遂問道：「先生，何事？」

「嗯，我要一把新刀，未曾沾過人血的清純之刀。永國，這次的要求可不簡單呵。這不是殺人的刀，而是要帶到天界的刀，比喻來說，就是不動明王的劍！」

這艱難的要求，更激起了永國的豪氣。但是，武藏那比平時兇惡的聲音與目光，已形成一種氣勢，使永國之心顫慄。

「先生！我答應。永國定用盡所有精魂，打製一把先生所希望的刀……」永國擧目挺胸，昂然同答。

五個年輕武士所見的，就是這天晚上，從永國家踏上歸途的武藏。

第八十七章　悲劇之日

一

之後，武藏病況依然未見起色，此事也傳入光尙耳中。光尙惦記武藏，又有大淵和尙的話，所以差遣典醫堀內喜內往視。

堀內喜內，號秀山，也是儒學大家。氣質高雅，對高秩之士亦不肯輕易低頭，平時不曾自動跟武藏說話。他瞧不起兵法家，認爲兵法家學問不足，與可憐的肉體勞動者無異。

他年齡與武藏相仿，個子矮小，但很結實，是個很像儒者的清癯老人。他胡亂地爲武藏診斷，眼中流露輕蔑之色。武藏雖生病却仍筋骨嶙峋，在這學者眼中看來，無異是無知的表現。

「胃很痛吧。兵法家總像牛馬一樣役使身體，有時又大吃特吃，這就是病源，總之，沒什麼了不起，只要吃得跟平常人一樣，不久就會好了。」

秀山說罷，就在阿松送來的盆裏洗手，緩緩轉身跟武藏說話。

「武藏先生。聽說你近來也坐禪了，眞不錯。雖是兵法家，心的修持也非常重要。但是，無論怎麼坐禪，沒有學問也不行。讀讀儒學方面的作品，如何？」

武藏爽快地接受了。「好啊，我想試試看。」

「讀過論語嗎？」

「年輕時讀過。」

「大學呢？」

「一點點兒。」

「中庸呢？」

「以我的方式讀過白文……」

「呵，僅此，也令我感動。儒學本來就始於孔孟，遠在兩千年前，就傳入我日本國。從此以

後，便以國教的中樞延續到今日。以道義爲本的社會國家之所以能够成立，即因此敎所賜。儒本是修己治人的根本，修己爲君子，而後施德於人。這是確定人所以爲人之道的學問。」

秀山以此爲契機，滔滔不絕地談述儒學。但是，一點點精義很快就推銷完了。武藏以前曾與儒學接觸過，雖以自我的方式閱讀，大抵也抓住了它的根本，所以越聽越覺得無聊。

但是，武藏依然端坐，靜靜地閉目傾聽，秀山愈發得意，說個不停，最後說道：「武藏先生，你似乎很傾心佛道，但佛道指向的世界不在此世，是否存在，未可知。坐禪和念佛都是指向目不能見的世界，相形之下，我儒學則是此世的學問。念佛，即使不唸，也不關緊要，若稍背儒學之道，人便變而爲畜生。武藏先生，你也步向君子之道吧？」

這時，武藏仰首說道：「對，我知道儒學的德目是仁義禮智信。但我從十三歲起，殺人傷人無數，離仁甚遠。疏離雙親，棄家，不娶妻子，有背人倫，則遠於義。至於禮，則野人不習禮，如你所見。」

「你說什麼？」秀山頓時變了臉色。

二

「秀山先生，這是不得已的。」

「不，武藏先生，你可以恬然這麼說嗎？」

「是的。」

秀山後退，仰視武藏的臉。眼中露出憎惡之光。

「果如一般所言。武藏先生，你已陷於邪道。自初，你的兵法就錯了。在下讀過你的獨行道，於今思之，那是邪道之源，那十九條全都違反世道人倫。如果按照這十九條原原本本付諸實施，就不是人了。棄絕塵世的僧侶還好，若是常人，就會變成乞丐；若是兵法者，就會變成鬼。」

「確是如此。」武藏眉毛不動地回答。

秀山聲調愈發激昂。

「不過，儒學是現世的學問，不會以你爲鬼。武藏先生，你的兵法是霸道之劍，以此只有招致亂事。對意圖建立王道樂土的細川藩來說，是可怕的邪道……」

「秀山先生，我很了解。你回花畑殿時，請代向殿下說，今日之探病，武藏不勝感荷。」

武藏說罷，交代身旁的阿松說：「秀山先生要回去了，請你送他。」

「嗯，打擾了，這就回去……」秀山慌忙站起，擺擺手，出去了。

武藏親自舖了床舖躺下。這時送出秀山的阿松已經回來。

「武藏先生，累了？」

「也沒特別疲倦……。只是騷擾得很。」

「眞的，秀山先生是有名的頑固分子。」

「松小姐，剛才的那席話，你覺得如何？」

「秀山先生所說有關儒學的話，我不覺得有錯。」

武藏點頭說：「是的。我也認爲孔孟之學與佛敎一樣，並沒有錯。誠如秀山所說，儒與神佛同爲國敎的三寶，由這三寶，日本才維護得住。但是，仁者不易出現，王道不易推行，樂土不易得。有這三寶，世界可大放光明。三者都非常了不起。不過，我選了另一條路。」

阿松猛點頭。

武藏凝視着天花板，說：「生於兵法家之家，執劍而行，是我的因果。天生不肯服輸的心魂，使我只爲勝利，始終在劍道上行走，而且一味挑戰，平生沒有敗過一次。二十九歲時，與宿敵佐佐木小次郎決鬥，打倒了他。松小姐，以此，我的願望大抵已經達成。這時，若仕宦，我理應可以過着平穩的一生。」

「確是如此，如果與通小姐在一起的話……武藏先生，我可能也走了相當不同的道路。」

阿松亮着眼睛打岔。當時的情景一幕一幕地

浮現在阿松心上，如此鮮明有致

三

武藏舒了一口氣。

「不過，我想使自己更强，而重新立定志向。於是逐漸擴充了以後在獨行道中所寫的無情自戒規章，繼續修業。神佛和儒，就在這時候明確地變成了我的敵人。人姑且不言，我既然獨自朝勝利之路行進，既有的神佛儒之道便不能不加以否定。松小姐，你懂嗎？」

武藏躺着回首望阿松。

阿松皺了一下眉頭。

「懂了。聽說你在本妙寺，當着日遙上人之面痛斥佛祖，當時，我覺得你非常可怕……」

武藏微笑說：「所以，從那以後，武藏的兵法就像秀山剛才所說，走上了爲求勝利不計一切的霸道之路。不僅我的兵法如此，兵法本來就屬於霸道的。可是，我却把霸道更往前推進，意圖使之成爲不悖天地理法之道，於是，我的苦悶開始了。我重新傾耳聆聽神佛儒之道，也在藝道尋找開啓之鑰。」

武藏又轉眼望着天花板。

「松小姐，您小姐以她清純的心，在不言不語中促使我這樣做的。」

阿松輕聲喊道：「哦！」

武藏又回視天花板。

「有一度，我喪失了希望，險些放棄刀，向佛道投降。然而畢竟沒有放棄。我的嗜好流浪，從這以後越來越强烈，以天地自然之本體爲鏡，致力於天地理法的發現。就這樣，二十年後，年過五十，忽然贏得了萬里一空之境，視野豁然開擴，我的兵法已超越霸道，亦通諸藝能，成爲不悖人道的諸道之一。我已完成兵法，其後只須加以磨鍊。」

「這麼說，還是不滿足吧？」阿松打岔。

武藏苦笑道：「確是如此。如果我以此爲最

後之悟，我大概會像柳生石舟齋那樣，宣布無刀，逃離此世；會像丸目徹齋那樣，易刀爲鍬。可是，我的眼睛已逼視我早已贏得的萬里一空，其內涵之物復鼓起我的鬪志。所以應先主（忠利）之聘時，我又站在兵法與政道之間，不知所從。最後終於下決心接受先主的知遇。」

武藏說到這裏，眼中頓露光芒。

「萬里一空的兵法通於萬機。劍政一體，與神佛儒之爭也結束了。我既已出仕，自當以兵法之理輔佐主上，以便在肥後建立一個所謂的王道樂土。可是……」

說罷，武藏突閉雙眸，嘆了一口氣。阿松憐憫地望着武藏。

「不錯，確是如此，武藏先生。毀棄多年來的自戒，甚至有意娶由利公主，以守護主上的生命……」

「嗯，只要能够守住主上的生命，我決意放棄建設樂土之夢，放棄兵法和刀，甚至與由利小姐一起耕種田地。但這却變成一種諷刺，也跟由利小姐訣別了。」

四

阿松緩緩閉上眼睛。

「不知由利小姐怎樣？」

「也許會一直浪遊下去。她似乎天生就是一個不顧世俗，獨來獨往的人。」

「跟武藏先生一樣。」

「嗯，在這一點上是一樣。只是她所追求的是絕對無刀的和平世界。以理想而言尚可，但她却欲求之於現世，所以連棲身於世，都不容易。」

「却也了不起。」

「是的，確是了不起。」

「武藏先生，你也很了不起。全無來由痛責武藏先生的秀山，反令人覺得可惡。」

武藏輕輕搖頭。

「不，不，秀山所罵的亦非全無道理，因為我又踏進覇道了。松小姐，我一定要勝利。」

阿松把讚嘆的目光投向武藏的側臉。

「一定會勝利，因為春山先生跟着你。」

「嗯，眞感謝春山。春山教我坐禪之法。不過，松小姐，我只接納其法，並沒投靠在佛法的力量上。我不像年輕時候那樣，以佛為敵。那時，我認為佛阻碍了我的兵法之道，所以與之亂鬪一場，有如以佐佐木小次郎為對手一般。松小姐，於今思之，我敵視的並非佛本身，佛之本體是眞理，叫眞如，松小姐，懂嗎？」

阿松邊傾耳細聽，邊點頭。

「聽來，好像懂得。」

「好，那就請你再聽聽。我戰鬪的不是佛本身，而是為成佛而講述的佛教。唸佛唱題，或跪在佛前讀經禮拜，焚香數念珠，或者其他各種教條，這一切雖說是依據釋尊之教，而我却以此教、此道為敵。」

「武藏先生，我相信你所說的。」

阿松聽得入神。

「松小姐，我排斥這種佛道，想用自己個人的力量來探究被稱為佛的眞理，並以兵法代替佛道，以劍代替信仰。以前，我分不清佛與佛道（或佛教）的區別。但因坐禪，而能加以區分了。我所追求的眞理與稱為眞如的佛，是一體的，但這還停留在思考上。松小姐，我現在歡喜無比。」

「武藏先生，恭喜你！」

阿松不禁想起岩殿山上所見的武藏形相，自己也覺得很高興。

然而，武藏却輕聲低語。

「松小姐，恭喜還早呢！强敵正阻擋在我前進的路上。這敵人就是給人生存之苦、衰老而終至於死的因果法則。人類的不自由，人類的痛苦，都是這敵人造成的結果。現世有貧富之差，又互相爭鬪，其源皆在於此。若不制服此敵，我無法如實望見眞理。松小姐，我心雖因歡喜而戰慄

，但眼前却是無明之闇，我很痛苦。」

「啊！武藏先生……」阿松驚叫，臉色蒼白。

「春山常勸我頌佛，但除非親眼見佛，否則我不頌揚。我怎會放下手上之刀！」

武藏說罷，低聲呻吟，大概胃痛又犯了。

「啊，武藏先生，快像平時那樣！」

阿松讓武藏俯臥，儘力擦撫武藏的背脊。

五

掘內秀山深為武藏的言行所激怒，氣憤地回到花畑館，向光尚報告，並對儒學者談及這件事情。

聽他說的人幾乎都同意秀山，其中有人氣憤地說：「武藏才是破壞道義的元凶，這種人怎能擔當指導青年之責？應該向藩主提出彈劾書！」

當然，此事並未傳入武藏耳中，即使武藏知道了，想必也不會在意。

之後，過了四五天。一天，藤崎宮的神官加屋維久藉口探病來訪武藏。年紀約模五十二三，雖是中級神官，却因神社社主年紀已大，所以宮中慶典都由他主持，是個頗受人尊敬梗直清澄的人物。

武藏認得他，而且向來就有很好的印象。這時，信行的么弟孫之丞正好在居室，聽躺着的武藏說話。武藏交代傳達的人說：「請他進來。」

孫之丞想出去，武藏阻止道：「你不必走！」

孫之丞，十四歲，雖然成長得慢一點，却有不下於信行的素質，近來，武藏非常關心他，希望他慢慢能與信行並列，成為本流派的雙璧。

「病中，有勞你來探視。」武藏惶恐地致意，維久說：

「呵，不，不，我才是來打擾。聽說生病了，特來探望。」

他把帶來的禮品交給送茶來的阿松。

「宮本先生！」

隨便談了一陣以後，維久肅容而爽直地說：「其實，世人對先生議論紛紜。有人說，先生對神道完全漠視。一般兵法武壇都在正面師範座的裏面祭祀香取鹿島明神。但聽說先生的武壇並未設祭壇。在下有點放心不下，故於探候之餘，想聽聽你的高見。」

武藏一面感謝他的隆情厚意，同時說道：「眞謝謝你。武藏敬神決不後人，只是不依賴神而已。」

維久感動地說：「誠然，你是說痛苦時才求神的意思吧？這種情形確實不太好。但是老百姓爲求豐收而祭神，藩士爲求戰勝而祈願，該怎麼說呢？」

「維久先生，不信神佛的武藏並不否定這種長久以來的習慣。我認爲神是我們日本人共同祖先之靈，視開拓日本、鞏固日本的偉大祖先爲神而加以祭祀，求其護佑，武藏決不反對。」

武藏回答後，又加强語氣說：「不過，維久先生，向神祈願，只限於我們和全日本人民有關的共同意願，若只爲個人幸福，祈神保佑，武藏堅決反對。我年輕時，曾在京都跟吉岡一家人比武。當時，在決戰前的清晨，走到一間神社前，不禁以額觸地祈求武運萬古長存，待突然清醒過來的時候，便停止了祈願。」

「呵……」維久熱忱地傾耳細聽。

六

「弱冠之時，自然無法領會深奧的道理，只認爲必須始終信靠自己，不過，現在我仍然不後悔。」

武藏說罷，維久喜形於色，兩手俯伏道：

「宮本先生！所說甚是，一切皆已敬悉，先生其實才眞是敬神的高士。」

武藏笑道：「哈，哈，哈，……」突然改變語調，說：「維久先生，我也想請敎，藤崎宮所

祭何神？」

維久正襟危坐。

「本神社是八幡宮，故祭應神天皇。」

「應神天皇？」

「皇統第十五代的天皇，神功皇后的兒子。曾在皇后胎內三年，征伐三韓（卽朝鮮半島上的任那、新羅、百濟），凱旋歸來後才出生。卽天皇位後，討平各地叛徒，在歷代天皇中，武威最盛。因是，後來被奉爲武神。當時，瑞雲靉靆，天上飄揚着司掌菩薩修業八正道（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的八旒幡。由是始知天皇是菩薩垂迹所假借的形象，本體原是菩薩，從此以後，旣稱八幡神，亦稱八幡大菩薩。這是本神社的緣起。」

維久恭敬地敍述。

武藏含笑說：「維久先生，你相信這緣起嗎？」

「宮本先生，我認爲，天皇而神，神而菩薩，是很難得的。」

武藏尖銳地反駁：「維久先生，我很難同意你的說法。」

「哦，那又爲何？」

「如果天皇是菩薩垂迹，而本身卽是菩薩，那我無法向八幡神頂禮。如剛才所說，我認爲日本的神祇是清純不雜、威德盛大的我們祖先的靈魂。除此而外，我無法敬神。」

武藏語辭越來越尖銳。

武藏雖不依神佛，有時甚至以之爲敵，但旣不輕視，亦不加以抹殺。勿寧說，他非常關心，而且不斷地思考其本質。但在理論上，他認爲，神佛完全屬於不同系列，易言之，神是祖先之靈，佛是釋尊探求而得的宇宙眞理。武藏是個合理主義者，有意分清兩者之不同；在感情上也有厭惡兩者混紊不清的潔癖。（至於基督敎的神，武藏聽森都說過以後，也認爲跟日本的神屬於同系列。）

維久聽武藏出乎意表的見解，意外强烈言的辭，頓然變了臉色，垂首沉思。然而，他的臉龎逐漸開朗，目中含蘊感動的激情。

旋即抬起了頭。

「宮本先生。我懂了。清純不二之心才是神的形相。這清純之心爲異國之佛所犯，爲線香煙霧所汚，才是一件大事。在下天生不喜含混，對本神社的緣起內心也有不以爲是之處，今承先生指示，始了然於胸。在下此後必當拂去諸神塵埃，使之回歸於清純的形相！」

維久開朗地說，這可說是神官式的解釋。

七

加屋維久出去後，武藏對枯坐身邊的孫之丞說：「孫之丞，怎麽樣？剛才所說的話懂嗎？」

孫之丞嚥下口水，回道：「不十分清楚。但內心很暢快。」

「嗯，這樣就行。今後，你不僅要知道我的兵法，也要多知他事。無論任何事情，不管大小如何，都要仔細探究它的本性。看清甲乙丙丁各自的特性，領會其義理，才能知道自己，確立自己。知道自己，其實就是兵法的出發點。不，知己知彼，知彼知己，才是兵法的根本意義。你哥哥信行之有今日，乃此一修業之所得。」

「是。」

孫立丞雙頰泛紅，直爽地點頭。阿松送出維久，回來後，對着這個年輕侄子投以微笑。

佛、菩薩借相顯現的是日本的神，而神的本體是佛與菩薩，此一佛身垂迹說，本是佛教徒爲調和神佛間提出的說法。逐漸擴延，到武藏那時代已普及於全國，甚至神官也洋洋得意地主張此說。

當然，這是妄言，對純以仕神爲業的神官來說，亦有人難以理會。維久即其中一人，因武藏激越的言辭，大悟其妄。維久本來就是直腸子的人，自然不會把它深藏心底。

從當天晚上，維久便向家人述說此意，又向神社社主陳述此說，第二天遍訪知友，陳明此義。最後則赴其他神社與寺院論辯。但他始終以之爲自己的信念，並未說出武藏的名字，主要是怕牽連武藏。

可是，自弘法大師（空海）以來幾百年間，神佛一體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所以沒有一人接受維久之說。佛教徒認爲此說有損佛之威德，神社人員則認爲使神蒙塵，而開始杯葛維久。

此事也傳入重臣耳中，有人皺眉說道：「妖言惑衆！」

進入七月後，南國熊本已是盛夏，多森林的熊本籠罩在高燃的綠焰中。

一天，維久在藤崎宮境內所建的古祠中發現一座佛像，是大日如來佛。

目色大變的維久把佛像抛出祠中，帶到社門前的馬場，這兒有許多人行走。

「喂，各位，我要把沾汚本神社神明的異國佛焚燒掉，各位來參觀吧！」

維久呼喊着，並在行人面前，堆薪置佛像於其上，然後點火焚燒。

這時家老有吉賴母的族人，拜領兩千五百石的有吉重兵衞，正領着兒子小次郎及兩三個家僕經過。重兵衞年約六十二三，平時腕上都掛着念珠，信佛極爲虔誠，小次郎是他末子，年十五歲。

重兵衞看到薪上的佛像，擠上前問道：「啊，無聊！維久，這是幹嘛？」

八

「哦，是有吉先生。你看，這是以前潛入本神社的歹人，現在才被發現，要處以炙火之刑。」

維久豪快地回答。

「什麽，要處火刑！維久，你瘋了。」

重兵衞伸手要拿起佛像。

「別來！」維久大叫，把重兵衞的手撥開。受此一撥，重兵衞不禁往後倒下。

小次郎見狀，氣憤憤地擠過來。

「呀，你這無禮之徒！你要對父親怎麼樣？」

立時手按刀柄。

重兵衞站起來，滿臉鐵青，喊道：

「喂，罰他！以神主的身分，竟敢對我無禮。小次郎，殺！」

「是。」

小次郎拔刀出鞘，家僕也拔刀逼近維久。

然而，早已逸乎常軌的維久，並不道歉，挾着佛像睨視重兵衞等人。

這時，有聲音傳來：「各位，手下留情！」

有人擠進兩者之間。

「呵，原來是孫之丞。我們是在處罰無禮者、退下！」小次郎說着，聳起了肩膀。

發話的人是寺尾信行的弟弟孫之丞。跟小次郎在武藏武壇是同門。在武藏武壇，練習只是比劃招式，很少眞正比試，所以，誰優誰劣並不清楚，小次郎已頗有所成，加上與家老同宗，所以頗爲自許，很瞧不起孫之丞。

孫之丞亦因對方是高秩的上級武士，有禮地致意道：「維久先生縱有無禮之事，但此處是大道，請寬饒一次。」

所說不像出自少年之口，一付大人的腔調。

這時，重兵衞從背後不斷叱道：「喂，小次郎，猶疑什麼？快殺，殺！」

「是。孫之丞，退下！」小次郎想推開孫之丞。

「算了！」孫之丞抓住小次郎的手。

「欸，你要阻攔！」

小次郎摔手退後一步，乘勢砍向孫之丞。孫之丞從未與人眞正交手廝殺，險險躍後閃過，不禁手握刀柄。

「哦，孫之丞，你要鬪！」

小次郎毫不容情地砍下第二刀。孫之丞拔刀架住，下一瞬間，回身向左，刀隨身動，砍進小次郎肩上。

「哎呀……」

小次郎往後搖幌，吧的一聲倒在地上。

「啊，少爺！」三個家僕棄刀抱起小次郎。

重兵衞和維久都茫然呆立。

孫之丞立時清醒過來，剎時臉露悔色，但立刻以沉穩的語音說：「殺小次郎的是寺尾的兒子孫之丞。對不起！」

說完，向重兵衞行禮，疾行而去。

第八十八章 情與理

一

從梅雨過後的六月中旬起，由於胃的激痛已去，武藏又恢復了平常的生活。當初，爲看護武藏搬進來住的阿松也回家了。

也許是因爲尾藤金沒有再婚之意，光尙所提出的婚姻之事尙未具體化，阿松依然絲毫未覺，每隔兩三天便來探視武藏的情形。

生病時，每天都來探望的春山，從這以後也有一陣子未見人影，但這天，他來看武藏，剛好阿松也來，兩人坐在武藏面前。武壇裏，寺尾信行跟師弟們正在練武。

「春山，近來還上岩殿山嗎？」武藏突然開口說話。

「昨天還去過。」

武藏停了一下，說：「我很久沒去了。」

「最好別太勉强。」

「不，不是因爲病體。是因爲刀。」

「哦，刀？」

「我拜托永國新製一把刀，看來他正在精心打製，還沒有送來。」

春山好像閱讀一樣，仔細凝望武藏的眼睛，似乎了解其心意，微笑說：「春山拂塵以待。」

接着，春山改變了話題。

「先生，最近，藤崎宮的神官加屋維久到我們寺裏來論辯。」

「什麼，維久去了？」武藏很感興趣地張大了眼睛。武藏從生病以來未外出門一步，門弟子也知道武藏不喜歡世上傳言，所以他什麼也沒聽過。

「先生，你認得他？」

「嗯，認得，他說我漠視神，而跟我論辯。是一個清純的人，我破佛身垂迹說時，他非常贊

成，高高興興地回去。」

春山擊膝說：「先生，原來如此！他說，僧侶隨意宣揚佛身垂迹說，極不合理，連師父也挨了駡。」

「哈，哈，哈，眞的？」

「不過，在我們教派裏，並不特別主張此事，像師父就完全無視於此，認爲此說甚爲荒謬，維久先生也就無着力之處。但是，他最近走遍寺、社，倡言排佛，似乎很引人注意。」

武藏表情認眞。

「呵，那神官是無能爲力的。歷經幾百年的漫長時間，早已深入民心，憑一個神官怎阻止得了？縱使是謬論，長期停住庶民心中，也具有不死的强韌性。何況這不僅僅是迷妄。」

「先生，確是如此。永棲庶民心中，無形的觀念也會有形，縱使是木片，石塊也一樣，會成爲活生生的，就像佛像那樣。」春山說着，目中閃閃發亮。

武藏以尖銳的眼光回視春山，想要開口，走廊上却傳來了叫聲：「師傅！」

「誰？」

「是孫之丞。」

眞是不尋常，好像是從庭院進來的。武藏覺得有點異樣，緊鎖眉頭。

「進來……」

「是。」

阿松急忙挪了座位，孫之丞却端坐在走廊上，說：「師傅，有事禀告！」

說罷，雙手俯伏在地。

二

武藏默默凝注孫之丞。阿松和春山也同樣望着這少年。略帶茶色的單衣，胸前沾了兩三滴血。

武藏開口說：「殺人啦！」

「是，有吉重兵衛先生的公子小次郎……」

「什麼，殺了小次郎！你們不是同門師兄弟嗎！」

阿松和春山也大吃一驚。孫之丞立刻抬起頭來。

「對不起。只因一時的衝動，終於動了手……」

「速道詳情！」

「是。」

孫之丞毫不隱瞞地說出馬場上的一切經過。

武藏聽完後，說：「那末，小次郎的傷勢很重？」

「是的，從右肩斜斜砍下，立時氣絕而亡。」

武藏不評誰是誰非，只「哦」的一聲，旋卽交代阿松：「松小姐，加上信行，你們三人可在另一房間協議。快派使者請新太郎速來。」

「抱歉。孫之丞，走吧！」

阿松帶着孫之丞到另一房間去的時候，武藏重新坐好，說：「春山，剛才我有話要說。」

「願聞其詳。」

「無形的觀念意指佛卽眞如。木片、石塊大概是指佛像。的確，現在在庶民心中，眞如已顯化爲人相而栩栩如生，因此禮拜木佛、石佛、金佛或畫在紙上的佛像。你認爲這樣也可以嗎？」

春山沉思了一下，旋卽回答道：「對像先生這類窮究佛道的人來說，是不可以。在禪門中，忘本而爲偶像，首須破除。坐禪不只要去雜念，同時也要拋棄佛的形相，以體悟無形的眞如。」

「嗯，勢須如此。」

「不過，先生，佛本來就是自悟眞如，與眞如合而爲一的覺者，所以眞如卽覺者，卽佛。是故，佛也是體現眞如的理想人物形像。釋尊說，佛的容貌有三十二相六十種好。這是人在心中描繪的最高理想形像，包含了慈悲與明智，含蓋了眞善美。若仔細思考此相，則爲空。由於無數佛師（製作佛像的人）的精進工夫，佛像才能臻至

今日的境界。所以衆生膜拜之，亦無不可。」

武藏沉吟道：「春山，我以前見過許多佛像，以其爲精美卓傑的藝術品，深感敬佩。」

「是啊。先生否定宗教，但先生是兵法家，同時也是藝術家。請以劍叩開眞如之門，以歡欣描繪理想人物形像。由我看來，這就是先生的佛像，我膜拜此像。」

春山說着，有如膜拜一樣，仰視武藏。

這時，僕人報告說：「先生，尾藤金右衞門先生來了。」

三

「呵，春山也在。」尾藤金就座：

「先生，病體如何？」

「你看，已經起床了。」

「太好啦。寺尾的孫之丞來過了？」

「在另一房間裏。」

「哦，那想必已經知道了？」

「聽他說過。」

「在下慢一步經過現場，聽有吉重兵衞和維久說了詳情，故追踪孫之丞而來，料想在先生府邸，特來探問。」

「歡迎你來。」

尾藤金咋舌說：「孫之丞那傢伙，眞是魯莽，不過，錯却在小次郎。重兵衞也太急燥。歸根結底來說，是因爲維久把佛像拿到大路上。那瘋子要燒燬佛像，是他的事，重兵衞却多管閒事。」

武藏微笑說：「尾藤先生，這怎麼說呢！」

「總之，錯只在重兵衞。這老人天生就是那種脾性，才造成這種事。必須向重兵衞說明原委，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

尾藤金這樣斷言後，瞇着眼睛說道：「孫之丞那小伙子，先生也很關懷，的確是個可愛的小孩，是肥後藩誇耀天下的名葩，勢將慢慢成爲藩的柱石，非設法拯救不可。」

尾藤金極口褒揚孫之丞，並維護他。孫之丞確實美若少女，而且有少女所未有的端雅純潔，確是肥後藩數一數二的名葩。尾藤金關心孫之丞，讓他出入己宅，有如掌上明珠一般疼愛他。孫之丞也因尾藤金豪邁，充滿溫情，與師傅武藏不同，懷着欣慕之心私淑尾藤金。

武藏對尾藤金的品格評價甚高，低頭施禮說：「尾藤先生，一切煩勞了。」

接着喚來僕人，引尾藤金到孫之丞所在的房間。

以此爲機，春山站起來，辭別道：「先生，我想你一定很擔心，不過，還請多保重貴體。」

武藏獨自一人，重新坐好，默默沉思。不久，深領其首，低聲自語：「尾藤金眞是了不起的人物……」

武藏雖然只沉思瞬間，却想了許多事情。尾藤金認爲這事件純爲偶發，沒有一個人有惡意，對尾藤金這種看法，武藏深表同感，認爲是極富人情味的正確看法。

不過，武藏的思惟並不止於此。按尾藤金的意見，不要把事情公開，一切訴之以情，向重兵衞述說原委，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但國有國法，以武藏的性格來說，既生活在法律之下，就不許以情制法。如果不承認法律，那末像阿部一族那樣，採取反叛之路亦無不可。

然則，除接受法律制裁之外，就別無解決之道嗎？武藏自問自答後，自語道：

「另有一個解決之道！不流於情，亦不致於受法律制裁，道義的解決方式！」

這時，武藏滿臉全是沉痛之色。

四

「喂，孫之丞，我來了！」尾藤金說着走進後院的房間，本以爲只有一人，想不到信行之外，阿松正與孫之丞相對而坐。

「哇，這……」尾藤金抓抓頭。

信行立刻移至下座，阿松請尾藤金坐上座，施禮道：

「我是孫之丞的姑姑阿松。孫之丞承蒙多方照顧……」

阿松認識尾藤金，尾藤金却只聞其名，不識其人，因爲女人很少在公共場合露面。而且邸宅相距甚遠，身分又不相同，所以家庭間來往不多。彼此在路上必定見過幾次，但尾藤金本來對女人就不關心，以致未嘗一顧。

尾藤金害臊地胡亂解釋道：「哦，是松小姐，久仰大名。本以爲只有孫之丞一人，請寬諒粗忽之罪。」

他不僅以自己的粗忽爲恥，阿松的容貌也使他內心砰砰作跳。

阿松今年應是五十歲，但看來只有三十五六。身材像少女一樣苗條結實，眞是清朗强靭。臉形酷似孫之丞，眉清目秀，鼻樑挺直，雖是美女，並無誘人的華美與嫵媚，却洋溢着端莊，坦誠的氣質，因爲有處女的純潔，所以如童女般清淨。

阿松的這種容貌使尾藤金以前所持的女性觀頓時翻覆。阿松的美無意間已充滿了他整個心靈。

而且，她是自己所疼愛的孫之丞的姑姑。以前對女人，甚至對亡妻也未曾感受到的親近感，籠罩了尾藤金的心，因此也愈發激起了對孫之丞親情般的愛。

尾藤金以豪邁的笑容對着氣沮俯首的孫之丞，以充滿情意的目光凝視一下，出聲說：「孫之丞，別悶悶不樂！」

「是。」孫之丞抬起頭，觸及尾藤金的目光後，擦拭滿眼的淚水。

尾藤金伸手拍拍孫之丞的肩膀。

「別悶悶不樂！既生爲武士，難免會遇到這類事情。你救了神主維久的性命，爲自衞而殺了小次郎。以小次郎來說，既拔刀就須有被殺而不

悔的決心。這就是武士道。」

「但是……」孫之丞剛說，阿松就接口以堅決的口吻說：

「尾藤先生，不管理是理非，縱然是過失殺人，既殺了同藩的人，又是同門的小次郎，就須以武士的身分負起責任。孫之丞也很了解這一點。」

「尾藤先生！姑姑說的沒錯。」信行也附加了一句。

尾藤金似乎很覺意外，猛搖着頭。

「不，不。要負起責任，就須切腹。以我藩來說，眞是無謂的浪費，同時失去兩個有前途的少年，實爲一大損失。抵償過失之罪的方法有好幾種，但最好的方法莫過於孫之丞更勤勉修習兵法，以一身兼負自己與小次郎的重責，出仕奉職！」

而後，赫然瞪大眼睛說：「松小姐！信行！我這就去重兵衞府邸談判。別太急燥啊！孫之丞，你也一樣！」

細川家數一數二的豪者，以三千石高秩的身分，强迫式地殷殷叮嚀，尾藤金聳聳肩走了。阿松，信行和孫之丞都高興地目送他。

五

之後，寺尾新太郎接到通知，急速趕來，進入武藏居室。

「新太郎，別驚！」

武藏看到新太郎後，先打了招呼，然後再談及孫之丞的事，問道：「尾藤金右衞門跑來，說要跟重兵衞談判，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他現在剛剛出去。你認爲如何？」

新太郎沉默不語，想了一會兒，靜靜開口說：

「尾藤先生的好意，不能置之不理，只好任由他去。不過，即使秘密解決了，我也必須有所處置。」

「我也這麼想。再者，金右衞門的周旋，未必會成功。新太郎，那時候的決心是很重要的。」

「當然。」新太郎猛點頭。

之後，新太郎不禁流下淚來。

「師傅，其實，孫之丞並不是我的親生兒子。我有個弟弟，少年時過繼給藤芳家做養子，所以師傅並不知道。十四年前，還在小倉的時候，因細故傷害了同輩之人，殿下不悅，遂切腹而死。當時，弟婦已經懷孕，弟弟去世前一再托咐我，無論所生之子是男是女，一定要讓他振與藤芳家。」

「噢，有這等事！」

武藏傾耳靜聽首次聽聞的秘事。

「生下的是男孩。眞是禍不單行，弟婦因產溽熱，不久卽去世。孩子由我領過來扶養，放棄不爲主上所喜的姓——藤芳，而以我親生子的名義養大。此子就是孫之丞。」

「哦。」

「可是，孫之丞也快到加冠的時候了，所以前幾天把一切情形報告給殿下知道，並請求殿下俯允我跟弟弟約定之事，殿下很愉快地寬諒了弟弟，並允許使用藤芳的姓。於是，我也把眞實情形告訴信行，秘密決定把我的食邑地分一百五十石給孫之丞，以便復興藤芳家。師傅，這才是開端呢！」

新太郎隱含着淚水。

武藏對自己寄以厚望的愛徒新太郎這一席出乎意料的話，不知如何安慰才好。

新太郎繼續說下去：

「從殿下看來，孫之丞這次事件，無異是父子兩人皆背棄主家恩寵的行爲。而且，弟弟誤殺之人也同樣是有吉家的族人。此事一旦起訴，除了由我代爲切腹之外，別無拯救孫之丞之道。」

「新太郎，眞可憐……」

武藏已察覺這三十年來愛徒的心意，默然嘆

息。

但最後只好暫且委諸尾藤金，任其發展，孫之丞則使之幽居已宅。新太郎領着孫之丞，悄悄回去。

六

次日，加屋維久在龍田山裏切腹自殺，這消息由信行告知武藏。

武藏聽了只說：「是嗎？」

事件的本源也可以說起自武藏向維久論辯佛身垂跡說。武藏一念及此，內心隱隱作痛，但又有何法？

中午時分，阿松來訪，報告尾藤金斡旋的情形。昨天，尾藤金卽赴有吉家，雖忙亂，終於也見到了主人重兵衞。尾藤金說盡好話，勸其私下解決，重兵衞不肯答應。

尾藤金今晨到寺尾家。新太郎認爲家主出見，世間風評勢將不佳，故不肯出來應對，而由阿松代替。尾藤說完交涉經過後，說：

「松小姐，事件剛過，重兵衞氣憤難平，不肯答應，乃理所當然。在下去的實在不是時候，打算再去見他本家的家老求情。請別急燥。傍晚時分再來，請等我的好消息。」

武藏從阿松聽了這消息，也同樣只說：「原來如此。」

信行爲躲避世人耳目，也閉居家中，第二天，阿松又來報告。這天要舉行小次郎的葬禮，所以尾藤金一大早就去見重兵衞，要求在事件告一段落以前別把死因公開。重兵衞毫不猶疑地拒絕，並說已把眞相告訴首席家老長岡寄之。

但，尾藤金仍未絕望，滿懷信心地回來，說道：「松小姐，我要再去見寄之先生，請他在最近別稟告殿下，莫向衆人公開。」

武藏聽了這報告，也只說：「是嗎？」

這天晚上，尾藤金和阿松一起來見武藏。豪快的尾藤金也表情沮喪。

就座後，尾藤金說：「宮本先生，現在只有勞駕了。」

「什麼，要我……」

「我向寄之先生請求私下解決，寄之先生說，有吉一族對孫之丞父子雙重的傷害大怒，我也無法私下解決。不過，宮本先生和有吉本家的賴母先生關係密切，如果宮本先生向賴母先生商量，也許可以私下了結。總之，再過一二日再向殿下稟告。先生以爲如何！」

尾藤金沉思般雙手俯伏。

武藏閉目思考，旋卽張目說道：「尾藤先生，我不能。」

「噢！」

尾藤彷彿懷疑自己的耳朵。訝異地望着武藏。

武藏毫無血色的蒼白臉上如冰一般冷，却沁出痛苦的表情。

繼續沉默了兩三分鐘。

阿松好像忍受不住，開口說：「尾藤先生，請你體諒武藏先生的心意，先生是無能爲力的。」

目中淚光閃閃。

七

又過了三天。孫之丞之事終於起訴，近日內將在光尙侯御前由家老和奉行商議，再下判決。

這天晚上，長岡寄之悄悄來到武藏府邸。寄之已繼致仕的養父佐渡之後，出任家老。

寄之在公共場合都直呼武藏，但只有兩人在的時候，則稱先生。

「先生，是爲通知孫之丞之事來訪。」

寄之執師禮。

「哦，痛心之至，在我門徒中竟出了不法之人。」

「後天，將在御前商討孫之丞的判決，事實上，處罰已經內定了。」

武藏不禁關心道：「情形如何？」

「是死罪。雖說是新太郎的兒子，事實上是以前殺害有吉族人，爲殿下怪罪，切腹而亡的藤芳金彌之子。父子兩代皆犯殺人罪，實難寬恕，故內定在井口刑場處斬。」

「寄之先生，承蒙賜告，武藏代寺尾家深致謝意。」

武藏靜靜回答，低頭致謝。

寄之眨着眼睛，又說：「不過，殿下體察新太郎心意，已因其請願，寬恕金彌，所以將斟酌情形，於後日復興藤芳家，以慰孫之丞在天之靈，這是殿下私下告訴我的。」

武藏沉思半晌，微微點頭，恭敬地回答：「聖諭，茲代新太郎拜領！」

第二天早上，武藏在濱之助陪伴下赴寺尾府邸。

武藏不意的來訪，家人立刻引他進大廳，新太郎出來請安。

武藏對新太郎說：「有話要說。速請尾藤先生。」

使者飛奔而去，尾藤金騎馬而來。

「噢，先生，在下奔走無功，終於起訴了，不過還未到絕望的時候。還可向重臣陳情，以待私下解決。」

尾藤還很樂觀。

「你的努力，武藏由衷感謝，我想向大家說些話，包括你在內。」

武藏說罷，向裏間喚道：「新太郎、松小姐、信行、孫之丞，到這裏來！」

「是，馬上就來。」阿松回答，不久，衆人都一齊出現在武藏面前。

「我告訴你們。」武藏靜靜環視衆人。

第八十九章 落花

一

當時已有人指責武藏冷酷無情，甚至一直流傳到後世。武藏對孫之丞事件的態度是他蒙受這種指責的事例之一。對此，他確是無情。但從武藏的性格與思想觀之，却是莫可奈何的；對武藏本人而言，這是深邃的悲劇。

當天早上，武藏到新太郎家，對寺尾家人及尾藤金右衞門，以冷嚴的表情，開口說道：「新太郎、松小姐、信行、孫之丞，最後的時刻已來臨，武藏是爲此事而來的。」

衆人赫然瞪目驚視。尾藤金似乎比誰都要驚訝，他不禁促膝說道：「宮本先生，是什麼事？」

「尾藤先生，且慢！」

武藏用手制止，而後繼續說下去：「尾藤先生雖然盡了非凡的力量，但是藩議已內定處孫之丞死刑。」

「啊！」

出聲的是尾藤金一個人，其他的人都沒有表示意外驚奇，只無言地低垂着頭。

武藏接着告訴他們昨晚寄之捎來信息之事，這時連尾藤金也默然含淚致歉道：

「在下力有未逮。孫之丞，對不起……」

武藏像要阻止他繼續說下去似地說：

「不，不，尾藤先生，誰像你這麼有心！各位，終生都不能忘懷尾藤先生之情呵！」

「是。」衆人齊向尾藤金俯伏致謝。

尾藤金慌忙說：「這，這怎麼可以？」

「尾藤先生，這次事件本來是起因於我對維久論述佛身垂迹說之不當。其後，我也未代尾藤先生爲孫之丞請命。」

說着，武藏表情爲痛苦而扭曲。

新太郎開口說話。

「師傅，說那裏話。新太郎師事師傅多年，深知師傅之意。我也了解寄之先生在未裁判未公布之前，特意拜望師傅的本意。」

接着，回視孫之丞說：「孫之丞，你已下決心了？」

一直低垂着頭的孫之丞，靜靜仰首望新太郎，看尾藤金，最後望着武藏，以凜然的聲音說：「師傅，過去多承教誨，孫之丞自初卽已下定決心。」

雙頰泛紅，兩眼清澄輝耀。

「嗯。」武藏表情頓然明朗。

二

武藏並未具體敎導孫之丞在類似這次事件中所處之道。武藏所敎的是任何事情都要自主思考，自主行動，對其結果，無論善惡，均須自行負責，武藏自己亦如是爲之。獨行道中所謂「吾處事不悔」的信念，卽源於此。

就這次事件而言，在解決方案上，尾藤金那豐厚的人情使武藏感受到近乎艷羨的魅力，但他自己却不流於情，甚至不能流之於情，最後只悽涼地期待孫之丞自承責任，但也不能强迫。武藏夾在情與信念之間，默默忍受痛苦，觀其變化。

寺尾一家人，以父親新太郎爲首，信行及阿松也都親身體驗過武藏的此一信念。孫之丞不僅直接受武藏感化，而且自幼卽受父兄和姑姑的薰陶。

因而，孫之丞本人不待言，新太郎和信行、阿松及新太郎妻子，自初卽決定：

「切腹……」

「讓他切腹……」

這種決意並未因尾藤金拚命奔走以求和平解決的方案而消失。不過，大家都很快樂，因爲在尾藤金情愛的蘊涵下，那冷嚴的決心已變得溫暖而輝潤。

尤其當事人孫之丞在最後時刻卽將來臨之時，在培育自己的師傅面前，能够在尾藤金深邃的目光守護下就死，想來心裏也覺得欣慰無比。

武藏默默頷首道：「孫之丞，這決心下得好。這樣才是眞正的武士、武藏的門人，次於信行，領會吾二天一流奧義的人。」

稱揚孫之丞以後，又對衆人說：

「寄之先來找我，就像新太郎所察覺的一樣，目的在孫之丞被提訴爲罪犯之前，先行自決，以維護武士的身分。此外，殿下也下達難能可貴的秘諭。」

「欸，殿下下了秘諭？」

衆人皆肅然端坐。

「殿下下諭說，如果孫之丞的罪狀未決定前，像武士般就死，將恢復孫之丞父親金彌的臣籍，以待後日重振家名。這也是寺尾家長年忠誠服勤的結果。這次尾藤先生的盡力，殿下也有所知。」

尾藤金及衆人皆雙手俯伏，似有無上希望……。

於是，年僅十四歲的少年孫之丞，就在視爲己子，慈愛有加的新太郎夫婦、阿松、兄弟信行、師傅武藏、尾藤金右衞門的守護下切腹而亡。

對外公開是病死。檢驗官原田岩見以弔問使名義來訪，爲其壯烈的死感嘆不已，並將詳情報告光尚。

三

孫之丞的頭七過後，武藏應光尚之召，與尾藤金右衞門、新太郎同上花畑館奉職。武藏已經很久未上殿奉職了。

「武藏，你消瘦了，沒事吧？」光尚和氣地說。

果如三人所預料，光尚並沒觸及孫之丞殺人之事。他對新太郎說：「孫之丞是你親弟藤芳金彌之獨子，他病死，你必定懊喪不已？」

接着又說：

「藤芳家也是有傳統的家門，加上你多年的功勳，許其重振家名。如果信行之外還有其他兒子，你可立刻讓他繼承藤芳家名。另賜祿米。」

新太郎俯伏說道：「謝尊諭，但信行之外別無他子。」

「噢，是嗎？」

光尚想了一下，說：「新太郎，你隱退承續藤芳之姓，如何？並賜一百五十石爲隱退費。」

眞是出乎意料的話。

新太郎是知節度的武士，也是深謀遠慮的人物，念及社會輿論而囘答道：

「是，謹奉尊諭，新太郎卽日隱退。藤芳之姓暫置一旁，願改名爲寺尾孫之丞。祿米時時增加，迄今已承領過多，屬下願辭退。」

光尚也頗以爲然，輕輕說道：

「這也好。在你領養繼承家名的養子之前，藤芳之家名與祿米暫寄我處。就這麼辦！」

最後，光尚向尾藤金右衞門，說：「金右，到底有什麼親戚關係？孫之丞生病時，你這樣熱心照料，眞是奇特。想必傷心欲絕！」

有點譏諷似的安慰。

武藏和新太郎很高興地從御前退下。光尚只留下尾藤，若無其事地說道：「以前跟你曾有所約定。終因事情繁忙，未克履行。我很賞識你的特異性格，現在要依約實行囉！」

光尚這時打算提出阿松。

「噢，約定？」

尾藤金狀似不解。

「你忘啦？是娶繼室之事呀！」

尾藤金微微一笑，像平常那樣浮現了「當意卽妙」的答辯。

「什麼？」

「啊，若是此事，已無須煩勞主上了。」

「已找到意中人了。」

「噢，意中人……」

光尚嚇了一跳，但立刻就看穿，這只是藉口。

「噢，那太好了。這婦人是何許人？」

「殿下，只有這件事是秘密的秘密，不能說出來。」

「很美吧？」

「相當出色。」

「那一定是女傑囉？」

「是，無可置疑的。」

「既是意中人，可不能有錯失哦。」

「殿下，不會有錯失。」

「哈，哈，哈，金右，今天我輸了。」

尾藤金雖然凱歌高奏，但內心深覺難爲情，而羞澀不已。他本來只爲封光尚之口，故意囘答說已有意中人。但在一問一答中，阿松的面影突然漸漸浮現眼底。尾藤金本來一點也沒想到娶阿松爲妻。

四

使世人喧嚷一時的小次郎被殺事件，因孫之丞的自決而告一段落。世人相傳孫之丞豪勇切腹，不惜多加褒揚。

不過，也有人憐惜孫之丞，懷疑地說：「這難道不是少年同志之爭嗎？而且錯在小次郎父子。除了死之外，難道沒有其他的方法？」

當時流傳着一則消息說，有吉曾向人透露，如果武藏向他要求，因是門人同志之爭，只要讓孫之丞出家就行了。由此，輿論的矛頭便指向武藏，大多數人都指責他無情。

當時眞正了解武藏心情的只有寺尾一家人、被稱爲武藏高徒的若干門人，和巖流島決鬥以來一直支持武藏的長岡一家人。

以武藏而言，因孫之丞是愛徒，所以對這次事件，他也非常不忍，而且覺得可惜，同時也爲法與理的矛盾嘗盡了前所未有的痛苦。然而，由

於平時的修鍊，再加上孫之丞自主的自決，武藏才忍受下來，但苦悶的後遺症仍然持續不絕。

最後，武藏終於超越了輿論和傷心，一心一意繼續修行前進。自己所指向的眞理存在於岩殿山岩頂附近。武藏爲最後的決戰，企待着新刀的完成。

一天，永國來訪。

武藏欣悅地問道：「永國，刀打成了？」

永國搔着頭。

「先生，還沒有。已經打製了四隻，都不滿意。再過三個月，到十月以後，一定可以完成。」

這是莫可奈何的。武藏答允說：「行！行！」

永國突然雙眸輝耀。

「先生，如果這把刀打成了，我也想結婚娶妻了。」

「噢，很好。有屬意的人啦？」

「是的，是先生認識的光小姐。」

「什麼，是阿光！」

是從江戶追踪松山主水而來的阿光。主水的私生子已在泰勝寺出家，阿光則因由利公主的周旋，在某武家府邸做事，生活舒暢。因武藏的關係，永國早已認識她。

「先生以爲如何？」

「是阿光，那還用說！」

「謝謝。尾藤金右衛門答應做媒人。」

「什麼，是尾藤先生？」

武藏啞然：「那討厭女人的人……眞不可思議。」

永國莞爾微笑：「以前，我就跟他來往甚密，昨天到家裏來，對我說，永國，你雖然也以討厭女人聞名，但光桿一個不覺有所不便嗎？所以我大聲地提出了光小姐的事，他說，很好，我替你做媒。」

「噢，很好……」

武藏不禁大樂，出聲笑了，眞是難得。

五

武藏除了孫之丞切腹那天，就沒在寺尾家出現過。而尾藤金右衛門却每七天來訪一次。

他仍然豪放，善說趣事，使衆人大笑。但是，他非常同情孫之丞，每次在牌位前焚香之際，都沉靜哀傷。

四十九日的法事結束後，新太郎改名孫之丞，與新牌位一起搬到以前由利公主所住的白梅庵隱居了。

這一切均已就緒後的九月某日，阿松爲致謝往訪金右衛門。

是三千石的高官，所以門前的迎接禮儀很是瑣碎。被引進客室後，金右衛門以自己的方式，無拘無束地說道：「哇，是松小姐，歡迎歡迎。請隨意！」

阿松一看到金右衛門的臉，心情就很奇怪地和緩了下來。不只今天這樣，一向都是如此，而且不僅僅覺得說話有趣，甚至氣氛舒暢，心境鮮朗，有一種不可言喩的親密感。這當然是源於金右衛門對孫之丞所顯示的情愛，但最近，這種親密感已愈發强烈，充滿了她整個心。

在武藏薰陶下的寺尾家，任何事情都是武藏式的，有一種家庭亦戰場的嚴肅與緊張感，因此暖意甚鮮，冷嚴的氣氛到處漂盪，加上，阿松自己天生端莊，持身謹嚴，早已習慣於自己家庭的氛圍。而今，阿松已完全爲武藏的思想與人格所迷。

這時，金右衛門突然出現了。如果是爲別的事情出現，阿松也許會視之爲無聊的男人，而視若無睹。但金右衛門是懷着天生的人情味來的，阿松自初即深懷感謝，以好意相待。

而且金右衛門天生洋溢着意想不到的情愛，這是武藏、哥哥新太郎、侄兒信行所沒有的……。

但是，今天，阿松却僵直地致謝，只追憶着孫之丞，然後就想見機辭別歸去，金右衛門却說話了。

「松小姐，宮本先生病體如何？」

「我經常去探望，胃痛似乎不再發了。」

「這樣很好。眞怕會因這件事情又復發。……在下有件事情覺得很奇怪，宮本先生是討厭女人的人，既不娶妻，居宅也不雇用女僕，而松小姐却能經常出入，看來先生一定很喜歡松小姐。哈，哈，哈。」

「哇，呵，呵，呵……」

阿松也被引笑了，但立刻認眞地說道：

「先生的居宅裏全是男的，總難免有漏失之處。生了病，也沒有一碗粥可吃，我看不過去，才去照料他。」

「誠然，這樣看來，先生也是很可憐的。」

金右衛門以認眞的口氣說。

六

阿松又恢復了平時的誠實表情。

「先生是此世無雙的偉人，却也是最不幸的人。有那麼多門徒，殿下和各家老都很看重他，但他的內心總是孤孤單單。他太熱衷兵法，因而變成不敢愛人，也不敢被愛的不幸者。如果我不照顧他，他一定會在人所不知的狀況下獨個兒痛苦地離開此世。先生要是允許，我願一直看護他。」

「嗯，只有松小姐才能這樣。」

金右衛門搖首感嘆，却有點兒失落之感。

這時，金右衛門的老母親送來了薄茶。這稀貴的女客似乎很引起做母親的興趣。說是年過七十的老婦，却仍不失名門主婦的風範。

「呵，小姐，我這個年紀，已沒法準備好茶，只好原樣帶來，請用！」

語氣蒼老，勸阿松用茶。

「眞不好意思，我是寺尾之女，名叫阿松。」

阿松恭恭敬敬地接過茶碗。

「味道如何？」

「眞不錯。」

放下茶碗，從別的房間傳來了幼兒的哭泣聲。老母親傾耳聽着。

「松小姐，這是我可愛的孫子。我帶來給你看看。」

老母親瞇着眼睛走出房門，不久便抱着幼兒進來。是個出生才八九個月的男孩。

「這孩子的母親已經過世了。」

老母親特意這樣說。孩子長得白白胖胖，天眞地笑着。阿松當然知道這是金右衛門亡妻所遺下的孩子。

「喂，阿和呀，讓這位阿姨抱抱看。」

老母親很驕傲地把幼兒遞給阿松。

阿松微笑地接過來。幼兒毫不怕生，用小手撫弄阿松的臉。乳香陣陣。阿松不禁抱着貼臉。

見此，金右衛門大笑道：「哦，阿和好像很喜歡松小姐，哈，哈，哈。」

「是啊！是啊！非常喜歡。」

老母親也笑容滿面。

阿松滿臉通紅，仍然繼續摩着嬰兒的臉。信行和孫之丞小時候，阿松很少抱他們。已經遺忘的乳香，肌膚的感觸逐漸擴大，不禁喚起了長眠心底的感覺。

出乎意料地，阿松在金右衛門家待了很久才離去。內心爲自己也不了解的昂奮衝擊着，不禁加快了脚步。今天，她本來預定要到武藏府邸去的。

阿松在腦海裏高喊着：「武藏先生，我要一生服侍你……」

七

過了十多天，一向康健的老母親突然病倒在

床，這時，尾藤金右衛門想道：「哎，怎麼搞的，我竟迷上了松小姐！」

老母親似乎早已覺得可能一病不起，當天晚上，把金右衛門喚到枕邊說道：

「金右啊！我已經不行了。在我還見得到的時候，快娶個繼室吧。先前見到的寺尾之女如何？據說，她是藩裏首屈一指的女劍士。我一眼就喜歡上她啦！」

「什麼，娶松小姐？」

金右衛門吃驚地反問。這當兒，阿松成爲自己妻子的形像逐漸浮現在眼前，低聲自語道：「嗯，怎麼搞的，我竟迷上了松小姐！不，我喜歡松小姐，要娶她爲妻。」

但立刻又反省。

「不過，即使向她求婚，松小姐會答應嗎？不，一定不會。松小姐是要一直照料宮本先生的女人。」

於是，他盡力拂去浮現眼前阿松的倩影。

可是，四五天後，金右衛門上殿奉職時，他最親近的榆山左衛門說：「金右，有話跟你說。」

於是，把他帶到沒人的庭院。

「有什麼話？」

「你的繼室呀。」

「哦……」

「你想娶寺尾的阿松嗎？」

金右衛門嚇了一跳。

「這是怎麼回事？」

「昨天你不在的時候，我去探望令堂。令堂說，金右好像也很喜歡，要我替你作媒娶阿松。」

「眞是沒辦法，母親竟說了這種話？」

「是啊，你眞的很喜歡松小姐吧？自孫之丞事件以來看你常常去探望松小姐……」

說着，左衛門莞爾一笑。

金右衛門「拍」的一聲，拍了額頭，哈哈大

笑道：「左衛門，我只好向你棄械投降了，確實如你所說，但，絕對無法娶她爲妻。松小姐說，她要終生照料宮本先生。」

「哈，哈，哈，你終於說了眞心話。喂！金右，彼此互不相關呀！拿出勇氣來！若說要做宮本先生的媳婦，那無話可說。如果只是默默照顧宮本先生，那就不關緊要。宮本先生本來就討厭女人，所以府邸不用女人，只有許多僕人和弟子。松小姐不會如願以償的。」

「哦……」

「金右，事不宜遲，快向殿下請求去！」

「且慢，左衛門！」

金右衛門慌忙阻止，但左衛門一溜烟奔馳而去。

此事一旦傳入光尙耳中，光尙想必撫掌大樂。他一定會以主君的權威替阿松和金右衛門作媒吧！

但，阿松呢？

第九十章　第四個女人

一

南國盛夏多森林的熊本，過了九月中旬，到藤崎宮大祭結束後，就可清楚地感覺到秋天的來臨。但是，白天依然炎熱，森林綠意仍濃，落葉的無常還很遙遠。正是令人想起人世豐盈的秋收時節，樹林間點綴的柿子很美。

武藏不到武壇，也只有清晨在井邊洗臉的時候才到庭院，幾乎整天都坐在居室裏。每夜直到黎明時分才躺下，大部分時間都坐着。

武壇全由信行和鹽田濱之助負責，家務則由小倉帶來的僕人增田總兵衞和岡部九左衞門統領。屋裏毫無女人氣息，烹飪、洗濯也由男人處理。阿松偶然來，也只是照料武藏的食物。

一天，阿松提着一個包袱離開了家。自拜訪尾藤金以後，毫無來由地，性情暴燥，生活很不穩定。今天也是這樣，但一走近武藏府邸，便逐漸心平氣和，恢復了往日的沉穩。

跟過去一樣，阿松不經通報，逕往武藏居室，問候後，解開包袱，把飯盒裏的飯糰放在盤子上，勸武藏吃。

武藏只津津有味地吃了一個，便不再拿，擱手膝上。

阿松嚇了一跳。「先生，胃又痛啦？」

「不是。只是稍微注意一點。最近，儒者秀山來訪，他說兵法家只知大吃，沒有頭腦，實在說得不錯。年輕時，我也亂吃。」

「不過，先生吃的並不多哪！」

「年輕時，大吃、小吃，或絕食都是爲了修業。後來，就不爲好吃才吃了。」

阿松睜大了眼睛。

「那末，先生並不認爲東西很好吃囉？」

「我不是因爲好吃才吃，是因爲餓才吃。」

「那末，吃了以後，還是覺得很好吃吧？」

「不管吃什麼，味道都一樣。因爲我拼命抑制自己，不要覺得東西好吃。」

阿松顯得無趣，雙目落在自己帶來的飯團上。

「先生，我帶來的東西也一樣嗎？」

武藏微笑。

「松小姐，那可不同。我覺得很好吃才吃。」

「先生，那可是眞的？」

阿松像小姑娘一般，雙眸光芒閃爍。

武藏凝注阿松的臉，靜靜地開口說道：

「那已捨棄的味覺世界，藉你的親切又重新連接起來。這條線一斷，我吃什麼都跟沙沒有不同了。」

「哦！」阿松訝異地回視武藏。

「松小姐，你是一個很奇怪的女人，你看護阿通，親見悠姬的臨終情景，送走一去不返的由利小姐，現在又來照料我。過去，我不曾讓女人進入我的居室，不接受女人的照顧，在己宅也不曾吃過女人所做的飯菜，吃母親做的飯菜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我已經忘懷了。松小姐，你是唯一的。」

說罷，武藏俯垂雙眸，靜靜地說：「這會繼續到哪一天……」

阿松急忙打岔。

「武藏先生，哪兒的話，我會一直來看你。」

武藏寂寞地說：「呵，眞高興。但是，你不離開，我也可能會離開呀。」

「不，即使上岩殿山，我也會去接你。」

武藏移目庭院，獨語似說道：「岩殿山！十月登岩殿山。但會發生什麼事情，誰也無法預測。即使松小姐來接，也可能不回來。」

至此，阿松再也接不了話。但心中却說道：「必定要把你帶回來。」

這時，她突然想起先前向尾藤說要終生照料武藏的話，而私語道：「尾藤先生也很稱讚我的這種決心。」

二

這天晚上。

櫛山左衞門自稱光尙侯使者，走進寺尾信行邸宅。因父親隱退，信行現在已搬出武藏武壇，住在已宅裏。

不知何事？信行把左衞門請入了客廳，信行出見致意後，左衞門莞爾微笑說：「信行先生，我自稱使者，是因爲有秘密話要說。有事要見松小姐。」

信行退下，阿松出見。

「櫛山先生，不知殿下有何吩咐？」

「松小姐，放輕鬆點兒……。是，是和尾藤有關的。」

「欸，尾藤？」

「就是松小姐認識的的金右衞門呀，金右去年喪妻，一直照顧着幼兒與老母，於今依然未再續弦。最近，老母親突然病倒，已到朝不保夕的地步。」

「哦，我並不知道……。」

左衞門揮汗說道：「殿下聽到這消息後，甚覺心疼，要他早日續弦，故多方採選新娘。松小姐！殿下選上了你。」

「什麼！」

阿松臉色蒼白。爲這意外的驚愕，放在膝蓋的手微微顫抖。這從天而降的提親、生來未曾想過的婚事，給她雷擊般的震撼。

左衞門見此亦不由得一震。

「松小姐！」

「殿下也要玷辱吾身！」

阿松大吼，語調尖銳得如以兵法氣勢直刺對方一般。

左衞門越來越覺畏懼。

「松小姐，玷辱……」

「不，不要聽。快滾！」

「那，那以後再來……」

左衞門驚慌失措地逃到外頭。肥後藩首屈一指的女兵法家，顫身怒吼，連左衞門也只有退避三舍。

左衞門返回殿上，秘密進謁復命。光尙捧腹大笑。

「左衞門，你太不謹愼了。」

「不，可不是這樣。她不是這樣容易生氣的人。她像從頭上被撥下髒東西一般，渾身發抖，瞪目大怒，接着全身是提槍刺殺前的劍氣。呵，眞是嚇人。殿下，女人生氣是很可怕的。」

光尙領會地說道：「嗯，也許如此。不過，阿松會生氣，也很可了解。因爲對一個抱定終生不婚的人來說，突然而來的提親，自然會使她生氣。但是，提親也不是壞事。女人一旦成人，不管多少歲，都會有人提親的。我也是第一次作媒，可不能就此打住。左衞門，過幾天再去看看。」

光尙年輕，不肯善罷。

「殿下，這件事……」

「這不是你提出的嗎？」

「是的。但我應付不來。殿下，請暫緩，我立刻邀齊友朋，商討對策。」

「好，好，可不能有差錯呵！」

左衞門招集上殿奉職的友朋，暗中商討。但一聽到阿松的劍氣，沒有人敢再擔任第二個使者。

三

阿松受到了從頭上撥下髒東西似的衝擊。左衞門離去後，她還顫慄不已。

「姑姑，使者的來意——？」

信行問，阿松只回道：「一切都已經過去了。別擔心。」

她覺得自己所受的侮辱已經嚴重得不能向侄兒說。甚至對金右衞門所懷抱的親密感也全化爲烏有。

到第二天，心情才漸沉穩，但侮辱感依然未消。

「去見見武藏先生，心情一定會清澄開朗。」

這麼一想，阿松便親自用竹竿摘取院子裏的柿子做禮物，去拜訪武藏。

走進居室，武藏一如平居，面向庭院端坐。

——廣濶額頭光禿，臉形和鼻樑大而豪放，却如彫刻品一般，白皙端正。鬢間雜着一些白髮，細細的亂髮低垂至頸，彷彿未曾梳理一般，却烏黑柔軟。軀體毫無贅肉，只留下剛健的筋骨，有如從地下冒出的岩石一般靜止不動。從整體而言，則有如歷盡風霜依然巍峩聳立的巨樹。

在今日阿松眼中，武藏的形像是如此，而且認爲他是世上無疇的强人，驀地浮現了武藏捨棄阿通時的年輕風貌，而自語道：「欸，或許會像他以前所說那樣，我卽使去接他，他也不會從岩殿山歸來。」

阿松坐下，武藏依然以原先姿態端坐。

「先生！」

「松小姐，來啦。」

武藏仍然不動。

「先生，我帶柿子來了。」

「哦，謝謝。」

好不容易才改變方向。

阿松剝柿子給武藏吃。

武藏吃得津津有味。

阿松開口說話：

「先生，剛才我突然想起了通小姐。」

「……」

「以前沒對先生說過，通小姐的墳墓在本妙寺。」

「想必如此，她是在那兒去世的。」武藏靜

靜地說。

「以前覺得不便向先生提起，所以沒說。先生早已知道了?」阿松略以責備的口吻說。

「松小姐，對不起。」

「你不想去探望一下嗎?」

「有時也想……。但阿通已到很遠的地方去了。在朦朧中，我常常看見阿通站在高山上。探望墳墓，也沒有什麼意思。」

「那兒的話!」

阿松强烈駁斥。

武藏注視阿松說：「松小姐，你今天跟平素不同哦。」

「先生也不同啊!」

「哈，哈，哈。」

武藏大笑，然後轉向庭院。

阿松躭了兩三分鐘，然後說道：「先生，告辭了。」

說罷，阿松驀地站起，武藏回首說道：「松小姐，有件事忘了告訴你。聽說阿光要嫁給刀匠永國。」

阿松瞪目驚視，但仍一逕離去。

四

阿松直赴本妙寺。

走上漫長的石階，遇見了好幾個穿白巡禮服的人。山門附近，兩旁全排滿患寃孽症的乞丐，向參墓的討錢。

本妙寺是加藤清正所建的法華寺，從那時起已是全藩聞名的寺院，才有這麼多寃孽症者羣聚於此。他們可能也相信口傳的迷信，像跟由利公主同行的盛娘那樣，爲一身肩負祖先之罪，而離家出走。

阿松看見巡禮的女人，不禁想起由利公主。

「哎，現在她不知道旅行到哪兒了?」

由是，阿松更感覺到武藏的强與冷。

阿松給每一個人錢，終於到了在內院墳地裏

的阿通墓。墓碑已生苔。寺裏的人似乎因爲知道一切因緣，來清掃過，草不長，且有焚香的痕跡。細川藩從小倉移至熊本以後，阿松在阿通忌日必來掃墓。但自由利公主來了以後，就荒怠了。

「通小姐，對不起！」

阿松燃起門前所買的線香，合掌禮拜。二十幾年前的事恍如昨日一般，栩栩如生。

「通小姐。武藏先生還獨自一個人，沒有跟你認識的悠小姐結婚，由利公主雖逼他訂了婚，最後也解除了。通小姐，武藏先生畢竟沒選擇愛情，而選擇了兵法之道。」

阿松嘆口氣。

「通小姐。武藏先生比那時候要强得多了，而且完成了二天一流的兵法。可是，可是武藏先生一定也不幸福。誰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武藏先生雖然站在高處俯視衆人，狀似從容，他的靈魂却在哭泣。」

阿松一面告白，一面不由自主地悲從中來。

她覺得自己已代替阿通守護着武藏。

呵，她發覺，不僅阿通，連悠姬、由利公主也懷着同樣心思，傾心注視着自己。眼中，她們三個人都漾着悲愁，依然愛着武藏。

阿松迫得在心中大叫：「通小姐，我要看顧武藏先生一生！」

站起來之後，又高喊道：「悠小姐，由利小姐，我一定會看顧武藏先生的一生。」

墓地寒櫻盛開，周邊樹蔭下，秋蟲唧唧。

下了決心以後，阿松內心的塊壘似乎一掃而光，不禁輕鬆起來。前幾天所受的污辱感似已拂棄，心情爽適。從墓前退下，阿松驀然止步。

「啊！難道我愛上了武藏先生？」

阿松一直站着，却又輕聲自語道：「想必是這樣！我愛上了武藏先生。啊，武藏先生。」

阿松眼中熱情洋溢。

五

第二天，阿松又去拜望武藏。武藏跟平時一樣，從容迎接她。

阿松面泛桃紅，致歉道：「先生，昨天實在很抱歉。我也覺得很奇怪。」

武藏笑道：「松小姐，人心一直都波濤起伏的。見解與心情也變易不已。你過去一直都心平氣和，實在令我感佩。只這麼一次，算得了什麼。」

阿松放心。

「眞的？先生心境也很平穩，一波不興呀。」

「呵，那可不，我的心波或許比人要大得多，只是我用另一個心把它壓制了。換句話說，兵法就是制御這種心波之法。松小姐，你可試着讓你的心境變成執刀對峙時的狀況。」

「是。」

武藏一句一句地說：

「調整呼吸，去除雜念，鎭壓心中波濤。把心集聚在劍上。這時，心與天地合爲一體，生命躍動，滙成奔流，闖向敵人。」

「是的，確應如此。」阿松雙眸露出光芒。

「不過，要做個兵法家，必須不斷累積這種修鍊，時刻提高心境。這時，敵人會來搖撼我們的心，阻碍我們前進。兵法家要以心劍殺這敵人：一切欲念、依戀、憤懣、避難就易之心……」

阿松暗暗點頭。

爲此，武藏斷絕欲念，甚至否定味覺之美。爲去除依賴心，不惜以神佛爲敵。至此，阿松深能了解，但欲臻頂峯的武藏，現在究與何種敵人，如何作戰，却無從知道，甚至世上沒有一個人知道。

阿松以燃燒的目光仰視武藏，氣悶得使她悄悄以手撫胸。

阿松想：「連那末純情美麗的通小姐都抓不住武藏；連那末高貴的悠小姐也敲不開武藏眞正愛情的門扉；有傑出的智、情、意的由利公主亦

然。我究竟能跟隨現在的武藏到哪裏?」

阿松終於開口說話。

「先生，我懂了。先生現在爲了跟最後的心敵決鬪，才上岩殿山。」

武藏深深頷首。

「松小姐，說得不錯。」

阿松討好似地說：「先生，你上岩殿山時，我能像以前那樣，偶爾去看看你嗎?」

武藏突然以探索的目光望阿松。

「松小姐，最好不要去。」

「爲什麼?」

「你已經不是以前的松小姐啦。」

「哇，先生……」

「松小姐，我這次帶刀上山。也許會殺你。」

「殺了也沒關係。」

武藏猛搖頭。

「不行，不行！今後，你要在家裏等我，我不想殺你。」

「先生！」

武藏驀然站起來，從走廊走下庭院，毫不回顧地走着……。

「先生！」阿松又叫了一聲，目送着逐漸消失在樹林間的武藏背影。

六

左衛門等尾藤金的友朋當然不會把左衛門被阿松逐回之事洩漏給別人。提親未成後，已過了四五天。結果，尾藤也探悉此事之經緯。

「混賬！怎做出此等事來！」

在殿上一個房間，正當大家窃窃私語時，尾藤金出現了，大聲怒吼着。

左衛門搔搔頭：

「對不起，別生氣！」

「全盤道來！」

左衛門只得說出一切，尾藤金頓然氣沮意

喪。

「松小姐氣憤塡膺，自是理所當然。五十年來，毫無桃色傳聞，堅守女人的神聖。怎會做人妻子！左衛門，你眞不該向殿下言及此事。」

「可是，你不是傾心松小姐嗎?」

「哎呀，你仔細想想，傾心和迎娶並不相同呀。松小姐豈是爲人妻的女性。那樣淸純貞潔的女人，哪個世界有！你我那裏懂得松小姐之美。」

衆人驚愕不已。

「因爲你的輕擧妄動，松小姐一定會以爲我金衞門是個無聊的男人。如果松小姐這樣看我，那可是金右一生的損失。好，我就去找松小姐解釋。你去告訴殿下說，金右直接去談判了。」

尾藤金得勢不饒人，不理楞住的衆人，大踏步走出去。

另一方面，阿松自那天離開武藏府邸以後，彷彿變了個人，煩悶不堪。在信行尚未娶妻的寺尾家，阿松是主婦。平時傾力處理家務，但最近僅事先交待婢女，自己大部分時間都閉居在居室裏。臉色不佳，雙頰下陷。

信行看不過去，問道：「姑姑，是不是因爲左衛門先生來了，使你很痛心?」

信行似已略有所聞。

「不是，那已乾脆拒絕了！」

阿松唾棄般地說，接着又說：「信行，我已下決心要終生照顧武藏先生，因爲男人都粗心大意，但先生不要我。」

信行鎖緊眉頭。

「姑姑，是因爲有什麼錯失嗎?」

「不是。是源於先生過去的信念。」

信行鬆了一口氣。

「姑姑，那我懂了。師傅爲兵法修業，從年輕時就排斥女性，府邸也不用婢女。姑姑也是女人，那就不足爲怪了。」

「不過，信行，先生身體有病，近來又常上岩殿山。我擔心……」

信行也表情灰暗，却突然想到什麼似的，振奮地說道：「姑姑，若是此事，請別擔心。最近武壇休假，我會陪師父去。」

阿松對這年輕的侄兒也不再多說，只頷首道：

「有你陪伴，那就放心了……」

就在這時大門傳來了尾藤金那豪放的大喉嚨：

「請通報。是金右。」

七

阿松嚇了一跳。起初對尾藤金很生氣，後來因爲自己與武藏的問題，把尾藤金的事完全忘了。但現在尾藤金親自來，又使她內心騷亂不已，既生氣又不好意思。

信行察覺後問道：「姑姑，怎麼辦？」

但，阿松在任何場合都不會輕易逃避不肯面對現實的。

「請他進來……」

於是信行交代傳達的僕人說：「引他到客廳。」

尾藤金進入客廳後，跟平時一樣旁若無人地跟奴婢開玩笑，他的聲音有一種爽直的親切感。阿松抑制泛湧而出的微笑，僵直地走進客廳。

「尾藤先生，你好。」

「哦，松小姐，久違了。那次，不能好好招待，實在抱歉。哇！你的臉色好像不很好……」

「是的，身體微有不適。」

「那可不行。是不是因爲左衞門的話使你不高興？」

「尾藤先生，那實在太過分了。」

尾藤金慌忙說道：「松小姐，請稍待！今日我便特爲此事而來。此事是出於殿下和左衞門的意思，並不是我的本意。」

「噢。」

「松小姐，在下怎會想到那無禮之事。在下

以爲松小姐是世上罕有的賢慧女人，由衷佩服。根本沒娶松小姐爲妻的意思。」

「原來如此。」

阿松的臉明朗淸澈。

尾藤金還儘量解釋：「前些日子，松小姐來訪後不久，家母病倒了……」

「眞的，當時左衞門先生來了以後，我很驚訝。所以未能去探望令堂，抱歉之至。」

「不，不。家母一見松小姐，就喜歡了，所以在我不在的時候，嘮嘮叨叨地向探病的左衞門說出那無聊的事。左衞門那厮，不聽在下的勸止，逕向殿下報告，並不先通知我，就到府上來。松小姐，請你寬恕。」

聽金右衞門這麼說，阿松的誤解消融了。又恢復孫之丞事件發生以來對尾藤金的好感，那爲武藏之事而氷冷的心似已逐漸洋溢着暖意，而開朗開來。

如果說明了與武藏的事情，苦惱一定會減輕。他總是令人覺得心情舒暢。

阿松望了一下尾藤金，說：

「尾藤先生，我身體不適並不是因爲左衞門先生的緣故。」

八

「什麼？」

尾藤金狀似不解。

「尾藤先生，什麼都可以對你說嗎？」

尾藤金豪直地說：「我跟松小姐是終生盟友呀！也願作你的哥哥。何事不可言……」

阿松下了決心：「尾藤先生，這跟武藏先生有關。」

「什麼，跟宮本先生有關？」

「到府上拜望時，我跟你說過：我阿松要終生照料武藏先生。」

「嘿，的確說過。除了松小姐，確實無人能够。當時，在下敬佩不已。」

阿松突然含淚說道：「左衞門先生來的第二天，我去拜訪武藏先生，我也把此事告訴他。」

尾藤金雙手抱胸，「宮本先生諒必也很高興。」

阿松淚水落下。

「尾藤先生，事實却非如此。武藏先生冷冷地拒絕了我的要求。」

尾藤金悵然若失。

「這，這眞難以理解。宮本先生的心境呢？」

阿松促膝說道：「尾藤先生，於今思之，結果早已知道。」

「哦……」

「武藏先生是個不懂女人情愛的人，因而有好幾個女人爲之失望傷心，終至鬱鬱而亡。」

「誠然，宮本先生爲兵法修業，斬斷一切情欲，致有女人爲之傷心悶鬱。」

阿松以袖掩臉，斷續說道：「尾藤先生，我也是其中之一人，第四個女人。」

尾藤金表情凝重。

「松小姐，我很了解！眞遺憾，但請別傷心。我剛才說過，宮本先生本來就是這樣的兵法家。思慕他是錯誤的。」

「那末……」

「松小姐，最好放棄。」

「但，武藏先生正在生病，我非照料他不可……」

「松小姐，最好放棄。不管多辛酸，宮本先生總是獨個兒過此一生的人。」

「是……」

阿松親密地望着尾藤金。

「松小姐，宮本先生之事最好別去想它！松小姐受傷的心，在下願盡力撫慰。松小姐吟首詩如何？」

尾藤金說罷，突然哈哈大笑。

阿松也被引得仰視尾藤金。

第九十一章　佛敵

一

對武藏來說，日常平居的生活即是戰鬪。他選作決戰場所的地方是岩殿山上的岩頭，就像跟佐佐木小次郎的決戰場所是船島一樣。

在與小次郎決鬪時，武藏爲了備戰，在下關旅舍充分構劃作戰方案，同樣的，這年陽春，武藏從岩殿山囘府邸以後，即臥病在床，爲了準備岩殿山巖頭的作戰，專意調整身心。

他重新檢點自己，無用者棄之，該斷者斷絕。囘視自己的兵法之道，拭除陰霾，打磨凹凸不平之處。重觀神佛儒，以確定其本質。——武藏一如往常，這次也傾力整備心身，以期在刹那間決勝負。

但是，這並非易事。對一般重視人之常情與社會生活的凡人而言，這也可說是背德。阿松的親切雖已變成類似戀情之物，但因私心傾慕武藏的人格，故願看護武藏之病，這個願望極爲拘謹，但連這種願望，武藏也決意加以拒絕。此外又捨棄人世的情愛，眼睜睜看着愛徒孫之丞自殺。

武藏在決意這樣作的時候，當然也况味了前所未有的憂苦。世人自然無法知道，因而指責武藏無情無義，乃理所當然。

欲探究神佛儒眞性的批判，也被世人目爲毁謗神佛儒的背德，以致藩論沸騰，這也莫可奈何。

武藏過去已爲世人所懼，視之爲離情無識的劍鬼。然而人們却爲武藏超絕的劍技兵法與高貴的氣度吸引，雖不了解，却也畏服。這些事蹟只要看看武藏傳諸後世的逸話故實就可知道，他沒有留下絲毫可以讓人打心底湧起暖意的故事。

世人的寬宏有其限度，現在的武藏已身處一限度之外。其風采有如妖魔變幻，無可控御。

門人也日益減少，雖非正式脫離門牆，但到武壇練武的已越來越少。孫之丞事件以後，這種現象尤其顯著。練武太過嚴緊，僅爲原因之一，輿論的作祟也是難以掩蓋的因素。濱之助年紀已大，爲人又世故，大致原因已能了然於胸，但認爲多說無益，故噤口不言。

只有武藏的忠實信徒，年輕的信行不解其故，內心焦慮不安。姑母阿松昨天的嘆息也不禁使他牽掛懸念。

自孫之丞事件以來，信行已搬離武壇，遷回己家，之後每天從家裏赴武壇。這天早上，到武藏跟前，信行悄悄問道：「師傅，最近來練武的人越發少了，不知什麼原故？」

「眞的？」

武藏說罷，閉上眼睛，旋卽靜靜交代說：「信行，別擔心。來不來練武隨他們便好了。信行，這是個好時機。濱之助的棒術，技藝雖超羣，但招式尚未成熟。練武之餘，可跟濱之助合力創出有招式的棒術。」

二

「是。」

信行緊張回答後，又靜靜仰視武藏的臉。

「師傅，尊體如何？」

「沒什麼變化。」

「有沒有想吃的東西？」

「沒有。」

「姑姑很擔心，男人的烹飪不夠細緻。」

武藏滿懷謝意，親切地說道：「松小姐在我生病期間多方照顧，實在感謝。我的病能夠康復，全是松小姐的恩賜。現在病已好，請松小姐別懸掛。多年鍛鍊的胃囊已遲鈍，不辨好歹了。」

信行聽了，心思重重，說：「是的，我懂了。師傅，這次上岩殿山，由我作陪。」

武藏直視信行。

「好，帶你去！」

「謝謝。」

「這次是我極爲緊要的坐禪時期，你去看看也不妨。」

「是。」

武藏的語氣頓時强烈起來。

「信行，以前，我很少親口跟你談論兵法。你的本性適合用氣勢，眼睛和軀體來感受兵法，而比較不宜用語言，聽聞與頭腦來體悟。所以，這次上岩殿山，我也不想口說什麼！」

「是。」

信行雙眸輝耀。

武藏接着說：「信行，你繼承我長年鍛鍊，行將在岩殿山完成的兵法，好嗎？」

「師傅，我必定繼承！」

「好，從今天起凝練棒術的工夫吧！」

「是。」

信行的心如受鞭策一般，緊緊縮住，挺胸走了出去。武藏對着桌子，移目正在閱讀的佛經，那是昨晚開始閱讀的法華經。地板上放着觀音經，般若心經，觀無量壽經三部佛經，旁邊堆着古事記和日本書紀。

武藏紋風不動，熱心耽讀已達半個多時辰。讀畢最後的普賢菩薩經行法後，沉靜低語道：

「對了。不管讀哪一部經，釋尊在菩提樹下所體悟的眞如正與我所追求的東西完全一樣。所謂眞如就是創造者及其背後所擴延的廣大世界，這創造者創出了大地的生命之後又給予死亡，並以因果法則統御着人類。」

武藏自己深深頷首。

「這就像大名之後有較强的將軍。在賜給萬物生命之光的太陽背後有眞如。釋尊悟得此眞如，述說衆生臻此境域的若干法門，這就是佛經，我所體得的萬里一空只不過是其片羽吉光。」

武藏凝望庭院前的天空。

「我無法窺透眞如的任何法門。雖云坐禪，但我手上有劍，要以自己所得的二天一流兵法參

透其法門！」

武藏臉上顯得豪勇無比。

三

阿松畢竟是女人，她想把女人才有的愛情變易爲忠誠的服侍，並堅持不婚的原則，把這忠誠服侍之心奉獻給武藏。但，最後，女人的本能覺醒了，這也許是受尾藤金的溫情所刺激而促成的。

這時，阿松對武藏的態度改變了。服侍之心所追求的是感謝，有時甚至感謝也非所求。但是戀慕之情却要求自己付給對方的同量愛情，這種要求若不能滿足，便會覺得不滿。

不過，善良的阿松求之於武藏的只是那末一點點，只要武藏接受她所奉獻的愛情，喜吃她偶而帶來的禮物，默默接受她由衷的照顧就行了。這可說是完全脫離肉體的愛。

然而，武藏連這種愛都不肯接受。阿松悲傷之餘，投進了尾藤金寬廣的胸前，但她決不是把對武藏所懷抱的戀情變換爲尾藤金。尾藤金就像那天所說一樣，把阿松神聖化，而不是把她看成愛欲的對象。

這時，阿松視尾藤金爲兄長，似乎想用他溫暖的情愛來治癒自己受傷的心。

但是，天一亮，她又想再去見武藏，試探看看。自己所要求的非常少，大可不必絕望。而自己比誰都知道武藏的寂寞，也深知途中的險阻，因而也難以放棄。

一大早，阿松就小心翼翼地做武藏所喜愛的糯米飯，急速去拜訪武藏。

「你來了！」武藏說，但目光比以前更嚴厲冰冷。

阿松把糯米飯置於盤中，一面把盤子遞到武藏跟前，一面注視武藏，說：「先生！先生說我最近變了，其實我一點兒也沒變。只要能像以前那樣，偶爾來看看，服侍先生一下，吾願足矣！」

「松小姐，你爲何對武藏這麼好？」

「因爲我知道先生寂寞，苦惱。這是爲人，爲世，也爲了提昇兵法，我無法默然視之。」

「松小姐，你想錯了。我既不寂寞，也不苦惱。」

「先生，你說謊。」

「這可不是謊話。如果說有人使我困惱，松小姐，那就是你對我的親切。」

「啊……」

「松小姐，請你回去，不要再來。你知道，我內心還洋溢前所未有旺盛的爭鬥之氣，我不需要女人的助力。」

這番話有如必殺之劍，阿松滿臉鐵青。低着頭收拾器皿，哀傷地離去。

四

武藏的不得好評與武壇的蕭索也傳入重臣耳中。不知是誰稟告的，連光尚也知道了。

痛心的光尚悄悄請來寄之，兩人密談。他們是叔侄的關係。在別人面前，光尚以君臣之禮直呼「寄之」，二人獨處時，則喊「叔叔」。兩人的年紀也相若。

「叔叔，據說武藏的病已好得很快，却從近侍那裏聽到不佳的謠傳，而且近來去習武的人也少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光尚說罷，皺了皺眉頭。

寄之與目前已致仕的養父佐渡，一直都偏袒武藏。雖然不能說是武藏的信徒，却也是幾個能了解武藏的人。所以雖風聞世人對武藏的批評，却也只覺得意外，並不訝異，只是擔心會變成實際的問題。

寄之也不稱光尚殿下。

「光尚，我也風聞了。武藏本來就不是凡人，自不能以世人的常規來衡量他。藩士不欣賞他，那是莫可奈何的。但是，武壇蕭索却與本藩的士氣有關。我想可能是因爲練習稍微嚴厲了一點

。明天，我到武藏家，悄悄向他說明我的意見。」

「嗯，這樣也好。如果惡評繼續高昇，給他藩知道了，也着實不妙。」

次日午後，寄之赴武藏府邸，適逢居室有客人，故被引到外廳，不久，武藏就出來。

「先生有客人，來打擾，眞不好意思。」寄之說。

「呵，沒關係，是一位僧侶。」武藏回答。

「何方僧侶？」

「長崎正覺寺的一向宗住持。」

「是舊識？」

「呵，不，以前的住持道智和尚，是三十年前的舊識。現在的住持却是第一次見面，因有重要事情才來看我。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當時，我在長崎，遭受許多浪人襲擊，不得已殺了許多人。」

「噢。」寄之很感興趣地傾聽着。

「當時，道智和尚並不加阻止，曾對我說：儘情地殺吧！道智和尚於島原之亂的第二年，以八十八歲高齡圓寂，往生淨土。他對後任住持、弟子道念說，武藏將因佛之慈悲而覺醒，是時可往探望。所以，道念爲此而來。」

寄之雙眸愈發輝耀。

「那，先生如何回答？」

「還沒回答。」

「哦，先生的答語，寄之也想聽聽。可否把那和尚請到這兒來？」

「行呀，哈，哈，哈。」

武藏大笑。

五

武藏自己站起來，把道念喚來。

道念坐在下座，俯伏行禮。年約三十四五，個子高大，筋骨嶙峋，但目光柔和。

寄之出聲說話。

「我是寄之，請抬起頭來。」

「是，我是道念，謹此晉見。」

「詳情已聽武藏先生說過。我想跟師父一塊聽聽武藏先生的答語。先生，請說。」

武藏直視道念。

「師父，蒙你遠道而來，偏巧武藏尚未悟及慈悲與佛。三十年前，道智和尚對武藏說：殺，殺，殺，儘情地殺。現在武藏依然未變，仍是佛之敵。」

武藏冷冷地說，道念恭敬地俯拜武藏，手數念珠，唱頌進：「南無阿彌陀佛。」

武藏還是冷冷地說：「師父，爲何俯拜？」

「上人（親鸞）有云，善人可救，何況惡人。」

武藏嚴肅地問道：「師父，這是說像武藏這樣缺乏慈悲心的極惡之人，反而最接近佛嗎？」

「是的。」

「難得之言。看來我也被上人蓋下極惡之人的烙印了。不過，的確如此。寄之先生，近來門人很少來練武了，想必是因爲門人也跟世人一樣，爲武藏的無慈悲心而顫慄不安。」

武藏說完，卽將尖銳的目光投向寄之，彷彿已看穿寄之今天的來意。

寄之口吃地說：「這，這個……」

武藏頓時易以沉靜的語氣說下去。

「我過去所走的修業之路，的確是冷酷無情的連續。不這樣，武藏的兵法便不能成立，但我根本無意要求門人跟我一樣從事氷冷無情的修練。甚至爲了不讓門人走上我這無情之路，才創造招式，顯示技藝，儘量以溫煦平常的方式解釋。這樣，縱使是凡夫，只要依據我所定之法，不停鍛鍊，卽能漸次窮究其奧義。我的後繼者信行就這樣以形體來表現技與心，這就是我兵法的雛型。」

寄之認眞傾聽。

「我對門人所要求的兵法鍛鍊決不過分嚴厲

。只是武藏自已想一如往昔繼續非情之修業，以窮究『道』。而且在岩殿山，遇大敵，目前正立於生死關頭，是勝是負，只有傾力爲之。近來的武藏已變成鬼、蛇般可怕的形相。世人見我如此，必目爲妖魔變幻，恐懼難安。門人亦爲我氣勢所迫，避得遠遠！」

武藏悠然展露本心，寄之更以感嘆之目仰視武藏：

「先生，我懂了。請從容赴岩殿山吧。」

「寄之先生，請向殿下致意。」

「遵命！」

武藏轉對道念說：「師父，歸寺後，請向道智和尚的靈位說：武藏還沒殺够！要繼續殺生。道智和尚也許會繼續說：『殺，殺，儘情殺吧！」』

說罷，笑了起來。

六

阿松從那次以後就不再去看武藏。但她已不像以前那樣慌亂不穩，說話的次數越來越少，變成了一個沉靜的女人。臉靨和身體日漸消瘦，變得纖細，益增其清潔感，年紀看來反而顯得年輕。眼色日益深沉，似乎心底隱埋着一種情愛。

在這期間，大自然也一天天接近秋色，夏天已消蹤匿跡。

一天，尾藤金來訪。阿松急忙出迎。

「哦，松小姐，你瘦了。不過，更美了。」

尾藤金以平素的語調，睜大着眼睛，關懷地問道：「那件事已經有了斷啦？」

阿松莞爾一笑：「是的。從那次以後，曾去拜訪武藏先生一次，說過話。我已能了解他的心，知道武藏先生兵法的精進以後，只好放棄了。」

尾藤金憐憫似地說：「嗯，這我就放心了。我覺得排斥松小姐清純情愛的宮本先生才是不幸的，很值得同情。如果這是兵法家所走之路，那我眞高興自己沒有成爲兵法家。不過，如果沒有

這樣不幸的人，一切都不會獲得提昇。呵，不，不，世間是很難處的。」

說罷，哈哈大笑。

「是的，我也這麼想。武藏先生代衆人窮究險阻的兵法之道，他眞是世上無比尊貴之人。如果我會妨碍他，便當從此世消失。」

尾藤金嚇了一跳。

「松小姐，你說什麼從此世消失？」

阿松笑着說：「這是指既然無法獲得武藏先生，就只有忘記他。如果不放棄他，就會憎恨他，背叛他。對武藏先生來說，懷念是最大的敵人，對憎恨與背叛却毫不以爲意。」

尾藤金輕聲說：「誠然，想必是如此。」

阿松以强烈的眸光望着尾藤金。

阿松認爲，武藏那次說出如此强硬的語句，但其心底一定殘留有對我的憐憫，而形成他心靈上的負荷。爲了去除他的此一負荷，阿松覺得應該做些事情。因而，阿松突然想到：做尾藤金的繼室亦無不可，於是，他才以這種眼光望着尾藤金。

但是，尾藤金却把阿松神聖化，根本無此意，也沒有想到這一點。

尾藤金想了一下，又大笑搖頭。

「松小姐，不行，不行。你不是一個會恨人，會背叛人的人。」

「那該怎麼辦呢？」

「嗯，總之，松小姐，還不要對宮本先生絕望，不慌不急，悠遊地等待時機。」

尾藤金以通情達理的面容說完話後，又道：

「松小姐，今天就此告辭。」

在那裏都坐不長久的尾藤金瀟灑地走了。阿松站在門口，目送着尾藤金的背影，喃喃自語：

「唉，能走的路畢竟只有一條……」

跟尾藤金說話時，含笑的雙眸又回到了原有的深沉。

第九十二章　阿松自盡

一

那一天——。

武藏從早就沉迷於書中。

他讀的是古史『古事記』。城裏本丸敲打的更鼓聲隨着晨風飄送過來——是巳時（上午十時）。

信行慌慌張張地走進來。

「師傅！」

武藏回視。信行臉色蒼白，非平時所有。

「什麼事？」

「姑姑……」嘴唇抽搐。

「松小姐怎麼啦？」

「死了。」

「什麼！」

武藏的臉頓時蒙上陰影。

「剛才家裏派人來通知說，她在本妙寺的墓地自殺了。」

「本妙寺？」

「師傅，我去看看。」

「等一等！我也去。」

到熊本西郊山腰上的本妙寺要步行三十分鐘左右，高高的石階令人發急，他們倆飛奔到本堂後面的墓地。

果然是在阿通的墓前。阿松全身穿白，繫着腰帶，端坐地上往前俯伏。三個尼姑彷彿在守護一般，環立四周。二人走近時，中年尼姑回首問道：「是她的親朋？」

「是寺尾家家長信行。」

信行回答後，尼姑頷首道：「眞可憐，在親人來看望之前，我們沒動過她。」

武藏一望，臉露驚愕表情，旋卽恢復原狀，輕聲說：「準備應用之物。」

「是！」

年輕尼姑急忙奔去。

武藏與信行俯視阿松遺體，默默佇立。不久，武藏以目向信行示意。

信行俯身由後抱起。武藏繞到前面，凝目注視。胸前一片紅色。右手所握的懷劍深深刺入心臟，兩膝綁着細帶，頭部低垂。臉上毫無痛苦的表情。髮髻梳理得整整齊齊，沒有一根散髮。

「眞了不起！」武藏彷彿作證般說。年輕尼姑帶來粗蓆。信行先撥開緊握懷劍把手的阿松手指，然後把懷劍拔出來。血潺潺流出。接着解開膝上細帶，讓她仰臥在粗蓆上。

武藏和信行靜靜檢視傷處，仔細探察死亡的情形，這是與兵法有關的武士禮儀。

「了不起。」這種稱讚是對死者最崇高的餞行。

尼姑接着替阿松整理服裝，撫平頭髮，讓她闔攏雙眸，爲她拭去血跡，讓雙手手指貼合胸前做合掌狀。然後在枕邊焚香，後退靜靜誦讀經文。

淚水不住從信行眼中湧出。

「嗚，嗚，嗚……」盡力控制的嗚咽……信行突然跪下，目注阿松臉龐絕叫道：「姑姑！」

二

這時，改名孫之丞的新太郎奔馳而至。他向武藏與尼姑以目爲禮，旋卽趨近阿松枕邊，與信行相對，單膝跪地，望着阿松的臉，尖聲叫道：「妹妹，你爲什麼如此？」

對不知一切情況的孫之丞來說，這無異是晴天霹靂，他眞想痛責阿松一番。

武藏呢？他與瞑目合掌的阿松相對，紋風不動地佇立着。正對面是刻着「清澄院天來妙音大姊」的阿通之墓。墓後的空間浮現了悠姬、鈴姑、由利公主的臉……。武藏既無藏身之所，亦無掩目不視之法，僵直的臉如死一般冰冷，呆立

不動。

孫之丞與信行終於離開阿松的枕邊，站在前頭的尼姑停止誦經，走過來報名道：「本人爲本化城庵庵主妙光尼。」

然後指着阿通墓，告以發現阿松自盡的經過：

「本人與此墓主爲此世有緣之人。今天是她忌日，故來焚香，發現松小姐自盡於此，乃卽時通知寺尾先生。」

孫之丞致謝後，俯首問道：「庵主如何認得舍妹？」

「此墓主名叫阿通，三十年前曾與松小姐同住此地。當時，我正服侍庵主妙舜尼。」

「哦，原來如此。」

孫之丞不禁以手擊膝，赫然目視武藏。

武藏默默不語。

庵主仰視武藏開口說：

「我曾見過宮本先生一次。妙舜尼當時經常告訴我們弟子說，通小姐是武藏所托付者，他隨時會來迎接。」

武藏呻吟般說道：「武藏不德，深致歉意！」

說罷，向庵主俯首致歉，靜靜轉身離開墓地。大家無言目送他離去，脚步滯重，腰身彎駝，雙肩下垂，看來有如七十歲的老人。

阿松的遺體旋卽以轎輿運回己宅。親朋聞訊羣驅而來。

由於秘密的通知，尾藤金也飛奔而來。他那洒脫的風貌已失，變得沉痛僵直。

儼然就上座的尾藤金，靜聽信行報告——阿松天未明卽離家他去，似乎前夕卽已下定決心，客室已整理得一塵不染。阿松常常就這樣前往藤崎宮參謁，而未留下片語隻字，所以家人不慮有他，信行亦如往昔，逕赴武壇。之後，本妙寺送來急訊，家裏的僕人卽遣人奔告信行與孫之丞。

尾藤金又問：「現場的情形呢？」

「平居的衣服叠好放在墓旁，想是在墓地換穿純白衣裳。面對着通小姐之墓俯伏……」

信行詳細地說出所見的情形。尾藤金似乎也風聞過阿松和阿通的關係，頷首傾聽。聽完後，肅容讚揚道：

「松小姐，眞了不起……」

接着盯視阿松的遺容，阿松淡粧，略施胭脂的臉有如已開的花，鮮活清澄。尾藤金覺得阿松比生前更美更神聖。

「松小姐，眞了不起。」尾藤金又輕聲說道。

三

肥後藩名列第一的女兵法家突然擧刀自盡，在社會上很快就引起了各種謠傳，但因與論不明眞相，故未涉及武藏。

武藏端坐居室不動，也不參加第二天的葬禮。武藏這樣，誰也不覺得奇怪。

是晚，從葬禮回來的尾藤金來訪。

「先生，未易服，卽來訪，抱歉之至。」

尾藤金致歉，武藏搖手說道：「不，不，一點也不！」

就是現在也是這樣，而在當時，參加葬禮回家，往往被認爲不潔淨，盡量避免順道拜望人家，但武藏在獨行道中曾說：「吾身無忌避。」所以他根本不在乎一切忌諱。由此可知，武藏如何漠視世情與習俗。

尾藤金又變得瀟灑自如，雙眸輝耀，說道：

「先生，松小姐眞了不起！」

尾藤金並不是來責備武藏。他已完全肯定武藏的立場，他相信只有自己和武藏知道阿松心境之美，因此他來造訪武藏，是因爲他有一股衝動，想談談阿松。

「的確，的確了不起。」武藏爽直地回答。

「眞是世上罕有的純眞清淨的女人。據說，由於佐渡先生的囑咐，松小姐曾照顧一個跟自己

毫無瓜葛的女人好幾年，接着又以侍女的身分侍候與秋先生的女公子，他一生都以犧牲自己，服務他人爲樂。僅此已足見她不是一個平凡的女人。」

「誠然！」武藏回答，上身微微搖幌，武藏知道尾藤金所說並非在責備自己。但尾藤金的每一句話都變成了鐵鞭，鞭打着武藏的心。

阿松服侍過阿通、悠姬、由利這些同爲武藏之冷酷無情所打擊的女人，也親眼看見了這些女人的不幸，最後自己也爲武藏的無情所折磨，多麼可悲的命運！對此，武藏也了然於胸，而且自認殺阿松的就是自己。當然武藏並不是連這點都無法感受的槁木死灰。武藏雖在獨行道中說：「無愛慕之思。」但這必須是斷絕愛情之後的形相。

尾藤金——這個純情的愛之理想主義者，讚美了阿松將近半個時辰才離去。武藏雖然坐立不安，但並不覺得尾藤金的來訪打擾了自己。可，不，即使尾藤金極口責備自己，武藏也甘心承受。

「阿松，你打我吧！用力打！用力打！」

武藏叩門大喊。武藏沒有任何防禦，裸身承受阿松的鞭打。跟阿通訣離時，武藏還不致於如此，因爲當時他那爲兵法而燃燒的年輕心靈，已經把良心和悲傷深埋心底，而且加上了蓋子。

但現在已不能如此。阿松的死深深刺進他內心深處，挖出了閉鎖心底的良知，這良知命令武藏必須赤裸接受無情的報應。

四

十月一日。已入夜。新月爲迅速漂漾的烏雲覆蓋，外面一片漆黑。黑暗中，風聲啾啾作響。

今晚，武藏仍靜坐不動，任由良心苛責。阿通的痴情、悠姬的純眞、由利公主的明智、阿松的從順——一一變成利鞭，鞭打着武藏。

不僅如此，佐佐木小次郎也出現了。

「武藏！你用卑鄙手段殺我。你認爲這是兵

法上理所當然的戰略，但這與騙人有何差異？若是按常理決鬪，我獲得勝利，那我將代你而爲肥後藩的兵法指南啦！」

武藏並不置辯。

「小次郎，說得好，的確如此，你打我吧！鞭我吧！」

小次郎舉起鞭子，一鞭揮向武藏眉間，武藏却不加抵抗。

「噢……」武藏忍耐着。額上汗水潸潸流下。

「武藏！你爲什麼要殺我一家人？」吉岡清十郎出現，喊道。

「你若代我做大武壇的壇主，還有價值。但你却徒逞本領，你豈不是浪人嗎？眞是無知野蠻！你是惡鬼！」

「清十郎，確如你所說！你，你鞭打吧！」

清十郎的鞭子，用力擊在武藏的衣領上。武藏忍耐着。

之後，從昨天深夜到今天，與武藏決鬪失敗、受傷、被殺的兵法家一一出現，責備武藏。武藏都一一肯定他們的立場，任由他們責打。

武藏如此不抵抗，不防禦，任由敵人責備，可說是有生第一遭。眼青鼻腫，膚破骨碎。但在內心裏，他仍儘量忍耐，以免崩潰。

「沒有了嗎？」

武藏仍向黑暗中怒吼。

這時，喧囂的火警鐘清晰可聞。武藏嚇了一跳，但仍處於半失意識的狀態。

發出了慌亂的脚步聲，僕人總兵衞說：「先生，是火警。」

「在哪個方向？」武藏好不容易才反問道。

「高田原。」

「什麼，高田原？」

武藏腦海中突然湧現了刀影。今早，住在高田原楠町的刀匠永國遣使傳言道：「刀今晚可鍊成，正徹夜研磨，明早來訪。」

五

刀影如閃電般穿過精疲力竭，失去彈性的武藏軀體。武藏顫抖地站了起來。

「總兵衛，叫濱之助備馬……」

「是，遵命！」

武藏走出門，濱之助已手扣馬轡，佇立等候。武藏脚踏馬鐙，飛身而上。

「濱之助，我先走，你隨後跟來。」

武藏放緩繮繩，一蹴馬腹，馬長鳴一聲，蹴地飛奔。

「我是武藏，要到火警現場。」武藏對門衛說，穿過了城門。

武藏奔至高田原時，永國所住一帶已是一片火海。

武藏從馬上問消防隊的人說：「刀匠之家平安無事吧！」

一個年輕人循聲飛奔至武藏脚邊。這年輕人就是永國的徒弟要藏。

「先生！」

「哦，要藏。永國呢？」

「師傅在作坊裏。」

「爲什麼不逃？」

「現在正全心全意在鍊刀。家燒了，先生所須之物就趕不及。」

「喂，誰快去救永國！」

「先生，這火勢已無法去救人……」

消防人員不想理睬。

武藏睨視着那方向。永國的家在眼前那胡同的底邊。火勢已籠罩整個胡同，只有一邊的一排房子還有些許未被火焰包圍，但不久之後，可能會冒出火焰，把房子燒垮。

武藏若有所思，旋卽策馬奔向尙未着火的屋簷下，手攀屋簷，飛身而上。

「啊，先生，危險！」消防人員大叫。

但武藏已沿着屋頂走過了兩三家，旋卽躍向

有火焰的屋頂，像飛鳥般，奔向巷底。

這種輕身工夫，使消防人員目瞪口呆，相語道：

「簡直不是人嘛！」

武藏當時的步伐雖踉蹌，却仍飛身而過，消防人員當然覺得訝異。此事現在依然在故老間相傳，成爲很有名的故事。

武藏躍進永國的作坊時，火已將漫延到簷邊。作坊裏，永國正把鍊好的刀身放在右手上，目不轉睛地望着。

「永國！」武藏出聲說話，永國赫然一驚，清醒過來，回首觀看。

「啊，是先生。刀終於完成了，只要再研磨就行了。」

「永國，眞是感謝不盡。哎……」

武藏拿起刀身對着外面的火照着。

雖未研磨，但一看就知道是一把名刀。武藏上上下下看了一遍。

憂心忡忡的消防人員不久又看到武藏和永國像剛才那樣沿着將燬的屋頂，猴子般飛奔回來。

六

阿松之死給武藏前所未有的打擊，自覺罪孽深重，其鐵石心腸幾幾乎崩解下來。可是，武藏不加辯解，毫不抵抗地自承有罪，並藉自責解除了自我崩解的危機。

無論是被毆打，被棒擊，被槍刺，或被踩躪，丹田裏的一根鐵絲仍緊緊支撐武藏，不久全身又充滿了力量和戰鬪之氣。

過去，武藏無論犯了什麼無情之罪，都認爲理所當然，毫無自責之意，僅以驚人的意志力驅逐罪惡感、悲傷與痛苦，而不問良心，可說是一個有超人意志的人。

可是，這一次，他承認有罪，不留餘地的責備自己，却也沒有挫敗。武藏經過罪的洗禮，眞正的鍛鍊，而擁有更强的意志力。

永國的居宅與作坊全被燒燬，他只好在武藏家準備一切器具，開始硏磨刀身。

十月二日。武藏一大早就像往常一樣，面對桌子，肅然而坐。已無苦悶的陰影，目光銳利內蘊，腰軀筆挺，爭鬪之氣溢滿全身。

武藏從所讀的『古事記』移開眼睛，輕聲說道：「吾處事無悔。」

旋即望着窗外，張口說道：「松小姐，再見啦！」

又移目『古事記』，武藏很早就爲『古事記』中的伊弉諾命所吸引。他對伊弉諾命逐次創建日本各國、創造萬物的事業很有興趣。伊弉諾命性情激越，這也是吸引武藏的原因之一。他認爲既是創造萬物的神，那當然是激越的男神。

黃昏時分。

「先生，完成了。」

永國走進來。

「呵，完成了！」

「請看。」

永國把藏在白鞘中的刀遞給武藏。

武藏依法謹受，拔刀出鞘，凝目注視。刀做得極爲精美，從護手到刀尖，綻放出燦爛光芒，直映於天。

「先生，以爲如何？」

「嗯，很喜歡。」

「什麼時候到岩殿山？」

「立刻就去。」

「欸！」

「已準備停當了。」

「什麼時候回來？……」

「不知道，也許不再回來；也許會精神奕奕地回來。」

「先生，眞的？」

「永國，無論如何，我不後悔。你別掛念武藏，好好跟阿光過活。」

武藏再看一次刀身，而後收刀入鞘。

第九十三章　觀　音

一

岩殿山，秋色正濃。

武藏與春山，一如平素，並排坐在巖頂上參禪。武藏膝旁，橫放白鞘的大刀，在陽光下閃閃發亮。武藏背後的地上，信行也以坐禪的形式坐着。

上次上岩殿山，是在花開鳥啼的陽春四月，幽谷、山、海，以及海那邊的溫泉嶽都披上了霞衣。而目前，山與海都褪下霞衣，連谷底也遍佈紅葉。四周的山脈與溫泉嶽，山勢清晰可見。是明徹的秋天，秋陽的淒厲仍然可以感覺得到。

武藏與春山從今早坐上巖頂以來，已四個多時辰。在這當中，春山曾兩度解除坐禪的姿態，武藏却絲毫未動。

但第三次是武藏放下膝蓋，重新坐好。額頭上沁出汗珠，張開的眼睛閃閃發光。

「先生，如何？」春山跟往常一樣，問道。

武藏搖首，「不行，還不行。」

「還未開展？」

「是的。四周烏黑一片。黑箭由空而下。」

「先生，佛道將此稱之爲無明。我等衆生，晝在陽光下，夜在月光或燈火下，亦即生活在光之下。但釋尊却說，匍伏於無明的黑暗中。」

武藏頷首稱是，臉上却一片冰冷無情之色。

「誠然。這麼說，我仍在衆生的黑暗中囉？」

春山搖搖頭。

「先生，能見此黑暗，是非常重要的，一般認爲已是大悟的前奏。我坐禪已經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仍未能見此黑暗，猶在修鍊的中途。幸好我是僧侶，有前輩在前導引，又有佛可依傍。」

武藏又頷首。

「想必如此。我的不幸則是因爲我是兵法家，沒有前輩導引，又沒有佛可做爲信仰的對象。」

「是的。先生拋棄了衆生追求菩提（悟覺）的佛法僧三寶。」

武藏仰視天空。

「春山，我大概無法悟得眞如？」

春山端坐說道：「先生是悟前的釋尊。」

「哦……」武藏低聲而言，接着閉上了眼睛，旋卽微笑道：

「春山，你過分恭維我了。告訴我眞如永恒存在的，畢竟是釋尊。只是我不依憑佛道，排斥三寶，而欲以兵法獲得眞如。」

春山低頭說道：「先生，我若說得過分，還請原諒。不過，像先生這樣透過苦惱的人生旅途，尋求眞如的人，何處得見？」

這時，拿着竹筒到山谷去的信行，已經回來，遞出茶碗：「師傅，春山先生，請喝水。」

二

武藏只漱漱口，春山却一口喝完，繼續說下去：

「釋尊丟下太子之尊，拋妻別子，走上苦難之途。先生的苦難亦不下於此。」

武藏笑着說：「春山，不能這樣比！」

「不，先生臉上的皺紋很少，但每一條都很深。我在這一條條皺紋中見到了苦惱痛苦的陰影。」

武藏嚇了一跳。

「春山，可不是這樣！我只會使人痛苦。」

「但痛苦却加倍還給先生。這就是所謂的罪業。」

「也許如此。但我已斬棄此罪業。我對自己所做所爲並不後悔。」

春山搖頭。

「先生，不是這樣。你並沒有斬棄，只是忍

受罪業的重荷而獨立。現在，你正背負此一重荷，借助一把刀，在無明的黑暗中，朝彼岸走去。」

「唉，唉……」

武藏呻吟着，然後說道：「信行，給我水。」

這次一氣喝完，轉臉對着春山。

「春山，這你怎麼知道？」

春山合掌回答：「先生，這是因爲我信佛。由衷相信佛。縱是匹夫亦可知。」

「唔，所謂信仰卽是如此嗎？」

春山接口說：「先生，信仰有不可思議的力量。人可以靠信、拜、念來代替認知，與佛結成一體。親鸞（日本中世紀最偉大的僧侶之一）自稱愚禿，專言念佛，而使此一妙理完全體現，禪宗雖非如此，但信佛、拜佛却沒有不同。」武藏不表同意般地搖搖頭。

「人確有這種心理作用。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爲開。」

春山微笑。

「先生排斥人類的這種信仰心。先生是以認知爲始，所以我無意勸先生棄智從信。先生，請你以兵法創出你的佛吧！春山願拭目以待。」

武藏頷首，望了一下膝上的白鞘，然後改變方向，結跏趺坐。

三

所謂坐禪，是指無念無想，端坐脫出地上苦惱，以直觀認知天上眞如的世界。然而，眞如是空，無論如何深入，空還是空，僅認知空，並不是悟。只有重回地上，做「色卽是空，空卽是色」的觀想時，眞正的悟覺世界才能逐漸開展。但要如此極爲困難，行者爲尋求開門的鑰匙，而在地上徜徉，這鑰匙亦可稱之爲禪機。

武藏又如何？

武藏的坐禪形式却有點不同，外表看來，跟任何人無異，但內心却與對敵時一樣，手上拿刀

，當然，刀我已合而為一。由於平時靠比試修鍊，已無須摒棄所謂雜念，可即時進入無想無識之境，心與刀共研磨，而逐漸脫離地面往上飛昇。

不過，掩蔽人心的雜念不止一端，有所謂五欲。在日常生活中，武藏已斬斷這一切，所以在這一點上，他比誰都飛昇得更高。

如果武藏是一般凡人，他或許可藉此掙脫苦海，沐浴眞如之光。但武藏還不能奢望光明，四周仍是無明的黑暗，這或許就是五感，甚至是意識之外的苦海表層——春山所說的罪業。由天而降的黑箭，也許就是武藏舉刀相向的神——此世因果之源的創造主，為懲戒反叛之子武藏而射出的箭。

第二天——

站在黑暗中，與此箭決戰的武藏，已退後一步沉入禪思中。

「我所追求的眞如與司掌因果的神，彼此相矛盾。其實相究為何物？」

武藏拚命思考。

不知道過了多久，信行叫聲：「師傅！」把斗笠戴在武藏頭上。武藏頓時清醒過來。不知何時，天空籠罩着黑雲，雨點不停落下。

春山亦因信行的喊聲解除了坐禪，轉向武藏。

武藏欣悅地問道：「春山，我想問你一下，佛家所說的眞如是什麼？」

「借先生的話來說，就是萬里一空的空；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無始無終的世界。」

春山改口回答。

「其中包含沒有一切束縛，沒有因果制限的自由吧？」

「我想是如此。」

「現世的實相呢？」

「這也有種種表現。據法華經說，就是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

、如是緣、如是果、本末究竟。」

「總之，現世是因果輪廻的世界。我們追求自由，反叛現世，並向創造因果法則的造物主挑戰。我們比誰都熱烈追求自由，走上反叛之途。因而人一方面是人，一方面又殺人，一方面活在太陽的恩惠中，一方面又以太陽為敵。我就像求瓜者必須入園一樣，只好承認它，承認這是不得已的。我除了欲求以外，沒有正當的理由。但現在我懂了，人是侍奉因果之神的不自由的奴隸，同時又是眞如之子。追求自由，不能任情妄為，我們追求自由的心靈根據就是眞如世界。春山，我已無迷惘，只要向眞如突進就行。」

武藏抓着白鞘大刀，猛然拔刀出鞘，明晃晃，燦然發光，雨仍然不停的落着。

「春山，武藏仍然是那句話：吾處事無悔。武藏的劍會越來越兇狠！」武藏放言說道。

四

今天是第三天，十月五日。從昨天開始綿綿不斷的雨，入夜後就停了。

住在雲巖寺的武藏拿着白鞘回顧春山，道：「春山，走吧！」

「奉陪。」

「信行也一起走吧！」

和尚見此，說道：「眞是勤勉。我先準備洗澡水，好好地回來吧。」武藏走出寺院，英姿颯爽地走在前頭，過了岩角約莫千尺，立在巖頂上。天空清澄如冰，五日的月亮高掛中天。

武藏和春山登上平岩，結跏趺坐。

過了半個時辰，四周寂靜，夜已深，只有蟲聲唧唧。信行凝目望着師傅的背影。

「果如尾藤金所見，今晚尤其厲害。」

信行覺得劍氣形成一條光束，直沖斗牛。

「會有什麼？」

信行重坐了好幾次，喃喃自語。

武藏在黑暗中提刀而坐。

黑暗緩緩在他四周湧起。不是平常的黑暗，濕濕粘粘，如鉛一般重，而且纏繞在頭上，肩上。

黑箭比平時多而兇猛，並且融化在四周的黑暗中，以無限的壓力向武藏迫來。

呼吸沉重得像要窒息，彷彿崩潰前的一刹那。

可是，武藏極力忍受，持滿待機而發。

最後的時刻終於來臨了。武藏頓時伸開雙足，挺直腰幹，手握刀柄。

「罪業！與朝露一起消失吧！」

武藏大喝，扭腰，把大刀往橫一掃。

信行赫然屏息。端坐的武藏握着身旁的白鞘，拔刀橫掃。刀鋒在間不容髮之際掠過春山的頸項。瞬息間，拂過巖頂的風勢也爲之一頓，草木靜止不動。

春山不禁縮身，反觀武藏，張着恐懼的眼睛。

武藏隻手在頭上揮着橫掃的大刀，張大了眼睛。四周的黑暗像剝皮一樣逐漸消褪，附近泛起了黎明前的微明。

在這微明中，不知什麼人快步走過來，站在武藏跟前。

「武藏，我們來一決勝負！」這是佐佐木小次郎。

「哦，小次郎嗎？來吧！」

「來吧！」

小次郎揮起長刀，從正面砍過來，武藏輕輕鬆鬆地架住，反撥回去。這時，長刀脫離小次郎的手，無聲地掉到地上。

可是，發生了意外的事情。長刀脫手的小次郎，突然發出歡悅的叫聲：「哦，刀終於脫手了！武藏啊！眞感謝你！」

然後急步離去。

五

武藏望着小次郎的背影，彷彿自己打了敗仗一般，不禁喊道：「小次郎，你看，我也放下刀囉！」

於是把手中大刀抛出去。

但下一刹那，武藏吃驚地看着自己的手，理應抛出的刀柄仍緊緊握在手上。武藏凝目望刀，形式雖相同，光芒却有別，是前所未見，精美無比的一把刀。

精氣清純，力量佈滿全身。

「試試看！」

武藏高高興興輕聲自語。這時，從下面傳來了聲音。

「武藏先生，上面，上面！」顯然是阿松的聲音。

武藏訝異往上瞧。上面還是墨黑，從中有無數的黑箭朝武藏降下，武藏立下馬步，往空中一撩。

這時，黑箭頓然消失，一道寂光從黑暗的天空中流瀉而出。

「是眞如！」武藏仰視天空，高喊。

近處又傳來了聲音。

「武藏先生，走吧！」

回首一望，阿松微笑佇立。阿通和悠姬與之並立。

「哦！」

武藏瞪目驚視。多麼清朗的臉靨，以前從不曾見過她們這麼明朗的面貌。生前，無論在多快樂的場合，總隱含着悲哀的陰影。

「走吧！」阿松又說了一次，然後與衆人一齊擧步。武藏跟在後頭。她們在寂光中以輕快的步伐行走，武藏也有一種從一切束縛中解脫的自由感。他現在正處於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無始無終的空無中。

不多久，她們停下脚步，合掌頂禮。

阿松又說：「武藏先生，看看前面！」

武藏看前面。

「哦。」

武藏佇立凝目。這時，寂光滙成一點，形成圓光，旋即凝成明晃晃的鏡子。

「南無觀世音菩薩！」

她們齊口低聲誦唱。

武藏滿心歡喜。這才是眞如的世界，這鏡子才是觀世音菩薩的本體。

武藏放下刀子，深深低頭作禮。

「先生！」

春山不禁出聲說道。現實的武藏仍然握着刀，臉上洋溢着歡喜之情，靜靜低聲唱誦：「南無觀世音菩薩！」

春山聽到了武藏的誦唱聲。

武藏雙眸微開。

「先生！」

「哦，春山！我看到佛了。」

「先生，恭善你！」

武藏突然目視手握的離鞘大刀，而且凝眸注視，但又亮着眼睛，凝重地開口說：「春山，我用這把刀拂除了無明，開闢了因果的闇黑。但我曾一度棄刀，這才是佛賜給我的無刀之刀。」

武藏收刀入鞘。

「春山，信行，下山吧！」

武藏靜靜地站起來。

大氣愈發清澄，月色更是明亮。

第九十四章　五輪書

一

武藏跟春山，信行一塊走下岩頂，進入雲巖寺，安穩地直睡到黎明。

三人一齊吃完早餐，武藏鄭重其事地俯伏說道：

「春山，感謝之至！」

「先生，不要這樣……」

春山急忙阻止，却細細地仰望武藏的臉，說道：

「先生，你昨晚如何臻於悟道之境，我們年輕人無法懂得，只想像到先生經過了激烈的戰鬪。然而，昨天以前，先生皺紋上所刻劃的罪業之影已完全消失，毫無痕跡。」

武藏一面自觀己心，一面嚴肅地說道：「這是心底的事——如果有靈魂的話，那就是靈魂之所爲。春山，我揮劍斬斷纏身的罪業，以無刀之刀突破因果之壁，而且觸及佛道所謂寂光眞如的世界，看見一枚明鏡，我將明鏡名爲觀世音菩薩。」

信行敬佩之餘，不禁打岔道：「師傅，我想姑姑地下有知，一定非常高興。」

武藏頷首。

「松小姐也跟我一道上昇至眞如世界，共拜觀音。那兒還有以前因我而痛苦的其他女人，呵，不只女人，還有佐佐木小次郎。還有以前爲我所殺的許多兵法家，因爲我揮起了劍，他們也都進入眞如世界。」

信行傾耳細聽。年輕而人生經驗不多的信行，並不十分了解武藏所說的話，却覺得透明清澄之光經由毛孔滲入全身。

武藏對春山說：「春山，這是我的自我陶醉嗎？」

「先生，決非如此。佛經上載稱，一人得菩提，一族生天。先生之劍正是菩提之劍，與先生果業有關的人當然會因此功德而獲救。」

春山囘答後，肅容說下去。

「先生，我說的全是佛典上陳述的語句。我依照佛語一一囘答，下面所說亦然。據云，釋尊在菩提樹下悟覺，掌握宇宙眞理之後，想把這種喜悅傳達給衆生，因而繼續坐禪七天，思考所得的悟覺內容，反省臻至此境之過程，然後才在鹿野苑向衆生說法，此卽轉法輪。」

春山說到這裏，接着加重語氣，問道：「先生的轉法輪又如何？」

武藏在腹中「嗯」的一聲，然後囘道：「春山，武藏說兵法！」

二

武藏又在嶺頂接連坐了好幾天禪，然後閉居於巖下的靈巖洞。

這兒以前稱爲岩戶觀音。如第十五章所述，這裏安放有歷史悠久的觀音像，不只庶民，連武家也崇信膜拜。入口高九尺，寬十二尺，深約十八尺，面臨溪谷，四周覆蓋着蒼鬱的樹林。從靈巖寺只有循削闢岩壁開成的小路才能到此。雖然崇信的人很多，但因遠離人世，道路險阻，又在深山裏，所以除了春秋兩季的法會之外，來此參拜的人幾乎沒有。

武藏選擇這靈地作爲轉法輪之始，撰寫所悟的兵法。

步步前進，步步高昇的兵法，現在已非單純的兵法，而是通萬機，至悟境之道。武藏藉此兵法而悟空，體得眞如，看見觀音。

洞窟深處挖鑿岩壁，安置古老的觀音石像，石像前放着香爐。在藍白燭臺的燈焰下，武藏端坐思考一夜，到凌晨三時半，武藏才面對舊經几，毅然提筆撰寫。

兵法之道名爲二天 流，經數載歷練，始有意著

書。寬永二十年（一六四三）十月上旬，登九州肥後岩戶山，拜天、禮觀音、面佛。播磨武士新免武藏守藤原玄信，年六十。

武藏以不工整的書法，寫下自己的名字。

武藏繼續寫下去。

吾自弱冠卽傾心兵法之道，十三歲首次決鬪，戰勝新當流兵法家有馬喜兵衛。十六歲擊敗但馬國剛強之兵法家秋山。二十一歲赴京都，遇天下兵法家，決鬪數次，未有不獲勝者。其後至各國，向各流派兵法家挑戰，決鬪六十餘次，未有一次失利。其間爲十三歲至廿八九歲。

武藏坦率地寫下青年時期的所向無敵。世人看到這文章，有人譏刺說：「他雖說決鬪六十多次，却只寫最早的有馬喜兵衛和秋山某二人，除了世上著名的巖流島和吉岡兄弟的決戰之外，其餘全是武藏的誇大。」多麼愚昧的說法！這文章既不是比試的記錄，也不是誇耀自己之强。其實，武藏有意敍述下列一節，以肯定青年時代的所向無敵。

年過三十，回顧過去之歷程，兵法至高前所未有，此因道之有爲而不離天理乎？抑他流兵法有所未逮？

此文已反省二十九歲與佐佐木小次郎決戰前之强。

接着又敍述武藏其後兵法之進展：

其後朝夕鍛鍊以悟至深之理，如是，於我五十歲時，始得兵法之道。

結語則說：

自是以還，無可尋之道，虛度光陰。若委兵法之利而爲諸藝能之道，則吾萬事皆無師。今雖撰此書，然不借佛法儒道之古語，不用軍記軍法之古事，而以天道與觀世音爲鏡，於十月十日曉寅時執筆撰寫吾流之抉擇與實心。

三

以上乃武藏終生大著『五輪書』的序言。其

格調之高不下於他所繪的畫，正可說是絕佳之作，其結語足使凡俗之輩聞而氣結。

據此，武藏在五十歲到江戶前後悟得萬里一空之理時，已窮究了兵法。從此以後，已達無可諮詢的境域。充分表示其自信，認爲只要擁有已成之兵法，做任何事皆可無師。

事實上，他以此自信出仕忠利，參與政道，其後向太陽挑戰，闖破無明，也是以自己的兵法爲立足點，爲信念。

武藏的兵法本來就非從師而來，係源自捨身而爲的體驗與創意，因而將此兵法撰寫成書時，他也不肯借用佛法儒道的古語與軍記軍法的古事。

武藏最後說，以天道和觀音的明智爲鏡，寫自己特有的抉擇與實心。在這語意裏仍然隱藏着敬神佛不託神佛的激烈自主精神。他悟空，並視之爲眞如，但武藏所拜的觀音，或許只是他一個人的菩薩，而非稱名必可獲救的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武藏一口氣寫完這篇鴻文，但一入本論，即與此不同。構想已形成，一切皆爲實驗，但不易以語言表現。一字一句皆不輕忽，腐心刻骨，着意爲之。到嚴寒的十二月，這部分爲地、水、火、風、空五卷，爲數兩萬多字的傑構始告完成。

第一部的「地之卷」乃兵法之大概，敍述二天一流的選用，修習兵法的心態，可說是總論；第二部的「水之卷」論二天一流的刀法，將自得的劍技奧秘一一分成項目，詳細記述。

第三部「火之卷」是記述決鬪之事，除大刀的用法之外，還具體敍述與敵相對時的動作，更深入心理層面。此卷與「水之卷」同爲解說自己的兵法。

第四部「風之卷」論及其他流派的兵法，並比較己派與其他流派，細論其得失，而以最後的「空之卷」爲強有力的結論篇。

「空之卷」相當於前者「兵法三十五條」的

最後一條——萬里一空。萬里一空表現了兵法家悟空時的心境。但在這「空之卷」中，則由現世觀點解釋空，而將空斷言爲不迷之心——即實心，人間世的大道。此即爲武藏流的色即是空。

大體而言，一般兵法書寫來都至爲簡單，以數字或數句表現一種技藝，最親切的不過附有兩三張圖說。至其奧義則類似禪宗問答，細節闡釋皆由口傳。

不過，每揮一刀則含有微妙的心理作用，所以要將之表現爲文字，極爲困難，自然只有用禪問的形式。但武藏却周詳入微地設定一切情況，而且條理井然，循序寫出表裏如一的心理動向與身體動作。

每一解說都極合理性，不陷於獨斷，並排斥日本人所常有的神秘性。因而，如稱此書爲戰鬪心理學，非常恰當。若就發展觀點解釋，全書最後論述自然的理則——空與實，則可稱爲戰鬪的哲學（非世人所謂的戰爭哲學，而是將人生看成戰鬪的原理）。

總之，武藏是從合理而科學的觀點思考一切事物；不拜偶像，而將佛像視爲一種藝術品；也不陷於迷信，斷言吾身無忌避。同時經常自主地排斥模仿，重視創意，從當時看來，確是稀有的人物。

信行在這期間送飯食，補充雜用物品，勤勉地爲武藏做事。春山也親自來訪，爲武藏打氣。

四

約莫兩個月後，武藏才回城裏府邸。

這時，伊織從小倉寄來的信已在等待他。武藏迫不及待地打開信封。伊織陪主君到江戶一年，十天前才回來。

伊織在信中爲在江戶久未致書問安而致歉，並表示探病之意，也談到江戶的大概情形。信中報告說，北條安房守和山川蒼龍軒已於今年先後病逝。武藏和他們雖然關係密切，但因江戶與熊

本遠隔，彼此只能風聞其事，未能致書相問。

武藏不禁感慨良深：「唉，不管怎麼樣的高手與怪人，終究敵不過歲月……。」接着又移目書函，突然雙眉緊收。

——其次要報告一件雖極可悲，却又極爲關心之事。

伊織先來了個前言，然後敍述他遇見由利公主的經過。

伊織隨主君回藩途中，一天傍晚，進入遠州濱松城附近市鎮時，伊織騎馬爲殿下先導。突然發覺，前頭的扈從人員正向跪在路旁的兩個女丐怒吼，要把她們趕走。

「喂，讓開，讓開！別碍殿下清眼！再退後，再退後！」

偏巧路的兩旁是田地，田地與道路之間有一條相當寬的水溝，附近看不見橋。

扈從人員仍然不停地怒吼：「讓開！」乞丐只好躍進水溝。年紀大的那一個順利地跳過去，年輕的那一個却一脚踩到水溝裏，好不容易才由年長的那一個救起來。這時，殿下的轎子已接近，這兩個女丐就這樣跪在田裏。

伊織從馬上看見，憐憫地想道：「田中之水這麼冰冷，竟然讓她們如此！」

伊織經過時，向她們望了一眼，「啊！」那年長的乞丐似乎有點面熟，白色的巡禮衣已破爛汚髒。因爲跪在地上，臉看不清楚。但側臉，頸項和秀美的肩膀却仍令人感覺到一種難以掩藏的風情。

「啊？」

伊織傾首想了一下，接着清清楚楚地可以看出她是由利公主。

「聽說由利小姐在四國朝山進香，竟一直這樣巡禮下去……。」

伊織湧起了一種親切感，又爲她已非巡禮，而淪爲乞丐的形相痛心不已。

幸而在這地方看見她，非把她救出不可，伊

織輕聲囑咐家僕跟踪，探視她們今晚的住處。幸好，她們當晚住在濱松。

五

接近日暮，到武營後不久，跟踪公主的家僕回來了。伊織把他叫到另一房間問道：「怎麼樣？」

「是，那兩個人到了距此半里的路旁村莊，進入村莊郊外的地藏堂庭院，並且商量要在那兒住一宵。」

「好，在前領路，到那兒去！」

「遵命！」

這家僕可能是伊織心腹，一點也不懷疑。

伊織是首席家老，帶着一個隨從離開武營，誰也不會覺得奇怪。

兩人走到村郊時，太陽已完全下沉。果然，森林下有間僅四坪大的新廟，廟前似乎燃着火，只火光附近昏黃明亮。

「老爺，那就是。」

「嗯，你在這兒等我。」

伊織一個人走近，突然聽到了怒吼聲。

「喂，你們沒看到這告示！瞧，告示上寫着：不准男女乞丐住宿此廟！去年，住在這兒的女丐引發了火警，瞬息問就燒燬了廟，所以村裏決定不讓乞丐住在這裏。快走！」似是村裏的農夫。

「是，是，我們沒看到告示，很對不起。這姑娘行走途中掉進溝裏，全身濕透，所以才想在這兒歇息一會兒。」

由利公主的聲音。

「什麼，掉進溝裏？呵，這姑娘得了寃孽症？」

「麻煩你，因爲足踝痛，請讓她歇一會兒……」

農夫的聲音又粗重起來。

「不，不行！怎能讓汚穢的寃孽症汚染了剛

落成的地藏堂！快走！不然就要潑水哪！噓，噓，噓……」

農夫像趕狗一般頓足驅逐。

「是，立刻就走。」

公主替盛娘穿上脫下的布襪，綁上絆腿，伊織不忍卒睹，一步一步走過去。

「喂，你這農夫！」

村人嚇了一跳，回頭反覷。

「哦，武士先生，有什麼事？」

「讓這兩個人暫時待在這裏。她們不是乞丐，是朝山進香的巡禮客。」

「不，不行，縱是巡禮者，也是冤孽症者。」

這農民不肯答應。

公主插嘴說道：「武士先生，這老伯說得沒錯。老伯，我們只在院裏生火，還沒走進廟裏，盛姑娘，我們走吧！」

盛娘站了起來。公主拉着盛娘的手，若無其事地離開了小廟的庭院。

伊織跟在後面，穿過村莊，走上田埂時，伊織喚道：「公主，等一等。」

六

月已東出，附近一帶明亮無比。公主回首親切地望着伊織。

「伊織先生！你怎麼到這裏？」

「你也怎麼到這裏……」

伊織走過去，不住地望着由利公主的臉。以前那麼高貴，美得耀人，現在臉和手都黑烏髒垢，怎麼看都只是一個平凡的乞丐。若非血脈相連的伊織，有誰能看出她是由利公主。

伊織心痛如絞，淚水潸潸而下。

「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但公主雙眸只閃爍着溫情，毫無悲傷的陰影。

公主溫煦地微笑，說道：「伊織先生，請別悲傷……這是我真正的形相。」

伊織噙下淚水，說：「以前聽父親說，你出外巡禮進香。依你的脾性看，我本以為這一定很有趣，想不到竟是這個形相……。由伊織給路費，今日就……」

由利公主笑着打岔道：「呵，呵，呵……。伊織先生，這是我喜歡而自選之路。武藏先生為修習兵法，以野山為寢床，乞丐則是我的實踐工夫。」

「實踐工夫？」

「剛才那農民已經說過，無須再隱瞞了。我的同行者盛姑娘，身罹冤孽症。為贖罪業，她必須離開父母身邊，獨自離家出行。伊織先生，我正在幫助她，背負業果的並不僅僅是盛姑娘。伊織先生，你的業果和武藏先生的業果，我準備一手承擔，以從事消滅罪障的實踐工夫（行）。我也想背負死於不幸的父母業果，藉觀世音菩薩的慈悲，我一定可以完成使命。」

伊織深垂着頭。

「聽你所言，伊織還有什麼好說。」

「伊織先生，你了解嗎？」

「了解了。」

「聽說伊織先生也父母雙亡了。我願代你祈其冥福。」

「是……」

「那末，伊織先生，就此別過。代向武藏先生問候。」

公主在光輝燦爛的月光下，牽着盛娘的手，快步行去——。

伊織的信中隱含着情愛，詳述這段過程。

武藏讀完後，閉上眼睛，旋即靜靜地輕聲說道：「公主！你畢竟是很偉大的，你一逕兒走你的路吧！但請別背負我的業果。武藏已無罪業的痛苦。」

但是，公主站在月光下的風貌一直殘留在武藏的眼瞼深處。

第九十五章 轉法輪

一

武藏已有兩個月沒回府邸。回府邸那天並沒有到武壇，只坐在居室，以心眼觀望世情。

武壇越來越蕭條。武藏本來就不爲人所喜，加上練習太嚴厲，以此爲因，武藏雖然回來，却沒有引人注意。可是，信行等高徒也不再以此爲意，人數雖極少，仍繼續勤勉練習。

武藏喚來信行，說道：「信行，明天，武壇會逐漸喧騰。不管多喧騰，每個人都要好好練習。你去告訴大家此事。我明天也會去。」

接着又獨語般附加了一句：「明天，我想殿下會召見。」

「是，知道了。」

信行回到武壇，內心有如爲狐仙所迷一般。

信行把此事告訴同僚後，大家都目瞪口呆：「師傅說了奇怪的話！」

可是，到第二天早上，果然有許多門人蜂擁而來，從十多歲的少年到二十多歲、三十多歲，甚至中年的人。

「據說師傅在靈巖洞完成了兵法傑構。」

「在劍技和兵法理論方面，師傅是當代無雙的。」

他們以此彼此互告，似乎與有榮焉。

不久，武藏走進武壇，坐上師範的座位，衆人皆肅容端坐。雖比以前更加嚴厲，却洋溢着熱情。

武藏却很稀奇地講起了兵法的修練。

「各位看到其他流派都用護面、皮護手和竹刀，也許會認爲本派用木刀練習招式很不自由。其實並不是這樣。攻擊的木刀和防守的木刀在互相衡量對手的心意時，與眞劍無異。攻擊的木刀專意於攻擊，尋找對方的間隙；防守的木刀考慮

受襲擊的情況，而不給對方空隙，期待在對方襲擊後對方架式會瓦解。在這當中含有心理的動態，含有虛實之爭。沒有心理的動態，雖磨練百年，亦無絲毫進步。攻擊的木刀若對方毫無空隙，強行進擊，就會損害這兩把刀，自己也會受傷。防守的木刀無充分的防備，也一定會受損而負傷。招式是技藝的眞髓，離而不遠。因而本派不用竹刀、皮護手和護面。各位要用心鍛鍊。」

武藏詳細敍述其中奧妙。

之後，武藏以信行爲對手，顯示眞劍本身的壯烈招式。

這時，僕人總兵衞來報說：「剛才殿下遣使來召先生上殿奉職。」

武藏頷首走出武壇。

信行與武藏高徒面面相覷。果如武藏昨天所說，殿下遣使召見了。

二

武藏進謁光尙時，光尙開口便說：

「武藏，辛苦了。閉居靈巖洞完成兵法的著述，我也覺得很高興。」

光尙迫不及待地請來武藏，主要是想聽聽有關著述的事。武藏就像看穿門人的心意一樣，料知光尙必有此舉。但他並不以他們爲淺薄，而視之爲人類自然之情。

「謹謝。因有所感，故寫下我這一流的抉擇與實心。」

「嗯，想必是無與比疇的大著，我也想看一看。」

光尙說罷，高興不已。武藏以前曾因先主忠利之請獻上兵法三十五條，因而光尙希望自己也能得到武藏這次所寫的兵法書。

武藏直視光尙：「殿下，武藏在世期間，書是沒有用的，願親自傳授。」

光尙「嗯」的一聲無言以對。光尙又振奮地說道：

「武藏，聽你這麼說，精神就來了。我也一定要練成不下於父親的本事。我要重振精神開始練武。武藏，麻煩你了。」

光尚說完話，即對在座的家臣說：「怎麼樣？你們也開始練吧？」

在座的長岡寄之及其他年輕近侍，大多數都囘道：「遵諭！」

這時，居於末座的尾藤金右衞門也以平素瀟洒的姿態喚道：「宮本先生，在下也要開始練，行嗎？我這年紀還可以吧？」

武藏微笑答道：「尾藤先生，你免了。」

「什麼？」

「你的兵法已完成了。再練也沒用。」

「哦！」

「雖說是兵法，但主要還是精神力與心靈動勢。你只須如此就可成高手、純粹的肥後武士，我不要你列入我的門牆。尾藤先生，我倒希望你幫我鼓勵年輕人，勤習兵法。」

「呀，這是說尾藤金再練也不能臻於高手之列吧！哈，哈，哈。」

尾藤金撫額大笑。

尾藤金自從拒絕光尚勸他再娶後，這純情的豪傑便懷着阿松的影像，準備獨身到底。

之後，武藏擇日上殿敎光尚及近侍練武。

同居室後，刀匠永國來訪。如以前向武藏所陳，他已跟阿光結婚，並在燒燬的舊居上重建新屋，平安度日。

「先生，那把刀有沒有用？」

光國表情認眞地問道。

武藏滿懷謝意，「永國，眞管用！」

「這樣，我就放心了。請讓我再看一次。」

永國接過武藏遞出的白鞘，輕快地把刀拔出來，反反覆覆凝目觀看。

「先生，有云持者之魂入刀，此語誠然不虛。新鑄成時所無、栩栩如生的光芒如今直沁人心。因是，光國的刀也變成了名刀。先生，感謝

之至。」

永國仰起感激的面容說道。

三

自忠利去世以後，武藏已不顧人間社會，只凝視天空。所以世人的評論，他都當作馬耳東風，不予理會。但是，現在又改變姿態，注意人間世。讓自己兵法爲世人了解，並且廣爲流傳的時刻已經來臨。從釋尊的行迹觀之，這是轉法輪之時；從一般佛徒觀之，則是囘向（將自己所修之功德賜予衆生，與之共得佛果）之時。

於是，武藏重新打開心眼，觀看人間。世上早已習於太平，世情大抵而言並不甚佳，但有發展之機。抓住人心機微，正是兵法最得意的本領，武藏有意抓住這機會以弘揚兵法。

他料知門人會蜂擁而來，向他們陳說兵法，促使光尚引發修習兵法之心，即是其機會之一，請尾藤金支持，也是爲了這目的。

與此相對應，世人觀看武藏的眼神，自然也逐漸改變。視武藏爲妖魔的輿情已逐漸消失，譏評武藏的儒者秀山也噤口不言。敬仰武藏，視之爲日本第一兵法家的時潮日漸高揚。

直接見過武藏的人，感覺也跟以前不同：枯槁的面貌仍舊有如研磨過的名刀，但已不致像以前那樣，令人爲其洶湧的劍氣不寒而慄，却含有一股沉靜沁入骨髓的冷澈感。

「只要一見師傅，便覺肅然。」

「荒怠之心頓然消逝。」

「不會想作壞事。」

「但，很可怕，不敢和他面對面說話。」

年輕的門徒經常這樣說。世人對武藏的感覺就是這樣。

這一年——寬永二十年（一六四三）已入歲暮，武藏正迎接着六十一歲的春天。這一年改元爲正保元年。

武藏亦倣其他流派，爲熱心練武的人寫成招

式目錄。對一向排斥形式的武藏來說，這是最大的妥協。

武藏把自己的兵法稱做二天一流，而以二刀流爲對外的稱呼。但這並不是排斥一刀，視情況與時機，也承認一刀的優點，練武時也採取由一刀起始，再學二刀的方法。所以招式也是這樣形成的。其招式有所謂的「一刀執法」與「二刀執法」兩種。

由是，武藏的人望日高，武壇的繁榮甚至超過先主忠利在世時代。不斷逆時而行的武藏，現在已願跟世人同行。

不過，這只是外表所見的變化，對武藏而言，這也是戰場。對阻止門徒兵法進步的人性弱點與無知，武藏依然拼死戰鬪。就像以前對自己那樣，嚴格而決不寬待……。但他不忘抓住人心的機微，視人及其能力而有緩急之不同。

四

武藏對自己的理想充滿信心。

武藏相信，自己的兵法之理不僅適合武士，也適合一切職業的人。工匠製箱，農夫耕田，商人交易，若能以兵法之心爲之，必可成爲卓傑的工匠、農民與商人。而且相信兵法之理同樣適合於領軍和爲政的正義之公道。

武藏認爲，修習自己的兵法，可以從現世中去惡，泯除差別待遇，驅逐貧窮。

建立這種偉大的社會國家——武藏的大理想卽在於此。合理主義者武藏，主要是想創出有益於社會的人物，而無意創造脫離現世，以坐禪爲生的棄世者。

武藏六十歲時開始揭擧此一大理想。

但——太遲了。

這並不是說六十歲太遲，而是潛伏在武藏身體內的病魔又抬頭了。春夏之間，沒有特別事故，平安度過。入秋後，天氣稍冷，武藏的痼疾——胃病又開始疼痛。

武藏因有以往數次的經驗，故對食物非常注意，靜養以待其復原，但毫無作用，病勢似乎日趨惡化。

是年入臘，正保二年正月將臨，病勢未見好轉。二月後，已臥病在床。

四月某日，武藏突然覺得自己死期已近。

武藏對此當然不會驚恐，也不告訴任何人，獨自凝視所餘不多的生命，過了幾天。

這時，春山來訪。雖僅十日未見，但看來武藏幾乎變了一個人，春山不由心驚。

「先生，你的氣色……。我替你摩摩背，好嗎？」

「呵，不，不，只是覺得疼痛而已。春山，我終於走到人生的盡頭了。」

「呵，先生，你常這麼想嗎？」

「是的，經常這麼想。不過不會在近期。」

「有什麼事要我做的？」

「沒有，只要我們兩個人談談就好了。」

武藏浮現出沉靜的微笑：「春山，我想回到靈巖洞。」

春山緊鎖眉頭。

「回靈巖洞？」

「是的。病入膏肓，已是世上的廢物，想回歸到以前的孤獨。」

春山悲傷地說：「先生，不行呀。前年年底先生的回向，眞是了不起，又有許多愛徒，請在府邸往生淨土吧。」

武藏又說了一遍：「春山，我想回靈巖洞。我要走自己的獨行道……。」

春山靜默一陣，凝望武藏的側臉，旋卽感動地開口說道：「先生，觀世音菩薩招喚了？」

武藏搖搖頭。

「或許如此也說不定。不過，我所希望的不是觀世音，而是獨自一人待在無涯之空、險峻之道、無草無木無鳥之山，冰冷的石床上。」

「啊，先生……」春山哭泣般叫喊，伏拜武藏。

五

武藏決心閉居靈巖洞。並作書告訴家老長岡寄之、長岡監物、澤村宇右衞門自己的病情，委請他們向光尙陳述。

——雖欲向殿下傳授兵法奧義，爲手足已略有不便，此命似難活過今年，願早日定居山間，並祈向世人言明蟄居之事。

接到此信的寄之自不待言，就是聽到此事的重臣知己莫不相繼趨訪武藏，勸他打消閉居靈巖洞之意，武藏却笑而不應，反向他們告辭。贈以紀念品。他送刀給寄之，並要他向長岡佐渡轉達此事；贈送宇右衞門自作的馬鞍。

起程的前夕，武藏特招寺尾孫之丞和信行前來。

武藏端坐凝視二人，緩緩開口說道：「新太郞，呵，不，孫之丞，你三十多年前就列入我的門牆，又經多年的歷練，已體悟我的兵法。現在把兵法五輪書寄放你處，應找個好繼承人發揚我這流派。」

孫之丞爲這意外的話變了臉色，雙手顫慄地接過兵法書，平伏於地。

武藏轉眼向信行說：「信行，你自幼卽受嚴格訓練，已完全體悟了我的兵法。因而把兵法三十五條寄放你處，你以二天一流的繼承人代我傳之。」

信行也接過兵法三十五條，平伏於地，淚水潸潸而下。

父子同時從這偉大兵法家接受兵法奧義書，着實是無上的光榮與欣悅，而且這是活的紀念品。父子互望一眼，決然地說：

「定不負重託，日日勤練，將二天一流傳諸後世。」

接着，信行改變話題，說：「師傅，請讓信行明天陪侍！」

武藏說：「信行，不必。」

「那末，由誰陪侍？」

「我自己一個人去。」

「師傅，你的身體？」

「別擔心。春山會送我。」

「靈巖洞的生活，由誰照料？」

「不要人照料。」

「食物呢？」

「只要有水就行了。」

孫之丞也忍不住插口說道：「師傅，這樣太……」

武藏投以嚴厲的目光。

「孫之丞，我走兵法之道。你和信行都知道兵法的嚴肅，兵法不許有私情。」

至此已無話可說，父子兩人都俯伏回答：「是。」

第二天早上，春山到大門前來接，武藏已準備停當等待他。一如平昔，身穿白綾夾衫加無袖外掛，手執一根鐵頭的木刀式手杖。

信行、濱之助及家人送出大門時，兩旁並列着高徒。

武藏逐一注視衆人的臉，說道：「以後概依孫之丞、信行指導，勤練兵法。」

說罷，毫不反顧地與春山走出大門。

這時遇見了流着汗奔馳而來的尾藤金右衞門和永國。

「宮本先生！」

尾藤金已無平居的笑容，只喚着武藏的名字就呆立在那裏，永國亦然。

武藏莞爾微笑：「尾藤先生，我就要到岩殿山去了，無法跟你細談，眞遺憾。」

尾藤金說不出話，只一味喚着：「哦，先生！哦，先生！」

「尾藤先生，再見啦……。永國，好好過日子。」

武藏踏出衰弱已極的脚步，曳着杖，緩緩而行。

第九十六章　去　世

一

武藏是容易產生謠傳的人物。他所作所爲往往脫離常軌，違反世俗，而且出人意表，因而常使世人驚訝，產生疑惑，莫須有的謠傳遂因之而起。

這次亦然。瀕死的病人突然起床，拿穩脚步，越過九曲廻轉的山路，而消失於洞窟中。——僅此已足以使人有陰森之感。

武藏的風格本來就容易使人想起日本神話與傳說中出現的狂暴之神，毫無禪味與幽雅之感。

事實上，就其激越面而言，武藏的性格並非佛教式，而是神話式的。

武藏常讀佛書和儒書，但眞正以血脈相連的心情耽讀的仍是『古事記』。

不過，當時日本在思想上受佛教，尤其禪的影響極深，所以作者描寫武藏，使他與當時的佛教相對應，也許把武藏寫得太佛教味了也說不一定，但這並不是作者的本意。

武藏浸淫在由坐禪直觀所悟的至上妙境，獨自等待死亡的降臨，但只有跟他極接近的人才這麼想，而世上所流傳的謠傳却是：

「武藏因龍神作祟而走進洞窟。他已半身成龍，在洞窟深處怒吼。」

多麼怪異的故事！以此爲機緣，從武藏日常生活與經歷中衍化而成的流言逐一流佈。

「據說，武藏因違逆殿下意旨，而蟄居於靈巖洞。」

「不，他還陰謀造反呢！」

「武藏爲報父仇者所刺，身受重傷，悄悄在靈巖洞療傷。」

「武藏在洞窟與女妖同居，已有村人看到他們。」

「不，不是。這是秘密，武藏得了寃孽症，才藏身洞窟。」

這些全是莫須有的流言，細川家的記錄也載稱：「世上有奇異的風聞。」可見這類謠傳多麼盛行。

謠言自然也傳入寄之耳中。寄之是武藏的門人，也是了解武藏，又支持武藏的人，他爲這莫須有之事憤怒異常，但也無法因此封住世人之口。爲了弘揚武藏的兵法，他不願意武藏在這類謠傳中去世，尤其所謂違逆殿下意旨，使他更爲痛心，苦於無法讓事情平息下去。

這類謠傳似乎也傳進光尚耳中。一天，光尚悄悄把寄之叫來，問道：「叔叔，你聽到武藏的謠傳嗎？」

「聽到了。眞糟糕……」

「武藏可不是一般的家臣，給他藩聽到了實在不好。把他叫回來，如何？」

「我想大概也只有這樣。可是，武藏一旦下了決心，就很難挽回。」

「叔叔，你以我的使者身分親自去把他帶回來，怎麼樣？」

「既是殿下的意思，我想武藏也不致於太固執。」

光尚與寄之就此決定。

二

四月底，岩殿山一帶，紫藤繁茂，杜鵑由朝至暮，由暮至朝，哀啼不已。

武藏在微暗的洞窟深處，紋風不動，結跏趺坐。臉上已毫無血色，六尺的巨身毫無贅肉，只有瘦骨嶙峋。眼睛却炯炯發光。但這不是觀看現實的眼睛，而是觀看深藏不露另一世界的眼睛。

武藏閉居此處已有十餘天。在這期間，武藏有時坐禪，有時橫臥而睡，除大小便之外決不出外。

靈巖寺的和尚每天一次送來食物，「先生，

請用。」但武藏只喝水，其他一口不沾。

春山只送武藏到這裏，就未再出現，因爲武藏拒絕他來：「春山，我不要再見你！」

武藏只希望獨自一人在洞窟中。不舖蓆子，日夜都在岩床上或坐或臥。食欲全失，針刺的胃痛已全部克服，痛苦跟呼吸已無不同——胃在呼吸。

可是，武藏所見的世界不在洞窟中，有時是在人跡全無的岩山上。重疊的岩石，環繞岩石的山谷，無鳥亦無獸，四周是無涯無際的白雲連綿不絕，在這生苔的岩石上，武藏看到了自己。

武藏有時站在沙漠裏，無樹無草，更無鳥、獸、蟲，只有風吹雲流。

武藏不稱佛名，也未見佛的形相，人影更是沒有。他已不想任何人，沒有一個人讓他掛心。只是偶爾會聽到由利公主的聲音。

「武藏先生，你在這裏！這兒開了非常非常漂亮的花。」

武藏搖首回答道：「我不喜歡花。」

「噢，那你喜歡獨自一人在這無花無鳥的世界囉？」

「喜歡！喜歡得心蕩神馳！」

「哦……」

由利公主的聲音斷了。

武藏眞的喜歡獨自一個人，一個人比較自由，要追求絕對的自由，必須獨自一個人。誰都在追求自由，但有誰能忍受一個人的寂寞？武藏却能忍受。就像疾病變成呼吸一樣，寂寞也可以高與得忘了自己。

所以武藏喜歡沒有鳥獸棲止的冷嚴世界。

對以刀突破一切的武藏而言，這也許是理所當然的。

三

寄之在强壯轎夫抬轎下，向岩殿山進發。他自稱放鷹狩獵，離開了府邸，帶着典醫中西孫之

允來到雲巖寺，先問和尚武藏的情形，然後帶着孫之允往赴洞窟。

站在洞口往裏瞧，武藏正在坐禪，雙眼緊閉。

「宮本先生……」

寄之爲免擾其靜寂，小心翼翼地輕聲呼喚。武藏沒有回答。第三次，武藏才張開眼睛，在微黑中，閃閃發光。

「是誰？」

「寄之。來看你。」

「哦，是寄之，你來啦？這兒無法招待。」

寄之擦擦泥脚走進去。

「先生，其實我是代表殿下來訪的。」

「什麼，是殿下的使者？」武藏端坐。

「殿下還差遣典醫中西孫之允來診斷。」

「眞是感謝之至。」

武藏惶恐地說，老老實實地接受典醫的診斷，武藏本性不羈，然而一旦出仕，內心却堅守絕對的忠誠。

接着，寄之回到了本題。

「先生，殿下要我轉言。殿下很了解先生的心意，但舉世聞名的先生隱遁此地，在無人看顧下仙逝，殿下自覺心痛，給他藩知道也不好。再者，先生這次隱遁，衆論紛紜，以爲是對殿下的厭棄，所以殿下召我商量，務請先生再回府邸一次。」

武藏俯首傾聽，沉思良久，自語般說道：「寄之先生，武藏太任性了。武藏今天就回宅，以完臣節至終命。」

臉上浮現自責之色。

寄之放下了心，說：「哦，這樣，寄之此行實有意義。在下隨即扈從，已準備妥當。」

其實根本無須準備，因爲這洞窟到雲巖寺是轎子無法行走的小路，所以寄之和孫之允從兩旁扶着武藏行走，在這之前，武藏不管什麼事情，向來不肯假手於人，但今天却唯唯諾諾。當然他

已衰弱至極，他怕自已一不小心滑倒，有碍觀瞻。

從雲巖寺起卽坐上備好的轎子，寄之一行前後護送，和尙依依不捨地爲他送行。

寄之爲了體面，只好中途告別，由典醫中西孫之允隨着轎子，送至武藏府邸。孫之允因寄之交代，其後卽住在武藏府邸，專心替武藏看病。

府裏的人已事先獲得通知，所以全部出迎，信行和濱之助從兩旁攙扶，送到居室。

武藏一如平素，端坐而問：

「武壇的情形如何？」

「是。跟以前沒有不同。」

信行囘答，武藏又附加一句：「好好用心指導門人練武。」

武藏的心又回到了現世。

四

旋卽進入五月。藍天之上白的光芒反照在武藏病房裏。武藏亮着眼睛守護武壇及人間世，與逼迫而來的死神戰鬪。但他已越來越衰弱，到五月十二日，已完全陷於危篤狀態，誰都知道他已離死不遠。

武藏想必也自知，這天，他把寺尾孫之丞叫到枕邊。

「孫之丞，快去請求進謁殿下，代武藏陳說臨終的進言。」

「是。」

「武藏蒙先主忠利侯知遇之恩，得續出仕殿下，然因病體衰竭，未克充分奉職，實惶恐之至。本欲辭退食邑，尙未獲許，卽患此病，瀕臨絕命邊緣。但魂魄停留此地，必以武藏鍛鍊之兵法守護之。」

武藏一言一語都含感謝之情，要孫之丞代向光尙陳述。說完後，把信行爲首的全家人叫過來，一一辭行，而後嚴厲地囑咐道：「我去世後，身穿鎧兜，葬於大津街道路旁，在此可以迎送殿

下上江戶服勤。務必按所囑爲之！」

武藏似乎已完成了地上的任務，喘口氣卽昏迷過去。

武藏不是佛敎徒，不相信有死後世界、地獄、極樂等，而認爲一切皆歸於空無，但他在兵法上的自信與激越的精神，在他眼望地上時，使他覺得死後仍將留在這世間。這不是感傷，也不是妄想，一個人留在這世上的只是意志，只有意志才會原原本本留在這人世。日本的神就是這種偉大意志的所有者。

此後的武藏已經完全不能開口說話，不能張開眼睛看人，只是呼吸不斷，看來已意識不明。也許如此，或者是雖有意識卻自動閉上眼睛。

但武藏的心還沒有死，他的心就像閉居靈巖洞時一樣，獨個兒繼續其世界之旅。每一天每一小時，都毫不厭倦地徜徉在廣漠的山野裏。

他沒有遇見阿通，悠姬和阿松，也沒有遇見小次郞，更不會遇見活着的伊織——他也不想見伊織。

但是，由利公主的聲音却從旅途終點的山那一邊傳過來好幾次，而且像以前那樣說道：「你在這兒！哦，有這麼美麗的花兒。」

武藏畢竟是武藏，答語只有一句：「我不喜歡花。」

武藏平時已忘了阿松，同樣也忘了由利公主，可是在空無的世界裏却聽到了她的聲音，由此看來，他內心深處也許還想着由利公主的事；或者懷着武藏影像繼續其贖罪旅程，一步步走近熊本的公主，其思緒已逐漸滲透到武藏的靈魂中。

公主現在（五月十九日）已從熊本向北經過三里、樹葉里，心急地走着夜路。

公主孤伶伶一個人。自那次見伊織以後，盛娘病勢加劇，終於在今年正月逝於安房國某一村莊郊外的原野中。臨終前，盛娘說：

「阿姨，過了那座山，就是我生身的村莊。由於阿姨的幫忙，我很快樂地完成了罪業之行。

身體雖然如此，但靈魂已經潔淨，可以回到父母身邊了。」

公主孤獨一人，突覺熊本親切無比，於是向西復向西，繼續她的旅途。

五

五月十九日。武藏昏迷不醒已過了七天。在這當中，呼吸逐漸混亂，脈搏逐漸微弱，好幾次讓四周的人以為已經去逝。但武藏的生命相當強韌，每次都險險度過，而堅持下去。

然而，到這天傍晚，臉色死灰，呼吸、脈搏混亂無比，典醫中西孫之允也斷言說：「想必已接近臨終時候。」

於是，通知寄之，以寄之為首，親交之人皆羣集枕邊，其中也有尾藤金右衛門。稍後，長岡佐渡以年近八十之高齡，坐着轎子奔馳而來。

武藏什麼也不知道，只獨個兒無饜地徜徉在荒涼的空無世界裏，一個無春無夏無秋，只有冬的冷嚴之旅……。

已知或未知而羣集於此的人也都默默凝視着武藏現在的形相。

這樣過了好幾個時辰。武藏坐在原野中的石頭上，聽到由利公主從山那一邊傳過來的聲音，武藏仍舊回答說：

「我不喜歡花。」

「獨自一人不覺得寂寞嗎？」

「不覺得寂寞。」

公主又問：「沒有想見的人嗎？」

武藏傾首沉思。這樣看來，他好像有意要見個人。

「是誰？」

武藏想了想，終於想起來了。

「哦，想見達摩！」

於是，達摩悠然出現在武藏面前。達摩張目睨視武藏：

「武藏，你要殺我？」

「要殺！」

「你，殺不了！」

「什麼？」

武藏手握身旁之刀——無刀之刀。

「哈，哈，哈，拿刀也沒用。達不到我在的地方。」

的確，相距達六十尺。武藏想走過去，却脚陷泥沼，動彈不得。武藏拼命地想拔出脚來，但一隻拔出，另一隻又深陷，無論如何拔不出來。

「嗯，嗯……」

武藏扯動身子，掙扎痛苦不已。

達摩大笑：「哈，哈，哈。武藏，什麼東西拉住你的脚？你知道嗎？是你生命的重量啊。你常常自誇說不愛惜生命，現在，大概知道生命的可貴了吧！」

「嗯，痛，痛苦！」武藏仍然拼命跟泥沼作戰。

枕邊的人屏息守望。臨死前的痛苦已顯現在武藏臉上。

瀕死是欲停留此世的生命跟欲攜往彼世的死魔彼此間最後的決戰。武藏的生命在這最後之戰中仍然很強大，但正因其強，故戰鬪極為凄厲，顯現在武藏臉上的苦悶也極為深刻。有的人背轉臉，有的人不禁合掌念佛。

不久，武藏不再掙扎，不動地睨視達摩，武藏懂得飛刀擊倒敵人的方法。

達摩看穿了這一點：「武藏，你想要使出你得意的飛刀斬人嗎？你投出來的刀，不會回到你的手上。」

「哦……」

武藏痛苦呻吟。

「喂！怎不擲刀？哈，哈，哈，你沒有這個決心。混賬！懦夫！」

武藏憤怒至極，拼命伸手抓刀，一拔出，便朝達摩扔過去。

「啊，師傅！」

「武藏！」

枕旁的人一齊大叫。

臨死時的掙扎只顯現在臉上，身子無法動彈，如枯木般躺着。但他盡力伸手抓着永國新鑄的那把刀，這把刀卽使武藏生病，也不離其左右。

這時，他挺起半身回視，未見拔刀，已把刀朝壁龕上所掛宋代畫家梁楷所繪的達摩像擲過去。

「哦！」大家都同時變了臉色。

刀尖巧妙地穿過達摩右眼，釘在背後牆上有五寸深。

這時，信行大喊：「師傅！」匐伏在武藏身上。孫之丞也膝行靠近，把臨終之水注入武藏嘴唇。

其他的人都畏縮地望着武藏，武藏已回復原來的姿態，氣絕而亡。

「過去了！」大家說着，嘆了一口氣。一時之間，各人都臉無血色，手脚顫慄，凝視武藏蒼灰的臉。

正保二年（一六四五）五月十九日，在接近深夜的亥時（晚十時），武藏去世了。

六

武藏死了。武藏的生命斷絕了。

如果有靈魂的話，武藏離開肉體的靈魂是否會去見已到達熊本，在深夜出町中行走的由利公主？但是，離開肉體的死後生活已非作者的描述對象。作者只能想像地說，武藏臨死的瞬間，跟達摩單打獨鬪時，扔出了無刀之刀，終於臻及完全的無刀，這或許表示他已承認由利公主所主張的無刀的絕對和平世界。

儘管如此，仍然發生了不可思議的事。第二天早上，相撲世家吉田家的僕人，因事天未明卽走出邸宅，走到一小橋邊時，有個女丐蹲在那裏。

這僕人有意無意望了她一眼，却大喊一聲「

啊！」

原來這女丐脚邊躺着一個大男人，已經死了，女丐正用剃刀削落這男人的頭髮。

僕人畏畏縮縮地問道：「這男人是誰？」

「是武藏先生！」女丐回答。

僕人嚇了一跳，仔細看了一下，確是一個六尺高的巨漢，臉跟宮本武藏一模一樣。不可能如此呀？他想再問一下，却湧起了懼意，奔逃而回。

僕人驚恐地回到邸宅，將此事告知主人，主人吉田善門還不知道武藏已死，覺得很奇怪，與這僕人一塊到橋邊去看，但女丐和巨漢屍體已不見了。

——這奇怪的事件至今仍是吉田家相傳的武藏傳說之一。

但是，吉田司家從京都受聘至熊本，是在其後的綱利侯時期，所以時代不合。也許是別家所傳的這個故事不知怎的轉移到了吉田家，由是而流傳下來。所以未必是吉田家所獨有的故事。

不過，從這個故事也無法斷定這女丐就是由利公主。但作者也不能不感傷地想把這女丐視爲由利公主的下場。

武藏死了，享年六十二歲。

依遺囑，武藏穿着甲胄入棺，葬在大津街道旁的飽託郡五丁手永弓削村。

葬禮在府邸舉行，有主君光尚的代理人及重臣門人等參加，由泰勝寺的大淵和尚當導引，氣氛極爲嚴肅。

送葬的行列經過市中心，走進大津街道，到泰勝寺門前馬場時，靈柩暫放在路旁的巨石上。在此等待的春山，莊重地接替大淵當導引。

這時，天色突然灰暗，雷聲轟然而鳴，却只有一響。人們驚訝得面面相覷。——「二天記」載稱。

中途由春山接替導引，也是異例。這可能是

◎住址及姓名請書寫清楚◎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本單不作收據用◎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 第105626號
收款戶名 四季出版公司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 元
手續費
經辦局郵戳
主管： 經辦：
本聯由劃撥儲金組登帳後寄交帳戶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據號碼：
收款帳號 第105626號
收款戶名 四季出版公司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 元
手續費
中心局郵戳
經辦局郵戳
主管： 經辦： 局號：
本聯由劃撥儲金組存查

春山與武藏關係密切，所以特別採取了這種措施）。於是，武藏的靈柩又抬了起來，沿着大津街道前進，葬在原定的場所。

武藏死了。但是目送武藏靈柩的人，包括武家和町人在內，都覺得與普通人的死完全不同。

武藏即使死了，也不會到地獄和極樂世界去，他只是身穿鎧兜，踏步走進墓穴藏身而已。

（全書完）

•有版權•不可翻印•

•四季書庫•
29

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

第四冊

原　　　著／小　山　勝　清
譯　　　者／李　　永　　熾
發　行　人／葉　　聖　　康
社　　　長／王　　永　　城
出版及發行／四季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郵政13-18號信箱）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333巷14號2樓
電　話：3929134
郵　撥：105626
出版登記／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319號
印　　　刷／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637巷37號
電話：9521291－2
第　一　版／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月卅一日
第　二　版／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二月廿日

特價70元 ◀本書印刷、裝訂如有瑕疵請寄回更換▶

通信欄

請讀者注意

一、劃撥時姓名地址務請正楷填寫。

二、基本讀者購書請註明讀者登編號。

三、如需掛號寄書，請加郵費六元。